華莊煙雲

Mary Stewart 著

張　時　譯





Mary Stewart 著

張 時 譯

華莊煙雲

封面設計
閔君平



拾穗譯叢 翻印必究

華莊煙雲

原著者： Mary Stewart
編譯者：張 時
出版者：拾穗月刊社
印刷者：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定 價：每冊新台幣十二元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譯叢編號一〇〇六〇

小說叢書

華莊烟雲

Mary Stewart 著
張時 譯



Mary Stewart 著

張　時譯

第一及第二輛馬車

第一章

哦，請想想宮廷的愉悅！
安寧舒暢！酒肉即將
自盤中移去，請及早
享用……
火炬下的盛宴！音樂！游戲！
九輛馬車在等待——快快快——
啊，駛向魔鬼……

陶納：復仇者的悲劇。

沒有人到機場來接我，使我的心中十分安暢。

我們抵達巴黎的天色已漸轉暗。這是和柔灰色的三月天，空中已有春天的氣息。脚邊潮濕的碎石在閃光，機場上的天空顯得很高，午後的雨水把它洗成碧藍。濕風吹動小團柔雲，最後的夕陽映出即逝的霞光。在機場大樓過去，來往的車燈已亮，照出頭上的電話線。

碎石路上還有些行李。我看見自己的舊皮箱放在一個全新的皮箱和一個很大的奶油包皮箱之中。我的皮箱一度很漂亮，上等皮上烙印着爸爸的簡寫，它現在已被沾雨水的倫敦標籤所遮蓋，馬小姐，巴黎。我想，頗爲有趣，馬小姐置身在一位穿着高尚衣服的矮胖男子和一位手掛金黃貂皮大衣的漂亮美國女郎中間蹣跚而行。我身邊只有一口父親留下的舊皮箱。

但是，我終於回家了，十年了。它是我一生中三分之一强的時間。經過這麼一段長時間，我倚在海關欄桿旁邊，像是一個初訪異地的旅客。我發現我對於周圍喋喋的法語聲仍然可以知曉八耳，我甚至於發現在周圍人們互相呼喊，親友高興地叫喚中，我居然會在那些陌生的臉孔中一一尋找。十分荒唐，誰會來接我？華夫人自己？我不禁對自己的想法好笑。華夫人給我計程車錢到巴黎已經不錯了。她不像會給我過多幫忙。我只是一個她僱佣的人，從此我最好牢記着這點。

手拿粉筆的關員停在舊箱子前面。我上前去報關時，一個機場人員匆忙地在我身邊擠過，把我的箱子擠落在地上。

「對不起，小姐，對不起。」

「沒關係，先生。」

「有什麽東西掉下來？」

「沒有。」

「對不起，小姐，對不起。」

我再三用法語對他說不要緊後，他才走開去。

我沈思地望着他身後。這件事使我覺得十年光陰並不算長。不行，我必須切記另一件事。我是英國人。英國人。華夫人說得很清楚，她要一個英國女郎。而我覺得我只應當讓她知道，我對法語的智識，不過是一般英國女郎在學校中學得的程度……也許我因爲把這件工作看得過重，所以對一切有關的事都看得太重要了些。其實我只要對小菲力講英語而不說法語，我是英國人法國人即使是荷蘭人，與華夫人又有什麽干係？我這樣不能算是欺騙她，因爲我確是英國人。父親是英國人，媽媽至少有一部分是……甚至於我的早年已經遙不可憶。那些年我和媽媽住在白西的外祖家，父親去向不明，當時連心中用英語思想都是危險的事……那些事早已陷入過往，連自己都不相信曾經依屬於其中。比較接近的是在英國的十年——七年在北倫敦的孤兒院，最後三年則自由獨立地在肯特一家小學做教師兼保姆。那無限長綠色走廊，一堆髒被單，教室中粉筆與肥皂的氣味……這些記憶較白西的可愛老家和戰後父親歸來時在平街居住的時候

更接近……

關員疲倦地說：「還有什麼要申報的？」

我驚覺地轉回身，我用英語說：「沒有。只有這口箱子。沒別的……」

外面停着許多計程車。我對司機說：「克里龍旅舘。」他聽見這偉大的名字似微感驚訝，使我頗覺有趣。他提上老褐色皮箱，關上車門，把車子開動。

如果我心中尙有陌生之感，現在消逝無遺。計程車煞車重響一聲，彎上了開向巴黎的大路。我坐在熟悉的車後，破椅皮，腐味，一時使舊的世界像失去的印象雲霧緊圍在我身邊，它像墨汁般塗抹了過去十年的歲月。計程車像是潘都拉的魔盒，我不但打開它的蓋子，而且置身其內。那些甜密刺人的記憶……一些我已前沒有注意的事，到目前我才發現它並無改變，生命的一部分停止在十年前……

司機本來看的報紙塞在他身邊小盒中。我看得見那熟悉的黑色字體，以及模糊的畫片。一輛公車駛過來，前面的方向燈亮着；森里。我看見上面擠站着些女郎與工人。現在已近醜陋的郊外高屋上鐵欄桿與百頁窗；中間夾雜有許多指路牌；潮濕人行道上的有色電燈；在咖啡店窗後有一行行放着杯盤的桌子……在我們前方，是萬蘭德街；巴黎正夜市如畫。

我眼瞼突感刺痛，我閉眼靠在座椅背上，但是窗外的巴黎仍向我進襲而來。咖啡氣味，貓，下水溝，酒，濕潤空氣……賣報的聲音，有人在賣獎券，警哨，煞車聲。可是我想，似乎還少了什麼東西……但是當汽車轉彎，我睜眼看見差點撞到一輛脚踏車上時，我才記起那輛汽車喇叭聲，巴黎的喇叭時代已經過去。我張眼四望，似乎置身在一切完全陌生的環境中。

我心中歡迎這個改變。我把思想由人們安詳地走着的人行道，想起自己的將來。我已回法國；過去十年的夢境已經實現。不管我的工作是如何乏味，我終於回到我自認爲家鄉的國家。如果我欺騙華夫人，那是由於需要的壓力。好，我回來了，這裡是法國。在我眼前閃過的燈光明亮的郊區一度是我的家。不久，我們到了巴黎中心區，駛過擁擠的皇家路，直赴康可大廣場，那裡克里龍的窗戶經過尙裸的栗樹枝幹俯望塞因河。明天我們

又要出發，深入法蘭西腹地，越過她的草原和葡萄藤，過了山崗與高高的阿爾卑斯，直到抵達華莊，它正建築在沙羅小村的森林邊緣。自從我出發以來，腦中不止百十次地想像着它——一個遙遠，羅曼蒂克而不可能的夢想中的仙境城堡——像華特狄斯耐的廣告畫像。自然，它們大同小異……計程車忽然停在一輛公共汽車後。我的手緊按着膝蓋看看窗外。我已經到了這裡，連一點點時間躭誤對我都難以忍受。公共汽車開了幾碼，停在右邊，計程車由它身邊疾馳而過。快，快，快……

忽然我心中記起一首詩。

九輛馬車在等待——快快快——可是此時此地這句引言豈不是不倫不類？它是什麼？我在心中思索，記起它是有關什麼宮廷愉悅，安寧舒暢……火炬下的盛宴！音樂！游戲！九輛馬車在等待——快快快……這是些對一個孤單少女的誘惑；是的，是范迪斯要把純潔愚蠢的卡斯蒂莎引誘到大公床上……（啊，駛向魔鬼）……我對自己笑笑。完全不切合。我想，這位少女既不走向奢侈又不走向魔鬼，只是拾起在英國拋棄的舊業。馬琳黛小姐，只是九歲的華家伯爵菲力的家庭教師兼保姆而已。

再過幾分鐘就到了。那位白髮而莊肅的華夫人要坐在椅子上迎接我。我扔開神話，由手提包中取出一面鏡子，開始梳理頭髮。我又記憶起這位新的顯主。

我在倫敦和華夫人談話時，他對這個大家庭談得並不多。但是我由其中重點可以想像到那是如仙境般的故事。菲力的祖父華家老伯爵十分豪富，他去世後財產遺分給三個兒子，新的埃迪伯爵，萊昂，波亭。埃迪承受大部財產，華莊和巴黎的房屋。萊昂的財產中之一是鄉村一幢名叫白凡的可愛小屋，波亭則在離華莊幾哩外有塊大產業。老人去世時長子埃迪尙未成家，他感謝萊昂住在家裡替他照料家產。埃迪自己則住在巴黎。萊昂住在華莊，一面經營着這處的小產業。小弟波亭是個相當有名的考古學家，他安靜地住在多農，時常出外挖掘古蹟。

幾年以後，埃迪出人意外地結婚了，一兩年後菲力出生了。他們住在巴黎，一直到去年菲力快九歲的時候，悲劇同時發生在他和我身上。他父母在由西班牙回法的程中，飛機出事身亡，菲力只好離開巴黎到多農和波亭叔父共住。波亭還未結婚，可是華夫人對我說：「孩子時常看見他，很喜歡他。我的小叔波亭不願讓孩子去

華莊和我們住在一塊。雖然，華莊在名份上是菲力的家……她當時坐在椅上笑笑，她那遙遠甜蜜的笑容幽涼得像四周的月亮，我覺得我可以了解波亭的意思。這位古板的海倫在九歲孩子心目中不是個好友伴。菲力情願和波亭叔父住在梅林別墅。雖然他是個考古學家，也會比華夫人更親易。至少他可以和孩子掘玩泥土。

但是考古學家也有他職業上的困難。菲力在梅林別墅住幾個月後，波亭必須前往希臘和小亞細亞去幾個月。梅林別墅只好關閉起來，波亭外出時，菲力只好去華莊和另外一個叔叔嬸嬸住在一起。他的巴黎籍保姆因爲私事，只好含淚離別……

所以我來了。雖然巴黎對我並不陌生，可是我沒有歸家的感覺。我是個陌生人，異國人，到一個陌生的房莊接受陌生的職業。也許這與地方環境無關，問題在乎你自己。不管你往何處去，你總帶着你孤獨的圈子……

汽車駛過李桂路，又向右轉。在右邊，我看見敎堂圓頂高聳入雲。在蒙馬特的電影下，乃是平街。

衝動使我傾身，我的手緊握着手提包。

「你知道平街嗎？第十八區。請帶我去，我改變主意了。」

我站在潮濕人行道上仰望着開着門的平街十四號。牆上的油漆剝落；我記得以前陽台上明亮龜殼色的鐵欄桿已呈現髒灰色。二樓窗門掛着一扇懸落的百頁窗。白先生的金絲雀早已不見，連以前掛籠子的牆上都已無痕跡。頂樓陽台，我們的陽台，顯得又高又小。台上有幾盆盆景，空中吊着一條毛巾。

回這裡來是多麽愚蠢！我實在愚蠢無比！這就像舉杯欲飲，發現杯中已空。我轉回身去。

有人由樓梯上下來。我聽得見高跟鞋的響聲。我站定，想看看是不是我認識的人。不是。那是個漂亮的少婦，她穿着緊身的黑色衫裙。她的頭髮呈金黃色，口中嚼着口香糖。她微含敵意地望着我，又走到廊道門邊的桌後拿出一捲報紙。

「你找人嗎？」

「不，」我說。

她的眼睛投向我身後的皮箱上。「如果你想租房子——」

「不，」我傻傻地說：「我只是——我以前住在此地，所以想來看看這個地方。啊——劉太太在嗎？她以前是門房。」

「她是我姑母。她去世了。」

「哦，我很難過。」

她一邊翻報紙一面望着我。「你像是英國人。」

「我是英國人。」

「哦？聲音不像。你以前住在這裡……你是說，住在這裡？姓什麽？」

「我父親是馬查理。詩人馬查理。」

金髮女子說：「在我以前。」她拿出一枝鉛筆在報紙上面畫。

我說：「哦，謝謝你。晚安，」走回我放皮箱的地方。我在黑暗的街上找計程車。有一輛過來，我揮揮手，等它走近，我才發現裡面有人。它過去後，街燈的光線投在它後面。裡面是兩夫婦帶着兩個孩子，身上堆滿包裹，他們在嘻哈地笑。

計程車走了。街上空闃無人。我身後的女郎已走上樓。我回望一眼肩後的房子，又轉回街道等待計程車。這時街道與屋舍又顯得不如方才那麽熟悉了。

驀然我覺得不再爲此來後悔了。有如過去的負擔突然自肩上卸落。將來仍屬不可知，那裡來的光線在街端天空上投出一線黃光。我第一次頭腦清醒。因爲爸爸媽媽和平街的關係，我在英國成了陌生人，生活把我不意地推向英倫，使我浮若飄萍。我拒絕在那邊安之若素，就像個孩子得不到最好的糕餅便拒絕吃其他食物一樣。我等待了許久想返回舊日的生活。然而如今事與人違。由於我的童年我推拒英國，現在我童年的巴黎亦復拒我不納，我至感憂傷。我現在只剩下一個機會，就是在華莊找到我的地方。目前我除了他們的姓名之外，尚別無所知。那些姓名將變成我共住的人……我反覆喃喃地唸着他們的姓名，我思忖；華夫人海倫，高貴而遙不可攀，她有種可能令時間消逝的冷淡；華菲力，我的學生，我只知道他才九歲身體孱弱；他叔叔華莊代理主人，華萊昂……

這時發生一件奇特的事。我不知道是否因爲我對自己低唸這個名字，加上我站在可以勾引起許多往事的街頭；我說出這個名字的時候，一些故事就像被磁石吸引的針一樣，清楚地浮在我心頭。我聽見他們說：「華萊昂，」媽媽大概是在讀張報紙：「華萊昂，據說他跛了。他打馬球的時候摔了下來，他們說即使好轉，下輩子只好坐在輪椅上了。」父親喃喃地說：「哦，我眞難過。我不禁爲他沒有摔斷頸子而感到可惜。那樣他就沒什麼好損失的了。」媽媽說：「查理！」他又說：「我何必對那個人憐憫？你知道我討厭他。」媽媽說：「我不懂。」爸爸笑着說：「你無需知道……」

這段記憶旋向虛無，我心中興起恐惶之感，我不知道它究竟是我的記憶，還是我的幻想？一輛計程車駛近，我揮揮手，它立刻煞住車。我又說：「克里龍旅舘，」便爬了進去。計程車猛向前衝，離開平街，加速走進黑暗的街道。引擎的聲音在兩邊屋中迴盪。九輛馬車在等待，快，快，快……向魔鬼……向魔鬼……

這不是畏懼，而是興奮。我對自己笑笑。不管是不是魔鬼，我是在向前去……

我敲敲玻璃。「快，」我說。

第三輛馬車

第二章

……他的形容並未失去
所有舊日的光輝，亦不像
被逐貶的大天使……

密爾頓：失樂園。

我立刻想到，他字字虛言，
那個可怕的跛子，
有双惡毒的眼睛
心中構想如何對我謊言相騙……

白朗寧：基爾德•羅蘭。

多農小鎮座落在日內瓦東北二十哩地，在雷門湖南岸。我們的計劃是華家派大黑車來日內瓦相接。它載着我平穩地穿過城市的美麗街道，向法國邊境的多農而去。

在自巴黎來的歸途中，華夫人對我談得很少。這點很令我感謝，不但因爲我的心目對外界景色應接不暇，而且——她雖然仁慈溫和——可是我和她在一起總覺得很不自然。她有種令人無法接近的奇怪冷漠。和她談話像是打長途電話，有時當她走到半途來迎合你時，她會突然地撤身退回原處。我起先懷疑她是否故意與我疏遠，但是有兩次她問我問題，又不待我答覆便已失去興趣。她一定是心中尙有其他大事，其重要性勝過非力的教

師，我自己也滿足地緘口無言。

車子已駛在樹木繁密茂盛的鄉村裡。左邊是白楊和柳樹，再過去是水光波影。右邊是引向山崗的起伏綠色田野，它戲劇地引出高聳入雲的積雪阿爾卑斯山。其中有一座是白蘭克山峯，但是我望了華夫人一眼，便又忍吞下將出口的話。

她閉着眼睛端坐着。我望着她時，心中暗思自己對不對。她疲倦而有心事，但是什麼也比不上她那冷峻的雍肅。她年約五十五，還是個美麗的女人，這種美麗使歲月無法侵蝕。她頭額處的骨頭寬潤，削直而纖細的鼻樑；有些細魚尾紋的眼睛嘴巴。她皮膚白晰，頭髮銀白。放在膝蓋上的戴手套双手稍嫌纖小。她美麗脆弱，像是天上的月亮。

我坐在角落上。我前面是夫人司機的寬潤肩膀。他的身邊坐着同樣潤肩挺直的夫人女僕白汀。如果以往女教師的傳統有點可靠，我將浮搖於客廳與下房之間。至少目前我是坐在女主人右手。我很感謝這個安排，因爲我對白汀印象並不佳。

她是個黝黑陷頰的四十五歲女人。她有種憂鬱神秘的臉容與一双醜陋的手。雖然我昨夜在華夫人房中時，她也一直在場，但是她沒有對我說一句話，而且她以一種令我驚奇的漠然愠意望着我。我以爲那只是習慣性而沒有其他意義。她僵直地坐在司機身邊，緊抓着放在膝上的夫人的珍飾包。她和男人都不開口，我甚至於認爲他們根本無視於我的存在。他們似乎很相匹配，令我懷疑他們是否夫婦（我後來才發現他們乃是一對姐弟）。司機白納好像從來不笑，他一樣黝黑，而且也帶有女人同樣的愠意。我希望這不是華家的典型的性格……我又偸看了華夫人一眼。

越過邊境向南上山坡直向多農而去。上山時，大地向左急斜，在河邊有濃密的樹林與屋宇。自赤裸的樹幹中可以看見一些大屋的煙囪。華夫人忽然指向我說，其中之一是華家三弟波亭的家，梅林別墅。我看見在樹林中，它的煙囱沒有冒烟。再過去是發光的雷門湖，在陽光下浮着慵懶的漪漣，上面散有一兩點白帆。

這是個溫暖的午後，我們駛過一個愉悅的小村。街兩邊鑲植着無頂樹，上面的嫩芽才開始萌長。商店把貨

品擺在人行道上；一些美麗的衣服隨風輕搖。紅綠的辣椒散雜在上季的乾蘋果中；小盆景與園藝的工具像一小堆綠樹林。人行道邊有許多鮮花；一盆盆的鬱金香，鳶尾花和紅色的毛莨花球。一盆盆的水仙，蘭花，褐白黃藍各色的蝴蝶花……哦，多美麗；它們在陽光下散發出濃郁的芬芳。

我經過時一定發出感嘆的讚美，因爲我們通過到廣場中時，我聽見華夫人微笑地說：「等四月裡看華莊吧！」然後車又轉到郊外。

立刻我們到了一個窄谷，這裡道路，鐵路和河流編織成複雜的網絡。過幾哩後，鐵路消失了；它鑽入右邊的山洞，但是河流仍然貼着道路右邊，這是一股綠色的疾流。山崖離得很近，三月的赤裸樹林上貼着雲氣。我們開始爬山，下面的河水冲着巨石在怒吼。

一個險峻的小山谷，我想，而且這是條危路……繞過一個名叫「美奇」的彎道後，在我們前面便是華家草原。

「那是沙維，」華夫人說：「在這處才看得見。路轉進樹林就看不見了。」

我傾身前望。沙維村座落在山脚的草原上。我看得見細細的水流，以及兩條河流穿過草原時培育的楊柳。河流會合處就是村莊，它像是明朗空氣中的玩具；它的三座橋，小手錶廠，它的教堂，以及圓頂的風信標。

「華莊呢？」當車子又在樹林中駛下山坡時，我問：「快到了吧？」

「你左邊是華家森林。它們一直延伸到多農。梅蘭——河的名字——正是華家和右邊戴家的分界。一過河就——」她微微一笑——「就可以看見華莊了。」

她說話的聲音仍然像笛子般清朗而冷漠，銀色的表面毫無波動。但是我以爲她突然興奮起來——也許不那麼明顯只是微微的緊張渴望……我方才對她的判斷有點錯誤，她愛這山谷，而且樂於返歸此處。我帶點衝動地對她說：「眞可愛，華夫人！多可愛的地方！」

她微笑了。「是，不是嗎？你運氣很好，馬小姐，今年春天來得比較早。至少我以爲如此。它是我——我們多年來的家。」

我激動地說：「我會喜歡這裡！我知道我會！」

她膝上的戴手套的手微微動了一下：「希望你會，馬小姐。」語氣和藹但是有禮，微笑已消。她又冷漠遙遠如前。她望着別處。

我猶豫地瞥視她一眼，又望同窗外。這時我看見大廈了。

我們已在谷底走了有一會，右邊是戴家充滿陽光微風與高高白楊的莊園，河邊華家的斜削橡欅樹林過去，昇起一片灰色的山楂與野鐵線蓮的矮樹叢。河岸過去又是一片高原，濃密樹林後的山脚上站着華莊，它的窗戶迎着陽光。我只看了一眼，發現那不是羅曼蒂克的古城堡與尖屋頂；它是十八世紀的方形建築。它看上去十分遙遠，就像浮在黑暗樹林的頂梢。它又似乎遠不可及，我心想不知如何才能走近它。車子放慢下來駛進梅蘭河上一條美麗的小石橋，穿過一片樹林直達山脚。

華莊的路曲折多彎，它通向華莊的花園，我們走過彎路繞了個大曲彎，停在大北門前。

司機過來打開夫人的車門，扶她下來。白汀既不看我也不對我說話，自己忙着穿好披風拿下手提包。我下車在一邊等待，我主人用低聲法語向白納說了些什麼。

我不知道她的吩咐是否與我有關，因爲司機的黑小眼睛一直望着我，不像在聽他女主人的吩咐。對新來的人懷有好奇心，乃是自然不過的事，因爲他立刻又微微低頭走開去照管行李。

這時華夫人轉向我。「到了，」她多餘地說，但是她姿態美好像是在致歡迎詞。她秘密地向我微笑，然後向屋門走去。

我跟在她身後時，糢糊地對這房屋的形式大小有個迷惑的印象——通向門戶的階梯與大方門廊，通向左邊院子與外屋拱門，照滿陽光的斜坡過去是廚房花園與天邊的樹影……我只約略地看了它們一眼。迎面而來的是夾着陽光與樹林音樂的風。到處是午後的金色日光。空氣涼爽，甜密而純潔，它帶有松樹與白雪的氣味。

這是由北倫敦來的呼聲。

我跟着主人走上階級，經過一個鞠躬男僕身邊進入莊屋大廳。

起初我沒有看見門內幾步外等待着的女人。

大廳似乎廣大無涯，這是因爲它既高又滿是陰影，地上舖着寒冷的黑白大理石格子，門對面是寬大階梯，梯上是射入陽光的高窗。階梯分而爲二成爲兩道美麗的曲線彎向樓廊。但是石階處的光線使大廳中央顯得更幽暗。

我還對强光眨眼時，聽見一個聲音向華夫人打招呼，然後那個女人向我們走來。我想她是管家。她大概六十來歲，身材矮吧，圓圓可親的臉，灰髮梳成一個老式的髻。她穿着黑衣服，唯一的裝飾——如果可以這麼稱呼的話——是胸前口袋上插的一双金邊夾鼻眼鏡，一條鏈子連在一支金別針上。她可親的面貌，蹣跚的姿態令人敬重。她不是黝黑而神秘的人。

當她和華夫人招呼時，她奇異地望着我。她有悅耳聲的聲音，說起話來像是有點喘不過氣，而且奇怪是她的法語相當不高明。

華夫人失神地答應她的招呼。由窗外射來的光線無情地照在她臉上。她眼睛由黑衣女人轉向後方，忽然說：「主人——他好嗎？」

「是，太太，他是——這幾天又是老樣子，太太，請原諒我這麼說……他好久沒這樣對事情感到興趣，而且有許多計劃。哦，就像從前一樣，太太。」

她以老僕人的從容態度說，她顯然因爲能把這好消息告訴女主人而面有得色。甚至她的樣子比華太太還要高興。我看她臉上浮過一道陰影說：「計劃？」

「是，太太。我倒不清楚是什麼，他和羅孝曼談了很久，我知道花園裡又多叫了個工人，一個人今天來看看房子又拿出估價單，主人還談起去年冬天。他現在正在此地，太太。他上來看西邊陽台上的石工，我想主人陪他下去了。薛東在圖書室生火的時候，主人的電梯不在樓下。」

華夫人緊張迅速地脫下手套。她突然說：「你知道他最近可有波亭先生的信？」

「我想是。一個星期前有封信，是星期二——不，是星期三，我記得羅孝曼是那天來的，而且——」。

「很好，薛太太，謝謝你。」華夫人幾乎不在聽她的話：「你說主人在樓上？請派人去告訴他，我和馬小姐來了。」

「已經去了，太太。他特別關照你一同來就通知他。」

「啊，謝謝你，」華夫人轉向我，仍以稍帶緊張的態度用英語說：「哦，薛太太，這是馬小姐。我通知主人的時候，也寫信告訴你。馬小姐，薛太太是此地管家。她是英國人，你不會感到孤單。她丈夫是我們的門房。他和薛太太一定會幫你的忙。」

「自然，」薛太太溫情地說。她對我笑着點頭，胸前的金鍊發出閃光。「歡迎。」

「馬小姐的房間好了？」

「哦，太太，當然。我就帶她上去，還是讓我帶她到屋裡看看？」

「謝謝你，不過先不忙。她就要上樓去。你等她一下好嗎？」

「當然，太太。」薛太太點點頭又笑了，她退後像個圓水瓶樣擠上樓去。

華夫人轉向我像是要對我說話，但是她眼睛望着我肩後，她的手在拉着手套。

「萊昂。」

我沒聽見什麼聲響。我迅速轉同身。我只看見陰影中的另一個陰影。

雖然我心中已經知道，但是我眼睛本能地抬得過高，然後又低下去，那個低矮的人形無聲地移近來，又在六呎外停住。

同情，憐憫，新奇以及不願表露出這種感情，我心中激動得像狂風中的落葉。他進來的情形更加重了戲劇性；起初是陰影，然後……但是華萊昂決不是別人憐憫的對象，在人們心目中，他是一個魁梧，漂亮有力的男人，他坐着輪椅進來，一聲不響，但是僕役們早已先期避開。現在只剩着薛太太站在通向樓廊的右邊階梯上。

我對華萊昂的第一印象不是他的跛足，而是他的强烈性格。而且他是個十分漂亮的男子。雖然歲月在他臉上加上皺紋與白髮，這只使他更瀟灑特出。他的黑眼睛與黑眉毛邊顯得益加突出。美麗的嘴唇薄得幾乎有痛苦與殘酷之感。他的双手大概因爲少用而柔軟蒼白。然而，他是一家之主，他不像個殘廢者，他的身體比旁人富有生氣……

他笑着對他妻子打招呼，然後又轉向我。笑容使他更加漂亮，我毫無理由可以緊張，但是華海倫替我介紹時，我感到她聲音高亮而緊張。

我望着他想：她一定怕他……但是我自已無庸作個傻瓜。這是我爸爸和自已幻想使我心情不安。不能說這個人像密爾頓書中被棄天使，便想是門外的魔王，也不必要說我得聞到硫磺的氣味。和他握手令我心中感到徬徨，也許它表露在我臉色上。我的自控是種錯誤。他輕聲說：「有人向我警告過？」疑問的眼睛轉向他妻子。

我覺得她不安地欠動。他們迅速互望一眼，他的眉毛昇起。我罪惡地猶疑說道：「警告？」

「關於路西法自天而降，馬小姐。」

我睜大眼睛瞪着他。這個人是個預言家？他是否覺得我應當嗅硫磺氣味？哦……他也自以爲是個下凡的天使？奇怪，這個想法使他更如常人，也更加危險。

我還沒有開口，他又笑着說：「對不起。我不該開玩笑。我是說那次意外，你知道——」

我過於急促地說：「我知道，因爲我心中正是那麽想。」

「眞的？」他的笑聲帶有嘲弄意味，他一定很高興。笑聲停後，他眼光又鑑賞地投在我身上。我臉紅了，又無心地說：「有人告訴我你的意外——倫敦來的飛機上的旅客。」

「哦，也是我們的朋友，啊？」

「我想是，我們談了些話。我告訴她我要來這裡，她說她記得見過你。」

「她？」華海倫說。

我說：「我不知道她的姓名。她年紀不小，大概是里昂什麽地方的人。我記不得了。」

華萊昂忽然轉開這個話題。「反正她告訴了你，不要管她是什麽人了。」他遲疑地望了下双手，又慢慢說下去：「你一定認爲我們很奇怪，馬小姐，我想我妻子不願提起我的……殘疾。所以剛見面的人會吃上一驚，雖然已經十二年了，我對別人的眼光仍相當敏感。也許對這件事，我們夫婦都很愚蠢……也許你已把我看做一個神經病者……不過這是人性的愚昧，馬小姐。我們最好生活下去，而假裝不打破那個夢。」

他正視着我眼睛，「也許，有日會有個結束。」他聳聳肩，狡詐地笑笑。「但是目前……」

他聲音中已無嘲譏之意，但是還有點皺眉。他只說了這麼短短幾句話，我已感到難爲情，我不智而衝動地回答。

我急忙說：「不，請——你不要介意。殘廢是錯誤的話，人們決不會在你身上看出來……眞的。」

我驚訝地停住。馬琳黛對華先生說這些話實在不對。這不是新家庭敎師對主人所該說的話。我站着咬唇，希望鑽到地下去。我在不安中又喃喃地說：「我……我很抱歉。我不該說這些話……我只是……」

「謝謝，親愛的，」他聲音仍然莊重，但是他眼中有得意之色。他又輕鬆地說：「似乎，海倫，你那位愚笨的彭夫人在介紹馬小姐這件事上倒十分聰明。馬小姐，我們找到你實在幸運，歡迎你到華莊來。」他停了一下，眼中閃光。「我希望能使你如同在自己家中一樣，我可以這樣說嗎？」

我勉強地說：「謝謝，你眞好。我很高興能有機會到此地來，我會盡力——」

「使人滿意，對吧？又來客套話了，你爲什麼瞪眼？」

「對不起，我很失禮。因爲——你的英語非常好，」我懦怯地說。這人眞該死；我就不能恢復正常的態度嗎？我冷冷地說：「先生。」

他高興地大笑，然後停止這個游戲，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他問起旅程和我對山谷的印象；華夫人也參加談話，在他們的歡迎語意下，我的難堪才完全消失。這個男人顯然漂亮，但是他把它利用在另一條路……使我感到疲倦，孤單而困惑。我們三人談了一會後，我已完全自然，方才半小時的不安尷尬全已消逝。華家夫婦是對好人，我希望能像在自己家中一般生活下去。

硫磺？胡扯。

但是不久我就會知道那段談話的寓意：「你不能，」爸爸說，而我了解他的意思。這人無疑地在誘人，無疑……可是他的惱意仍刺着我。華萊昂在和我玩游戲，我不喜歡。我自作多情地同情憐憫……他居然覺得有趣。

我甚至於不想對自己解釋方才對他說的飛機上里昂女人的謊言，我知道，我永遠沒有勇氣對華萊昂說，我講法語甚至比他講英語還要流利。我完全知道當我退去後，他會對海倫說些什麼。

他輕聲說，我知道他望着我上樓：「反正，海倫，你可能犯下一個大錯……」

第三章

城堡風景宜人；
空氣芬芳清新，
抽盡感官之樂趣……

莎士比亞：馬克白斯

烏鴉啞叫，
喊出鄧肯的出場，
那是我戰爭中的致命傷……

伊比德。

我房間的美麗超出自己想像之外。面西的是高高窗戶，外面有個涼台，可以看到山谷全景。它立刻吸引了我。我倚立在石欄桿上看着令人難以置信的風景。華莊位置高得可以平看梅蘭河那邊的戴家樹林；下面沿着曲折道路兩邊的赤裸樹梢如同雲層。涼台懸浮在黃金色的空氣中。南邊的沙羅村像鑽石般閃光。

我轉回身。薛太太跟我到窗邊，笑着等待我，胖胖的手合攏在寬碩的胸前。

「眞美……？」我說。

「這是個美麗的地方，」她可親地說：「雖然有人不喜歡鄉下。我，自己是一向住在鄉下。來，我帶你去看臥房。這邊走。」

我隨她越過美麗的小起居室，走向壁爐對角的門戶。

「這些房子是蓋成套房，」她說：「主房都通向這個走廊，或是南邊的走廊。你看，涼台和房屋等長。這些房間的終端通向育嬰室，它們也是相互連通的。這就是你的臥室。」

它比起居室還要漂亮。我對她說，她顯然很高興。她走向一扇我沒注意的門戶，它似乎半隱在黃金與象牙色的嵌牆中。「這扇門通向浴室。菲力少爺的門通另一面。你和他共一間浴室。我想你不會介意吧？」

我們在學校裡排隊等洗澡。「不，」我說：「不要緊。它又美又時髦，是他？浴室在嵌牆後面。」

「它本來是化粧室，連在兩間房中央。他們把它半間改成浴室，半間改爲給菲力少爺半夜準備可可的小廚房。這是小廚房。」她打開一扇門，裡面一間小房像是兼爲廚房與櫃櫥之用。門邊整齊地放着僕人用具——眞空除塵器，小梯，掃箒，刷子等——再過去是個櫥架上面放着小電爐，我一定露出驚異之色，因爲她說：「這邊一向是學校廂屋，少爺和他兄弟在這邊長大的，這些新的電氣設備是羅恩少爺出世後裝的。」

「羅恩……先生？」我問。

「主人的兒子。他住在白凡。那是主人在米地的房子。」

「是，我知道。可是我不知道還有個兒子。華太太沒有——哦，她對我說的並不多。對於華家我知道得很少。」

她銳利地看我一眼，我想她本想發表點議論，但是她只說：「哦？好，我想你不久就會淸楚了。羅恩先生不是太太的兒子。主人以前結過婚。羅恩先生的母親死於二十二年前，當時他才八歲。十六年前主人又結了婚，當然這不能怪他，你可以想像得到，一個人住在這裡實在孤單。」薛太太愉悅地說，她走過房去拉拉窗帘。

「不止那樣，主人當時一直一個人坐在這裡，如果你懂得我的意思的話。他和他大哥之間像是隔個歐洲，如果傳說全是眞的話。野麥終是野麥，可憐的主人也不能再播種了，即使他想也不行。可憐的埃迪先生死了，上帝保佑他的靈魂，肉體與魔鬼，否則我們會……」她轉向我，有點喘不過氣來；顯然，薛太太不像華太太那麽孤僻。「你要我帶你去看看別的地方嗎，還是再過一陣子？我看你累了。」

「再過一陣子好了。」

「好，」她又銳利地看我一眼。「要白絲來幫你解行李嗎？」

「不，謝謝，」她的眼光表示她明瞭我不願讓女僕來翻看我可憐的行李。我並不以爲忤，反而我感謝她。

「育嬰室呢？」我問：「菲力少爺房間再過去？」

「不，他房間在最末端，過來是你的，再過來是你的起居室，再過去才是育嬰室。再去是太太的房間，主人房間在角落上，正在圖書室上面。」

「哦，是。他有個電梯，是吧？」

「是，小姐。那是出事後裝的。我看，那件事到今年六月就十二年了。」

「我聽說過。當時你在這裡，薛太太？」

「唔，是的。」她對我點點頭：「我來這裡三十二年了，小姐，是主人第一次結婚的時候。」

我坐在床邊感到興趣地望着她。「三十二年了？很久了，薛太太。那麽，你是跟第一位華夫人來的？」

「是，她是諾山郡人，我也是。」

「她是英國人？」我驚奇地說。

「當然，她是個可愛的女郎，寶娜小姐。自她小時，我就在她家裡工作。有年春天，她在巴黎遇見主人，兩星期後她們就訂婚了。哦，眞羅曼蒂克！她對我說，『瑪莉——』那是我名字，小姐——『瑪莉，』她說：『你跟我去，好嗎？那麽我才不會想家。』」薛太太對我點點頭，眼中有多情的水光。「當時，薛東已向我求婚，我嫁給了他，也要他一起來。我不能讓寶娜小姐一個人到外國去冒險。」

「當然，」我同情地說，薛太太容光煥發双手放在胸前，顯然準備打開話盒子。她像是沉就於一個久已忘却了的心愛游戲中。我看了白汀和白納神秘臉容後，很喜歡看見她那和愉的英國面孔，她顯然也樂於接納我。而且女教師自然不屬於僕役之列，所以這不能算是和下人們搬弄口舌。

我立刻引起話題。「當你的寶娜小姐……去世後，你沒同英國去？你爲什麽留在這裡，薛太太？」

關於這點，她似乎身不由己。當時寶娜小姐父親去世，英國的房子也出賣了。薛家夫婦在華莊又十分得「主人」心意，不願讓他們離去……我也知道他們不易在其他家庭中找到寶娜小姐給他們的地位；薛東十分整齊

，態度正直；薛太太也是個好管家。

我聽了許多關於寶娜小姐的形容，以及寶娜小姐的家庭，父親，小馬駒，衣服，首飾，婚禮，禮物和客人。後來她又說到寶娜小姐母親的婚禮上去。我想我又該把她的話題拉回來。

「寶娜小姐生了個兒子，是不是？當然你也願意留下來看顧他？」

「羅恩先生？」她噘噘嘴唇。「他們替他找了個法國保姆。他是個安靜的孩子——有點像菲力少爺，非常安靜，從來不吵人。你決想不到——」但是她突然停止，嘆了口氣搖搖頭。「嗯，好，小姐，他已是半個外國人，你可以那麽說。」

她又不愉地說下去：「實在，我不願多講閒話。對不起，我還有事，你該解行李了。小姐，如果你有什麽事，我和薛東會盡力幫助你。」

「多謝你們，我很高興有你在這裡，薛太太，」我誠摯地說。

她很開心：「哦，你也很好，小姐，你立刻就可以覺得和自己家裡一樣。我初來時一句法國話也不會講，現在我講得和他們一般快。」

「我聽你說過，是說得好。」我站起來按開箱蓋的鑰匙。「是，一個人離家三十年不能算是不久。哦，後來華先生再婚你也不想回去？」

「是，我和薛東談過。」她說：「薛東是個隨和的人，我們喜歡新太太，她也滿意我們，所以我們又留了下來。而且我自幼便有嚴重的風濕病，這裡氣候使我全好了。」

「是的。」

「後來，」薛太太說：「主人出事後，她更不准我們走。他也不願改變，你知道。」

「他方才和我在大廳談過。他——他很痛苦嗎，薛太太？」

「痛苦？不，他享受過他的日子，」薛太太說：「你不能責備他，事情就是那個樣子。」

「當然不，他有時可能情緒會不好。」

「情緒不好？」她茫茫地望着我：「主人？」

「是，他有時不會懊惱嗎？」

她猶疑地哼了一聲：「懊惱？不！他過幾年脾氣好得很。他不是個會讓跛足使他放棄生命的人！」

「我想是的。除非你和他談過，你是決也不想到的。」

「是，」我又點點頭。「他自己也忘了，他有那張電椅和電梯和家裡每個角落里的電話，而且還有白納替他跑腿，他就和好人一樣。而且，時常有東西送來……」

我又想起大廳中的氣味，說：「什麽東西？」

「誰知道？可能是他管理事業來的報告，或且是要錢修理，或是羅恩先生——」她和方才一樣，又突然停止住。

我等了一會。她不必要地拉拉一張椅罩。她又含糊地說：「羅恩先生替他管別的產業，米地的白凡莊屋，以及有些金錢上的糾葛，它使主人很不高興，還有……嗯，他不常在這裡，怕使主人想起以前健壯時的歲月。」

我覺得不安：「他會提起往事？不是相當殘酷嗎？」

她有點驚訝。「不，不是有意的。我不是那個意思！是羅恩先生和他二十年前一付模樣。」

「哦，我懂了。他和他父親做的事也一樣，例如馬球？」

她好奇地望我一眼，「他們對你說過嗎？」

「不。是別人——飛機上的一個乘客。」

「哦是，就是那種事，主人什麽事都會。」她有點哀意地笑。「寶娜小姐就說，他有一天總會摔斷頸子。他喜歡運動——所有運動，汽車，馬，賽船……還有鬪劍。他還因此得過一樹架銀盃。」

「鬪劍？」

「是。不過他還是喜歡車子和馬。我常常想他會斷頸子。特別是他駛過華莊前面的彎道和石橋的時候。」

薛太太又說：「簡直像個魔鬼在駕車……好像他什麽事都能做得比別人好。」

是，我相信。甚至在跛足後還像個跛足天使……

我說：「現在他只好坐看他兒子駕車騎馬鬪劍……？」

「可以這麼說，」薛太太說：「羅恩先生沒有錢……否則他會和他父親以前一樣。我說過，他很少來這裡。他住在白凡。我自己從來沒去過白凡莊屋，據說也十分美麗。」

我說：「哦？」表示對她提起的白凡莊屋也十分有興趣，但是我實在沒在聽。我正想，如果華羅恩這是他父親年青時的複製品，只是因爲他很少來華莊。我不能想像兩個華萊昂安居在同一個屋頂下……我又驚醒了，這是不是我羅曼蒂克的幻想在作祟……我又打算怎麼樣呢？我有個朦朧的印象，認爲個特別有個性的人以奇怪的方式在戲弄我，他由於某種理由不願把眞理讓我知道……

我覺得這是華莊給我歡迎中的唯一缺憾。

這點十分重要，因爲那是華莊中最重要的，華家主人菲力伯爵先生。

現在薛太太準備去料理她自己的事。

她堅決地走向門口，可是又猶疑地轉身。我已在彎在箱上打算把東西拿出來，我覺得她在望着我。

她說：「你……主人……他似乎和你不錯，啊？我在樓上等你的時候我聽見他在笑。」

我站起來，手上捧着一疊手帕，「很好，薛太太。他很高興。」

「好，我想先警告你，他有時候像是個陌生人。」

我看見她略微緊張。當然華莊的氣氛要視華萊昂的情緒而定。

我愉悅地說：「多謝，薛太太，你別擔心。他對我很好，很歡迎我。」

「是嗎？」她帶着困惑的眼光說：「嗯，那麼好。太太寫信回來提起你的時候，他也很高興。不過他一向討厭家裡有什麼改變。所以他幾年前已經辭去了菲力少爺的保姆，現在又請個新小姐，使我們感到奇怪。」

「哦，是的，華夫人對我談起過她。」我放下手帕，又拿起幾件內衣。「她被辭去，眞的嗎？華太太似乎說她不願住在鄉下。她在倫敦的時候華先生寫信叫她在那邊找個英國女教師。」

「菲力少爺的英語很好。」薛太太有點冷峻地說。

我笑着說：「我眞高興，不過，我想菲力九歲了，可以不需要保姆了。我是由華先生語氣中聽來的。我想應該把『育嬰室』稱爲『課室』，九歲的孩子已經不需要育嬰室了。」

「菲力少爺看上去比他的年紀小多了。」她說：「不過有時太嚴肅了點。但是那些事發生之後，你也不能希望他怎麼樣。可憐的小東西。再過些日子他可能就好了。」

「我知道，」我說。

她望了我一會，鼓起勇氣說：「我想問——你還記得你自己的家人嗎？」

「哦，記得，」我望着她仁慈好奇的眼光。她對我，也一定像我對華莊那麼好奇。我說：「他們去世時我才十四歲，是一件空襲，和菲力一樣。我想華太太一定告訴過你我曾在英國孤兒院裡。」

「是，她說是她的朋友彭太太介紹的，彭太太十分稱讚你。」

「她眞好。我在孤兒院的最後三年她是教師。後來我到一個男校去做助理，剛好她有個兒子在那裡。她在探望日來，和我談天，我對她說我不喜歡那個地方。她問我願不願意到國外工作，因爲她的朋友華夫人在替她侄兒找個家庭教師。我聽說是去法國，便立刻答應了。我嚮往到法國去。第二天我就去倫敦看她。彭太太答應替我打電話——嗯，我就得到這個工作了。」我沒說彭太太一定對華太太作了過份的讚譽。彭太太一向是個善心的好人，她常常替人介紹工作，我懷疑她根本對我知道得很少。華夫人一定是在倫敦住的時間不長，所以沒有調查我的背景。

我對薛太太笑笑，她仍帶着困惑的眼光看着我。她立刻對我點頭笑笑，使她胸前的金鏈又搖閃作光。

「好，」她說：「好，」。她打開門。「我眞該走了。白絲會馬上替你端茶上來。這些房間由她照料，她是個好女郎，不過你可能說她有點輕浮。我想你不久就會瞭解她。還有菲力少爺。」

「我想是的，」我說：「菲力少爺在那裡？」

「他可能在育嬰室，」薛太太說，她手放在門上。「太太特別關照要你今晚別去吵他。你先用杯茶——我花了三十年教他們泡茶——休息一下吃晚飯。明天再見菲力少爺。你今晚不用忙了。」

「很好，」我說：「謝謝你，薛太太。我等茶好了。」

門在她身後關上，我聽見她下樓柔軟的步聲。

我站在那裡望着門，失神地拿着手上的襯裙。

我在想兩件事：第一我似乎沒有聽見薛太太和華夫人談話中提起電梯。如果我犯了什麼錯，最好是及早糾正。

第二件是薛太太臨行時的警告：「最好今晚別去吵他。」華海倫眞會這樣說「別去吵他」嗎？他「可能」在育嬰室……我輕放下襯裙，轉身走出美麗的臥室，穿過玫瑰象牙色的起居室，向課室走去。我遲疑地聽了一下。我聽不見有什麼聲音。

我輕敲門，然後扭開門柄。它無聲地開了。

我走了進去。

我立刻有個想法；他不是個逗人喜歡的孩子。

他個子看不出有九歲，細削的頸子支持着圓圓的黑頭。他頭髮是黑色的，剪得很短，皮膚蒼白有如臘色，他眼睛也是黑的，但是很大，他手腕膝蓋都骨結實突出。他穿天藍短褲格子襯衫，正俯臥在地上看本大書。他在大地毯上顯得很小。

他疑問地轉回頭，又慢慢地站起來。

我用英語說：「我是馬小姐。你一定是菲力。」

他有點羞怯地點點頭。然後他向前伸出手，「歡迎，馬小姐。」他的聲音和他的身材一般細削，而且沒有什麼表情。「希望你在華莊能很快樂。」

當我握着他的手時，心中強烈地感到這乃是華莊的主人這個想法使他更顯得渺小微弱。

「據說你可能很忙。」我說：「可是我覺得最好一直來看你。」

「是。」

他考慮了一下，以孩子的好奇心向我說：「你眞要教我英語嗎？」

他說：「你不像個家庭教師。」

「那麼我一定得學得像一點。」

「不，我喜歡你這個樣子，別改變。」

華莊的人似乎開始得很年青。「謝謝你的稱讚，伯爵先生，」我用法語說。

他迅速打量我一眼。他黑眼中有一道亮光。但是他只說：「明天我們要上課嗎？」

「我不知道，我想會有，我可能今晚要見你嬸母，她會把計劃告訴我。」

「你看見……我叔叔了？」他單調的聲音是不是會有點改變？

「是。」

他直立地站着，双手懸在前面。我覺得他似乎和華海倫一樣有點身不由主，我的工作並不容易。他的態度很好；他並不是一般家庭教師可能遇到的問題兒童。但是如果我想接近他，會不會碰到「不可碰我」的電網？他那不像孩童的靜寂，我已在華太太身上看見過。但是兩人的相似至此為止。她的靜寂與遙遠十分高貴美麗，而孩子却有點不夠文雅與有點惱人。

我說：「我想去解開行李，否則怕來不及吃晚飯。你願意幫助我嗎？」

他迅速仰望，「我？」

「哦，不用你做什麼事，只要陪陪我，看我由倫敦替你帶來了什麼東西。」

「你是說禮物？」

「當然。」

他慢慢地裂嘴一笑。他一聲不響自我身邊走向我的起居室，他替我開了門，跟我走進去。他默默地站在床尾望着我的箱子。

我彎身拿了幾樣東西出來，又翻找我要找的東西。

「這不是什麼好東西，」我說：「我的零用錢不多。可是——哦，在這裡了。」

我給買了個紙板的溫莎古堡——你可以把它切割下來拼攏來，還有一盒御林軍的相片。

我猶疑地望一眼華莊小主人，然後把那些盒子遞給他。

「英國城堡？」他說：「還有英國兵？」

「就像白金漢宮一樣。」

「戴着皮帽保衛女王，」他欣喜地望着一張操練的御林軍相片。

「雖然這些——値不了什麽，」我說：「你知道——」

但是我看見他沒在聽。他打開盒蓋，翻了翻裡面的廉價玩具，「倫敦來的禮物，」他摸着玩具說。我忽然覺得如果這是紙作的玩具也沒有什麽兩樣。

我說：「我替你帶副木柱棋來，用木柱下。過一會我教你怎麽下。很好玩的游戲。」

課室中傳來一個女孩的叫聲，「菲力！你在那裡，菲力？」

他警覺一下，「是白絲，我該去了。」他關上盒子站起來緊緊地抱在胸前。「謝謝，謝謝，小姐。」他轉身跑向門戶。「來了，白絲，我在這裡。」他到了門口又轉回身。他臉上發紅。

「小姐。」

「是，菲力。」

「這叫什麽棋？」

「木柱棋。」

「木—柱—棋。」

「是的。」

「吃過飯睡覺前你教我好不好？」

「好。」

「今天晚上？」

「好。」

他遲疑了一下，好像言有未盡，然後他快樂走出去，順手把門關上。

第四章

哦，我未卜先知的魂靈！
我的叔父？

莎士比亞：哈謨雷特。

雖然我週遭的環境奇異而豪華，但是我立刻建立起一個簡單而有秩序的生活，每天早上，菲力的男教師貝先生和他在一起直到午餐。我早上課室中的一些雜事辦完後，我便自由了。頭幾天我高興地在花園和附近樹林中探險，或且讀書——這在英國時簡直是一種罕有的奢侈品，即使現在我專心看書時仍稍有犯罪的感覺。

華莊的圖書室中幾乎收集有英語的所有書籍。因爲那是華萊昂的私人書房，所以我不能請求使用。但是我儘量借書出去，而且課室的大書架中有許多英法語的兒童讀物，頗可作爲消遣之用。我對這些書籍感到有點奇怪，直到有天我發現有些書上寫着「何寶娜」，或「給寶娜」的字樣。有一次我看見一本舊的「金銀島」，上面以稚幼的手筆寫着「華羅恩」……當然，萊昂的兒子有一半英國血統，也用過這些房間。我在這裡還發現許多以前未見的書籍，我盡量驅除過去七年來植根在心中的觀念；閱讀是浪費時間。

不久我發現別人根本不管我和菲力是否相處得很好。孤寂的華夫人似乎對我不好，她似乎完全信任在把菲力交給我。但是我不願使她知道我是在欺騙她——而且是有計劃地欺瞞她。事情似乎一天比一天增多。我必須使白絲了解我的話這點，使白絲和菲力都很好笑。幸而我無需在主人面前裝作，因爲他們的英語都很流利。許多日過去我都沒有向他們說明，因爲我怕招致他們的不快。我喜歡這個地方這個工作，而且我也喜歡菲力。

他是個十分沉默而自制的孩子，他從來不多說話。每天下午，除非是下大雨，我們一同出去散步，我們的「英語談話」大多是有關花園與道路上所見。他的電網依然高張。那不是故意張開的——而那是出於天性深處。也許這是因爲他驟喪双親的原故，他也從不提起他的父母。這不是個容易「瞭解」的孩子，我不久也不再加以嘗試，我們兩人都只注意着身外的世界。如果我要獲得他的信任，只有緩慢地下手。實在說起來，我也沒有

必要打進他的電網後私人的天地；我自己在孤兒院便身受沒有私人生活的痛苦，所以也不願强加於人。所以我心中存着一個禁忌；與菲力作更親切的接近。

他的保留態度不止是對我。每天晚上五點半後，我和他到他嬸母的小客廳中半小時。她會有禮地放下手上的書信，和菲力作半小時的閒談。他們的談話相當困難而且乏味。菲力仍然沉默內向，只有禮地回答問題，他自己從不主動地說些什麼。華夫人也是個天生內向寡言的人，所以對於閒談亦不在行。

在這半小時內我雖然無事，但是也十分痛苦。華夫人和菲力用法語談話，我只好裝出無知的樣子。有時她會轉用英語，可能是爲了我，或且考驗我學生的英語能力，當我被牽入談話時，我又不能洩露我方才了解他們用法語談話的情形。我不知道我有沒有露出馬脚，但是她沒表示出任何跡象，也許因爲她對這段談話根本心不在焉。她只是在恭行一項無可逃避的責任。華夫人自然無意想取得任何人的信任。

她丈夫從沒來過。他似乎只偶然在走廊上或花園中遇到菲力。我不禁暗責他對可憐無助的侄兒過於漠不關心。不過我立刻發現那也不能全怪他。菲力處處有意規避他，每當有輪椅出現，他早已躲開了。他似乎有種聽見輪椅的特別才能，他會要我一同避開以免和他叔父見面。

這種規避好像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第一週，我們有兩三次無可避免與他相遇的機會，他似乎對菲力很好，但是菲力比平常更內向，在他叔父面前，孩子的保守略顯過份。由某一角度言，這也是自然的事。在華萊昂的面前，任何人都會不自在，以菲力這樣一個不得人緣的孩子心中，自然倍感不安了。再說他叔叔對他的仁慈態度，僅像是對一隻不是特別喜歡的小狗。我不知道菲力有沒有覺察到這點。不過我仍喜歡華萊昂，而反之，菲力却相當討厭他叔叔。

有一次我向菲力提起這一點。

「菲力，你爲什麼不喜歡你萊昂叔叔？他不是對你很好吧？你要什麼他就給你什麼，是吧？」

「是，我什麼都有。」

「好，那麼——」

他深不可測地望我一眼。「但是他沒有把它給我。」

「是誰？你海倫嬸嬸？」

他搖搖頭。「那不是他們的，它是我父親給我的。」

我看着他，哦，原來如此，華莊。我記起我笑稱他華伯爵時他眼中的光芒。「你的產業？」我說：「當然是你的。他替你管理，他是你的監護人，對不對？」

他臉容困惑。「監護人？我不認識什麼監護人。」

「他替你管理華莊直到你長大。那時就是你的了。」

「是，等我十五歲，那就是監護人？那麼波亭叔叔也是監護人。」

「是嗎？我不知道。」

他點點頭，臉上又顯出莊重的神情。「是，他們兩個都是的。萊昂叔叔照管家產，波亭叔叔照管我。」

「你是什麼意思？」我不解地問。

他眼中有惡作劇的顏色。「我聽爸爸說。他說——」

「菲力，」我說，但是他沒聽我的話。他正在考慮如何將他爸爸的話翻譯出來。但是他把他們的話用法語說出。

「他說：『萊昂管理這地方，這點要相信他。如果華莊交給波亭，那眞要上帝慈悲了。』媽媽說：『如果我們有什麼三長兩短，波亭替我們看顧孩子。一定要波亭照顧這孩子。不能把他留給萊昂。』那是媽媽——」他停止，緊緊閉住双唇。

我沒有說話。

他又用英語說：「他們便是這麼說，那是說——」

「不，菲力，不用翻譯過來了，」我輕聲說：「我想他們無意把這些話告訴你。」

「嗯——是的。可是我不願離開我的波亭叔叔。」

「你喜歡他？」

『當然。他去希臘。我想跟他去，但是他不肯帶我。」

「他就快回來了。」

「是，但是很久了。」

「時間會過去的，」我說：「這段時間裡，我會照顧你，你萊昂叔叔照顧華莊。」

我停住望着他沒有表情的小臉孔。我不願表示出願意和他結交之意但是我以後要負責他的態度。我試探地說：「他管理得很好，菲力。華莊很美，尤其是他照顧得非常有條理。你不該忘恩。」

誠然，菲力沒有抱怨他叔叔的管家。萊昂似乎全部精力時間全放在家事上。他身體殘缺，使他集中力量把精神放在華莊。他的輪椅整日在花園與屋內巡視一眼看去，便知道華莊有個十分能幹的主人在治理。一切都管理得恰到好處。

這也是眞話，華菲力伯爵在他自己屋中像是個無足輕重的人，不過他才九歲，而且是個在巴黎長成的陌生人。他叔叔嬸嬸誠然對他過於忽視。

我又和緩地說：「你不能找到更好的監護人了。」

菲力又望我一眼。臉上已無激動之色。他彬彬有禮地說：「是，小姐」於是轉眼別望。

我沒有再說話，我覺得我沒有辦法應付這種無理可喻的好惡之感。

但是我到華莊第二週末，發生了一件我不得不相信的事。

五點三十分我如常地帶菲力到華夫人的客廳裡去。她於準六時辭出我們，我們出去時，她又以我已忘記了的理由喚回我。菲力則已走向廊通。

過一會我走出客廳，剛好碰見一件可惱的事。

菲力一副犯罪憂愁的樣子站在客廳外的一張桌子邊。這是張美麗的小桌，兩邊各放一把舖草色錦緞的椅子。我看見一張椅墊上有一團墨漬，好像是鋼筆由桌上滾下來塗污了絲緞。

我記起當時我喚菲力下樓時，他正在寫信給波亭叔叔，他一定是怱忙地握着鋼筆下來，在進入客廳前放在小桌子上。他現在手握鋼筆，蒼白的臉仰望着他的叔叔。

這次他沒有來得及躲開他叔父。輪椅正在廊道中央擋住了他的逃路。菲力站在他前面顯得微小而無防。

他們兩個似乎都沒有注意到我。華萊昂在說話。他顯然十分生氣。他以冷酷的口吻責備孩子；孩子十分恐懼；他在使用——不是輪子，而是手槍——在撲捉蝴蝶。

菲力蒼白得像灰爐一樣，正吶吶地說出好像是抱歉的話，但是他叔叔的聲音像條鞭子樣打斷了他。

「也許，你只應該被限制一日到屋子這部份一次，因爲顯然你還不能做個文明人。也許在你巴黎家裡，你可以像個小流氓樣亂跑，但是我們這裡的習慣——」

「這是我的家，」菲力說。

他仍以細弱震顫的聲吶吶地說。它使華萊昂說不下去。我感到菲力聲中有種悲愴之調。這時，他又低聲地加一句：「那是我的椅子。」

這是一刻可怖的沉默。華萊昂臉上劃過一道稍顯即逝的神情——就像攝影機快門般閃了一下——菲力正在退後。我立刻由門口跑出去，就像一隻野貓保護小貓一樣。

華萊昂這時看見了我，但是他安靜地對菲力說，好像根本就沒有什麼事情發生過一樣。

「等你恢復正常態度之後，菲力，你將爲那句話道歉。」黑眼睛又抬向我冷淡而有禮地用英語說：「啊，馬小姐。我怕有點不快的事發生了。也許你先帶菲力回房，教他對長輩應該要有禮貌。」

他叔叔對我說話時，菲力寬心地轉回身。他的臉更青更憂鬱。但是他的眼光受損；童子的眼睛。

我望着他，然後望他叔叔。

「不必要，」我說：「他立刻道歉。」我輕扶孩子的肩膀，把他的臉轉向他叔父。肩膀纖小而緊張。他在發抖。

我放了他。「菲力？」我說。

他細聲含糊地說：「如果我有失禮的地方，請你原諒。」

華萊昂看看他又看看我。

「很好。這件事過去了。現在馬小姐可以帶你上樓去了。」

孩子立刻轉回身，可是我遲疑了一下。我說：「如果這件事是因爲椅子，那的確是菲力不小心；我也一樣

。我的工作是使這種事不再發生。這是我的錯，我該向你道歉，華先生。」

他用與方才責罵菲力完全不同的語調說：「很好，馬小姐。謝謝你。現在我們可以忘了這件事，好不好？」

當我們離去時，我感覺到他在我們身後瞪着我們。

我關上身後課室門，倚在門上。菲力和我互相注視。他臉有怒意，但是我看見他的嘴唇微顫。他一聲不響地等待着。

這時我振作起來。馬小姐揭幕致詞。華萊昂很好；菲力愚蠢，不小心而無禮……

我說：「我的羔羊，我一直和你在一起，但是你是頭小貓頭鷹，是不是？」

菲力僵冷地說：「人不能是羔羊又是貓頭鷹。」

然後他眼淚如注地跑向我。

自此，我也幇他不與他叔叔相遇。

第五章

啊，陰謀日益濃重地籠罩着我們。

白金漢：預演。

春天的氣候十分和好。附近山頭還留有積雪。遠處高峯還是白雪皚皚，尙未被春天所觸及。可是山谷已一片青葱，道傍開着三色堇，山莊各處已是鮮花隨風搖曳。

菲力每天下午和我出去，我們穿着大衣圍巾抵擋吹散積雪的和風。山間空氣似乎對他有益；蒼白的臉頰漸漸浮起顏色，有時他還笑着跑路。普通他只拘束地走在我身邊，用緩慢而準確的英語和我交談。

我們散步的一條路很斜削，可是它直穿過草原向小村而去。斜坡下是一座跨過梅蘭河的小木橋，那裡正是兩個池塘之間，所以水流深激。過了橋就是水草田野，和村莊外的果樹林。

旣然這條散步的路可以通向沙羅村，所以薛太太，白絲，有時白汀或華夫人也叫我們替她們辦點事。

有天早上——四月一日——菲力和我早餐後出發到村子裡去。那天是星期一，普通在星期上午沙羅村的長老歐先生到莊上來敎小伯爵拉丁文，希臘文與羅馬天主敎義。但是長老扭了脚，而菲力又不能不上這堂課，我便帶到敎堂邊的長老屋去，把他留在那裡。

這天陽光明媚，氣候似乎已經轉熱。我又是第一次在村中有點空閑的時間，於是我向周圍四看。一隻白貓在一堵矮牆上晒太陽。雖然四邊的房屋都已油漆斑剝，但是開着的門戶顯出一片愉悅的氣象。一家店外掛着一隻鳥籠，金絲雀在裡面歡唱。有些黑髮褐膚的孩子在陰溝邊游戲。一家食品店外的白菜，乳酪和橘子五色繽紛。一個孩子手夾一長條麵包騎着脚踏車由我身邊掠過。

這是個可喜，安寧而輕鬆的場景，我看着它時，心中感到十分淸新。這是個可愛的早晨，我有兩小時時間可以自己處理。我衣袋中有錢，以往孤兒院的可憐景象在陽光下一消無遺。這時一陣和風吹來芬芳香氣，而且吹下一陣早開的櫻花在牧師井上。春天來了。

我慢慢走過廣場，轉向藥房以便完成我的使命。

『馬小姐，』藥劑師由屋後小黑洞中走出來。他已經認識我了。薛太太時常叫我來買阿斯匹靈，而我却有買香肥皂的習慣。

我高興地用英式法語說：「哦，早，賈先生，今天天氣眞好，不是嗎？昨天天氣不錯。明天一定也很好。我是來看肥皂的。」

我時常喜歡和他逗着玩，而他最受不了我說錯法語。他會漲紅着臉再三糾正我。

他望着我。「你要什麽？」他又自櫃台後搬出一堆香肥皂。「這盒是這個禮拜新來的。玫瑰，堇花，香精，檀香，石竹——」

「哦，是，我要石竹。」

「你的法語很有進步。」他說：「今天莊上叫你帶什麼回去。」

「哦，是，華太太要我替她拿藥和藥片——睡覺用的。」

「很好。拿紙來了嗎？」

「紙？」

「你得把紙交給我。」

我皺起眉頭裝出思索的樣子。藥劑師感到不耐煩起來。他十分慢地重說：「你—得—把—紙—給—我。」

「我，」我惡作劇地說：「處方嗎？你爲什麼不早說？哦，她沒有給我，先生。我明年拿來好嗎，」

「明年？」

「我是說下禮拜。」

「不，」他堅決地說：「沒有醫生處方我不能把藥給你。」

我幾乎爲戲弄他而抱歉。我說：「哦，可是太太特別叫我帶藥回去。我立刻就把紙替你送來，眞的！賈先生，你不能信任我一兩天嗎？」

「不行。」他又說：「你還要什麼別的？」

我低頭看看清單，上面用法文寫着許多東西。我大聲而小心地唸給他聽：某人要牙粉和洗頭粉，某人要碘酒等等。最後是薛太太的阿斯匹靈與香水。

「還有薛太太的藥丸。」我最後說。

藥劑師拿起阿斯匹靈的盒子。

「不，」我說：「另一種。」（因爲我不知道風濕痛的法語是什麼，不是嗎？）「她胸膛的藥。」

「你上星期拿過，」賈先生說。

「我記得沒有。」

「我記得你拿過。」

他語調由禮貌而轉成急燥，但是我不理他。「也許，」我有禮地說：「她還要。」

「如果上星期拿過，這次不行。」

「你眞記得她拿過了？她把它寫在清單上的。」

「她把紙——處方給你了？」

「沒有，」我說。

他不耐地說：「我對你說她上星期拿過。還是你自己拿去的。你上次來，急急忙忙地把薛太太的處方交給我。我把藥片給你，也許你忘了給她。我記憶力不壞；我記得交給你的。而且，我還有記錄。」

「對不起，先生，我記不得了。一定是你對。我想——哦，且慢，我衣袋裡有張紙！這裡，先生，是處方！」

我把紙遞給他，小心地假裝出一付無邪的樣子。這時他說：「這不是給薛太太的，是華太太的心臟藥。」

「哦？我沒有注意到它。一定是和清單在一起的。我出來時很忙，所以沒有注意。對不起。」我高興地對他笑笑。「那麼你可以把藥給我了。我星期五到多農去拿藥片。」

他用小眼睛奇怪地望我一眼，他眼光中似乎是說僕人不能和高等人士爭辯，他立刻戴上眼鏡讀着處方。我不耐地望着門外的陽光。他由從頭到尾再讀一遍，有如我要的是半磅砒霜。忽然我又笑着對他說。

「好了，先生，可以放心地給我了吧。我絕對會立刻交給吃藥的人。我自己是不會吃心臟病藥的。」

他澀澀地說：「我想你不會。」他小心地把紙摺好，把貨推過來。「你的東西，我請你再查查上次請你帶給薛太太的藥送到沒有。」我沒有答聲，默默地把東西收拾起來。我看見他們奇異地望着。「我必須向你道喜，你的法國語很有進步。小姐，」他冷冷地說。

「哦，謝謝，先生，」我低聲說：「我每天十分用功。再三個星期你就猜不出我是英國人了。」

「英國人？」後面有個男人的聲音在說。我驚覺地轉回頭，我沒聽見有人進來，此刻發現藥店門口站着一個新來的人，陽光把他的影子投滿在藥店地上。他走向前：「對不起，我聽見你說你是英國人。」你眞是英國人嗎？」

「是的。」

「哦——我放心了！」他有點羞怯地看着我。這時我才看見他是個魁梧高大的年青人。他穿着卡其短褲和夾克。他頭上沒戴帽子，上面是一蓬亂髮。褐色的臉孔上有双藍眼睛。

他由衣袋中掏出一個信封。「我不知道你可願幫助我？我要買一整單子的東西，我眞不知道該怎麽開口，我的法國語根本不行，你却說得很流利——」

我說：「你也許覺得我的法國話說得好，但是在賈先生心中根本不値一顧——」

我對藥劑師笑笑，他仍在櫃台後看着我。沒有反應。我又轉向英國人，他說：「至少他聽得懂。」他望望我買的藥物。

我微笑道：「你不知道有時要掙扎個半天，我當然願意盡量幫助你。我可以看看你的單子嗎？」

他立刻遞給我。「希望我不會太麻煩你。」他又羞怯地笑。「有時我要像泰山一樣指手劃脚。」

「你一句法國語都不會講而來渡假，似乎太勇敢了點。」

「渡假？我有工作來的。」

「職業兇手？」我問：「還是醫生？」

「我——我聽不懂。」

我指着淸單。「這裡，這似乎有點嚇人。」我大聲讀出來：「繃帶；三，一點五，一吋。石膏。彈性塑膠。燒傷塗料。硼酸粉……你忘了鉗子。」

「鉗子？」

「把子彈取出來。」

他笑了，「我只是個森林學家。我要在一個四千呎高處的一個小屋中，所以我想最好準備點急救藥。」

「你以爲那裡眞那麽危險嗎？」

「你不知道，我是個神經過敏的人。如果我不準備些藥品和標有攝氏溫度的溫度計，我是不會安心的。」

我望着他滿是健壯肌肉的六呎身材。「是，我可以看得出你保養身體很小心。你眞要我替你的彈性塑膠和燒傷塗料掙扎一番嗎？」

「是，謝謝你。不過這些東西中我眞正需要的是最後一項，這項我自己倒可以應付。」

「威士忌？是，我懂得你的意思。」然後我轉向賈先生用一些他可以懂的單字解釋這些藥品，賈先生以保留的態度聽着我，我兩次對他微笑，而他仍是冷冰冰的。

最後一切就緒。英國人拿了一大包藥物走到門口等我一同進入陽光的戶外。

我拿起我的藥包轉身時，藥劑師的聲音冷得像枯葉：「你忘了華太太的藥。」他在櫃台後伸手遞出藥包。

當我走到陽光中時，青年好奇地問：「什麽咬了他？一向那麽沒禮貌嗎？你——對不起——你對他那麽客氣？」

「是嗎？那是我的錯。不，他不是沒禮貌的人。我是太笨了，所以自作自受。」

「我不以爲然。對你的幫助我十分應該道謝。我自己來怕永遠會弄不淸。」他又羞怯地一笑，「我還要去買酒，你願意幫我忙嗎？」

「我記得你說自己可以應付。」

「哦——我希望你陪我去，我請你喝一杯，謝謝你方才的好意。」

「謝謝你。不過，實在不需要——」

他望着我。「請，」他說：「別說旁的，能和英國人談談就令人高興的了。」

我突然同情他在四千呎小屋上的孤寂，他周圍只有藥物和溫度計。

「十分榮幸，」我說。

他高興了。「好。這裡？除了半哩外，就只有這間酒店了。」

酒店正開在藥房隔壁，裡面幽暗而不誘人，外面人行道上倒擺了兩三張小金屬桌子，邊上是幾張漆紅的籐椅。兩個瓷盆中栽着兩株小矮樹。

我們在陽光中坐下。「你要什麽？」他小心翼翼地把救命藥包放在空椅子上。

「他們可有咖啡？」

「當然。」咖啡是裝在黃杯中，小碟上放着長方形的糖。

「我們現在比較正式地坐在咖啡桌對面，我的同伴似乎比方才更羞怯。他重重地攪着咖啡說：「我姓傅，傅力克。」

我說：「這是個好名字，不是嗎？我是馬琳黛。」

他笑了。「謝謝你。」

「謝什麼？謝謝我的名字？」

「是，當然。」

「哦，不，謝謝你，」我拒絕他送上的香烟。

「我可以抽嗎？」

「請便。」

他點起火後問：「我想問——你來沙羅做什麼？我想，不是渡假吧？」

「不，我來工作。我是家庭教師。」

「哦是，你是華莊來的英國女郎。」

「是，你知道我？」

「附近的人都互相知道。何況，我可以算是個近鄰。我在隔壁一家工作，就是梅蘭河西邊的農莊裡。」

「哦，」我說：「是戴家。」

「是，戴家——只是座鄉村大屋，約是華莊的四分之一——就在村莊過去的山谷中。主人很少在那裡。他名叫聖凡。他大多都住在巴黎。他像你主人一樣，在木材與葡萄園上賺了不少錢。」

「葡萄園？華家？」

「是，他們在鄉下有許多園地。」

「哦，」我說：「白凡。可是那是華先生的產業，華莊不是的。他甚至於不把收入用在華莊。—

「眞的？」

我自己也奇異為他辯護起來。「我想他是個很好的地主。」

「對，對，天下最好。我想他對這裡看得很重。據說幾年前，白凡莊屋的錢都分到這邊來；那邊很有錢。」

「那裡仍然賺錢。」我說。

「是，我想，事情漸漸好轉。兩個好葡萄園，屋頂要修理……」他笑了：「奇怪，為什麼這地方的人喜歡管閒事？」他望着我：「家教。這種生活不壞嗎？」

「在故事書中，是的。我想在實生活中也有可能。我喜歡這件工作。我喜歡菲力，我的學生，我也愛這個地方。」

「你並不孤單——我是說，離開英國家鄉那麼遠？」

我笑了，「你不知道！我『英國的家』是過了七年的孤兒院。不管家教不家教，華莊是個冒險的歷程！」

「我想是。你要的是歷險嗎？」

「當然！誰不呢？」

「我就不是，」傅先生堅定地說。

「哦？我一向認為男人們都自以為身佩彎刀在樹林沼澤瀑布中歷險，游遍大千世界。」

他笑笑，「我年青的時候已經想過了。彎刀是什麼呢？」

「天知道。他們都帶着刀。可是眞的——」

「眞的，」他說：「我不知道。我喜歡遨游四海，看看新的地方，不過——有個根也是好事。」他停了下來，臉有點紅：「對不起，這些話沒有意思。」

「沒關係，我懂得你的意思。人人都需要，一個——一個中心。可以走出去，也可以走回來。我想等你年紀大了，你會喜歡回去而勝過外出。」

他羞怯而漂亮地笑笑。「是，我是這樣想。你別聽我亂講，馬小姐。我有個插下泥土的天性。你去追逐你的老虎，何況，你現在已經找到一隻了，不是嗎？」

「華先生嗎？」

他揚起眉毛。「你的思想眞快。那麼，他是隻老虎？」

「你是說他。爲什麼？」

「因爲他的名聲有點兇猛而難以預測。你和他怎麼樣？他是什麼樣子？」

「我——他有禮而和氣——甚至於可以說是逗人喜歡。是，眞很逗人喜歡，他和太太十分盼望我在他家裡不會生分。我很少見他的面，當然，不過他們眞是好人……」

我由他望向廣場，兩個女人由一家店中走出來，她們站定看了我們一眼走了。那群孩子忽然尖叫地哄了起來。兩個赤着足從我們身邊跑過。教堂鐘聲敲出半小時。

我說：「你爲什麼到這裡來？告訴我你的工作。」

「沒有什麼好玩的，」他用手玩弄桌上的小湯匙。由他的話中可聽出他過着十分有秩序的生活。一個愉快小康之家；一個小學；在軍中兩年只不過在操場上操練；然後上大學用功了四年，在斯堪的那維亞與德國渡假；最後以優等獲得學位，然後決定在松柏病害上作兩年研究工作。雖然沒有什麼歷險，不過在松柏中的生活也相當有趣。在梅蘭河西邊農莊中有許多這種植物。

說到這裡，他紅着臉對我笑道：「唔，所以我到這裡來。我在兩個世界中都十分忙碌——謝謝戴聖凡先生，他眞是個好人。」他想了想又說：「我父親在戰時就認識他。他給我一個工作——可以有點收入，以繼續我的研究計劃。我得到了些寶貴的資料與經驗，我也喜歡在這裡工作。這裡華家戴家的人對土地都管理得很好。許多事值得學習。」他笑笑：「包括法國話。似乎我沒有學話的天才，不過再過些日子可能就會好點。」

「如果你單獨和溫度計住在一起，當然不容易。」

「哦，我並不全住在小屋裡。我大多時間在那邊工作，因爲它近農莊，而且很安靜；我的東西都放在那裡，我沒錢的時候便睡大覺。」他笑笑：「當然，這種事常常有。我常常去老高家，那裡很吵，可是主人會講英語，食物也很好……哦，那是你的小孩嗎？」

我們坐着的地方可以看得見教士花園的高牆，現在門打開，菲力出現在拱廊上，歐長老管家的寬廣身材就在他後面。

「是，那是菲力，」我說：「我該走了。」

我站了起來，孩子立刻看見我，對身後的女人說了些什麼，向我們的方向跑來。

「我很高興你在等我。我對勞太太說你去散步了。可是你在這裡。」

「是。你早了點，是吧，菲力。歐長老討厭你了？」

他正經地說：「不，他身體不好。他很累。勞太太叫我早點走。」

「哦，」我說：「菲力，這位是傅先生。他在戴先生家工作。傅先生，華伯爵。」

他們握握手。菲力對他頗感興趣。

「你在做什麼，先生？」

「我是森林學家。」

「森林——哦，是。華莊也有森林學家。」

「我知道，我見過兩位。丁彼爾，閔金路和羅孝曼——他住老高隔壁。」

「不過，」菲力說：「我自己還不認識他們。你知道，我到這裡不久。」

「哦是。我想——是你叔叔管理這些事。」

「是，」菲力有禮地說：「他是我監護人。」

他瞥視我一眼，似乎因爲還記得這個名詞而感到驕傲。他的態度使傅先生感到有趣，我連忙說：「我們該走了，傅先生。謝謝你的咖啡。我很高興能認識你。」我伸出手。

他握着我的手很快地說：「我說，請別就這麼不見了。我可以再見到你嗎？」

「我不是個有許多空閒的人。有時我早上有空，不過不怎麼常。」

「午後有空嗎？」

「哦，並不常有，有時星期五，星期天比較沒事。」

「眞不巧，」他有點失望地說：「這個週末我已經約好幾個朋友見面。以後可以嗎？」

菲力在拉我的手。「我要走了，」我說：「以後再說，好嗎？這個山谷並不大，我們一定還有機會。謝

謝你……」

我們過橋時，我又回頭，看他正拿着那些東西回他四千呎高的家裡去。我希望他記得買威士忌。

第六章

有事即將發生，但願
那不是人類的血漬。

狄肯斯：白納貝•魯奇

這天晚上，我們寧靜的生活被破壞了。午茶已過；四月初的黃昏已降臨到沒放帷帘的窗戶，裡面燈光已上。菲力坐在地毯上玩那些兵士的畫片，我如常地坐在椅上讀書給他聽，這時我聽見有輛汽車自彎道而上。這是個溫和的夜晚，長長的涼台窗子也敞開着。上坡的引擎聲越來越大，我停止讀書望着窗外，菲力抬起頭來。

「汽車！」他用法語叫。

「英語，」我機械地說：「菲力，你做什麼？」

他沒注意我 他由地氈上跳起來，玩具撒在一地。他像火箭一樣跳出窗戶到涼台右邊去。

我放下書跟在後面。他已跑到涼台邊下望着前院的碎石地，他向前俯傾，我覺得有點危險。我按下一陣要拉着他褂子的衝動，說：「你這樣會掉下去……看，扶手已經鬆了，我看欄桿都有點搖動。這裡是需要修理。菲力——！」

但是他不在聽，他仍然爬在石頭欄桿上，我大聲說：「回來了，菲力，乖一點。這有什麼好高興的？」

車子轉了最後一個彎，停在碎石上。它的車燈開着。引擎停後，燈光也熄了。

車門關上，我聽見一個男人的聲音，低沉而悅耳。另一個聲音——我想是司機——在回答他。然後車子又

慢慢駛向院子，客人走過石子院登上大門的石階。

我好奇地等待大門打開，以便借屋內的燈光看清那個來客。但是這時菲力已經下來退回課室的窗戶去。由他肩膀的樣子我看得出他相當失望。我一聲不響地跟着他，坐回壁爐邊椅子拿起我的書。但是菲力沒有再玩他的玩具。他站在火爐前望着火，像是已經忘了我的在場。

我用手指折了幾頁書，小心地問：「是誰，你知道嗎？」

小小的肩膀聳了聳：「我想是富里蒙先生。』

「富里蒙先生？你是說服裝設計師？」

「是，在巴黎的時候他時常來我們家，他是海倫嬸母的朋友。你們在英國也知道他？」

「當然。」我們在學校中已經聞名富里蒙先生設計的時裝了。多年前他設計的「亞拉亭」裝曾經盛行巴黎紐約。我問：「他要住在這裡嗎？」

「我不知道，」他聲音中表示出根本不在意。他們帶着失望之情。我問：「你在等什麼人嗎，菲力？」

他抬頭望我一眼，又低下頭。他沒答應。

我感到猶疑了。可是菲力是我的工作；而且他是個很孤寂的孩子。有誰會獲得他那麼深重的歡迎之情？

我說：「你表哥勞恩嗎？」

沒有答聲。

「有什麼別人會來嗎？」

他搖搖頭。

我又試探道：「你不喜歡富里蒙先生？」

「不，我很喜歡他。」

「那麼爲什麼——？」我問，但是他的臉色令我停止。「我們該去客廳了，親愛的。我想，不論有沒有客人，我們都應該下去。你去洗個手，我梳梳頭。」

他一聲不響地聽從我的話。

我慢慢走過去關上涼台的窗戶。

× × × ×

客廳壁爐中生着堆小火，華夫人和富先生坐在前面沙發椅上。

我好奇地望着新來者。我不知道時裝界的五大巨頭是什麼樣子，可是富里蒙並不像。他個子很大，頭髮已禿，不修邊幅。在安靜時臉上有種憂鬱之色，他的藍眼睛機智而和藹；又好像有點迷失的樣子。他口袋中很隆腫，到處沾有雪茄灰。他一手拿着一本書，好像對華夫人在講着什麼故事。

她在笑，自從我來華莊之後，沒見過她那麼生動高興。我强烈地覺得在悲劇奪去她的臉色之前是多麼漂亮。這時她轉身看見我和菲力站在門口，立刻笑意盡消。她顯然露出煩悶與惱怒的神情，我眞想打她一個耳光；不過我想也許菲力並沒有注意到。他有禮而莊肅地向富里蒙致意；他正如華海倫相反，他顯然十分高興。

「菲力！眞開心！你好嗎？」

「很好，謝謝你，先生。」

「嗯，是，」他摸摸孩子的臉：「顏色好多了。你看，華莊的空氣對你果然有益處！」他沒有說「比巴黎好」。可是意思至爲明顯，菲力沒有答應。富里蒙注意到這一點，可是他也慈和地加上一句：「眞的，我想不到華莊對你這麼有益！更幸運的是有這麼個美麗的小姐在陪伴你！」

菲力的笑容表示出他的想法。因爲他們說得是法語，以爲我不懂。我漠然地避過富里蒙的注視。

華海倫在沙發椅上說：「不要浪費你的口舌，里蒙。馬小姐的法語每小時在進步，但是還沒有達到奉承讚美的階段。」她又用英語說：「馬小姐，讓我替你介紹富先生。」

我一邊說一邊和他握手。「我在英國孤兒院已經聽說過富先生了。六年前就知道了，先生。」我笑着又說：「信不信由你。」

他沒有假裝不解的樣子。他用書比了一下，我看見這本書是「成吉思汗的故事」，說：「小姐，你會欣賞你所穿的任何衣服。」

我笑了：「連這件嗎？」

「連那件，」他毫不動搖地說。

「你的讚美，」我說：「使我麻木，先生。」

華夫人又高興起來，她從來沒這麼自然而友善過。「富先生一向在憂慮只有老人還在找他，年青漂亮的買……有句成語——里蒙，我和你談天便高興得忘了英語——『現在』的怎麼說？」

「架子上的衣服？」我問。

「是，對的。由架子上買衣服穿，而還比我們漂亮。」

「你的英語又忘了，太太，」我說：「你的代名詞全錯了。」

她揚起眉毛時，富里蒙高興地說：「啊，可愛的小姐！眞好的一句讚美語！最合適的讚美！恰到好處得使你聽不出來，而且看不出來。」

她笑道：「我親愛的里蒙，相信我，我聽不出的讚語並不多。謝謝你，馬小姐，你眞好。」當她對我微笑時，眼光是友善的，幾乎可以說是溫暖的，我相識她以來，第一次看到她的嫵媚——這並不是出自個性的活潑美麗，而且一種迎人千里的誠意，它對你表示出你討人喜歡受人歡迎。上帝知道我亟需那種安慰——我也打算以最合適的情緒相向，但是終於……

當我向她微笑時，事情又發生了。溫情消退，像是由破洞中漏出的酒，酒杯已空。她戴上一層沒有表情的硬殼。

她轉身拿起她的刺綉。

我僵立着，笑容在唇上凍結，我比以前更感到我是個不受歡迎的人，而其中理由我亦一無所悉。一分鐘之前，這個女人還和我一樣，可是此刻……冷淡的眼睛垂在刺繡上。我記起我在華莊的第一天也遇見過這種場面。

我立刻拋開這個念頭，我不再認爲華夫人懼怕她的丈夫，也許正相反。顯然這兩個人十分密切，他們的個性有如光與影般的互生互長。我半驚半憐地認爲她這種態度是一種拒人千里之外的態度，而這又是武士通式自制的副產品。以我自己身歷的經驗而言，華萊昂的生活必定比他的妻子要容易多了……

她對我和對菲力的態度只是自我封閉的一部分……要使這種保守消融，使門戶打開，有待時間的工作。她的面容不是憂慮，而是等待與估量，如此而已。它需要時間。也許她還在思量華萊昂說她「犯了大錯」是否正確。

她細心地在下針。她肘邊有盞燈。燈光柔和地照在她白色的纖手上。針迅速地在布上移動。她沒抬頭：「過來坐在我身邊，菲力，這隻小櫈上。你可以留下十分鐘……不，馬小姐，別走，替我招待一會富先生。」

面具又戴上。她高貴莊肅地坐着。她一點也不動容地和菲力談着一天的些瑣事。

富里蒙在我身邊說：「你願意坐下嗎？」

我感激地轉向他，他那双溫情而洞察的眼睛釘着我看。他可能注意到方才使我難堪的潮汐漲落。他現在似乎想安慰我。他所講的傳奇故事十分有趣，我知道那些乃是誇大之詞，因為對於巴黎我可能比他更了解。然而我仍然樂之不倦。他專長地稍加調情使我感到好玩。說起來很奇怪，他令我連想起爸爸；自從父親十年前去世後我就沒聽過這麼風生的談吐。

然而，華夫人不時以她那冷漠的眼光瞥視我，我覺得她那估量與等待的眼光中又加了恐懼。我又懷疑是誰說我的法語每小時都有進步。

薛東端酒盤進來打斷了我們。我疑問地望着華太太，菲力想要站起來。

她還沒辭退我們，富里蒙慰人地說：「別把孩子趕走，海倫。你把他交給我好嗎？」

她笑着舉起眉毛：「你要做什麼，里蒙？」

他把書放在咖啡桌上，大手在口袋中摸索。他對菲力微笑，菲力却以我不願看的防備眼光望着他。孩子聽了話臉色稍為輕鬆了些。「上次我看見你的時候，」富里蒙說：「我想引你玩項文明男性的游戲。在這裡……」他邊說邊拿出一個棋盤，這是旅行棋盤，還帶有紅白小人。

華夫人笑了：「棋癮又上了，」她說，但是聲音仍很冷漠。「好，里蒙，一刻鐘後他一定得上樓去，白絲會在等他。」

她自己也知道這不是眞話，我也一樣。雖然她現在用法語說，我看見她迅速掠望我一眼，我盡量不帶表情。

菲力高興地把小櫈拉到富里蒙椅前。兩個人把棋子倒在棋盤上。

「來，」富里蒙高興地說：「讓我看你還記不記得規則，親愛的。我記得上次你下得不壞。你先走。」

「我走了，」菲力說：「你說話的時候我已經走過了。」

「是嗎？呀，小卒。老法了，先生……我，好，也是小卒。」

菲力彎在棋盤上，緊促双眉，全心全意集中在棋盤上。他上面的富里蒙也彎着背，雪茄灰落在他名貴的外衣上，不斷地用溫言善語對菲力說話。菲力即使聽了他的話，最多也只聽進三分之一。

我靜坐看着他們下棋，對於這位使菲力高興的法國人，我十分有好感。如果由他咕嘟不完的話中，你幾乎可以相信他在過去多年中，一直想等着和菲力下這盤棋。

我發現華夫人停止女紅。她双手放在膝上，我本以來以為她在看棋局，後來我才注意她不是在看棋盤。她眼望着菲力下彎的腦後。她一定是別有所思，因為菲力忽然喊起來，使她吃了一驚。

他高興地拍着棋盤大叫。「你的皇后！皇后，先生，我吃了你的皇后！」

「哦，」富里蒙莊肅地說：「請你告訴我，你憑什麼可以把我吃掉？」

「沒有什麼擋着路呢！」菲力輕聲解釋。

「不，你走的棋是主教。對不起，按規定主教只準走對角線。也許你可以說這太麻煩，不過事實如此。」

「主教？」菲力說。

「戴尖帽子的那個，」富里蒙說：「就是主教。」

「哦，」菲力說。他一點也不難為情地看着富里蒙笑。「我忘了，那麼你可以把皇后拿回去。」

「謝謝你。來，你走，不過我想提醒你我的皇后和你主教間的相對位置。」

菲力又聚精會神，「沒有關係，」他猶疑地說。

「對。」

「好——哦！」小手連忙把主教移到皇后前面去。「來，我走到那裡。」

富里蒙笑了。「很聰明，」他說：「很聰明。」他傾身在雪茄烟霧中望着棋子，好像他的對手是個棋王而非孩童。

我看看鐘。六點十六分，我驚奇地望着華夫人，因爲我想像她一定是不斷地在看着鐘，但是不然，她凝凝地望着爐火。她身在數百哩以外。我不知她置身何處……我想一定不是愉快的地方。」

我喚：「太太。」

她驚醒過來，立刻抓起刺綉。她手指被刺了一下。「對不起，太太，我打擾了你。我想該送菲力上樓了，是他？」

這時我背對着門，沒有聽見有開門的聲息。那是菲力的猛烈回頭和他的黑眼睛告訴我的。華萊昂悅耳的聲音說：「啊，菲力，不，別動。里蒙，好久不見了！」

他一邊說，一邊把輪椅無聲地推向前。無聲的進入效果十分顯然。菲力由小櫈上跳起來，像隻驚弓之鳥般望着他叔叔。富先生站了起來，華太太放下刺綉迅速轉向她丈夫。他輪椅經過我身邊時，我走向遠處窗邊我經常坐着的地方。

我想華萊昂沒注意到我，可是菲力看見了。他正想溜開，一句話抓住了他。

「不，菲力，我實在很難得見到你。我們該感謝富先生使我早點下來。坐下。」

孩子服從他的話。輪椅車到沙發邊停下。華萊昂輕碰他妻子的手。「你忠於責任眞令我感動，海倫。眞的。」

只有靈敏的耳朶才聽得出其中語意。我看見他們眼光相遇。華夫人笑了。我當夜第二次感到些微怒意。他們難道認爲給予菲力的半小時難以忍耐嗎？難道他們要坦白地表示出來嗎？這次菲力沒有失過機會，他微抬眼睛，瞥視他叔父一眼。他蒼白的臉上又是十分惱怒。如同他是在想：你爲什麼不找個大人作對呢……你這混蛋！

也許後面一段是我的幻想。萊昂高興地歡迎着里蒙。「謝謝你來看我們，里蒙。什麼事來日內瓦？」

富里蒙又坐了下去。「我是來找種衣料順便路過此地，這裡和多農之間的霧很大。」

華萊昂正忙着在調酒。他給他妻子一杯。「眞的？很大？」

「有些地方。我想不能算太大。日內瓦天氣很好。不過湖上有些雲。啊，謝謝。」

華萊昂又替自己斟了一杯，他的輪椅繞向壁爐時，看見了地下的棋盤。黑眉毛上昇。「棋：你就永遠帶着棋，里蒙？」

「我決不離開棋。你今夜可願下一盤？」

「高興之至。但是不能用你這付。我不願用望遠鏡下棋。」

「那麽用你的，」富里蒙說：「你和我棋逢對手——不過五盤你要我贏四盤。」

「嗯，」華萊昂看着棋盤說：「似乎紅棋的技術實在有欠高明。我知道你沒下棋的天才，海倫，但是想不到你這麽差勁。」

她笑而不答。實際上也無需作答。他明知是誰在下棋，菲力也明白他知道。

「哦，是的，」富里蒙冷靜地說。他注視着棋子。「哦，我自己也頗不高明，是吧？也許我需要眼鏡。你說得好，親愛的萊昂，低估對手是件大錯。千萬不要那樣。」大手又迅速地移動幾個棋子。和善的臉只注意着棋局。

我看見華萊昂迅速望他一眼。他的眼睛像烏雲中的閃亮。「我不會，」他又對菲力笑笑：「過來把棋下完，菲力。我想你嬸嬸不會急着把你趕上樓。」

菲力站起來，他顯得更軟弱瘦小。「我——我不想再下，謝謝你。」

華萊昂高興地說：「失敗了不要洩氣。」

孩子臉紅了。富里蒙平靜地說：「我們不想再下了。我已經把棋弄亂了。菲力，對不起，我記不起方才的棋局。下次有空再陪我下。你下得很好。」

他推開棋盤對孩子笑笑，孩子只仰望了他一眼。然後富里蒙又仰靠在椅子對主人微笑。他又開始冗長地談起自己的故事。菲力不動在地坐小櫈上，顯出一副孤單的樣子。我仍氣惱地看着他，他時常抬起頭，一定覺察到我的眼光。我對他笑笑。他毫無反應，黑色的睫毛低垂着。

門打開，門房薛東走進來。他走到華夫人身邊。

「太太，勞恩先生剛有個電話來。」

我看見她看了她丈夫一眼。「勞恩先生？啊，薛東？」

「他叫我通知你，他已經來了。」

華萊昂的酒杯碰了椅子一下。「來了？這裡？什麼時候？他在那裡？」

「我不知道，先生。但是他不在白凡。他說他今晚會到。」

一陣沉靜。我聽見壁爐架上小鬧鐘在發出均勻的聲音。

富里蒙說：「多可喜！我不知道有多久沒見到勞恩了。我想他會來吃晚飯？」

薛東說：「不，先生。他說他可能相當晚，無需等他。不過他今晚一定會到。」

華萊恩說：「就是這些話了？」

「是，先生。」

華太太在椅中欠動。「他沒說白凡莊屋有什麼……不對嗎？」

「沒，太太。他沒說。」

富里蒙笑了。「別那麼不安，親愛的。他可能只是想來渡過週末。」

「他普通不大往這裡跑，」他父親說：「好，薛東，謝謝你。」

華夫人說：「請你要薛太太整理一間房間。」

「好，太太，」薛東鞠個躬說。我看見華海倫看着她丈夫。我看不見華萊昂的臉，可是她在咬下嘴唇。她緊張蒼白的樣子使我驚詫。

似乎真是歡迎兒子回家的好態度。他和菲力……雖然華莊舒適漂亮，但是它有種英國學校中沒有的緊張。中央的吊燈突然大放光明。薛東過去放下窗帘添滿酒杯。杯子碰響，有人笑了。菲力高興地過去幫富里蒙收拾小棋子……似乎在燈光耀照下，方才的緊張已消失無蹤。燈光，笑聲，松木味道和酒香，窗帘鐵環的響動……頓時使人覺得華莊是個寧靜的地方而不是在桑恩菲。

魔王轉過他灰色美麗的頭用英語說：「出來，簡愛。」

我幾乎跳了起來。他頗覺驚奇，笑着說：「我嚇了你？對不起。你心不在這裡嗎？」

「在很遠約克郡的桑恩菲大厦。」

黑眉毛上昇。「那麼我們想一樣的事？怪不得你跳起來。」他笑了：「我該小心點……現在請帶你的學生走了。不，菲力。請走了。再見了，用英語道別。」

菲力站起來熱心地用英語道別。他抓住我的手，我也道了晚安，退出客廳。

華萊昂戲弄的「再見，簡愛」一直跟我走出門去。

× × × ×

菲力當夜一直有點不安，他上床後我獨自在房中吃晚飯。是華太太的樸克面孔女侍白汀替我送飯來的。她躡足而進，一副不情願的樣子。

「謝謝，白汀，」我愉快地說。這時她已把盤碟放好：「哦，還有——」

女人在門口轉身，面上毫無好奇之色。她像個壞脾氣的臭鼬。「啊？」

我說：「我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我上星期替薛太太拿來的藥片放在什麼地方？」

「不，」白汀說了轉身欲去。

「你是說我沒拿回來，還是你記不得了？」

他不轉身只微側着頭說：「我說我不知道。怎麼？」

「因爲薛太太叫我去拿藥片，賈先生說他上星期給我了，如果是這樣的話，你知道我一定連別的東西一起給了她，我實在記不清楚了。你知道你給我的單子中還有一張處方嗎？」

寬濶的肩膀上聳。「也許。我不知道。」黑眼睛不高興地打量着我，「你爲什麼不問她？」

「好，我去問他，」我冷冷地說。「好，白汀。」

門已經關上了。我抿着嘴望了它一會，開始吃飯，過一會，門上有人輕敲，薛太太走進來，我立刻對她說——

「那個白汀女人。什麼咬了她？她像條毒蛇。」

薛太太哼了一聲。「哦，她，我叫她替你送飯上來，她像是星期天碰到下雨。白絲幫瑪麗收拾房間給勞恩先生，瑪麗又不願和白汀一同作活。如果叫白汀在太太房外作工，她活像個酸檸檬。她和那個白納，天生一對。如果主人叫他去打刼銀行，他也會毫不猶疑。」

「是。我不懂太太怎麼會要她。」

「你以為她對太太也是那副面孔？啊，不，連牛油都溶得掉。」和薛太太談天實在富饒趣味，「她除了白納，不和別人在一起。我相信如果太太對別人笑笑，她會妒忌得不得了。她知道太太喜歡你，所以她更生你的氣了？」

我驚奇地說．「太太喜歡我？你怎麼知道？」

「她對你說了許多好話，」薛太太說：「你無需因為白汀對你撅嘴就不高興。」

我笑了。「我不會。風濕怎麼樣？你好像很好。」

「是。時發時停。今年發作得比往年更利害。我記得小的時候，寶娜母親對我說——」

我已經學會如何自然地打斷她的話盒子。「今天賈先生不肯把藥給我。他說上星期給我過了。我給了你沒有，薛太太？我實在難為情，我都記不得了。你記得上次我給你的一些東西嗎？有些可可，紐扣，還有些毛線——是不是上星期把修理的手錶拿回來？」

「是嗎？也許是。我現在想不到藥丸放在那裡，可能和許多別的東西放在一起，」她笑了：「我根本沒注意，因為沒有需要。可能賈先生不會錯。我今夜去櫥裡找找看。對不起，麻煩你了，親愛的。」

「哦，不要緊。我替你把阿斯匹靈和香水買來了，這裡是找的錢。」

「哦，謝謝，親愛的——小姐。」

我說：「富先生是來吃飯，還是來過夜的？」

「他是來吃晚飯的，我想他會等到勞恩先生回來。如果霧氣重了，他們也會留他住一夜。」

我起身走向涼台。

「我看不見有霧，外面天氣很好。」

「啊？哦，是的。這裡地勢比較高，河邊可能有。可是公路是沿河邊走的，不久前就有車子在霧中失事。路不好走，天又黑。」

「我可以想像得到，」我回到椅上想起方才在客廳中的不愉快事件。「也許，勞恩先生今晚到不了。」

她搖搖頭。「他會來。他說要來就一定會來。」她望了我一會說：「他們——在樓下說些什麼了？」

「沒什麼。他們只是說他來做什麼。」

「這有什麼好想的，」她悶悶地說：「他來這裡只有一個原因，錢。」

「哦？」我稍感不安地說。閒談也應有個限度。「我想——我覺得可能和白凡莊屋有什麼關係。」

「唔，」薛太太說：「那正是我的意思。老是白凡和錢。」她嘆口氣。「我告訴你，勞恩先生自己設法，時常來和他談——」她又嘆口氣——「那些話。每次都有麻煩，勞恩先生要錢給白凡，主人則要錢給華莊，兩人像是狗和貓。不，我該說狗和狗，因為沒人把勞恩先生稱做貓。因為貓是偷偷摸摸的東西。自從勞恩先生長大後，兩人便時常有所爭執，而且——」

「他——他一定是個很小心的地主，」我連忙說。

「哦，他在白凡做得很好——他過於像他父親，你如果懂得我的意思的話——可是他們說他有時在白凡吵得太利害。有許多傳說——」

「聽見的事並不完全可靠，」我說。

「不，是真的，」薛太太有點遺憾地說：「特別是有關勞恩先生的事。我知道，他是不會被人亂講的人。」

「我相信，」我說。

「那麼我問你，他那裡來的錢呢？」薛太太現在又精神煥發起來。「他上次來這裡駕的車子那裡來的？我請問？」

「哦，」我輕聲說：「那裡來的？」

「呀，」薛太太陰鬱地說：「你一定會問，上次他來的時候，主人兇兇地問過他。勞恩先生對他說，他只

說什麼幸運的晚上和幸運的號碼。」

我笑了：「好像他是賭輪盤賭贏來的，他運氣不壞。」

她好像有點震驚。「哦，小姐！我不能說我有點不高興。我自己只會打惠斯特，可是——我不知道寶娜小姐說了有多少次。她時常說——」

「對不起，」我連忙說：「該替非力準備巧克力了。我讓他在床上看書，我得把燈關上。」

「啊？哦，對，時間過得多快，不是嗎？我也該去看白絲和瑪麗把房間整理得怎麼樣了……」她蹣跚地向門口走去。「她們記得牛奶嗎？」

「在盤子上。」

「哦是，那個白絲，她事情做得還好嗎？如果有什麼不滿意，你一定得告訴我。」

「沒有，」我說：「我很喜歡白絲，她把房間弄得很乾淨。你只要看看那邊的小廚房。」

她跟我走進小廚房。光潔的小爐上閃着火，杯碟湯匙都放得很整齊。我把牛奶放在盤上，插上電爐。薛太太望了房內一眼。又摸摸桌上的東西，滿意地點點頭。

「是，白絲是個好女孩，如果她好好工作，不要追那個白納……糖在這裡，小姐。」

「不，不是那個，我用葡萄糖給非力，你記得，在那個藍罐子裡。哦，謝謝，你是說白絲和白納？眞可惜。他年紀太大了，而且——」

我停止，但是他接了下去。

「好，小姐，你從不說一句眞話，是可惜。如果白汀不是他姐妹，當也無所謂。他是個黑臉孔的家伙，會使滿身骨頭的女孩爲他瘋狂。可是，人性終是人性，我們也沒有辦法。你現在找什麼？」

「餅乾。東西動過了。啊，在這裡。」我拿了三片放在非力盤中。我側望着薛太太：「今晚特別點心。在客廳的談話實在沒有意思。」

「對。他實在再該放鬆點。這下我眞該走了。我很喜歡我們的閒聊。我和薛東都很高興有你照料他。他顯然很喜歡你，我想他也需要人喜愛。」

我半對自己說：「我們不都喜歡他嗎？」

「當然，」薛太太溫柔地說：「但是他上次一個保姆不能說不是個好人，很好，但是她一直把他當做嬰兒看待。也許主人因爲他失去父母，所以想要有點改變。我得坦白地說，你實在非常好。」

我眞正感到高興。「你眞好。謝謝你。」我端起非力的盤子對她笑笑。「希望樓下的一切都好。至少勞恩先生來了，有一個人會高興。」

她又站定轉回身，感到有點奇詫：「誰？富先生？哦，我不知道——」

「不，我不是說他。我是指非力。」

她望我搖搖頭。「勞恩先生根本不怎麼知道他，小姐。別忘了，非力由巴黎來，只比你先到一步，勞恩先生最近沒到這裡來。」

「那麼勞恩先生可能在巴黎或是波亭先生家見過他。」

「他沒有，我知道。我敢說他決沒有在巴黎見過非力。他在巴黎還有別的事呢！」

「可是我們聽見富先生的車子由曲徑上駛來時，非力像個火箭般飛出去，好像他急着想看他。後來他十分失望……不至失望……可以說是很難過。如果不是等他勞恩表兄，他又會是等誰？」

我發現她眼中突然閃着眼淚的光。她搖搖頭，又用手擦擦臉。「可憐的娃娃，可憐的娃娃，」她說。

「他沒看見他們死去。他也沒去參加葬禮。我和薛東認爲他不相信他們去世了。他們會從機場駕車回來，所以他一直在等。我想他現在還在等待。」

「可怕，」我强吞口水：「眞……可怕，薛太太。」

「是，每當有車子過來，他就跑出去。我見過他。幸而到這裡來的人並不多。否則會摔到石子路上去。」

我發抖了。「我會看着他，」我說。

「是的，」薛太太說。

第四輛馬車

第七章

一個直立在双腿上的生物，外形像個人類，而非妖魔。

狄肯斯：匹克威克游記

非力已經入睡，在被窩下蜷成一個小堆。電燈還亮着，他的書已跌到地上。他手上還抓住什麼東西，我把被拉開，看見是戴皮帽的女王御林軍。

我拿起書，拉好被蓋，關上電燈輕聲走出去，又把沒吃的巧克力端回小廚房。

回到房裡，我直走到凉台上，把後面的帷帳拉攏以免有光線逸出。夜晚異常和暖，沒有一點降霧的跡象。但是在山谷深處，似乎有一道蒼白的暗色。春天的濕氣懸在空中。下面樹林中一隻貓頭鷹在啼叫，它那憂鬱的聲音立刻在我心中回響。我疲倦而沮喪。今日的喜悅——早上與傅力克的邂逅，和富里蒙先生在客廳的談話——全已自心中逝去，僅剩下奇特而不快的感情。

當然，我明白那是什麼。我在孤獨中生活得太久了。即使有許多愉快的光陰，也沒辦法永遠壓抑住過往的追憶……無線電，狗，洗頭水，待洗的襪子，錫兵丁……

我咬着下嘴唇强令自己振作，因爲我有了兩件快樂的遇合——更不談與管家的閑聊了——我不能就讓它們平白逸去，我無需站在這裡哀愁地望着春夜；自以爲將在此地渡過餘生……

那麼，我究竟想要怎麼樣？退縮到富里蒙所製造的幻想中；他，華太太和我可以平等地在爐邊相處？和華夫人在一起？如果十年前沒出事，我將如何？過往已逝，我立刻要接受現實，我不該徘徊在追憶之林中。

我隨意地走到凉台南端，剛好在小客廳上面。長長窗子的光線透過金色帘帳，柔和地射在平台上。在光線中襯出赤裸的玫瑰樹幹。它們的影子落在新鋤的花園圃上。另一面窗子向着夏夜打開，光線更亮，而且有笑談之聲傳出。我想像到熊熊的壁火，杯光酒影，咖啡雪茄的氣味……

「晚安，簡愛小姐……」我心中浮起方才的一幕。我微笑走回自己窗前。如果我注定一輩子躲在別人客廳的角落裡，那麼這裡該是個不壞的地方。

我穿上外衣，走出門去。

我慢慢走在曲折的車道上，因爲在朦朧月色中，斜坡很容易騙人上當，微微的濕氣使路有點滑潤。這裡有點直接縮短了曲道的小徑穿過樹林而去，可是在樹林中太暗，我便慢慢抄正道而行。

四處寂靜無聲。河水在下面山谷深深處緩緩地流，現在我已能看見蒼白的霧氣。地面上有泥土與植物的氣味；春天的氣味……它並不芳香，而是新生命由地上衝出來的强烈氣息……「殘酷的春月，在死地上孕育出百合……」對，沒錯。我已不是首次感謝父親給我培養了讀詩的習慣。人可以在別人的語言中體會出自己的喜悅與思想。爸爸是對的。詩是最好的思想材料。

去年的樺樹葉上有動彈的聲音，我的詩意全飛了。我記起法國此時尚有熊，還有野猪，可能加上狼。當然，還有妖魔鬼怪……我安全地走在路上自己嘲笑自己。我走到了通大路的橋上。

橋是十八世紀的建築。兩邊有雕花的欄杆。這裡的霧很濃，不過是一團團地。我站的地方，霧高及腰際，但是在右邊欄杆處。它像白雪般斜躺在水面，到處都伸出些枯死的樹枝。

這裡看不見河水。它的聲音沉重低深。夜梟的聲音已不如方才那麼悲怨空虛。

我靜立在橋中央，双手插在衣袋中，望着大路邊斜削的多林山坡。在松柏林中，有些突出的巉巖。那裡是白日鷄鷹出沒盤旋的地方。現在在昏黃的月光中，樹林一片暗黑，月光在樹林邊沿造出一片發出微光的氣層。强烈的氣味在地面繚繞。

一輛車子由山谷下駛上來。我聽見引擎在彎路上時高時隱的吼聲。它由美奇路而來，我看見它的車燈浮在霧上。它轉個彎又駛入黑暗，穿入樹林，然後在霧中發出朦朧的光暈。我看見它劃過樹林的枝幹……

我轉身走回曲道。我看見在戴家樹林中有點小亮光。方才它還沒有，而現在像是躲在林中的一顆黃星。

我站住看着它。另有一輛車子由谷中而來，可是小亮光溫暖地掛在那裡。不，不是星星；是個有人居住的宇宙。那可能是傅力克在四千呎高處的小屋。我想像他坐在繃帶藥品中，不禁好笑。

第二輛車子如雷鳴般經過橋的那一頭。

還有酒——他記得買酒嗎？

我沒有注意到到大長車後面還跟着輛車子。我還沒有看淸，它已像魚雷般飛過窄橋向我而來。

這是個很好轉的彎，所以它開得很快。大車燈跳來直照着我。我聽見它金屬煞車嘶鳴。我跳到路邊。車胎在碎石路上撕滑。一碼，這是它和我之間的距離。有什麽東西抓到了我。我摔在潤滑的路上，平平地跌在水溝中，車子也停下來。

引擎聲關住。車門摜響。華萊昂的聲音叫：「你在那裡？你受傷了？我沒碰到你，是吧？」碎石上有迅速的脚步聲。「你在那裡？」

我在濕水溝中跪起來，緊抓着路邊的欄扞。我聽見脚步和熟悉的聲音時，我想我一定被撞瞎撞瘋了。我什麽也看不見。我重眨眼睛使勁地站起來……

我沒有瞎；霧氣又降落在我腰際盤旋，我靠着欄杆支持我。

我也沒瘋。在月光下大步向我走來的也不是華萊昂。可能三十年前的華萊昂便是這副樣子。對於華勞恩的第一印象，我覺得他十分漂亮，和他父親一樣。但是年齡和殘疾使華萊昂像個墮落的天使。華勞恩則沒有這種外形，他這時十分憤怒。這時決非品評他與他父親相較的時機。至少分別是：華萊昂是秘密地在燃燒，而華勞恩却是巨火熊熊。他和我一樣震驚，但是他在生氣。

我忽然坐在欄杆上等待。他站在我上面，高大而神秘地看着我。

高大，黝黑，漂亮……我機械地想起傳統的故事，我本能地不喜歡他。

他大聲說：「你受傷了？」

「沒有。」

「撞到你了？」

「沒有。」

「沒有碰到？」

我以並不穩定的手指摸整衣服。「不——沒有。」

「你沒事嗎？」

「沒事。謝謝。」

我聽見他放心地嘆口氣。他鬆懈下來，但是氣忿地說：「那麽請告訴你，你他媽的爲什麽在霧裡站在路中央？你差點送命！死了也是活該！」

我至感憤怒，我從未被人這般粗罵過。我停止弄衣服，仰頭望着他：「這不是一條公共的路，但是我有權站在這裡，或是坐在這裡。如果我高興，我可以睡在路中央！我怎麽知道——至少你不該開得那麽快，不管這是私路是公路！」

一刻沉寂後，他輕聲說：「我才開五十，我對這條路熟得有如自己的手背。」

「五十！」我聽見我大聲怒斥：「哦，那是——公路！」

「還有什麽？」

「在霧中還是太快。」

「我看得淸楚，車子乖得像隻母鷄。」他開始嬉笑地說，這使我更加生氣。

「這隻母鷄差點把我壓死！」

「我知道。我決想不到這個時候會有人站在路中央——」

他停了一下，說下去：「我何必在這裡和你辯個不休，旣然我沒有壓到你。也許你願意告訴我你爲什麽有權利站在這裡或是睡在這裡？這是私路。是我——是華家財產，你知道。」

我用手帕擦去手上的泥污。「是，」我說：「我坐在這裡。」

他略感驚奇，我看見他的眼睛在月光中瞇合。「當然，」他說：「你不是，嗯——」

「僕人？可以那麼說，」我說：「我是非力的教師。」

「可是，」華勞恩說：「他們說要個英國女郎。」

我似乎肚子被打了一拳。我這才知道我們是用法語在交談。自從我摔跤之後，我連想都沒想就用法語和他說話。

我懦怯地說：「我——我忘了。」

「你是英國人？」他驚訝地說。

我點點頭。「馬琳黛，倫敦人。我到這裡已經三星期了。」

他冷漠地說：「那麼允許我祝賀你法語的進步，馬小姐。」

第二個打擊使我震驚得失去自然。他那冷酷的口吻正像華萊昂。我提高聲音說：「你自然知道我的法語不是過去三星期中學的，華先生，不要除了要撞我之外，再意圖侮辱我！」

我心中感到有點委屈。但是他只說：「對不起。現在你覺得可以走路了嗎？我不願意把你擱在這裡談話。你一定受了相當可怕的驚嚇。上車嗎，我帶你回華莊去。」

他像他父親一樣，懂得如何解除武裝……我順從地由石欄上滑下來，他伸手扶着我的手肘。

「我好了。」我說。

但是當我想走向車子時，發現我的双膝還在發抖。我對他的支扶頗為感激。

他立刻說：「你的脚受了傷。」

我發現我在安慰他：「我想跳開時，滑了一交。大概碰到膝蓋。眞的。」

他有點擔憂地說：「好，一到華莊我就給你弄點喝的。我看你由駕駛門進來，那個門目前怕上不去。」

我知道他說的是眞話。這輛大車為了躲避我轉了個大彎。又在碎石路上滑了一程，又到橋這頭的路邊上。路邊是一片濕草地，還好不十分陡，但是車子已經夠危險的了。

我罪愆地望着車子，又望望華勞恩無表情的臉孔。

「我——它沒壞，是吧？」

「我想沒有。你是在路邊等我把它開過來，還是先上車去？」

「如果你不會介意，我想先坐下。」

「當然，」他開了最近的門。我稍感困難地爬進去，双膝還是僵硬着，又擠過駕駛座，坐在旁邊。他坐上來，的嗒一聲，車燈亮了。車前面是曲道的第一彎，離前輪六呎左右是堵石牆和白色樹林。

他望都不望它。「且慢，」他說。他摜上車門走到車後去。

我閉眼不看前面的斷牆，靠在椅座上。車子很大，雖然它傾斜着仍然很舒服。它有香烟皮革的氣味。我睜開眼睛，我看着車燈，忽然想起薛太太的話，不知道華勞恩的幸運數字是多少……

我又仰躺下去，發抖的感覺已經過去。現在我才知道是多麼危險。還好勞恩先生的漂亮卡地拉克沒有撞上牆短。

我發現華勞恩還在車後。我回頭看見他在霧氣中移動，一支電筒光照在車後。我輕咬下唇，我還沒說得出話，他已經關上電筒，跳上駕駛座位。

他坐在我身邊時，瞥視我一眼。「好嗎？」我點點頭。「我們馬上送你回去。抓緊。」

他按下發動按鈕，引擎響了起來。他把大車慢慢地駛回路上，後輪停了一下，又猛向前疾駛到路上停住。車子在優異的彈簧上輕盈地搖晃一下。

「好了，」華勞恩笑着對我說。

當他的手放在手煞車上時，我輕聲說：「華先生。」

手停止了。「啊？」

「在你送我回去之前——我想向你道歉。我非常對不起，眞的。」

「道歉？為什麼？親愛的小姐——」

我說：「別那麼好，求求你，我知道那是我的錯！」我聽見他笑起來，我又期期艾艾地說下去：「我沒事

在路上，你救了我的性命，如果是別的駕駛者，他們早就把我壓死了。而我還對你那麼無禮——」我喘了口氣又說下去——「如果你的車子壞了，可以扣我薪水！」

他還在對我笑。「謝謝你。車子沒有壞。」

「眞的？」我懷疑地問。

「是，一點沒壞。它滑的時候，我似乎聽見什麼聲音。原來是根樹枝。不用道歉，馬小姐。該道歉的是我。我很對不起。我罵了你些粗話。」

「好了，」我有點難爲情地說：「我想我們都嚇了一跳。我不知我說了些什麼。」

他沒說話，像是在等待。他沒開動車子。我斜望他一眼，看見他帶着高興的表情一直望着我。我双手緊抓膝蓋鼓起勇氣說下去。

「當我對你說話的時候，我不知道我在說些什麼。」

「你講法語的時候，」這不是問題。

「是。」

他把引擎關上，又熄掉車前燈，只剩下邊上的小紅燈。他半轉向我，肩膀倚着車門。我看不見他的臉，而他聲音沒告訴我什麼。他說：「有趣的事。那麼我對了？」

「我找到工作時，他們不知道我是一半法國人？是的。」

他說：「我不是你的僱主，你明白。你無需解釋。不過出於好奇心，我想知道你是否因此欺騙了我母親和華太太？」

「我怕是的。」

「爲什麼？」

「因爲我要這份工作。」

「我不懂——」

我緊抓住双手小心地說「我需要這份工作，我——我想向你解釋，也許你不會瞭解……」他說了些什麼，

但是我沒聽清就繼續下去：「我一半是法國人，自小在法國長大，十四歲時父母撞機去世。父親寫了部電影劇本要在威尼斯拍攝，母親和他一起去渡假。那——哦，細節不用說了，後來我在倫敦進入孤兒院……我想你沒見過孤兒院裡面的情形吧？」

「沒有。」

「好，我也不用細說了，他們對我很好。可是我希望——啊，生活，找我自己的天地，但是我沒有路可走。後來我到小學教書。我並不十分快樂。然後有位教師對我說華太太要個英國教師，我眞是喜自天降。我告訴你，我雖然沒有良好的教學經歷，可是我可以照料孩子，我可以教好菲力的英語，而且我想住在法國好家庭中一定十分美妙。」

他十分冷漠地說：「所以你來了華莊。」

「是。」

一陣沉默後他說：「我瞭解。但是你無需對我解釋。我無權問你。」

我羞怯地說：「我覺得我對你歉咎。你還問我爲什麼要這份工作。」

「不，你誤解了。我是問你爲什麼欺騙我父親和海倫。」

我有點愚蠢地說：「我對你說過——」

「你必須欺騙他們。不過這件事與我毫不相干。」我看見一絲笑容。「你是說如果你說明有法國血統，便會失去工作？」

「我——可以這麼說。」

一小陣沉靜。「的確。」

「事情並沒有明說出來。不過——我眞正有這個印象。當時華太太說過那一點後，我事後想對她明說，但是我怕她會認爲我太奇怪。她也許只是希望我和菲力用英語談話。而不願我有時講出法語來。對於她的要求，我自信可以做到，我只用英語和菲力談話，這點華太太再三强調過。我知道我太愚蠢，」我哀愁地結束：「實在是的。」

「我懂了，」他仍然相當冷酷地說：「那麼他們仍然不知道。」

「是。」

「我明白，」他口吻稍爲緩和使我放心一些。「你有沒有發現這種欺騙——我很抱歉用這個不禮貌的名詞——引起社交上的難堪？」

「你是說我聽到不該聽的話？沒有，因爲先生太太的態度太好了，」他笑出聲令我頗感異感：「我是說不管我帶不帶非力，他們在我面前都用英語講話；而且，我決不偷聽別人的話。」

他說：「好，那麼我放心了。至少目前爲止我看是無傷大雅。」他轉身發動馬達。車燈亮了起來。我看見他笑着說：「我問這些話決無不善或侮辱之意！對不起，這不關我事。」

「先生，」我低聲說。

「啊？」

「我——我想你不會——我是說——」我猶疑地停下。

他迅速望我一眼。「你怕我會出賣你？」

「是，」我更無力地說。

他停歇一下，「既然如此，」華勞恩慢慢地說：「我不會……現在該趕路了……」

車子以相當速度爬上山坡。

他默默地駕車，我回想這次虛驚產生了十分奇怪的效果。我何必把這些事告訴顯然是相當聰明的華勞恩？這對他有什麼關係？他會認爲我是一個小笨蛋。想起今夜早先的沮喪，我不禁輕咬嘴唇，這有什麼關係？他可能沒聽見我在說些什麼。他心中有更多事情。例如，白凡莊屋，以及他來找他父親商量的正事。

我記起富里蒙時，不禁稍感寬懷。華勞恩決不需要非力的那種蔭庇。

我說：「富里蒙先生在莊上。」

「哦？他留得很久嗎？」

「我想他是來吃晚飯的。如果霧太大他可能住下。」

「啊，」勞恩說：「什麼事都怪在霧上。」

這時卡地拉先已轉過最後一彎，停在台階前。

× × × ×

我們進門時，薛東正走過大廳。他轉身看見勞恩便連忙迎了過來。他又看見我，沒有表情的臉上閃過一絲不悅之色。

「勞恩先生！馬小姐！出什麼事了？」

「我在華橋差點把馬小姐壓過去。我建議你先倒點白蘭地，然後派人上樓——」

「不，」我立刻說：「我不要白蘭地。我已經好了，薛東，勞恩先生沒碰到我，我滑了一交。是我的錯。我去洗個澡然後喝杯茶。」

薛東猶疑地看着勞恩。我又說：「我沒事，眞的。我什麼都不要。」

「嗯，小姐，如果你眞的……」他望着勞恩。「我替你把東西拿上去。你還是用你的房間。」

「謝謝你。你好嗎，薛東？薛太太呢？風濕病好了？」

「好。先生，謝謝，我們都好。」

「好。我上樓去一下。他們呢？小客廳。」

「是，先生。富先生在這裡，先生，他要住夜。要我告訴太太你來了嗎？」

「好。我馬上就去看他們。」

「很好，先生，」他說完望了我一眼走了出去。

當我轉身跟着他時，勞恩說：「你的外衣破了？」

我低頭一看，無法壓抑我的難過。我的外衣破了。上面有個破口。

「是，我記起來了。我覺得似乎被什麼勾住了。不過沒有關係，可以修補。」

他皺起眉頭。「可能是擋車板鈎住你。我實在——」

「勞恩？」

聲音由我後面而來，我跳起轉個身。勞恩一定知道他父親出現的方式，所以毫不在意地轉身說：「你好，先生？」並且伸出手。華萊昂握着他的手，眼睛望着我。

「什麽？我聽說擋車板鈎住了你？」

我說：「沒有關係。」

「馬小姐和我，」勞恩笑着說：「突然在華橋——相遇。」

他父親的眼睛望着我的外衣；下看我全是泥濘的襪子。「你是說你撞到了她？」

我立刻說：「哦，沒有，不是的！我摔交碰了膝蓋，沒別的事，勞恩先生沒有碰到我。是——」

「撕痕不是摔交的。你那輛大鬼車又闖什麽禍了，勞恩？」

在言語中，火氣突然上爆像支鞭。我似乎覺得他在對非力說話。可是勞恩已經——多少？三十？我十分難爲情地看了他一眼。

然而他不是非力。他一點也不驚慌地說：「我想是的。我也是才注意到的。你進來時我正在責備自己。」

他轉向我：「馬小姐，我實在萬分抱歉——」

「哦，不用！」我喊：「沒有關係。那是我自己的錯！」

華先生說：「你這麽晚到橋上去做什麽？」

「我出去散步。」我說：「樹林裡很濕，我滑了一交。」

「怎麽同事？」

勞恩正想開口，我連忙說：「我站在橋中央。我站着聽了水聲一會，轉身回來。這是件傻事，水面上有些霧氣。勞恩先生駕車來了，我忘了他已來華莊。」

「忘了？」

我有點驚奇地望着他。我立刻記起他們客廳中是用法語交談。我希望我的臉不會太紅。「薛太太告訴我他今晚要來。」

「哦，是的，」濃黑眉毛下的眼睛深不可測。他望着勞恩：「後來呢？」

我連忙說下去。「當然勞恩先生沒有看見我——直到他差點撞到我。那完全是我不好，幸而我避開，只破了點衣服。我摔到水溝中受了點擦傷。」

華萊昂還皺着眉頭。「那是個危險的彎角……我們全知道。」聲音又轉硬。「勞恩，如果你這麽晚由那條路來——」

勞恩輕說：「我已經向馬小姐道了歉。」

我心中恍有所感。我主人有權質問我，而無需在我面前使他兒子難堪。今晚我已經看了不少他的策略了。我氣急地說：「我已經對勞恩先生解釋這事完全是我的錯，請別再提起這件事好不好？這事不能責備他，如果他駕駛技術不是那麽好，我早就被壓死了！」

我停住了。我看見華勞恩臉有喜色，而華萊昂無異是有點生氣。他柔聲但仍冷酷地說：「再好技術也不該在那麽危險的地方逞能。」

勞恩笑着對他說：「彎角去年秋天不是再修過……由白凡莊屋出錢，記得嗎？你眞覺得自己可以批評我的駕駛技術？你忘了這兩條路自從你駕車後改變了不少。」

在以後一陣沉默中，我看見嘴角線加深，白手在椅臂上移動。他一聲不響。勞恩懶懶地對他笑。不，這不是非力。怪不得我替他辯護時，他感到很有趣。我荒唐地想，對非力而言，魔王先生！

勞恩先生對我輕鬆地說：「你眞的不要什麽嗎，馬小姐？」

「是，」我有點猶疑地望着他。「晚安，華先生。晚安，勞恩先生。」

我迅速地走上樓，留他們兩個人在一起。

第五輛馬車

第八章

你的罪比路西法王子更重。
如果你殺了這個孩子，
沒有一個地獄將能容納下你。

莎士比亞：約翰王

第二天，霧氣全消，晤藍的樹葉隨風飄搖。三月的風把苞蕾吹成小葉，我們愛在山谷山邊的樹林小徑中散步，這天下午我們又走那條路。

我們走過直穿曲道的小路。雖然它很陡削，但是並不難走，路上埋有許多木塊可資踏足，並且有時還舖着些平坦而無青苔的石階。常常小路上橫流過一道小溪，一方石頭倚在上面權當橋樑。

菲力喜愛在這些小街上游嬉，注視着迎風的羊齒與野草，並且計數他幻想中跳出水面的魚兒。這天早上我們徜徉在最大的水池處，陽光的指尖撥弄着羊齒，昇起一些彩虹色的珠花。

「三隻，」菲力高興地說：「你看見她嗎？在石頭邊，有水波的地方！」

我望着水池約十五呎的深處。「我看不見，那不是她，菲力。」

「是，一定是。我看見她——」

「是。但是那條魚不是青魚。」

「法國人稱鱒魚做她，」菲力堅決地說。他似乎因爲我的法語比他的英語還差而感到驕傲。

「當然，」我說：「但是英語裡不是。哦，看，那裡又是一條，沒錯？我看見她——它跳！」

「四，」菲力會知道如何保全他的勝利。「四條半，我不知道那道影子是否鱒魚——還是影子。」他抓住木欄杆往下看。

「走，」我說：「如果我們回來的時候它還在，那麼便是影子。我們到大樹林去。」

他順從地走過橋，到通向樹林較寬的路上走去。「好，去找野狼嗎？」

「狼？」

他跑在我前面。他轉身笑道：「小姐，你好像很怕！你以爲眞有狼嗎？」

「哦，我——」

他踩在枯葉上笑：「你相信！你相信！」

「哦，」我說：「我以前沒有住在這裡過，我只知道華莊可能有狼。」

「我們這裡有熊，」菲力說。他熱切地望着我，「眞的有，不是亂講。大得令人難以相信。」他戴着紅手套的手在空中比起熊的大小身體。「我沒見過，可是白納打死過一頭，他對我說的。」

「我希望今天不要遇上。」

「他們說，」菲力安慰地說：「除非你踩到它們，否則沒有危險。」他又高興地在葉上踢跳，使金黃的枯葉在地面飛舞「他們睡得很熟。」菲力說，「口袋裡還裝着栗子，像隻……」

「像隻松鼠。」

「松樹。也許我們還是不要去找大熊。」

「好，我們不要去找它，」我歉意地說。

「好，不找就不找，」他大方地說：「不過林子裡還有別的，我想爸爸對我講過。有兔子，狐狸，哦，很多！你看等我十歲的時候——」

「十歲的時候。」

「我十歲的時候可以有一把槍嗎，小姐？」

「也許十歲不行，菲力，等你再大一點。」

「十歲夠大了。」

「可能，但是不能算很大，你還不能用槍打熊。」

「那麼，松樹。」

「松鼠。」

「松樹。我十歲的時候可以用小槍打松鼠嗎？」

「可能，我不敢說，不過這是無意義的野心。」

「什麼？」他笑着說，紅帽下的臉已經紅潤了。「請講英語。」

我笑了。「我是說打松鼠很可恥。它們很好玩。」

「好——玩？不，不。它們吃幼樹。它們損壞人的工作，損失錢。園丁說的，人應該打它。」

「眞是法國人，」我冷冷地說。

「我是法國人，」非力說了又向前跑去。「這是我的樹林，等我大了我要去打死松樹。看！那裡有一隻！碰！」他用手勢比着射下幾隻松鼠，一邊高唱着：

「碰！碰！碰！

碰！碰！碰！

打你！打你！

碰！碰！碰！」

「如果你走路不看地上，」我說：「你會——小心，小家伙！」

然後，三件事情在片刻連續發生。

非力邊跳邊對我笑，他的脚絆到樹根摔了下去。他身後樹上發出如同用手拍背的聲音，然後一聲槍響打破林間寂靜。

我不知道自已過了多久才明白怎麼回事。決不會錯的長槍聲，與孩子倒地的聲音……我心中傳過一陣恐怖。非力在大樹坑裡伸動，我才知道子彈沒有擊中他。

我發現自已對山坡大叫：「別開槍，你儍瓜！這裡有人！」然後我彎在非力身邊，看究竟……子彈沒打到他。但是我抬頭看着他上面樹上的彈洞，我知道它差之毫厘。他唱的儍歌使他摔一交，救了他一條生命。

他抬起頭，臉上已無人色，一邊臉頰上有泥土痕跡，眼睛露着懼光。

「是槍。什麼打中了樹，子彈。」

他自然是用法語在說。這時我已無需裝出不懂法語的樣。我方才用法語大叫，他自然聽見了。我擁着他，同時說：「那個儍瓜在射狐狸。」（有人用長槍獵狐嗎？）「好了，非力，沒事。一次誤會而已。他聽見我叫，所以他比我們更害怕。」我笑着把他拉起來。「他大概把你看做狼了。」

非力還在發抖，我看出他恐懼之外又加上了憤怒。「他不能那樣開槍。狼不會唱歌，而且你不能對聲音開槍。你應該等到看得見。他是個儍瓜，一個白癡。他不該帶槍。我要把他開除。」

我讓華山伯爵憤怒地講一會。我搜索着山坡，期待一個受驚的人來道歉。我注視了一會，但是什麼都沒看見。路兩邊是茂密的樹林。我們上面的山坡是幾百碼野草地——這是片空地，間疏有些小樺樹，幾株傾倒樹幹邊有荆叢與忍冬。崗頂是一片石地與耕植森林的黑色邊緣。沒有一點動靜。這個手執長槍的人似乎不願出來承當他的過失。

我說，但是恐懼的心令我有點發抖：「你說得對，不管他是，他不得再帶槍。你等下，我去看看是什麼人——」

「不，」他像是在喘息，他迅速地抓住我的手。

「可是非力——你看，孩子，你不要緊。好孩子，快讓我去，不然他就跑走。」

「不！」

我望着空寬的樹林，已看着他紅帽下的小臉。

「好，」我說：「我們同去。」

×　×　×　×

我們急忙由原路回去。我牽着菲力的手。他緊緊地抓住我。我仍然又氣又顫地說：「我們立刻就會查出來，菲力，別擔心，你叔叔會開除他。他不是嚇得不敢出來就是個在開玩笑的瘋子。你叔叔會查出來。他一定會開除他，你看吧！」

他沒答聲。他倚貼在我身邊默默地走。現在不跳不唱。我爲了平靜自己內心的火氣，說：「無論如何，我們先去告訴華先生。」

他的手緊抓着我。「不。」

「可是，我親愛的菲力——！」我看着他傾斜的小紅帽。「好，不要你講，可是我非告訴他不行。我叫白絲來陪你到五點，等我回課室來。我請海倫嬸嬸是否願意上來，今晚不用到客廳去，然後我們再玩木柱棋。好嗎？」

紅帽子輕輕點了下。我們又沉默地走到方才數魚的小橋上，菲力連看都不看它一眼便走過去。

我的怒氣又自心中昇起。我說：「我們要開除這個傻壞人，菲力。別再擔憂了。」

他點點頭，奇怪地望了我一眼。

「什麽事？」

「你剛才講法國話，」菲力說：「我剛注意到。」

「是，」我對他笑道：「當你在打松樹的時候，我記不得你是在講英語，是吧？」

「你說錯了，」他說：「是松鼠。」

忽然，他哭了起來。

× × × ×

華夫人獨自在玫瑰花園中。她所走的道旁已有早生三色堇的苞蕾，涼台邊緣還有些雛菊。她手上也捧着一些。

她正面對着我們的方向，我們一出樹林她就發現了。她正想彎腰摘花，又停止慢慢挺直身體。雖然我們距她幾百碼，她一定看見了菲力身上的泥污與沮喪的神情。

她向我們走來。

「菲力！怎麽回事？你的大衣！你摔交了嗎？馬小姐——！」她聲音高揚，顯出眞正的關切——「馬小姐，又是什麽事了？」

我走這段路正喘不過氣，而且十分生氣。我坦率地說：「在下面樹林中有人對菲力開槍。」

她正向孩子彎下腰去，我的話忽然像雷電般擊到她。

「對……菲力……開槍？」

「是，因爲他摔了一交所以沒有打到。子彈打在樹上。」

她慢慢站直，眼睛望着我。她十分蒼白。「可是——太荒唐了！誰會……你看見是誰了嗎？」

「沒有，他可能知道是怎麽回事，因爲我大聲喊叫。他沒有出面。」

「菲力？」她震驚地轉向他。「怎麽回事？」她用法語問。

紅帽子微微一抖，他緊抓着我的手。

「他摔了一交，」我說：「他沒有受傷，對這件事他十分勇敢。」我無需在孩子面前說明如果他不摔交可能已喪了命。但是華夫人瞭解。她臉色白得使我以爲她會昏過去。眼光恐怖地望着菲力。她輕聲說：「這事……眞可怕。這種疏忽……疏忽的罪行。你……沒有看見別的？」

我明白地說：「沒有。可是要查出是誰並不困難。如果我可以離開菲力，我已經去追查他了。我想華先生可以查明下午是誰在樹林裡。先生呢。太太？」

「我想在圖書館。」她一手撫着胸口，手上的蘭花已經落在地上。她實在受了震驚。「這……眞……可怕。菲力可能——可能——」

「我想，」我說：「今天我最好不要讓他單獨。今夜我們不下來好嗎，太太？菲力今晚應該安靜點，早些上床。」

「當然，當然。還有你，馬小姐，你一定也受了驚——」

「是，但是我很憤怒。等我帶菲力上了樓，我立刻去見華先生。」

她失神地點點頭。「是，是，當然。華先生一定會……很生氣。十分生氣。」

我堅定地說：「我們該上樓去找白絲了，走，菲力。太太……」

我們上樓時，我瞥視到她迅速消失在走廊轉角上。她當然是去告訴華萊昂的。好，越快越好，我想。於是我帶着菲力上樓向課室走去。

× × ×

白絲在小廚房中忙着整理洗刷。我簡單地向她解釋後，她和海倫一樣驚駭。我把菲力留給他，但是他抱着我，想是要哭了出來。華夫人當然會把這事告訴她丈夫，他當然會着手辦理這件事。在我心目中，菲力最重要。

於是我留下來和他隨便閒談，最後他洗過澡，拿本書坐在課室壁爐前，他不反對白絲陪他。於是我下樓去找他叔叔。

華萊昂一個人坐在圖書館裡。我以前沒有來過。這裡這是件很高的房間，有兩扇長窗，但是由天花板到地板上裝着大書架，使得房間顯得暗些，壁爐上面有張畫像，我一看就知道那是華勞恩年青的時候，他穿着騎裝，神氣飛揚，一手執鞭，另一手扶在阿拉伯灰馬的鞍架上。我不知道這是否他父親掛的。畫像下壁爐中是熊熊巨火，旁邊擺着一張單人靠背椅。房中除了數千書籍和窗邊的一張桌子外，很少別的傢具，這大概是便於華萊昂的輪椅來往於壁爐書架與桌子之間。

「過來坐下，馬小姐。」

我順從他的話。我心中的怒氣已經壓抑下去，可是我緊張得不知自何述起。

今天他的形容並無冷峻寡恩。他聲調態度相當友善。我忽然感覺到，上面的畫像是華萊昂而不是他的兒子。

他一定注意到我向上看的眼光，因爲他也跟着仰望。他默默地坐了一會，轉身向我笑道：「我們華家都不是好人。」

他的笑談使我記起我們首次相遇的情況。我不響地望向別處。

他說：「據說我們今天下午又逃避過一項悲劇？」

我抬起頭。（另一項悲劇？）我木然地說：「華太太見過你了？」

「她來過。她震驚而不安。這使她難過。我想，她的心腸不夠硬。」他停下來，黑眼睛上下打量我一下。他眼中似乎只有關懷之色。「你也是，馬小姐。我想你最好喝杯酒。櫻桃？那麼，你可以告訴我經過的情形了？」他伸手向肘邊的酒盤。

「謝謝你，」我接過杯子。我驚張的心情已經消失。我感到一種事後的空虛與疲倦。我以沒有感情的聲調述完下午的經過。「你知道今天誰帶槍出去了？」我最後問。

他舉起櫻桃樹杯。「不知道。羅孝曼告訴我——不，沒關係。他下午去沙羅村磨坊去。不過羅孝曼是不會玩槍的。」

「但是你應該可以查出來，不是嗎？他不該——」

「我盡我的力量。」一道瞥視的眼光。「我一查明立刻開除他。我做事只有靠電話。」

他的修長手指在轉動酒杯，琥珀色的酒反映出爐火光芒。他身後是褐色與金黃色的書本。外面的暮色已迅速降臨；窗子已顯出灰色。不久，薛東上來拉窗帘開燈。房間在火光中顯得舒適高尙。

我說：「有沒有派人去調查？」

他抬起頭：「當然。不過我想他一定查不出什麼結果。那人不會帶着槍等人去抓。」他對我笑笑。「你認爲不論是誰，都不容易遮蓋他印跡？」

「如果他是向我們而來，我叫喊的時候，他一定會跑過來，」我說：「但是我不知道他怕什麼。那是警察的事了。」

黑眉毛上揚。「警察？如果眞發生了什麼事——是的。可是那件意外——」

「我不認爲那是意外。」

他像是吃了一驚。「那麼你是什麼意思？」我沒有立刻回答，他又以惱怒的聲調問：「什麼呢，馬小姐，你認爲是什麼？故意謀殺？」

嘲弄的口氣——使我心中又感到氣忿。他的談話像是一陣熱風。我只是驚訝地望着他。

但是，他立刻柔聲而冷淡地說：「你是否有點過份緊張？誰會想謀殺一個孩子？菲力沒有敵人。」

不，我想，除了我，菲力也沒有朋友。我坐着直視華萊昂無情的眼光。我平靜地說：「你對我的結論下得太早，華先生。我沒說出那種傻話。而且，我也並不緊張過份。」

他嘴角鬆懈了點。「我向你抱歉。你讓我吃了一驚。好吧，請你再解釋下去。」

我喝口櫻桃酒，正視着他：「我不了解那會是一件完全巧合的意外。那個地方空曠，他輕易地可以聽見我們的聲音。我想那可能是個年青人，想來嚇我們。他結果瞄得太近，把他自己也嚇着了。」

「哦，」他沉默了一會：「你最好把詳細情形告訴我。當時你們在什麽地方？」

「我們沿着穿過彎曲道路走向華橋的路。我們又走了一半，那裡約跨過一道深谷轉向山谷。」

「我知道。那裡有道小瀑布和個小鱒魚池。」

我一定面上頗感驚奇，他又安靜地說：「我一生住在華莊，馬小姐。」

要不望着爐架上的畫像，幾乎要費相當大的氣力。我立刻說：「當然。你知道那條路是如何轉過山崗通向山谷？半哩後，它寬敞平坦了起來，左邊河傍是濃密樹林，但是你知道，左邊樹木稀疏。」

「我知道，一片空曠的地方，野草和幾株樺樹伸延到山上石脊。石上是種植的林木。」

我點點頭。「現在柏林大概二十多呎高，而且十分茂密。我們正沿着路走，菲力在我前面邊走邊跳，眼睛沒有看着道路。」

「幸而沒有看着路，」華萊昂冷冷地說。

「是，正當他絆了根樹根摔交的時候，一顆子彈打中絆了他的樹幹。我聽見槍聲是我們上面，就是右邊打來的。」

「由山背？」

「我想是。那裡是最好的躲藏地方，而且由我們到山背沒有阻擋的東西，只有幾處遮着忍冬的小邱。」

「你沒有看見什麽？」

「沒有，我大叫。當然，我又得照料菲力。我想不論是誰走了火，也應該下來看我們有沒有受傷。可是他沒有。若不是我想我應該先把菲力帶回家，我會去查看那是什麽人。」

他好奇地望着我。「你會做那種危險的事嗎？」

「當然。爲什麽不？」

他慢慢地說：「說你是個勇敢的婦女，是吧？」

「勇氣？我們都知道那不是故意有心的。爲什麽我要怕一個傻子？」

一陣歇息，他臉上忽然浮起瀟灑的笑容。「一位女性可能會害怕一個拿長槍的傻子。別生我的氣，小姐。這是讚美的意思。」

「對不起，」我連忙又改口說：「謝謝你。」

他又笑了。「告訴我，你對槍懂得多少？」

「不多。」

「我也這麽想，當你談起『意外』的時候，你似乎意思不在於此。你想，這個傻子是任意地向樹林中的人影或一個聲音開槍的嗎？」

「是，我不懂他怎麽不知道——」

「對。這地方很空曠，你說菲力在叫或是唱歌。」

「是，所以我認爲那是開玩笑。」

「一個不負責而易於興奮的青年？很難說。不，有個更簡單的解釋。長槍發生意外，常常指明一件事——拿槍不小心，或像菲力一樣地摔了一交……於是槍走了火。我自己這麽想，他可能看見菲力倒地，以爲他被打中。所以……他嚇得逃走了。」

「是，當然。似乎可能。」

「哦，如果他走近來，就會發現子彈沒打到菲力，不過他沒有。」長長的手撫摸着杯子。他聲音中似乎有點和善的口吻。「我可憐的孩子，你這幾天過得眞不如意，是不是？我們十分感謝你，我和內人，因爲你對菲

力照顧得很好。今天使你恐懼，眞使我難過。」

「這不是恐懼，我在這裡很幸福。」

「是嗎？我很高興。別再擔心這件事了。不管我們查不查得出這一個人，反正以後決不會再發生這件事了。菲力的驚嚇過去了嗎？」

「我想是。」

「有沒有必要去請醫生？」

「哦，不。他現在全好了。我懷疑他知道不知道槍彈離他多近。我離開他的時候他已經很高興了。不過我答應他立刻回去陪他下盤木柱棋。」

「那麽我不久留你了。但是把這杯酒喝完，好不好？」

我喝乾酒，把杯子放下：「華先生，我在離去之前，有件事想向你懺悔坦白。」眉毛上揚。我沒有錯，又是嬉弄的神情。

我說：「不，我說的是眞話。我——我欺騙了你們，你和華太太，我必須告訴你們。」

仍是同樣的神色。他莊肅地說：「我在聽。你怎麽欺騙我們的？」

我用法語說：「我便是這樣欺騙你們，先生。自來我們這裡之後，一直想把自己洗清白。」短暫的沉默。

「我懂了，」他說：「不但法語說得好，而且是道地的法國語。馬小姐，好，算了，淸白了。」

兇殺的事情已過。我無意義的欺騙也已坦白，除了華萊昂笑了笑，也沒別的責詞，我難爲情地與他一起笑笑，表示承認自己的愚蠢。可是……

在我心中深處，有什麽事正在抗議。然而……

在這時，華勞恩走了進來。我只聽見他站在門外說：「對不住，我不知道你們有事。」

「好，」他父親說：「進來。」

勞恩進來，繞過書架。「我只是來——」他忽然看見我手端櫻桃酒坐在椅上，不禁停住了。

「晚安，小姐，」他由我看到他父親身上。「我想你想要見我，先生？」

我放下杯子站起來。

「我該走了，」我說。我用法語說，我看見勞恩眉毛揚起，但是他沒有說什麽。我又停止，望着我的主人。「也許勞恩先生發現了關於開槍的事？他可是去查那個人嗎？」

「不，」華先生說。他點點頭，表示可以退出。「好，馬小姐，謝謝你來，晚安。」

「開槍？」勞恩大聲問。

他是對我說話。我遲疑地望望華萊昂。勞恩又說：「開什麽槍？我去查什麽人？」

「哦，」我尷尬地說——我已經被叫退出圖書室——「我想，也許……那麽你不知道下午的事？」

勞恩走到壁爐和他父親中央，伸手拿起酒杯。

「不，什麽事？」

萊昂冷冷地說：「有個傻子帶槍到樹林中，差點殺死你的堂弟。」

勞恩的頭向他側過去。有點櫻桃酒潑在地上。「什麽？菲力？有人，開槍打菲力？」

「是。」

「他受傷了？」

「沒有。」

勞恩站直身體，手端酒杯，他的背倚着壁爐架。他由我看到他父親。「那傢伙在幹什麽？」

他父親說：「我們也正想知道。」他仰看他兒子。「你出去，可看見什麽人？」

「沒有。」

「你去那裡了？」

「東邊。我告訴你要去新農場。我由廚房花園出去，我沒有看見一個影子。在那裡發生的？」

「橋北一哩，通空地的樹林。」

「我知道那地方，」他望着我。「眞……嚇人。他眞的一點沒受傷？」

「沒有，」我說：「剛好他摔了一交，子彈沒打到他。」

「你呢？你和他在一起？」

「我和他在一起，它打在我附近。」

他站着，望着手指間的杯子，又把他放在壁爐架上。「先別走，請坐。你可願意把經過情形告訴我？」

我又從頭到尾說了一遍。他不動地聽着，他父親靠在椅背上，一手把玩空杯脚望着我們兩個。我說完，勞恩說：「我想你去處理這件事？」

我本來還以爲他是對我說話，但是我發現華萊昂答，「是。」於是用電話指示了一些事。勞恩彎頭聽着，他注視着爐火。我則坐在椅上看着他們兩個，想着他們之間被扭曲的關係。今天他們好像很正常；昨夜的齟齬與衝動已不復存在。兩個聲音十分相像；兩副面孔極相酷似，又復相異得具悲劇性……我的眼光又仰望上那有天不怕地不怕眼光的青年。不，那不是勞恩，它決不可能是勞恩。

我猛醒同向現實。華萊昂正在說：「我們似乎對我們僱用的人太粗魯了點。我本想讓馬小姐今夜放假，但是她認爲和菲力在一起是她的責任。」

「是，」我說：「我答應過他。」

「那麼過後去，不——」又是令人可親的神色。「不是散步，我們不能讓華莊支配你的生活。馬小姐，把你脚上危險的灰塵撣去到多農去，好嗎？還不晚。一家飯店，一間電影院——」

「可是等菲力睡了，已經沒有公共汽車了。」勞恩說。

「不要緊，」我立刻說，我自己爲心中希望逃避的意欲而吃驚。到華莊外去渡過一個夜晚——在一個燈光人聲熱鬧的飯館用飯，在街上徜徉——我忽然十分企望這麼一個夜晚。這兩天的事使我受夠了。我這次堅決地站了起來。

「你們眞好，可是我答應過菲力，他會不高興……我不能使他失望。晚飯後我需要休息。」

「在你房中喝了茶就上床？」勞恩聳聳肩，「你眞的不想去？」

「我，哦——」我猶疑一會，笑着說：「我不能去，不是嗎？」

「華莊有兩部車子，用它們的人並不多。」他望了萊昂一眼。「我想我們對馬小姐有所欠負，對吧？」

「自然。我派鎮諾駕大車到日內瓦替我去辦事，跑車正去磨坊還沒有同來。」

「好，」勞恩說：「還有我的，」他望着我：「你會駕車嗎？」

「不會。可是，你別以爲——我做夢也想不到——」

「你知道，」勞恩望着天花板。「她非常想去。你是不是？」

我放棄了。「美極了。」

「那麼用我的車，」他望着他父親：「你可以叫白納駕車嗎？」

「當然。」

「他人呢？」

「出去了，我叫他去查那個帶槍的傻瓜，現在天已黑，他怕就快同來了。他立刻就會來同話……好，那麼一言爲定。好。那麼，我該祝你——什麼，馬小姐？一個愉快的夜晚，一個值得紀念的夜晚？」

我說話時，又想起滿身泥土，滿臉淚水的菲力，「我願是個可以忘却的夜晚。」

華萊昂大笑起來。

勞恩走過去替我打開門。

「那麼，八點？」

「好，謝謝你。」

「我會吩咐他。那麼，我們現在可以講法語了？」

我放低聲音說：「我剛剛告訴他。」

我沒說，我認爲我坦白實在沒有必要。那個魔王早已知悉。

× × ×

準八點鐘時，涼台外的車燈亮了。菲力已經入睡，白絲還在我起居室火爐邊做女紅。我懷着輕鬆愉快的心情下樓奔向自由而意外的夜晚。

卡地拉克的引擎已在轉動。高大的司機在開着的門邊等候。我走上車，他關上門，然後繞個圈子坐在我身邊駕駛座上。

「是你？」我說：「起先沒講好，不是嗎？」

車子滑順地走出車道，走上曲折的彎道。華勞恩笑了。

「我們可以用法語？」他用法語說：「我帶女孩子們出去只講法語。」

「我不懂你為什麼要替我駕駛。找不到白納？」

「找到了，我沒叫他。你在意嗎？」

「當然不，你太客氣了。」

「眞的？我警告你，」他輕快地說：「我一向如此。」

「何必警告？有什麼危險嗎？」

「有時候有，」我以為他會笑着說，但是他沒有。似乎方才輕鬆的態度已完全消逝。他失神地駕駛了一會。我相當羞怯地坐着，望着前面彎曲如帶的路。

車子突然停在彎道的最後一環。然後他慢慢過了橋，又加速度向村鎮而去。

最後，他冷淡而有禮地說：「這兩天你遭遇到這麼多可怕的事，我眞難過。」

「兩天？」

「我在想昨天晚上在橋邊的事。」

「哦，那事，」我輕笑着說：「你知道，我差點都忘記了。」

「好。也許因為下午的事把它抹淡了。你現在好像完全復原了。」他迅速望我一眼，突然說：「你那時候害怕嗎？」

「今天。是——是的。不是怕被別人打死，而是因為當時我還沒想明白，事情就過去了。但是，我是害怕。」我在膝上扭弄我的手指，想着當時情形，想把它解釋明白。「我想正是我聽見槍聲，而菲力倒地上的一剎……那我還沒發現是否受了傷。時間像是過得好久。槍聲後的沉寂，天地似乎無聲地旋轉起來，樹梢搖擺發出

的聲音，像是引擎關上後的車胎聲。」

我們轉過彎接近美奇路。樹在車燈亮中向後疾退。我說：「你可想過，當可怕的事情發生時，『往者已逝，今者尚留？』而你想再把過去描畫出來，實際上已不可能。你想抓住那一瞬間不讓它逸去。就是那種情形。」

「我懂，但是這種事不會再發生了。」

「是，」我呼出一口長氣：「但是我一輩子也忘不了當時菲力開始移動的情景。」

又是一道瞥視。「以後呢？」

「以後我十分憤怒。氣得眞想殺人。」

「人都是那個樣子。」他說。

「因為他們害怕？我明白。但是不只如此。如果你看見菲力的面容——」我自己還淸晰地記得。「他一向很安靜，菲力。他似乎不應當那麼安靜。小孩子不應該那樣。今天他好了些，又跳又唱，做和別的孩子一樣會做的傻事。我眞高興看見他這個樣子。後來……後來事情發生了……他臉上有泥土，他不願停下來看鱒魚，後來他哭了。」我停止住。我輕咬下唇，望着窗外。

「如果你不願意講，那麼別再說下去。」

「我……實在很難過，也許說出來反而會好些。」我強笑：「忘了它，好不好？」

「這是我們出來的目的。」他突然笑着改變聲調說：「等吃晚飯的時候便全好了。帶了護照嗎。」

「什麼？」

「你的護照。我想你帶在身邊？」

「是——在這裡，你好像很嚴重，要流放嗎？」

「差不多。」我們現在已到了多農郊外。道路兩邊是整齊的樹，其中還有西瓜大的燈懸掛着：「你說，」勞恩又說：「我們好好玩一晚如何？到日內瓦去吃飯，然後去跳舞或是去看電影什麼的？」

「隨便你，」我說：「我聽你的安排。」

「眞的？」

「眞的。」

「好極了，」勞恩說完把車子駛向燈光輝煌的多農廣場。

× × × ×

我不想細述當晚的情形，但是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夜晚，那是許多美麗夜晚之一……我們停在一間花店傍邊，煤氣燈下，黃花牆和白水仙競相爭抱。他買了些美麗的百合給我。然後在明朗星空的銀月下沿着高高的白楊路而去。我們到了日內瓦時——一個光影倒映在大湖上的城市——我十分高興：震驚，孤單，危險的氣息早已消失無存。

我爲什麼會覺得他難以了解？我們談天像是個早已結識的老朋友。他問我喜不喜歡巴黎，我又輕鬆地談起往事；媽媽，爸爸和平街。甚至在孤兒院與學校中的生活也傾瀉而出。

後來輪到勞恩談起巴黎。他的巴黎與我的全不相同。他談起與孤兒院絕無關連的倫敦；白凡的快樂生活，它就像在籐蔓中的一顆寶石……

但是他閉口不談華莊。

我們過分美妙的夜晚，吃了頓豐美的晚餐，地方雖不時髦，但是味美而不拘形式。我們沒有在那裡跳舞，因爲勞恩堅持不在晚餐的地方跳舞。後來我們到別的地方跳會舞後，駕車囘多農。路上行人很少，他車子駕得很快，令我血液沸騰。過境時，警察檢查放行後，我們便爬山到達多農，經過湖邊斜坡，我們過了囘沙羅的側道。

「嗨，」我說：「你沒有轉彎。」

「我是依從我的心願。」

我望他一眼：「什麼？」

他說：「歐維有個賭場。」

我記起薛太太的話，對自已笑笑。「你的幸運號碼是什麼？」

他笑了，「我還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今晚準行。」

於是我們走進賭場。他玩的時候我看着他，後來他教我玩，我一直贏了不少。我們換了籌碼，喝了些咖啡

，駕車囘家去。

大車到了彎道上已是上午三時，不知道因爲興奮或疲倦，我想是浮夢中。他在邊門停了車，開門下車。我向他道謝並說晚安。

我一定是昏昏迷迷地登上樓梯到臥房中去。我記不得我是如何上床的。

那不是白蘭地，而是咖啡太濃了

我不知道倒底是兇是吉，我開始愛上了華勞恩。

第六輛馬車

第九章

勿談情說愛
愛在不言中……

威廉・希萊克：詩集

這似乎是意中事。一個像我一樣出身於孤兒院的灰姑娘被捲入華勞恩的生活圈子，不可能發生點什麼事。一個英俊漂亮的青年即使他本身無意，也是夠給一個十分孤單的女孩以相當愉悅的夜晚；一個難以忘懷的夜晚。

這並不是說我中心有此打算。雖然我讀過許多羅曼蒂克的書，做過許多羅曼蒂克的夢，我仍保有許多法國式的常識。加上英國所謂遲鈍的性格，已可以壓抑我愚笨的感情狀態。我渡了我的夜晚，明日又另是一天。

是的。早飯以後大卡地拉克在彎道處消失，我想勞恩是回白凡去了。我雖忘去他和我月光下共渡良宵的事，集中注意力在菲力身上。

長槍的事，一點也查不出什麼痕跡。菲力似乎也已經復原，這件事像是可以結束。生活又繼續其日常型式，不過大家已在等待復活節的舞會，它在樓下匯成了一股興奮的暗流。華莊每年都循例舉行復活節星期一的舞會。薛太太和白絲在課室的時候，很高興地告訴我以前華莊盛會的情形。

「到處都是鮮花和燈光，」白絲說（她對我的法語突然流利起來覺得是很自然的事）：「他們在華橋和彎道的地方也掛上一串串彩燈。池子上有大探照燈，他們又開起大噴水管、水上的光彩像一朵朵百合。當然，」她看了我一眼，「現在已經不如以前了，我母親常常說，當老伯爵在世的時候，花錢和潑水，現在可不如過去

了，是不是？但是，還是美妙極了。有人說因爲去年伯爵和夫人去世，今年不該跳舞，可是我說死者已死（上帝保祐他們靈魂安息）——」她急急劃個十字——「活着的人還是要繼續生活。我不是心腸硬，小姐，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當然。」

「可是太太說只是個小小的私人舞會——不過他們所謂小小的私人舞會也會讓你眼睛瞪得老大，而且……」她高興起來拿起個銅盤使勁地擦——「我們也有我們的舞會。」

「你也有？」

「是的。鄰居和莊上的傭人。那是莊上舞會的第二晚，是星期二，在沙羅村。人人都去。」

自然，我心中徨惑，不知我會被邀請那一次的舞會。不久，華夫人告訴我，說我是她的上客……我忽然感到高興，然而我又發愁我連一件跳舞的衣服都沒有。

這點我發愁的時間並不久。我是個法國人，我的針線自然也不差，而且過去幾星期中我把大部分的薪水全存了起來。我自然無法縫成與名裁縫可以相比的美服，不過舞會一定很擠，不會有人特別注意我。

槍彈事件後三天，我有半天假日。那天下午我搭公共汽車上多農去，像買些縫製舞會上穿的料子與式樣。我知道在多農村這個小村中，沒有什麼現成的衣服可買，而日內瓦和艾文的價錢不是我買得起的，所以我開心地尋找我買得起的上等衣料，最後終於看上一段白的意大利料子，裡面織着銀絲，雖然女店主說價錢已是最便宜的，然而它已佔了我存款的絕大部分，我與自己僅有的理智戰鬪了一會，終於把錢放在櫃台上。我拿起紙包，走出店門到多風的街上。

這時已經快五點了。四月這段日子正是晦暗欲雨風滿樓的日子。早些還下了陣雨，現在西方暗雲中透出蒼白金黃的光芒，照在潮濕的屋頂和方萌芽的栗樹上。許多樹房已經亮了，雜貨錢傳出來的黃光射在沾水的人行道上。勞恩買花給我的花攤上，電石火焰迎風時强時弱。過去的車輛輪胎在濕碎路發出絲絲聲音。在赤裸的栗樹間有些過早亮起的街燈。

我想要喝一杯茶。但是我的經濟感被方才的購買引得更加精明，我站下來考慮是否省下咖啡與茶之間的幾

個法郎。茶館一定很貴，而咖啡比較價廉物美。

我放棄了喝茶的念頭，走過廣場，走向一個玻璃屏風擋着強風的咖啡館。

我走上人行道正想選擇桌子時旁邊有個聲音對我說話。

「——馬小姐？」

我驚奇地轉過身，因爲這聲音一聽就知道是英國人。他是上次我在沙羅村遇見的那個青年。他穿着厚絨上裝，加了條破圍巾，他的濃髮迎風而舞。我都忘了他是這麼個魁悟的青年。一般的印象，他像個巨碩的羞怯大熊。

他說：「還記得我嗎？我們在沙羅見過。」

「——當然我記得，傅先生。」我本想加一句說我是很難會忘記他的，但是我又吞下這句話。「我希望你的那些繃帶沒派上用場吧？」

他笑了。「還沒有。我想總有一天會用得上。你——你想來喝點什麼嗎？我不知道……如果願……」

我救了他。「謝謝你，我很願意。我們坐在這裡可以看見外面的一切，好嗎？」

我們坐在玻璃屏風傍邊，他用不準確的英式法語要了咖啡。咖啡來的時候，他那付得意像令我好發笑。「你走得很快，」我說。

「是嗎？」

「今天你買東西順利嗎？」

「哦，是的，在多農村常可以遇到講英語的人。而且，」他又說：「很便宜。我常在市場裡買，我需要得並不多。」

「你還住在小屋裡？」

「暫時是。我這個星期在沙羅村志高旅社裡住了幾晚，那裡吃得不壞，可是我還是喜歡上面。我有許多事，我高興的時候可以下來住宿吃飯。」

我心中不自禁地想起一副圖畫；他睡在稻草上，口袋中有票子，像隻熊般地過冬，這令我又想起菲力。我

說：「你們那邊山谷裡有人帶槍到華莊來嗎？」

「有邀請才有人去。秋天才是狩獵的季節。」

「我不是這個意思。會不會有園丁或管家帶枝槍來找狐狸什麼的？」

「哦，天，沒有。什麼事？」

我簡單地把星期二下午和菲力的遭遇告訴他。他十分注意地聆聽，他的態度由羞怯而震驚，最後轉爲抗議。

「可是，多麼可怕！可憐的孩子，他一定嚇壞了，還有你，所謂不小心的話是太客氣了。你說他們沒追到他的痕跡？」

「沒人承認，不過現在那人一定也知道沒人受傷。很容易了解，如果他出來自首，一定會失去工作，在這裡找份職業並不簡單。」

「說得有理。」

「還有，」我說：「華先生派了幾個人去現場調查，他們發現子彈已經被由樹上挖了出來。」

他吹聲口哨。「澈底，啊？」

「十分澈底。你懂得其中的意義嗎？我和菲力一回家，就派那些人來查看，這表示第一那人知道他開槍或走火後發生了什麼事，第二他沒有跑走。他一定坐在那裡等我和菲力離去。然後下來滅了證據。」我看着他。「想起他坐在那裡等待我們——眞令人害怕。」

「我倒認爲那個人是個傻子。意外的事情發生後，如果他有禮地出來道歉送你們回去豈不是好，何必這麼狼狽地逃走？他一定嚇昏了頭不敢出來。我希望他們抓住他，華先生怎麼樣呢？」

「哦，他還在查詢，但是我想沒有什麼用。如果由時間的證據說，我只相信華先生和門房。」

傅力克說：「兒子也在，是不是？」

他的聲音不像方才那麼悠閒。我覺得我的血衝上双頰。我生自己的氣，便轉頭望着玻璃外黃昏中的廣場。如果每當提到他的名字我的臉就會紅，那麼我決計逃不過魔王的眼睛。我不能讓他講這種閒話。我望着鵝黃猩

紅的花攤，冷淡地說：「他在；事情發生後，他早上走了。但是你當然想不到——」我的聲音又激昂起來。「決不會是他！」

「不會？有鐵證嗎？」

「沒有。可是——可是決不可能；」這時我的理智又浮在心中。「他沒有理由要偷偷地把子彈挖出來。」

「當然。」

我又太快了點說：「你的象鼻虫陷阱設得怎麽樣？」

很好。他是個對他自己工作十分感興趣的人。不久，我們又高興了起來……我聽他的話，又問些自己以爲是合適的問題，又想起華莊舞會的事。他會來嗎？會不會？會不會？

我已在胡思亂想的時候，突然聽見傅力克問我打算坐那班公共汽車回華莊。「因爲，」他說：「十二分鐘後有一班。這班錯過便要再等兩個鐘頭了。」

「哦，天啊，是的，」我說：「我不能錯過這班車。你也搭這班車嗎？」

「不。我得比你先走一步。這個週末我要去安西看幾個朋友。」他對我笑笑。「他們要我陪他們去爬山。別告訴別人好嗎？」

我答應了他。

侍者來後，傅先生爲了賬的事又和他掙扎一翻。我看見他理解的過程；聽懂侍者說的數目，在心中翻成英語，又用十除後得到小費，然後掏着一捲紙鈔抽出幾張給侍者。

這點事花了不少時間。他望着笑笑，臉有點發紅。「好了，」他說。

「你太客氣了。再一個月你便會說得和本地人一樣流利。」我站起來。「謝謝你的咖啡。你不用管我，你趕快去趕車子吧。」

「好，我看我非跑不行了？」但是他還在遲疑。「能夠再見到你——眞令人高興。我們——你明天下午有空嗎？」

「我還不知道，」我並不完全誠實地說。我立刻又補充，「星期五下午我常常去多農——看……那不是你

的車子嗎？司機進去了！快跑！不是你的嗎？這是……？再見！祝你週末愉快？」

他由地上拖起行囊，向玻璃門衝去，我替他推開門，他出去後對我揮揮手，他到公共汽車邊時，剛好司機關上門發動馬達，他站在公共汽車狹窄的踩脚上，又回頭向我揮手，然後汽車怒吼地向前開駛。

我自己也氣急地向他揮手，然後過了馬路，走向我的車子等待的地方。我還沒走到，忽然一輛汽車柔和地停在我身邊。卡地拉克。我的心忽然猛跳了起來。

車門自一邊推開。他的聲音說：「跟我一起走嗎？」

車上只有他一個人，我一聲不響坐在他旁邊，車子又開了。它繞過沙羅村廣場而上，向南邊西邊是樹木的通路前進。

奇怪的是我方才會沒注意到這是個多麽美麗的黃昏，樹間的燈像熟了的橘子般掛在空樹枝上。潮濕的街上映着它的倒影。「她掛在樹蔭下，橘色光芒有如金燈……」在人行道上有一堆橘子，和紅綠色辣椒散放在一起。一家酒店的門開着，裡面有許多各色酒瓶，就像阿拉丁的魔穴。附近一個工人聚會的咖啡館中傳出音樂聲，還有大聲爭辯的聲音，以及新煮麵包的氣味。

最後一盞燈過去，路前面是金色的月亮。最後一幢房子過去，路兩邊是平坦的野地。右邊蒼白的天空，雨雲邊緣放出百道霞光。近着它的樹幹襯得黑暗突出，冬青的樹葉像刀子樣割切着晦暗的夜色。一株楊柳像女人的頭髮般迎風飄搖。銀色的路漸向上行。藍的時辰，可愛的時辰……

然後周圍暗色的群山向我們包圍過來。

勞恩駕駛得很快，他一聲不響。

我最後有點羞怯地說：「你回來得很快。你沒去白凡，啊？」

「不。我巴黎有事。」

我不知道他葫蘆裡賣的什麽藥。「玩得好嗎？」

他說：「好。」他那失神的聲調使我猶豫得不好再說下去。我默默地望着外面的誘人夜色。

我沉溺在自己的幻想中一會後，才注意到他是如何在駕駛，他一向駕駛得很快，他對此地的地形瞭若指掌

。但是他今夜駕車的樣子有點不同。

我瞥視一眼他那沉默的側影，我們疾駛過一座橋，又直角地彎回公路。他這樣做並不危險，因爲在暗中如果有什麽東西接近他一定會及早注意。但是我彷彿覺得他有點醉意。當我們轉個急彎時，車燈照在前面一堵牆上，把光亮反射回來，我借這陣微光看淸他的臉孔。他很淸醒；但是臉上顯然有種異色。他皺眉瞇眼看着前方的暗路。他忘了身邊的我。似乎有什麽事觸怒了他，而他以車子來出氣。

「你去多農做什麽？」這個問題只是例行寒暄之詞，可是他突然打破沉寂像是在責備我，我立刻回答。

「什麽？哦，我下午休假。」

「你平常放假的下午做些什麽事？」

「沒什麽。逛店……看電影。」

「你也去看朋友？」

「不，」我驚奇地說：「我不認識什麽人。我告訴過你，在……星期二我對你說過。」

「哦，對，你是說過。」

我們又遇到一陣驟雨。大雨點濺濺在擋扳上。車子疾速地轉個彎，車胎在濕石子路上嘶叫。他根本不看我一眼，似乎又忘了我的存在，我眞活像個灰姑娘。

我靜靜地坐着咀嚼着現實的苦味。

我們到了快剩三分之一路程時，才又開始講話。問題唐突而奇怪，「那傢伙是誰？」

我幾乎楞住了，我傻傻地說：「那個傢伙？」

「和你在多農的那個男人。你和他在咖啡館分手的。」

「哦，他。」

「還有誰呢？」他說話十分冒味，不由令我看了他一眼。

我簡單地答，「我的一個朋友。」

「你不是說你附近不認識人？」

「哦，」我稚氣地說：「我認識他。」

這句話引來一道迅速而沒有笑意的眼光。他只說：「菲力好嗎？」

「好，謝謝你。」

「你呢？沒出別的事嗎？」

「沒有。」

我把自己的聲調儘量壓得無動於衷，希望不會露出心中的眞正感情。驕傲加上理智在我心中翻湧。那些愚蠢的幻夢又在暗中飛舞……我不知道我何所期望，可是……這個人，和這些改變，令人緊張。

我又發現一項會令我驚恐的事實。夢幻可能是鏡花水月，可是事實却在。我愛上了他。它不是燈紅酒綠或月光下的產物。即使他不像前夜那麽英俊瀟灑。現在雨水正大，他也沒有那麽誘人，而且我心智淸明。……我仍然愛着這個聲音有時無禮的陌生人。以前我會自笑愚蠢，但是現在一點也不覺得可笑了。

我咬下唇，吞下一口苦汁，希望他不要開口問我一些問題。但是他仍問個不休。

他似乎對傅力克頗感興趣。但是我又答應傅力克不對人說起他的事。我頗感尷尬。

「他是誰？英國人？」

「是。」

「他搭去安西的車子，是不是？爬山嗎？」

「他週末在安西爬山。」

「住在那邊？」

「是。」

「你在英國就認識他了？」

「不。」

「哦，他來華莊過。」

「我想沒有。」

「他住在附近很久了嗎？」

「哦，」我說。「有什麼關係嗎？問這些個做什麼？」

一陣沉默。他的神情似乎僵硬而不快。「對不起，我不該過問你的私人生活。」

「這倒不是什麼秘密。只是——我不想……我不願告訴你……」我期期吶吶地說。

他奇怪地看我一眼。「你不願告訴我什麼？」

「哦，沒什麼，嗯，」我無奈地說：「我不願多談這個。你在意嗎？」

他的態度已經表現得十分明白。我聽見他說：「天殺的，」聲音低沉而氣忿。他把車子駛過華橋，以比往前快一倍的速度駛上彎道。車子像隻發脾氣的貓一樣。「你誤會我了，」仍是難以控制的聲音。「我不想多管別人的事，不過——」

「我知道，對不起。」雖然十分顫驚，可是我的聲調和他一般冷漠。「我一定是很累了。我在多農花了兩小時找塊衣料——哦！」我的手飛向我臉上。「我忘了拿——是，我忘在咖啡館裡。我放在桌下架上，然後傅力克跑去趕車子——哦，我多笨！我如果打電話——哦！」

他的手急急移動，一陣喇叭聲。我驚問：「什麼東西？」

「大概是黃鼠狼。」

樹像飛般向暗中退去。

我說：「你一定要開那麼快？眞怕人。」

車子停了下來。

「你告訴他樹林裡槍聲的事了吧？」

「什麼？誰？」

「那個傅力克。」

我深深吸了口氣。我淸晰地說：「是，我說過。他認爲可能是你。」

車子低吟地自樹中經過。他現在小心地駛着。他沒講話。我好像有魔鬼附體似的痴笨地說：「我想我無需

把下午休假裡的事全部報告我主人。」

這下他眞火了。他咬着牙說：「我不是你的主人。」

「不是？」我故意兇狠地說，否則我怕我會哭出來。「那麼我和誰說話，說些什麼，和你有什麼關係？」

我們已到了彎道的最後一彎。卡地拉克的煞車尖響，車子停了下來。華勞恩向我轉過身。

「這個，」他以低抑的聲音說，他猛然把我拉過來，他嘴唇壓着我的。

因爲這是我的初吻，所以是個相當攝人心魄的經驗。它確實與夢想中的全然相異……如果灰姑娘是我，那麼他是王子……華勞恩是個世故的人，他暫時擺脫了憤怒的情緒。我立刻爲自己的駝鳥姿態而不快。我鼓起全身力量，以懷怒的神情自華勞恩懷中掙開，他不能沒有向我道歉，他只放開我，再發動引擎，高吼一聲衝向斜坡。他關上馬達打開車門，像是要繞過來替我開門。我沒等他。我衝出車子，在身後把門摜上，默默地走上台階。

他趕上我，替我打開大門。他說了些什麼——我猜是叫我名字。聲音低得像是在暗哭。我沒望着他，像他不存在一樣走過他身邊，我進入一道燈亮中，而華萊昂已由大廳而來。

我近來時，他輕輕停住輪車，轉過頭像是向我打招呼。然後他的眼睛自我又打量向勞恩，最後又停在我臉上。撇旦的眉毛上舉，雖然只是那麼一點點。我突然轉身跑上樓去。

× × × ×

如果需要什麼來震落我的白日夢，那麼華萊昂的眼光已經夠了，我向靠在黑暗的臥室門後，把我的放在我燙熱的臉上。我舌上有割破嘴唇的血味……華萊昂一定也看見了。我又感到一陣紅暈。這次不是只在臉上，而且傳遍了全身。

我站直身體，開了燈，急急地把手套拉下來，天譴的華勞恩：他怎敢如此大膽？他怎麼敢？而華萊昂——這時我把第二隻手套拉了下來——天譴的華萊昂。天譴所有華家的人。我很他們。我不願再見到他們。

我停止這個念頭，半脫下我的外套。

很可能我會失去這個機會。魔王不用詢問我，便會猜到今晚是怎麼回事。很可能他會辭去我。

不過我倒沒對這點多所思慮，如果有什麼麻煩，勞恩一定會把眞相告訴他父親，我是被强吻的。而且華勞恩一年難得有幾天在此地，所以也無需擔心此後會有什麼情波。他可能會留下我。

但是當我把外衣掛在美麗的樹架中時，我至感懊惱，因爲我怕再也見不到可恨的華勞恩了。

× × × ×

我的嘴唇已經止血。我小心地塗上口紅，又梳理好頭髮。然後我鎭靜地走過臥室到課室去。

我推開課室門走進去。裡面燈還亮着，但是沒有人在。火勢已經低弱，房中有種特別空虛之感。一扇法式窗戶還微開着，窗帘迎風微盪。地點上有本書打開着，書頁隨風輕翻。

我困惑地看看時鐘。菲力早該自小客廳中回來了。華太太可能已經上樓梳妝。哦，我想，這不關我什麼事。特別是今天晚上我不願下去看他在做什麼。反正他吃了晚飯會上來的。

我彎腰加塊木頭時，聽見背後有聲響。它非常低聲，並不比時鐘的聲音更高。

這點聲音使我汗毛豎立，因爲我當時也感到自窗外吹來的冷氣，它似乎是聲低嘆，而且更可怕的是它彷彿在叫……「小姐……」

我一步越過課室，跑到黑暗的洋台上去，左右邊的窗戶都關着。後面課室射出一條楔形燈亮把我的影子照得又高又大。

「菲力？」

洋台的終端十分黑暗。我走出亮光沿着窗戶走，平台上被雨水沾得很滑，

「菲力？菲力？」

最暗的角落傳來低微的回答聲，我跪在他身邊的潮濕地上，他靠着欄杆蜷伏在地上。

或且可以說是蜷在以前的欄杆邊，它現在已經沒有了，這裡只有一架小木梯，它是我下午把它横擋在危險的欄杆前。這脆弱的木梯過去是三十尺下的黑暗石地和可怕的一排鐵刺……

我擁着他，聲音沙啞而顫抖。

「菲力？怎麼啦？你沒摔交？哦，上帝，你還好沒跌下去哦……我的小菲力，你好嗎？」

冰冷地手伸起來擁着我。「小姐……」

我把他擁在我懷中，臉貼着他的濕頰。「你好嗎？菲力？你受傷了？」「眞的？眞的沒傷？」他點點頭。我抱着他站起來，我自己並不壯大，但是他輕如羽毛。我把他抱回課室走到壁爐邊，坐在椅子上，把他擁在懷中。他手伸上緊緊抱着我的頸項。我不知道我在對他說些什麼，我只是抱着依在我頸上的黑色頭髮。

過一會，他放鬆臂膀，停止顫抖。當我想彎腰投塊木頭的，他又緊擁着我。

「沒關係，」我連忙說：「我把火加大點。我要使你暖和點，你知道。」

他讓我向前傾，投了幾塊木頭到快熄的火裡，然後把它煽大，直到有些火舌包在新木頭上。然後我坐回椅上，我似乎覺得，對於他，我的懷抱比火更有力量。我輕問：「是車子嗎，菲力？」

小頭微點。

「我警告過你欄杆石頭鬆了。我叫你別爬上去，不是嗎？」

他以更稚氣的聲音說；「我聽見喇叭聲，我想……爸爸一向是……在車道上……告訴我他來了。……」

我咬着嘴唇，立刻皺下眉頭。當然，喇叭聲。我記起在彎道上的事。我沒看見路上有什麼東西，那一定是一時衝動使勞恩吻我……使菲力跑到暗中，懷着滿腔希望奔向石欄杆。

我像是對我自己說：「我想不到會這麼危險。我本來以爲它只有點鬆，但是不會掉下來，謝上帝我把木梯横靠在那裡。爲什麼我……哦，上天，還好沒出事！」我又想起一件事。「菲力，白絲呢？我記得她在陪你。」

「白納來叫她。她忘記做了什麼事。」

「哦，」我抱了他一會，「看，菲力，現在的爐火多可愛。把你的凍手烘烘好嗎？」

這次他放開了我，坐在我椅邊的地毯上，伸手向着熊熊的火光。我撫摸他的頭髮。「這也濕了。這麼冷了怎麼可以跑出去？你這小笨瓜，是不是？」

他的聲音有點緊張。「我碰到石頭，它立刻掉了下去。我碰到什麼東西，然後摔了下來，我什麼都看不見

。」

「你碰到木梯上，菲力，你不會摔下去，菲力。那裡不是空間，有個木梯擋着。很保險，十分保險。」

「眞可怕，我嚇壞了。」

「不能怪你，」我說：「換了我，我也會嚇呆。你沒動，倒是十分聰明。」

「我不敢動，我知道你會來。」蒼白的小臉轉向我。「所以我在等待。」

我心中一陣難過。我自然地說：「我來了。還好我沒乘公共汽車，坐你表哥勞恩的車子回來。」我站起向他彎下腰去，兩手抱起他來。「哦，孩子，你像條小狗樣蜷在那裡。走。洗個熱澡，在床上吃飯好不好？」

「你陪我？」

「好。」

「你在我房裡吃晚飯？」

「我坐在你床上，」我答應他。

黑色的眼睛瞪着我。「玩木柱棋？」

「嗬！」我說：「你的條件越開越多。你的木柱棋下得比我好。好，只要你不贏我就行。」我抱他走出門。「我替你放水，你把衣服脫掉。」

他順從地走出去。我拉鐘喚白絲來，然後打開水龍頭。我望着熱騰的水氣迅速地充漫在浴室中，我感到有點害怕，因爲我又得下樓和華萊昂見面。

在放水聲中我聽見起居室有人在敲門。我喊，「進來。」白絲倒眞快。

我驚奇地轉回身，看到並不是白絲，而是華夫人。她從來不在這時候到我房間裡來。我一看到她的表情不由心往下沉。是，就是那回事。我還沒時間想該怎麽說好。

我轉動水龍頭，使水流得小些。我站直身體準備接受任何事件。

「馬小姐，對不起，我打擾了你的換衣服——」這不是可怕的開端，她聲調帶着抱歉之情，又幾乎緊張地接下去，「我不知道——你下午去多農可記得替我拿藥了？」

我感到如釋重負，「哦，是，太太。我打算叫白絲來替你送去。對不起，我不知道你立刻就要。」

「我的藥沒了，否則我不敢麻煩你。」

「我立刻去拿，」我說：「不，一定不麻煩，太太。你沒有打擾我，不是我要洗澡，菲力！」

我彎身試試水，然後關緊龍頭。「哦，來，菲力。快來，別裝做沒聽見……我立刻替你拿藥，太太。我提包放在起居室裡。」

我走出浴室把身後的門關上，我不知道該不該把最近發生的事告訴他，但是當我注視着她時，這個念頭立刻打消了。她面有病色。我覺得她像是支持不住了。

我焦慮地說：「你好嗎？你似乎臉色不好。坐一會好嗎？我替你倒點水好嗎？」

「不，」她站在壁爐邊的高背椅邊。她像對我笑，可是笑不出來。「別怕，我親愛的，我——我昨夜沒有睡好，如此而已。我今天沒吃藥很難過。」

「我立刻替你拿，」我遲疑地望了她一眼，便跑向臥室。藥丸還在我衣袋裡。

「太太，」我看見的事使我驚呼起來。

她一手支着椅子，吃力地靠在上面。她的臉轉開去，似乎她在聽菲力在浴室洗澡的聲音，但是她眼睛閉着，臉如死灰一般。她的美麗驀然無存，而且顯得很蒼老。

我驚呼使她驚醒過來，她睜開眼睛。她似乎十分疲倦乏力地由椅邊走開。

我跑過去，「太太，你病了。我叫人來好嗎？白汀？」

「不，不。我就好。我的藥呢？」

「在衣櫥我外衣裡。是，這裡……」

我伸出盒子時，她像是搶了過去。她又强笑。「謝謝。對不住，我嚇了你……這種事立刻就會過去，不要擔心，馬小姐。」菲力在浴室中吹起無調的口哨，水聲仍然斷斷續續傳出來。海倫看着浴室的門一下便轉身要去。她想自然地說：「菲力像是……很開心。」

「哦，是，」我愉快地說：「他很開心。」

我替她打開門，白絲剛好站在外面舉手正要敲門。

「哦，小姐，你嚇了我一跳，」她眼睛掠過我時，立刻睜得老大。我立刻說：「太太不舒服。華太太，讓白絲送你回去。我只是叫她來生非力臥室的火。我自己來生，白絲。」我轉向痴楞地望着華太太的白絲。「送太太回房去，再拉鈴叫白汀，等她到了你再回來。」

「是，小姐。」

當我跪下燃點非力房中的火時，我心中一直盤算着個新的問題——一個次要問題，當時心另一塊石頭放下時便又生起這一個。那些藥丸顯然是華太太的仙丹，那是什麼藥？她吸毒嗎？我立刻壓抑住這個醜陋的念頭。那只是安眠藥，我確信，而且大概有人沒有安眠藥就無法活下去。可是——這時火舌由紙上愉悅地跳向木枝上——爲什麼她現在要吃藥呢？她似乎有什麼宿疾發作，心臟或是精神病，在發作時需要什麼鎮靜劑。似乎安眠藥對這種病不會有什麼益處。

我拋開這個念頭，前傾把火架好。對於這種事我一無所知。她當然在生病，馮志醫生一定清楚……

浴室中又傳來濺水與口哨聲，一會後非力來了，他穿着睡衣。我咽喉中忽然湧塞起可笑的柔情。我嚴厲地望着他，「耳朶呢？」

他一定沒有注意到我的話，一逕走到熊熊燃燒的壁爐邊。他以稚氣的驕傲說：「我死裡逃生，是不是？」

「是的。」

「如果是別人就會掉下去，是不是？」

「當然。」

「別人決對不會靜靜地等在那裡，是吧？」

我擁着他的腰，把他拉過來，笑着說：「你這頑皮的孩子，別這麼一本正經，看，非力，白絲回來，請你不要告訴她。」

「爲什麼？」

「因爲你嬸嬸不舒服，我不願有什麼閒話去打擾她。」

「好。可是你——你要告訴我叔叔，是嗎？」

「當然。我眞奇怪他會聽不見石頭掉下去的聲音。我進來的時候他正在大廳裡。後來——啊，白絲。太太怎樣？」

「好了些，小姐，她躺了下去，白汀在陪她，她知道該怎麼做。她說太太馬上就會好，她要下去吃晚餐。」

「眞令人高興。她……她吃了藥片嗎，白絲？」

「藥片，小姐？不，那是她的藥水，她放在桌頭櫥子裡，白汀給了她。」

「哦……。還有，白絲，我出去的時候你不是要留在課室嗎？」

「是，小姐。可是白納來叫我，」她側望了我一眼。「還有些襯衫要縫。那是主人的，雖然我告訴他放在什麼地方，他還是找不到。」

「哦，好了。那也不會要多久時間。」

「是，小姐。可是它不是放在原來的地方，被人移動過了，我找了半天。」她說話時，一直斜望着我，她一定奇怪我爲什麼問這些問題。

我說：「好，非力少爺剛才在涼台上玩了一會，衣服有點濕，所以他要洗個澡，在床上吃晚飯，你把他的晚飯和我的一起端上來，好不好？」

「是，小姐。對不起，小姐，但是看見白納那麼急——」她停住了。她臉都紅了起來。

我想，他顯然不讓你立刻回來。我高聲說：「好，白絲，沒有關係。非力少爺不是娃娃。如果他打濕了，那是他自己不好，他自作自受，可是你和我却多了些工作。生活便是這樣，對他？」

我站起來，把非力推向床舖。「上床，小東西，別再穿着睡衣站在這裡。」

我守信用地和非力共進晚餐，然後和他下盤棋，又講段故事給他聽，他精神還很好，我很高興他在心中把這件事看作英雄事蹟，至少這樣不會引起惡夢。

我到廚房去替他調宵夜點心的時候，他有點氣急地要跟我來。我想最好還是聽他的，他就穿着拖鞋和睡袍

躑躅地跟來，看着我把牛奶燉上電爐，再把巧克力和葡萄糖倒進他平常用的藍杯子。我們把它端回房，然後我等他把它喝完。當我該向他道晚安的時候，他緊擁了我一會，使我放棄當晚去見華萊昂的念頭。我回到房中，把中間連通的門打開，使孩子可以見到我房中的光亮。

最後，我坐在壁爐邊，我覺得很疲倦，似乎骨上的肉拉得很緊。我靠在椅背上閉起眼睛。我的腦海像個裝滿互相撕咬野獸的籠子，它們不讓我安靜。很晚的時候，我聽見一輛車子駛上彎道。我緊張地跳起來，立刻輕輕地走進非力房中去。

他睡着了，我疲倦地回房開始脫衣服。我已預備上床的時候，有人在門外輕敲。

我驚奇地問。「誰？」

「白絲，小姐，」

「哦，白絲，進來。」

她拿個紙包，她有點奇怪的望着我。「這是你的。我知道你可能上床了，但是他叫我立刻送上來。」

「不，我還沒上床。謝謝你，白絲。晚安。」

「晚安，小姐。」

她走了出去，我坐在床邊打開神秘的紙包。

我坐了一下，望着意大利的銀絲衣料。然後我又看見一張紙條。

它寫：

「為了那一吻，我不能說我至感抱歉，但是為了別的事，我對你說對不住。我心中有事，但是不該在你身上出氣。替你拿回衣料，那麼可以做為我的處分嗎？原諒我。

又：別過於緊張，那不過是一吻而已。」

當夜我實在該吃點華太太的藥片。因為我久久無法入眠。

第十章

「我告訴我愛，我告訴我愛，
我全心全意地告訴他……」

威廉‧布萊克：詩集。

到第二天早上一切全成夢幻，勞恩很早就離開華莊，這次回南方的白凡莊屋。他走的時候我沒有看見。他昨天晚上有沒有和華萊恩談起這件事，我不知道，因為我一點看不出有什麼跡象。當我走到主房中，告訴他非力遭到第二次意外時，他愉悅地接待我，然後皺眉陰鬱地聽我敘述。

他坐在圖書館大桌子後面，我講完後，他靜靜地坐了一會，像是在沉思。我覺得他彷彿忘了我的在場。

他說話時，他的話很奇怪：「又來了。」

我驚奇地問：「先生？」

他黑眉毛下的眼光快望我一下。我覺得他聲調有點倦容。「幾天之內這是第二次了。馬小姐，由於可怕的理由，我們必需再向你道謝。」

「哦，」我難為情地說：「沒什麼。任何人——」

「任何人都會一樣地做？」他的笑容一現而逝，甚至於沒有點燃他的眼睛。「你早先也說過，馬小姐，我必須說我們幸而有……」稍停之後：「有幸請你來照料非力。你什麼時候把梯子放在那裡？」

「昨天」。

「真的？你怎麼想到的？」

我遲疑地想該怎麼說。「前天我一個人到涼台上去，去——等一輛車子來。我記得石欄杆本來有點鬆。我用手試了試，它果然是鬆的。不過它並不危險。我想過向你講，可是它並不嚴重。然後車子來了……我就忘了

這件事。」

我沒講出那天是星期二，車子是勞恩的。我又說下去，「到了昨天，我想去多農，我又出去看天氣會不會下雨，我又想起欄杆的事，但是我因爲急得去趕公共汽車，所以我想臨時用什麽東西把它擋住。我看見廚房中有個小木梯，便跑去把它拿來，我覺得似乎安全了。我還記得一同來就告訴你。我——我眞對不起，」我最後說。

「你不必道歉。你根本不知道石頭會腐化到那種程度。我早就知道欄杆不牢了，但是想不到那麽需要修補。實在該感謝你用梯子欄住它。」

我很難爲情地笑笑。「也許是菲力的守護神有靈。」

他冷漠地說：「也許。他是需要有個守護神。」

我說：「有句成語，是吧？『有意外之傾向』。」

「相當合適。」他溫柔的音調中帶有戲謔之意。我奇怪地望着他。他看見我的眼光。「哦，什麽，馬小姐？。」

「沒什麽，」我困惑地說：「我……只是……你好像並不在意，我以爲你會生氣。」

「我是生氣，」他說：「非常生氣。」我和他談話以來還是第一次正視他，我覺得有點奇詫，因爲他所說的並不完全眞實，他又笑笑。「我是一個有理性的人，我對那些有責任的罪人十分生氣。如果我在你面前發洩，那是不應該的。我不能這樣，因爲……我爲人如此。」

他轉開旋椅，稍爲離開我一點，望着通玫瑰花園的窗戶。我望着他那憂鬱明亮的面龐，美麗的眼睛與善變的嘴唇，我等待着他。我不知道爲什麽每當和華萊昂談話時，會有一種演戲的感覺，好些所有台詞都已確定，我知道下一句該是什麽，而且往往不會有錯。

他以狡詐而冷靜的聲調說：「一個跛足的人會學得一種……經濟的效用，馬小姐，對你發火生氣又有什麽用？又不是你的錯，菲力怎麽樣？」

這個問題像刀子一樣割過我的心中，如果他眞的生氣，也許我會感到更好過些。

「菲力？哦，他很好，謝謝你。他又驚恐又不安，不過我懷疑有什麽不良的後果。他應該立刻就會忘了這件事——不過，目前他對這件歷險却感到很驕傲。」

他仍然望着窗外，「是嗎？啊，孩子眞是些深不可測的動物，不對嗎？希望他的歷險到此爲止。」

「你別愁，華先生。他實在運氣不好，但是現在已經過了。」我又無意地問上一句：「波亭先生什麽時候回來？」

他迅速地轉回來。同時輪椅也跟着轉動，因爲動作太猛，他的手臂碰到桌角上。我驚叫起來。

「你的手碰到了！」

「沒關係」。

「手腕在流血。我可以替你——」

「不要緊，你方才說什麽？」

「我忘了，哦，是的。我不知道你清不清楚菲力的波亭叔叔什麽時候回來？」

「我不知道，怎麽啦？」

我的眼睛還看着他的手腕。我向他望時，發現他正看着我，他的臉色又很冷靜下來，可是他那注視我的神情有點令我嚇得說不出話來。

然後銳利的眼光消失了。他手上玩弄着一把裁紙刀。「你爲什麽問這件事？」

「因爲菲力時常問起我，我想也許你有波亭先生的消息。」

「啊，是的。哦，我也不十分淸楚。我弟弟的行動常常難以預測。至少他還要三個月才會回來。我想，他的講課日程在復活節前左右才能結束，可能過後他還準備留下協助發掘古物——我記得好像是在德爾非。」他微笑了。「我弟弟一向不喜歡寫信……我想對於這點，菲力和我一樣淸楚。」他把裁紙刀放在原來地方，十分瀟灑地笑望着我，「嗯，馬小姐，我不多躭誤你的時間了。我要在適當的方向來發洩我的怒氣。」

我一逃避出去，他就拿起室內的電話。

我也驚奇自己爲什麽要用「逃避」一詞，因爲我走出圖書室實在如釋重負。這個發現使我頗爲困惑。天譴

的，他是在貓哭老鼠似地在戲弄我，是不是？

雖然分析起來沒有理由，但是我一直心中縈繞着一個念頭——不管它是多麽無理多麽可笑——他所謂的怒氣已經有一部分直直地指向我。

× × × × ×

現在離復活節會舞只有兩個星期了，我必須加緊工作，天氣不好，所以我不能和菲力一起去作例行散步，雖然我也帶他到馬廐邊去玩過幾個下午，不過我們有許多空閒時間，使我可以從事裁剪縫製。菲力和白絲都對縫製新舞裝感到興趣，所以一直圍在我身邊指東指西，說個不停。白絲比起菲力倒可以有許多幫助的地方，因爲她和我的身材相彷，所以我可以在她身上量比。對於作模特兒，她也樂此不倦。

華莊內一天比一天忙碌而興奮。如果說華莊眞少錢用，至少在表面上一點也看不出來。雖然我不喜歡聽閒話，然而有些難以避免地傳到我耳中來，我知道這次舞會的費用大多由華先生本人負擔。據說波亭先生對這種事根本不在意。以往菲力父母都極力支持這盛會，而且每次都特地由巴黎前來參加，所以波亭先生既然是菲力的監護人，當然也未便對於錢袋管得太緊。不管眞情如何，所以華先生決定至少要恢復老伯爵時代的一部分盛況。以我無經驗的眼睛看來，這些準備好像極其奢華。罕用的臥室也開放通風——因爲復活節週末便會有客人來臨——大舞廳和大客廳全部開放，吊燈和鏡子都擦得閃亮，地氈和家俱全經過細密的佈置，而且這一切全在華先生銳眼監視之下。他的輪椅似乎無所不在。如果一個僕人把拭擦的銀器掉在地上，主人也能聽見；如果一張桌子沒用抬而用推的話，主人立刻自屋角向他斥罵；他甚至時常在樓廊上出現，他會時常出入在一些不常用的走廊與房間內。

這幢大屋一點一滴地爲一年中的大事準備着，復活節越來越近，屋中興奮之氣氛也更加濃厚。然後是最後的佈置；溫室中的花搬了進來，那是些我未曾見過的漂亮茶花和百合，在許多鮮艷花朵中，一盆盆的越橘，水仙和鬱金香有如清新可愛的女仙。一個走廊上供着一淺盆的侏儒柳，下面還有些金魚泳游其間，池邊的小櫻草花像蝴蝶般依附着。戶外已裝好大探照燈，照得高達二十呎高的噴泉五光十彩。復活節前夕，天色轉晴。復活節是晴朗的好天氣，微風吹拂着林間的小野菊，而且更加上一層成功的情緒。

華莊一片歡欣之情。

× × × × ×

星期日晚上菲力上床後，我替我的服裝作最後縫製。白絲在一邊幫我忙，我坐在滿是別針的地上，以鑑賞的眼光望着她。

「嗯——對，」我說，「再轉個身，好嗎？謝謝。好了，白絲。」

白絲愉快地微鞠一躬。奇怪的是當她穿上這件衣服後，不帶有一點下人的態度，她像個漂亮苗條而年青的華服鄉村少女——而且滿懷興奮。

「眞漂亮，小姐，多麽可愛啊！」她轉個圈，寬裙飛張開來。她輕巧地用手指夾起一道褶邊。「你穿上一定十分美麗。」

「等和人家一比起來，就顯出自己的手工了。」

「你也許不相信，」白絲柔聲說：「我看過許多，解開行李差不多全是我和瑪麗的工作。我想最漂亮的衣服應該是黃室中的子爵夫人，但是她自己像是用白粉塗的。」

「噓，白絲，」我笑着制止，「你不該對我說這種話！」

她開始在房內哼着調子翩翩起舞。「當然，太太一向很美，還有伍太太也很漂亮，她像個皇后，她是黑的。」

「富里蒙先生在嗎？」

「哦，他常常來。他說他怎麽樣也不願錯過。而且，一半女士的衣服全是他設計的。」

我開始拾起地上的別針，不經心地問：「還有勞恩先生呢？他也一定來嗎？」

一陣暫短的沉默，她迅速地瞥視我一眼說：「他好幾年沒來過了。但是他們想他這次會來。」

我默默地拾檢別針。

她走到我身邊，十分善心地說。「你何不現在試一下，小姐？那些別針等會我來拾。」

「沒有關係，」我說：「那裡還有不少。」

「你信不信，」她悶悶地說：「那些夠你找幾個星期的了。來，小姐，穿上，我想看你穿上它，還有那雙銀鞋。」

我笑着站起來。「好吧。」

「可惜你房裡沒有一面好穿衣鏡。衣櫥門後那一面不夠好，而且穿長裙禮服照不完全。」

「沒關係。我對太太說過我在縫件長裙禮服，她說我可以用她房裡的鏡子。現在只不過是最後試一試，明天晚上我便要穿上了。」

她跟我走進臥室，有點羞怯地說：「明天我來幫你穿衣服好嗎？」

「哦，白絲，你多好！但是你自己的事情也不少！我自己可以勉强對付，我不願過於舖張，你知道。」

「我自己願意，眞的。」

「那麼多謝你了。有了你我可以省事不少。」

她穿上制服，又高興地幫我穿上禮服。最後，我站在狹窄的鏡前自照。

「哦，小姐，多可愛！」

「我們兩個人花了不少時間，白絲，我十分感謝你的幫助，沒有你我實在沒辦法。」

我轉身望着衣服的每一條縫和每個邊，心想不知到樓下和別的禮服相形之下會是付什麼樣子。我在鏡中看見白絲的眼光。她的喜悅似乎一點不被那些名家裁製的衣服所冲淡。「哦，小姐，眞美！再沒有比它更漂亮的了！你眞像畫中的美人！等等，我去拿鞋子。」

她已在衣櫥裡翻動時，我蹲在她身邊衝動地說：「白絲……」

她轉過身來。

「白絲，你可願在你們星期二的舞會中穿上？你也許自己另外有更美麗的衣服……」

「哦，小姐！」她睁大眼睛，握緊双手，「哦，我？我不行……我可以嗎？」

「怎麼不可以？你穿上也很美麗，何況它是照你身材縫起來的。如果你願意，我非常高興。我想別人也許認不出來。」

「不，他們認不出，」她連忙說：「明天這裡的侍者全是外面僱來的——僕人們都不在。如果，你眞的——」她又向我道謝，我接着說：

「那麼一言爲定。好。現在乘太太還沒上樓，我得趕快到她房裡去照照鏡子。」

「你的鞋子！穿上你的新鞋子！」

「不，不，算了，」我急忙說了便走出門。「我該去了，白絲，謝謝你！晚安！」

× × × × ×

華太太的臥室隔壁是一間小起居室，她早上大多用這間房子。我走進去，讓連通的門開着。

她的臥室十分漂亮，燈光柔和，高貴的帷帳，盥洗桌上是水晶與銀製器具，一面大威尼斯鏡子掛在臥室門上，旁邊是緞幔圍着。

我站在鏡子前面。後面長長的窗戶帘映在鏡中，現出玫瑰的顏色，光亮十分可愛。我移動身體時看見衣服中的銀絲在閃閃作光，它迎着白雲般的裙子，就像陽光下的游絲。

迎着鏡子，我立刻連想起現在的灰姑娘已經可以參加舞會了。但是——午夜又如何？

我讓自己別想起這些，因爲這些神話對我來說全是無意義的。

有人站在起居室門口，可能是白絲送那銀鞋來。我喊：「進來，我已經好了，」然後對鏡子做個鬼臉，這就是玻璃鞋子。眞該死，我就不能不想這些個嗎……？

迅速的脚步聲走過起居室，勞恩的聲音說：「海倫，你找我嗎？」

他看見了我。他立刻在門口站定。

「哦——嗨！」他說。他似乎有點氣急，好像在趕忙什麼似的。

我張嘴要回答他，但是又閉口把話吞下去。我好像累得連話都說不出來。我有如一個做了錯事的女學生癡癡地瞪着他，我知道我臉上的血紅。

我笨拙地拉起裙子，向他擋着的門口走去。

他沒有讓路。他只是倚着門框站着，好像有事和我當場解決。

我又遲疑地向他走前兩步，然後站定。

「別走，讓我看看。」

「我該走了，」我說：「我最好——」

他說，「仙女，」他聲音很輕，語調中的笑意令我臉蛋發紅了起來。

我不知道等下會發生什麼事。他移動一下身體說：「好，你眞想跑開？」我想我是說：「並不，」然後又是「勞恩」他向前而來，把我擁在他懷中，猛烈激情地吻着我，這成了我許多美夢的巔峯。

我終於把他推開，双手抵着他的胸口。「可是勞恩，爲什麼？」

「你說什麼爲什麼？」

「爲什麼是我？你父親管我叫簡愛，他也不怎麼錯，而你——你可以找別人，哦……爲什麼？」

「你想知道爲什麼嗎？」他的手把我轉過身，讓我面對着鏡子，然後他又擁着我，我覺得他的心在我肩胛上跳動。他的眼光在鏡中與我相遇。「你無需那麼自卑，我的美人。這就是爲什麼。」

我心中有種奇異的感情，一半得意，一半困惑。我沒有說話，小愛神盲目地望着我們。我們後面的玫瑰和水晶用具發出美麗的光輝。勞恩注視着我的臉。

他張嘴想說些什麼，但是隔壁房間傳來一聲響動。他立刻轉回頭，手仍緊緊地抓住我的肩膀。然後他放開我轉回身去，他冷冷地說，「呀，海倫，我已在找你。我想你要來的。」

我也猛轉回身。我覺得熱潮自臉上退去，現在蒼白而冷淡。我們站着的地方可以看見任何走進起居室的人。海倫剛好站在門內，白汀在她身邊，她回頭對什麼人講話——可能是一個客人——因爲那人站在走廊上，所以處於我視線之外。

一個女人柔聲答覆後，我聽見裙子綣綷地走遠去。華太太有沒有看見勞恩擁着我，實在很難講，但是我知道白汀看見了。我避開她惡意的黑眼睛，立刻走出臥室，勞恩跟在我後面。

我吶吶地對華太太說：「太太……，我用你的鏡子試衣服。你說我可以……」

現在仍猜不出她有沒有看見。她淡灰色的眼睛毫無表情地上下打量着我。它和平常一樣，沒有笑意，但是

由她臉色看來並無不懌之情。

她冷靜地說：「當然。這就是你做的那件衣服嗎，馬小姐？眞漂亮。你的手工眞好。也許以後你願意替我做點針線？」

那麼她看見了，我覺得身邊的勞恩微微動了一下。燒燃的顏色又衝上臉頰，我立刻說：「不勝榮幸，太太。晚安，太太。晚安，先生。」

我沒有望着他。我自海倫身邊走進幽暗的走廊，跑回房去。

第二天像陣旋風般過去。我整天和菲力在一起，房中充滿了熙攘來往的客人，準備在慶祝復活節的盛典。幸而我無需與華太太見面。剛用過午飯，白汀帶個訊來，她聲音表情都有種惡意的嘲笑，問我們可不可以散步到村裡去買點東西，因爲僕人們（她並不是用「其他僕人」一詞）全忙得抽不出空。

我勉强同意，拉了菲力一同到沙羅村去。自然，這種事華太太决不會一而再，也許我過於敏感。至於白汀的態度我並不在意。

幾分鐘後我又想，以前發生的事究竟是否夢幻。我站在雷先生屋外的陽光中自衣袋中取出白汀給我的紙條。這時我聽見店門珠簾一陣響動，白汀走了出來。白汀「今天沒空」，而叫我來做小差。她一定是和我說話後立刻到沙羅村來。

我驚訝地望着她。她毫無異色，只用她黑眼睛斜視我，而且像蒙娜麗莎一樣惡毒地笑笑。她走進咖啡館過去的糖果店。

我推開搖幌的珠簾走進幽暗的店內，我緊張而不安地打算遇見帶有白汀那種惡意的雷先生的語調。

我堅定地對自己說這只是幻想而已。然而我一進門迎面便遇到敎士的管家勞太太，無疑，她寒暄之語帶有令人寒顫的聲氣。她冷冷地瞅我一眼，點下來，用小心的聲調道聲好。她也憐憫而淡漠地對菲力打個招呼。

過後當我在糖果店中買了些巧克力，我覺得這位肥胖的杜太太笑容有點勉强，她黑眼睛閃着好奇之光，她望了菲力和我一眼，「你什麼時候離開我們，小姐？」

雖然我心中如受搥擊，我仍然鎮靜地說：「我們暫時還不會去多農，太太。你知道，波亭先生還要三個月

以後才回去。」

我幾乎猛拉菲力出門到陽光中去。白汀的工作做得不壞。新聞加上謠言已傳遍沙羅村了。

我在別人的注視與低語下，急急快步走到橋上，菲力在我身邊喘息。

我以前還無法體會到灰姑娘的痛苦處境。

× × × ×

用過茶，我去找薛太太，想和她談談樓下的流言，但是她只告訴我下面工作又忙又亂，使「她宿病復發」，她已經上床去，不能和任何人談話。所以我和菲力在一起，心中仍縈懷難忘那令人狂喜——抑或災難？——的回憶，以及我立刻即將被華莊辭退的事。我又記起我也為菲力的遭遇而不安……

這時白絲上來替菲力準備晚飯。我的心情相當焦慮緊張，不願下去和主人與女主人見面。然後菲力忽然哭起來，說我如果不在「半夜」上來帶他去看一眼舞會，他決不肯上床。我答應他後，他才滿意地跟白絲走了。

我關上他們的門，跑進我的浴室。

吸我的第一次舞會而化裝……勞恩在跳舞的人群之中……我應該快樂，幸福，愉快。但是我拆開一塊新肥皂的包裝紙時，我的手發抖，過後當我坐着梳頭時，門上有人輕敲，我像個消防隊員般急轉過身。

「我去開，」白絲已經服伺好菲力，現在在幫我的忙。她似乎鬼鬼祟祟地站在門口，好像門口另有什麽人在。然後她關上門拿了個盒子走進來。

我坐在梳妝台前，手上的髮梳懸在半空。白絲向我走來，她把盒子給我時，臉有點紅，她避開我的眼光。

「這是給你的，」她的聲音似乎有點無奈而低抑。

我一時想要問她下面大家在傳說些什麽，但是我把話嚥了下去。我不願看見他——還有主人和太太——因為白汀的流言醞釀在人們心中。

我由白絲手中接過盒子。

它平扁而輕巧，這是一束有黑色心形葉子的美麗白色，乳白，淡白的菫花。

葉子上貼有一張卡片。我沒打開坡璃紙盒蓋，我已開上面用黑字寫着——勞。

我默默地穿好衣服。

然後，我別上花朵，安靜地說：「謝謝你，白絲，」然後走向音樂與笑聲。

第十一章

「我是双料愚人，我知道，
為了愛情，為了我的話。」

約翰・鄧尼：三愚人。

舞會已在順利地進行，看見華先生夫婦已接待過客人，我心中很高興。他們應該站的大梯下花叢邊的位置已經空着。大廳裡輝亮地照着移動的人群。我站在樓廊上猶豫了，因為我必須在衆目睽睽下獨自走下階梯。過一會有三個少婦閒談地由走廊邊一間房中走出來，我盡量自然地跟在她們後面。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輕易而不為人注意地到了大廳裡，我又找到一個放滿杜鵑花的角落，望着跳舞的仕女。

我看不見華萊昂的輪車，海倫穿着海藍色的長裳，模樣十分美麗，她已和一個胸前掛着勳章的有鬍鬚老人在跳舞。富里蒙已站在窗口和一個藍髮鷹鼻的老婦在講話。他稍為向前傾身，他奉承的態度有如她是全府中最美麗聰明女性。她以前可能是如此。但是我想即使她是世界上最可愛的女巫，他仍然是這付態度。

我轉身尋找勞恩。在一陣急速的音樂聲中，跳舞的人們自我身邊疾飄而過，這時我看見了他。他正在和一個鳳眼美嘴的金髮女郎在跳舞。她穿着黑色高領直裙的衣服，使她顯得格外纖秀苗條。她和他貼得很近，而且迅速地談話，長長的睫毛不斷地眨動。我沒有看見他在說話，可是一直在微笑。這眞是天生一對，他們的舞姿美好，許多眼睛都望他們的方向看去——我也無法不看着他們——許多人的眼光在讚美他們。似乎薛太太的話說得不錯；勞恩到那裡，謠言跟到那裡。我不知道這個女郎是誰。假如他是和我在跳舞，別人的眼光會怎麽樣

呢？」「這個新女郎是誰？我的天，顯然是什麽寒微的人。天，那付打扮……家庭教師？……哦……哦，我懂了……」

音樂聲停，大家都移到舞廳邊上去。人群把我藏在後面。沒有人注意我。我高興地坐在杜鵑花和大理石柱後面。我旁邊有一絲水流向一個小魚缸中去，然後漫出來流到一片青苔上。杜鵑花影映照在水上，下面是金色銀色的游魚。

音樂聲又響起，壓住了談話聲，聲笑，與水滴聲。五光十色的衣服又在此中飄曳。這次他帶着一位藍色長服身佩鑽石的老婦。然後是一個瘦削面孔手指像黃爪般的婦人，再下來又是那個可愛的金髮女郎。再過去是一個隆胸染髮身穿黑衣與寶石的女人，然後又是那個金髮女郎。

魚兒像綠色的蟒蛇浮游水中，投下美麗的黑影。一片粉紅杜鵑的落瓣浮在水面上。我記起我對非力的諾言。我站起來抖直衣裙。魚兒驚嚇地躲到水草中去了。

一個聲音說：「小姐，」它已在我身後。我像一個應召的罪人般把手提包掉落地上，差點進了水缸。聲音的主人彎腰替我拾起來，我應該知道他一定是來安慰壁花的。

「富先生！」我說，「你嚇了我一跳！」

「對不起，」他微笑着把提包遞給我。「可是你現在先別飛走，小姐。我要請你作時間的見證。」

「見證？」

他作了個手勢。「親愛的，我不會跳舞。可是我叫我自己不要離開這裡。我想如果我可以遇見你，那麽我們可以隨意談及，使我容易地渡過這一段時間。」

「嗯，」我注意到他的手已在摸口袋。「同時安靜地抽一支烟？好，富先生，我做你的壁爐架好了。」

「一個諒解的女性，」富里蒙面不改色地拿出香烟盒說：「比寶石更貴重。」

「你別那麽相信。沒有一個女性比寶石貴重。」我又坐下。「不，謝謝，我不吸烟。」

「比鑽石，珍珠，寶石更貴重，」富里蒙說了也坐在我身邊的椅子上嘆了口氣，又以誇大的姿態燃起香烟。「這是件非常漂亮的禮服，親愛的。」

我對他笑起來。「莎士比亞恭賀米娜●杜勞特的話？謝謝，先生。」

他望着我的衣服。「我講的是眞心話。但是你把光輝用桶子蓋了起來，是不是我一直在看着你，但是沒見到你跳舞。

「我一個人都不認識。」

「哦，啦—啦！海倫沒把你介紹給年青男士們嗎？」

「我還沒看過她。我下來得比較晚。」

「她在那裡——是，啊，不是在和徐先生在跳舞嗎？」他又打量着舞池。「勞恩呢？他認識每一個人，也許他——」

「哦，不用了，」我的話有點言不由衷。富里蒙慈和地看着我，我又只好再說下去。「我——我已要上樓去。我答應非力去看他。我想——不用打擾勞恩先生了。」

「上樓？去了就不再下來了，對不對？」溫和的眼睛在打量我，「所以你下來得這麽晚而且躲在花叢後面？」

「我不——你是什麽意思？」

他凝望着我身上佩着的花朵不響。他伸手搽着黃花。我說：「你怎麽知道？」我用指尖輕碰花朵。「這些？」

他搖搖頭。「我親愛的，」他輕聲說：「你難道不知道，華莊的一舉一動都是山谷中大新聞？」

我苦笑地說：「我已在學。」我由他身上望開去。一條魚在水底輕咬水草。我失神地看着它。跳舞的樂聲似乎在遙遠的地方，花叢間除了水滴聲外是一片寂靜。

最後他說：「你非常年輕。」

「二十三。」我說。

「小姐——」他像是在選擇用語——「如果你想離開華莊，你打算到那裡去？」

我默默地看了他一會。眞的事情來了。白汀的惡意舉動並非沒有意義。富先生的話已是在暗示要辭退我。他也許們自己不願講，而請富里蒙來對我說。似乎人人把我和勞恩事看做的他們自己的事。

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麼。我除了他愛我之外我看不見別的事；他吻了我，今晚他在這裡。我想見他；十分急着想見他。關於勞恩的想法和目的——他的「意向」——我一點也沒有考慮，他在這裡，我愛他，如此而已。

我振起精神聽富里蒙仁慈地說下去：「你在法國有朋友嗎？還是你獨自在此地，小姐？」

我輕輕而緊張地說：「我在法國一個人也不認識。但是我也並不孤獨，先生。」

「你是什麼意思？」

「富先生，你十分仁慈，別以爲我不感激你。讓我們坦白地說，別再繞圈子了。你關心我，因爲華勞恩吻了我，所以我會被人辭退。對不對？」

「並不完全對。」

我驚奇地說：「那麼怎麼樣呢？」

他輕聲說：「因爲你也愛上了華勞恩，小姐？」

我有點氣急地說：「那麼——怎麼樣呢？」

「我說過，你太年青。這裡你又沒有人照料，你太孤單了。」

「不，我對你說過。我並不孤單。」

他疑問地望我一眼。

我十分平靜地說：「我難道就不可能——跑去找勞恩嗎？」

一刻沉默。這句談似乎在靜寂中不斷回響。我緊抓着手提包，扳扣使我手勒得發痛。我望着他。「是，先生。我們可以坦白地談。難道華勞恩一定不願意照顧我嗎？」

「我親愛的小姐——」富里蒙說了一半停住了。

「是，先生。」

他深深吸了一口氣。「你和勞恩……？不，小姐，不，不不。」

我過了一會說：「你對他倒底有多瞭解呢？」

「勞恩？嗯，相當，也許不夠親密，可是——」他停住，一手拉住衣領。他不看着我的眼光。他說：「鬼！」

這句話使我頗感意外，然後在烟灰缸上把烟蒂揉熄。

我也感到氣忿起來。「既然你對他並不十分瞭解，也許你可以把你的意思解釋給我聽。」

他現在正視着我。「親愛的，我不能，我不該說。我已經做了件不可原諒的事了。我不能再多說。」

「華先生是你的主人？」

他幾乎跳了起來。「你實在比我利害，親愛的。是，還有別的原因。」

我們的眼光相遇，他半慚半驚。但是我在生氣，我說：「我們既然是在猜謎，先生，你怎麼知道所有老虎都是眞的？」

「小姐——」

「好，」我說：「我們不談這個了。你對我警告過。你已經可以對得起你的良心了。我們何不等着瞧呢？」

他長嘆一聲。「我錯了，」他說：「你並不如我所想的那麼年青。」他又拿出一支香烟對我笑笑。「好，我已經不知羞恥地對你說過了。別忘了，如果你要走的話，至少在法國你還可以找到一處棲身之所。」

我怒氣已平。「富先生——」

「好，」他說：「不談這個了。在這喧嚷之中我們該怎麼嗎？你想我們該到那裡去？你願不願意下一盤棋？」

我輕笑一聲。「那太快了。比起我來，非力是個大師。你可以在三分鐘以內擊敗我。」

「可惜。香烟和棋是老傻瓜們的事。」一隻大手像父親般拍了拍我。「對不起，孩子，如果忠告來得太晚，不能責備我，我也身不由己。」

我對他笑笑。「富先生，雖然現在談這些事不合時宜，不過你是一個好人。然而……太晚了一點。」

勞恩的聲音在我身邊。「你在這裡，里蒙，你爲什麼把她藏在這個角落裡？你們在談什麼？什麼太晚了？」

「其中之一是你，」富里蒙冷靜地說：「現在帶馬小姐去跳舞，把她由金魚缸邊拉開。」

勞恩笑笑。「好，遵命。琳黛，走。」

我跟他走去。

富里蒙望着我看，心中似乎相當煩亂。音樂聲帶着我們後，我就忘了他。

他的聲音在我耳邊。「如隔三秋了！你在那裡多久了？」

「不久。」

「爲什麽這麽晚下來？」

「我怕下來。」

「怕？天，爲什麽？哦，當然，是海倫。」

「她看見我們了；你也知道。」

「是，」他笑道：「你在意嗎？」

「是」。

「那麽你得學會不必在意。」

我的心跳到我咽喉上。「你是什麽意思？」

他只是笑而不答，帶着我跟音樂轉着急圈。一根柱子過去，一群男人，一個輪椅……華萊昂。

他當然是在看着我們。這是萬花筒中央的一個黑影，明亮蛛網中的一隻蜘蛛……我心中昇起了一團疑慮。我輕輕搖頭，想把幻想擇掉。這個人，我並不怕他……是不是呢？

跳舞又使我面對着他。我正視着他，對他爽朗地笑笑。

他頗感意外。他揚起眉毛，嘴角扭曲。但是他返我一笑。

其他跳舞的人擋住我們之間的視線。我强烈地感到我主人的笑容，像是對一個我看不見的惡作劇在得意地微笑。這個印象令我十分不快。

「勞恩，」我忽然緊張地說。

「嗯？」

「哦……沒什麽」。

「只是勞恩？」

「是。」

他斜望我一眼，笑了笑。「好，」他只這麽說了一聲。但是我覺得他瞭解我的心意。

× × × ×

一齣舞完畢後，我們站在和華萊昂相對的另一角窗邊。勞恩沒有要離開我的意思。他站在我身邊默默地等待着。雖然他眼睛望着人們，可是在精神上似乎忘了他們的存在。我注意到一些對我們看的奇異眼光，可是我已經不在乎了。我忙着在人群中尋找華太太，但是她不在。

音樂又開始了。勞恩轉過去背向着我。

我懦怯地說：「你看，你不必顧到我。我——」

「別蠢，」他說了抓住我的手。

這種含着愛意的話使我得到安慰。我笑起來。我忘了華萊昂，他那上揚的眉毛，甚至他惡作劇的態度。我才說，「不，先生，」可是我就被拉下了舞池。

「今晚我已經盡了我的本份了，」勞恩說：「我差不多和這裡每一個未婚女性跳過舞，現在別想要摔開我，我的姑娘……還好以前我沒有找到你，否則我會疏忽了我的責任。」

我們在大廳邊沿跳舞，靠近通向凉爽夜色的法式落地窗。

「現在，」他說：「我只好卸下我的責任了……」

我還沒有聽見他說些什麽，我們已經出了舞廳到了凉廊上。然後神不知鬼不覺地溜進了後面的樹林中。音樂聲自窗戶內傳來，在黑暗的花園中天上有一彎復活節的月亮，勞恩的肩膀碰到一節木蘭花枝幹，現出一方小星星的天空。我們如中魔咒般地沒有開口。

我們置身在陰影裡。他站住緊緊擁着我。「現在……」他說。

過後等我說得出話時，我的聲音顫抖，「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當然。我說完這幾句表達得很壞的

話後，又是許久無法說得出話或透得過氣。最後他放開我，他說話時，我幾乎認不出是他的聲音。他聲調含糊而且不穩，然而在口吻中仍帶着那一絲笑意。

「你怎麽不問呢？」

「問什麽？」

「世界上每個女人都會立刻問：『你愛我嗎？』她們要互相誓言。」

我說：「我對你說過不要自鄙，琳黛。」

「我情不自禁。你使我有這個感覺。」

他說：「哦，天！」然後又把我拉過去。他沒吻我，只緊緊地抱着我，在我頭頂上說：「琳黛……琳黛，聽我說。」

「我在聽。」

「愛情的事，我也不知道。這是眞話。我不知道。」

我心中一陣難過——如果它並不荒唐的話——它像是憐憫。「沒關係，勞恩。沒關係。」

「有關係。你必須知道。以前有過別的女人——你知道，頗有幾個。」

「是。」

「可是不一樣，」一陣沉默。又是一聲低笑。「我反正得說出來，對不對？是的。」他的臉摩擦我的頭髮。「琳黛。你現在知道了，我需要你。是，看上帝的名份。如果那可以叫做愛情——」

「好了，」我說：「相信我。好了。」

又是沉默。他嘆了一口氣把我放鬆一點，他聲音又恢復原先的冷靜與淡漠。「你和里蒙談些什麽？」

這個意外的問題使我吃了一驚。「我——哦，我記不得了。一些小事。還有——哦，對了。我的衣服，是，我們談我的衣服。」

我看見他在笑。「來，坦白吧。你們談起了我。」

「你怎麽知道？」

「第二感。」

「哦，兇手，」我說，「別說你已經知道了；」

「什麽？」

「你父親是個戰士，你不知道？」

「哦？那麽我們應該說我的聽覺不錯。里蒙是不是向你警告說我並不誠意？」

「當然。」

「天，他這樣說嗎？」

「可以這麽說，不過他的動機並不壞。」

「我相信。他怎麽說的？」

我笑着引述他的話：「『你和勞恩，不，不，不，』你先別生氣。我很喜歡富先生，他對我說這些話是爲了我好。」

他有點悲戚地看着我。「我不是個容易生氣的人。他的話相當有道理。我並不是指我的動機，而且你和我——」他停了一停。「我把我所想的告訴過你了。而你，你說你愛我。」

我說：「是，是，是。」

我看見他在微笑，「又是三次，你眞大方。」

「我是把富里蒙的話抵消了。英國人有句詩說：『三次才是眞話。』」

又是一刻寂靜。他又擁着我說：「那麽你願意冒險嫁給我了？」

我開始發抖。我啞聲說：「可是你父親——」

他的手重擦我一下，使我痛起來。「我父親？和他有什麽關係？」

「他會生氣，也許他會採取什麽行動叫你離開白風莊屋，或且——」

「怎麽樣呢？我又不是綁在白鳳莊房。」他短笑一聲。「你怕我的地位受到影響，我的前途？天啊；」我吶吶地說：「但是你愛白風，是不是？你對我說過，而且薛太太——」

「哦，她也談起我了？」

「人人都談起你，」我說。

「那麽她對你說我的將來只有白風？除非非力不要華莊？」

「是。」

「她說得對。」他又輕聲加上一句。「你的三聲我愛你，是否願意冒赤貧之險？」

「我說過我準備接受任何待遇，是吧？」

「是。」

他等了一會兒，「你是說過。那麽你願意嫁給我了？」

「不顧別人的警告？」

「是。」

「沒有財產？」

「是。」

他笑了，還帶有一點凱旋的意味。「你不要擔心，」他戲謔地說、「我總會有一點財產的。」

「一個冒險家，你就是這種人，」我說。

他低下頭，黑眼睛又蒙上紗罩。「你是不是？」

我慢慢地說：「是，我想我是的。」

「我知道你是的，」勞恩說：「鑽石碰鑽石，我親愛的。吻我，表示交易已經談定。」

然後他放開我。我遲疑地說：「我們要不要——告訴他們？」

「當然，爲什麽不呢？我希望到屋頂上去大叫，如果你願意等到明天也可以。」

「哦，明天吧？」

我看見他牙齒閃閃發光。「你真那麽緊張？你怕我父親嗎？」

「是。」

他迅速而詫異地望我一眼。「真的？你無此需要。如果你不願意，讓我去告訴他們好了，你無需出面。」

我說：「他們一定——會很生氣。」

「生氣？你低估了你自己，親愛的。」

「你不懂。反正——反正我快被開除了。所以告訴他們這件事，更會不簡單。」

「開除？你倒底是什麽意思？」

「我告訴過你了。通知可能是在明天。所以我不願下來跳舞。」

「可是爲什麽？犯了什麽錯？」

「你。」我抬頭笑着說。

他過了一會才說：「你是說因爲海倫看見我吻你了，因此你要被人開除？胡說。」

「真的。至少我想是如此。你——嗯，你自己聽見後來太太對我說的話。今天我去沙羅村的時候，全村人都知道了。」我把村人對我的態度告訴他。「白汀——那個女僕——不喜歡我，所以到處在講我的壞話。我想她也許知道太太的意思。」

他聳聳一看。「哦，不要緊，是她？你不用擔心。何況我覺得你錯了。海倫決不會願意讓你走的。」

我稍感羞怯地說：「我自己那麽想的。我覺得……很奇怪，因爲非力。」

他立刻說：「非力？」

「是，我想我沒有錯。我並不是說我替非力做了些什麽了不起的事。樹林中流彈的事算不了什麽，只是我沒有嚇昏頭而已，而我——嗯，上次他差點由凉台上摔下去，我救了他，你父親說——」

勞恩說：「什麽時候？你是說的什麽？」

「你不知道？」我相當驚訝。我把那件事自去多農村起向他說明。他聽的時候把面孔背向我。他失神地點起一支烟。在火柴光中，我見他皺眉的臉。我最後說：「你吻我的那天晚上你父親知道，記得嗎？」

皺眉中閃出一絲笑意。「我記得」。

「當時還沒要叫我走的話，但是現在有了，眞的。」

他笑起來。「哦，我愛，我們多給他們一點麻煩不好嗎？你不必愁這件事。現在全舞廳的人都已經知道你和我一起出去了，而且一定在大加推測我們到那裡去了。」

我說，「他們不用猜便知道了。他們都知道你是在逢場作戲。華大少爺，而我只是家庭教師。不，別笑我，我明天必須正視他們。」

「記住，有我陪你。先別想明天吧。這是今晚，我們訂了婚約。」他握着我的手。「如果我不能在屋頂大叫，至少我們自己應當慶祝一番。我們去拿點香檳。」

「再拿點吃的，」我說。

「你這可憐的孩子！你還沒吃東西？」

「一點沒有。你在跳舞，喝酒，享受時，我一直坐在角落裡——」

「你眞傻。」勞恩毫不同情地說：「你只要不躲起來，還不是會和我一樣忙。走，拿吃的。」

大餐廳中充塞着笑談與開瓶塞的聲音。勞恩領着我穿過人群。幾個人向他招呼，也有幾個人奇詫地望着他，但是他沒有停步。我們走到放滿銀盤菜餚的桌邊時，我又記起一件事，我碰碰他衣袖。

「勞恩，我忘了一件事。我答應非力在舞會中途上去看他一下。我非去一下不行。」

他忽然轉過身，好像我使他猛吃一驚。「非力？什麼事？」

「他覺得被人摒棄在外。我答應在『深夜』時去看他一下。我不能使他失望。」

「你……的工作似乎越過你的責任範圍了！」

「我不以爲這樣。我得上去一下，即使他以爲我忘記而睡着了。」

「但是你餓了？」

「是，」我高興地望望餐桌，我身邊就是一大盤蟹餅，上面塗了奶油。「但是我得守信用。」

「你永遠守信用嗎？」

「當然。」

「我會記住你的話。」

我笑了。「你先得讓我實現對非力先守信用。我對他答應在先。」

「既然如此，我只好陪你上去，我不能讓你在半路昏倒。」他看看手錶，「快十二點了——你是說『深夜』，不是嗎？我們何不打破一兩個習慣，帶點食物上去？非力一定會高興，而我們可以慶祝一下。」

「哦，勞恩，多好的主意！」

「好，我拿點食物與酒，你想吃什麼？」

我望着桌子，「全要，」我說。

他頗感驚愕，「你一定餓壞了！」

「是。即使我不——」我嘆口氣——「我也不能放過這些。我一生沒見過這麼美好的東西！」

他以奇怪的表情看着我。「你是說你以前沒參加過舞會？」

「這種？沒有。」

「我想你以前也沒喝過香檳？有個主意……哦，今晚我們喝香檳。好，你先上去，我配好食物就來，我每樣東西都帶一點上去。」

「講話要守信用，」我說完便穿過擁擠的人群。

我生怕遇到華萊昂。我沒有由正廳的樓梯走，我登上我和非力時常使用的邊梯。

但是我無需擔心。我不爲人注意地拉着裙邊走向樓上。這層樓梯上方正對着華太太臥室，我快到樓上時，脚踢了一下樓梯，鞋子鬆了落在地上。我只好停住檢起它來。

我拿着鞋子站直身子，兩個女人由華夫人起居室走出來。我心猛跳起來，然後我看見兩人之中沒有海倫。她們是沒有跳舞的年長婦人。我記得其中一個是厲害的旁觀者——她先注意金髮女郎，後來注意我。如果她知道勞恩和我在樓上相約，不知心中有何感想。

鞋子是我的證人。我有禮地等她們過去後，我才走向臥室。我對她們笑笑，她們也有禮貌地回了一笑。這時樓廊上沒有一個人。我望了海倫的房門一眼，又拉裙轉向非力房間。

什麼地方有個時鐘在敲鳴。半夜了，我笑笑。剛好深夜。我希望非力還醒着。

鐘敲十二記時，我靜靜地沿着走廊走。我想起一件事令我停住望着手上的鞋子。半夜。失去的鞋子。由舞會溜走。

我在暗暗思忖。然後我笑着聳聳肩。

「帶着你的南瓜，」我高興地低語，然後拉着非力的門炳。

第十二章

夜已深……
在金盤銀碟中，
代以閃亮的手
堆上美味佳餚。

濟慈：聖誕節前夕。

爲「無知」而乾杯！
以及爲它的兄弟「死亡」！

丁尼生：罪之幻象

非力醒着。我悄悄地躡足走進他臥室時，他閃電般坐了起來。他身穿睡袍，眼睛望着門戶。幾小時前就已經熄掉的火，還熊熊地燃燒着。通向涼台的長窗帷帘已拉起。月光明亮地斜照在床頭。

孩子已坐在月光中，他的皮膚發出白色光輝，黑眼睛又大又亮。他看上去十分瘦小。但是他精神充沛。他立刻說：「你去了幾年了。」

「你說『深夜』，記得嗎？現在剛好半夜。」

「半夜？眞的？」他很高興：「我把火燃着。我知道你會來的。」

「當然我會來，你這個時候怎麼還不睡着？」我看見床邊桌上的巧克力一點沒有動。我笑着說：「哦，我懂了。你眞聰明，啊？你不睏嗎？」

「有一點，」他承認。「可是我注意着爐火，便不睏了。」

「所以你把火燃着？」

大眼睛由我望向被單上。「我希望——我本來以爲你還會再留一會，可是你現在來了。」

我坐在床沿。「什麼，非力？有什麼關係嗎？」

他猛搖搖頭。我伸手握着他的手：「什麼事，小鬼？」

他含糊地說：「做惡夢。」

「哦，親愛的，我不知道。多可怕！什麼樣的惡夢？」

「有人來碰我，」非力說。

我覺得奇怪，可是他的話比其他話令我更感憂慮。我移動一下肩頭，好像有點冷意地說：「哦，這是夢而已。不是眞的——除非你是說我。你睡後我時常來看你。」

「不，」非力說：「不是你，我不是說你。」

「你常常做這個夢？」

他點點頭。

「它沒使你醒過來？如果你醒了，你應該叫。我就會過來。」

「我叫了，可是發不出聲。」

我輕拍他的手。它似乎又小又冷。「那表示你還在睡覺。這是個可怕的經驗，不過只是個夢而已。也可能是我，我常常來看你的時候，你已經睡着了。」

「是嗎？」

「像塊石頭。還打鼾。」

「我敢說我不會。」

「我敢說你會。你聽我說，我給你一個特別節目，華伯爵先生。既然大人不願下去用晚餐，那麽你願意叫人把晚餐送上來嗎？」

「晚餐？我吃過了！」

「那是幾個鐘頭以前的事了，」我說：「可是我還沒有吃過，你願意不願意招待你堂哥勞恩和我吃頓午夜大菜？」

「午夜大菜？哦，馬小姐。」大眼睛在月光中顯得猶疑不定。「你說我堂哥勞恩嗎？」

我點點頭。「他說他要帶食物上來——哦，那不是他來了？」

門輕輕開開，勞恩走了進來，他帶了幾瓶酒，後面跟着一個倔來的侍者端着盤子。勞恩拿起一個金色頸子的酒瓶開玩笑地行個禮，「你好，伯爵先生。把盤子放在這裡，好不好？謝謝。你能否過一會把這裡收拾一下，當然，秘密地。」

那人臉上沒有一絲表情。「是，先生。」

勞恩塞了些東西給他手裡。「好，好了。謝謝你。」

「謝謝你，先生，先生，小姐。」那人對着床舖與我之間鞠了一躬，然後出去關上門。

「那麽眞是午夜大菜了？」非力羞怯地望了他堂兄一眼說。

「當然，」勞恩已在對付那個瓶子。「不壞吧，非力！還有個溫暖的火！琳黛，你夠暖嗎？」

「夠了，謝謝你。」

他已在倒香檳。非力忘了他的疑慮，由床上跳起來。「檸檬水嗎？」

「檸檬汁之王。」

「好多泡，開的時候像隻鎗！」

「我懷疑這是不是你的飲料，我的堂弟。我替你拿了點眞的檸檬水。這裡。」

「這更像些，」非力接過一杯微微發泡的黃色飲料。「小姐，你願意喝點我的嗎？」

「看起來不壞，」我說：「但是我不願傷你堂弟的感情。」

勞恩笑着給我一杯香檳。「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你的飲料，我的小姐，可是我不願用更輕的保證。」

「保證？」非力問：「什麽？」

「一個諾言，」我說：「一個信誓。」

「這是我們的酒，」勞恩舉起杯子，火光隨着裡面的無數泡沫而旋轉。「站起來，非力，和我碰杯……現在和馬小姐……對了。爲我們的誓言而乾杯，而且希望永遠信守不渝！」

非力糊塗而高興地喝了些檸檬水，然後望望我和勞恩，最後遲疑地望着僕人端來的盤子。「我們什麽時候開始？」

「現在，」我說完坐下去。

即使沒有檸檬之王的香檳，這個宴會已經夠生色的了。我的訂婚晚宴，舉行在燈光與月光照耀的小孩房間里——對我說，這是個神奇妙絕的際遇。非力和我都驚奇於非力所安排的豐富菜餚。他很守信用，什麽菜都帶了些上來。我還記得有加沾奶油的萵筍的褐色小麵包；用貝殼裝着的美味蟹肉；嵌着蔴菇，子鷄與壮蠣的脆餅；山杏仁餅，小杯的加有酒和奶油的濃湯，連着葉子的水蜜桃；迎着火光像一串鑽石般的葡萄。

非力和我一邊吃一邊讚嘆，我和非力不時竊竊私語，當非力到爐邊去時，他望着我們，像我們是對同齡的孩童，而他是個大施恩惠的叔叔。

「或且是一個吃得太多的妖怪，」我指責地說：「把一頓豐富的宴餐送給在地下室的阿拉丁？」

「據我所知，」勞恩懶瀾地說：「他還在他母親的洗衣間里。浪漫情調與你共去，是嗎，馬小姐？」

「下次等我……等我覺得更像在人間時，請提醒我一聲。」

他笑了，「還要香檳嗎？」

「不，謝謝。眞美。美妙的香檳，美妙的晚餐。非力，如果等下你還會做惡夢，那麽你是自討苦吃！」

「我覺得，」勞恩說：「伯爵先生已經睡着了。」

菲力坐在地毯上，頭伏在我膝上已經許久沒講話了。我彎身看他，長長的睫毛已閉合，呼吸輕柔而均勻。我抬頭對勞恩點點頭。他起來把香烟扔在爐中。

「我們該把他放上床了。」他站着望了孩子一會。近着火光，菲力又蜷在他足傍，使他顯得很高大。「他做惡夢嗎？」

「他這樣說，半夜有人來碰他。相當可怕。」

他眼睛望了我一下，可是他沒有看出來我臉上的奇異表情。

「哦，」他抱起孩子走向床舖。

我們本來坐在房間內有暗影的部分，火光現在已在慢慢熄退。從我們後面窗戶斜射進來的月光漸漸移近。床舖完全在對角線的月光中。

勞恩抱着已睡的孩子走過去。他剛由黑暗中步入月光內，有如一個黑棋一變而爲白棋。這時另一個新的陰影掠上地毯，把月光橫截爲二，有人走到窗前不動地站在那裡。

這個射到勞恩腳邊的影子使他吃了一驚。菲力的頭貼在他肩下。華海倫幾乎神經質地叫起來：「勞恩，你在這裡做什麽？出什麽事了？」

她背對月光，所以我看不清她的臉孔。但是抓住窗帘的手像隻鷹爪。另一隻手則以我見過的姿態撫在胸前。

他望着她慢慢地說：「沒事。爲什麽會出事呢？」

她啞聲說：「菲力怎麽啦？」

「我親愛的海倫。沒事。他睡了。」

我想我不要等她先發現我，我站了起來。

我穿着白衣服，她立刻注意到我的動作，轉身說：「哦！」這是聲壓抑着的低叫。

「小聲點，別把他吵醒了，」勞恩說。

我走向月光。「對不起，我使你吃了一驚，太太。」

「你在這裡？什麽事？出了什麽事？」

勞恩對她笑笑。「只是一場酒會而已。非正式的。菲力覺得被人遺棄，所以馬小姐和我想使他也參加一份，如此而已。他剛睡着。把床舖好，琳黛，幫我把他的睡袍脫下。」

華海倫有點迷惑地回望一下。「我聽見人聲。我想我聽見有人在講話，我以爲……」她看見壁爐邊杯盤狼藉的樣子。她茫然地說：「酒會？你眞的是說一場酒會嗎？」

勞恩把被單拉到菲力下巴，輕拍他一下，轉回身來。「當然，他明天肚子可能會有點不舒服，不過値得。」他又望着我：「讓我再帶你下去。」

他眼光含有自信，我却緊張地看着華太太。「你可是來找我？」

「我？不。」她的聲音仍茫然若失。「我來看看菲力睡着沒有。」

「我們上來……你不在意嗎……我們拿些東西給他吃……」

「當然不。」她連看也不看我。她在望着勞恩。

他又相當唐突地說：「讓我帶你下樓去。」他繞過床向我走來。

下樓？華萊昂，富里蒙，還有許多人的另眼相看？我搖搖頭：「不，謝謝你。我——太晚了，我不下去了，我要睡了。」

「隨你便，」他望一眼華太太：「海倫？」

她低頭向門口走去。我替她開門讓她出去。她走過時我遲疑地說：「晚安，太太。謝謝你的……舞會。它——我非常喜歡。」

她站住了，在幽暗的光線中，她臉色蒼白，眼光黯淡。她的臉容從來沒有這麽遙遠無神過。「晚安，馬小姐。」她語調中毫無表情。

我迅速而幾乎是懇求地說：「太太……」

她轉身走了出去。在寂靜之中，她衣裙綷縩之聲像是一陣流水，她沒有向後看。

勞恩在我身邊，我碰碰他的衣袖。「是眞的。你看見了？」

他還在望着遠去的海倫。他沒有答應。

我焦急地說：「勞恩……別告訴他們，我不敢面對他們。現在不行。我……我沒有辦法。」

我覺得他有點遲疑。「我們明天再談。」

我立刻說：「讓他們辭掉我好了。我去巴黎。我可以在那裡住些日子。也許我們——」

他用手把我肩膀扳過去面對着他，打斷我的話：「親愛的，如果今晚不告訴海倫，那麽我該走了。別擔心，不會有什麽事的。在我們商量之前我决不先說什麽。」他彎身輕吻我一下。「晚安，親愛的，好好睡一覺……」

他隨手把門關上。我聽他迅速跟着海倫走過廊道，好像有什麽急事一樣。

第十三章

「是」，昨夜我對你答；
「不，」可是我早上說。
燭光下的五顏六色，
在日光下不復呈現。

伊麗莎白•巴列特•白朗寧：女士的承諾。

第二天早上在早餐時，華萊昂的僕人白納送了一張短簡來。它似乎是在忽忙中潦草寫就的：

「我親愛的：

今天我不能留下，我必須回巴黎去——該死的「必須」。原諒我，請不要擔心，我絕對在星期四上午

歸來，那時我們再來商量。

海倫沒對我說什麽，而我也守信用，沒有對她說對於這方面的事。我想你無需憂慮，如果他們有什麽話要說，無疑他們會對我，而不會對你。請裝做根本沒事的樣子，等待我到星期四。何況我想你根本不見得會看得到海倫。她這幾天太累了，需要休息一陣。

你的勞

作爲第一封情書，它並沒讓我双手發抖，當我摺起來時，望了一眼白納。他也注視着我；黑臉上的眼睛十分銳利地發光。我似乎看見有一絲猜測之意。我冷淡地說：「勞恩先生自己交給你的嗎？」

「是，小姐。」

「他已經走了嗎？」

「是，小姐，他駕車去趕飛巴黎的早班機。」

「哦。謝謝你。白納，薛太太今天好嗎？」

「好了些，小姐，可是醫生說她必須在床上再躺一兩天。」

「希望她能早點康復，」我說：「請轉告她，我很想念她，好嗎？」

「是，小姐。」

「白納，」非力放下杯子說：「你們今天有舞會，是吧？」

「是，先生。」

「在村裡？」

「是，先生。」

「你們也在那裡吃晚飯嗎？」

「是，先生。」

「你們吃些什麽？」

這人的黑臉仍然像塊木頭，他眼睛有所警惕而不友喜：「我說不出來，先生。」

「好了，白納，」我說：「謝謝你。」
他出去後，我又覺得不解，爲什麼小白絲會看上他。

× × × ×

這是個不愉快而見長的白晝。
我覺得心神不寧。勞恩走了。富里蒙也於早飯後離去，薛太太正如白納預測地，呆在房裡，白絲則整天忙着自己的事情。
菲力和我在午後出去散步時，一輛吉普帶了七個人，前面由傅力克駕駛。我高興地和他揮手打招呼，使菲力感到驚奇地問：「他是你的好朋友嗎？」
「他是英國人，」我只簡單地說，然後對自己笑笑。
我們在歸路上又遇到了華先生。
我們沒有走彎道，直抄小路上來。我們走過頂上的碎石路。當我們走進庭院的拱門，向側門而去時，輪椅不聲不響地由外屋過來，華萊昂的聲音用法語說：「哦，菲力，午安，馬小姐。你們剛散步回來嗎？」
當我答覆時，顏色立刻燃上臉頰。「午安，先生。是的，我們剛沿小路走回來。」
他笑笑，我看見他臉上毫無不悻或冷淡的顏色，如果他們已經有了辭退我的意思，他決不可能那麼自然——甚至於出來向我們打招呼。他和氣地笑着說：「你們現在想打樹林穿過去？」
「是的，我們是這樣想。」我說：「我很緊張，所以靠近大路走。」
「是，」他笑了。「我不怪你，」他對菲力高興地粲然一笑。「你早上好嗎？你昨夜過勞了！」
「過勞？」菲力不安地問。
「有人對我說，你們昨天晚上有場夜宴……後來沒有做惡夢？」
菲力說：「沒有，叔叔。」黑眼睛又轉向了我。
我幾乎和菲力一樣不安地說：「你不會責怪吧？也許那有點過份，不過——」
「我親愛的馬小姐，我怎麼會呢？我們完全相信你對菲力的照料與判斷，而且我們到目前爲止認爲這是明智之舉。別以爲我和內人對一切不合規矩的行動都會加以批評。我們對於照顧孩子都不怎麼懂。一切由你決定。我想時常需要一點『特別照料』，對不對？你實在眞好，你願意爲了這孩子，犧牲你自己的一部分享樂時間……我希望你很喜歡這個舞會？」
「是，哦，是的。我昨夜沒辦法找到你向你道謝，現在我該謝謝你嗎，先生？它眞美！我非常喜歡！」
「我聽見了眞高興，我怕你在我們中間可能感到有點生分，不過勞恩應該會招待你。」
這只是禮貌上的問訊而已。沒有嬉笑的意味，也沒有惡作劇的口吻。
「是，先生，謝謝你，他有的……華太太下午好嗎？她不舒服，是不是？」
「哦，沒有，只是累了。她今晚還要去參加村里的舞會，所以她必須先休息一下。」
「那麼——她今晚不會在小客廳等菲力和我？」
「嗯，我想這次只好算了。」他對菲力的笑容又帶有嬉謔之意。「除非你們願意來找我。」
菲力僵住了，可是我說：「好，先生，在圖書館？」
他笑了起來。「不不，今晚也讓菲力休息一次。好，我不躭誤你們了。」輪椅已想離開，忽然又轉向我。
「還有——」
「先生？」
「別讓菲力在健身房裡玩鞦韆，馬小姐，我看見有個鉚釘鬆了。先別去動它，等修好以後再玩。我們不希望再出什麼事，對吧？」
「當然。謝謝你，先生，我們會留心的。」
他點點頭把輪椅旋開去。他以從容不迫的態度走向廚房後花園的大門。菲力以如釋重負的心情高興地向邊門領先跑去。
不還是他一個人。我覺得我的思想又把我出賣了。昨晚華先生的笑容……太太的冷淡……我對他們態度的解釋，一種罪惡的良知與過度注意閒話的耳朵給我幾個難過的時刻，我是自作自受。他們顯然無意辭退我，否則華萊昂一定會對我提起，一切都很好……即使將來有什麼可以坦心的事，那時勞恩已在我身邊了。

「小姐，」菲力說：「你臉色不一樣，怎麼啦？」

「我看見一隻鷺鷥，」我說：「向天上飛去了。」

× × × ×

這天沒有再發生什麼事。我比平常早些送菲力上床，等我把他的巧克力送去後，我立刻回房上床，不久也睡熟了。

我記不得是怎麼醒來的，似乎我在熟睡中在枕上轉過頭睜大眼睛望着門口，房內黑暗我什麼也看不見，但是我聽見門輕關的聲音，然後脚步聲輕輕踩過地毯到我床邊。我想了一會，不知道自己眞的已經醒來了，只是靜靜地躺在床上聽着振人心魄的近來聲音。

什麼東西碰到床上。我聽見呼吸聲，才知道這不是在夢中。我心恐懼地猛跳一下，直坐起來大聲問：「是誰？」

我把手伸向床頭電燈開關時，一個比呼吸還要低的聲音急喊：「不要開燈？」我的手又收回來，闖入者的恐怖像在我們之間的空氣中震搖，我自己鎭靜了起來。我低問：「是誰？」低語說：「是白絲，小姐。」

「白絲？」

一聲可怕的聲音，像是低泣一樣：「哦，噓！小姐，他們會聽見！」

我輕聲說：「什麼事，白絲？怎麼啦？」忽然我想起一陣令人氷冷的思想，我把手放在被單上。

「菲力？菲力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不，不，不是的？可是——可是——我想我應該來告訴你——」

這下低語聲眞地轉爲飲泣的聲音，白絲重重地坐在床沿。

我由被單下爬出來，輕輕走過去把門鎖上，然後我走回來開上電燈。白絲還蜷在床尾双手撫面，她穿着銀絲禮服，因低泣抽動的肩上披着一件廉價的黑包外衣。

我輕聲說：「休息一下，白絲。我替你煮杯咖啡好嗎？」

她搖搖頭把手放下。本來美麗的臉現在扭曲而蒼白。她臉上淚痕班班，眼有懼色。

我坐在她身邊，用手擁着她。「哦，我親愛的，怎麼回事？我可以幇你忙嗎？舞會裡發生什麼事情了？」我覺得她的肩膀微動。我想了想又說：「是白納嗎？」

她說不出話，只點點頭，我放了手站在她身邊，她立刻吃力而斷斷續續地說：「你快上床，小姐。你這樣會招凉。」

「好，」我溜回床上，蓋上被單望着她。「告訴我，怎麼啦？我可以幇你忙嗎？」

她一時沒有回答。她也不望着我。她眼睛望着四邊，像是要查看暗影中有沒有，我看見她臉上有悸色。她舐下嘴唇。

我在等待。她坐了一下，緊扭双手。然後她鎭靜地用低而忽急的聲音說：「是白納……可以那麼說。你知道我——我要嫁給白納嗎？嗯，今晚他帶我去跳舞，我穿了你的衣服，他說我像個公主，我就開始——哦，他有點醉，小姐，他一定要——你知道……」

「我知道。」

「他喝醉了，」白絲說：「我以前沒見過他這付樣子，我知道他常常喝醉，可是他沒有表現出來過。我——我們一起到外面去。」她眼睛望着放在膝上的白手。她聲音低得像一縷細線。「我們到我姐姐家去。我姐姐和他男人都去舞會。我——我知道不該，可是——」她停住了。

我仍然感到無助而心神不定。「好，白絲。別談那一段事。你怕什麼呢？」

「他酒醉了，」她又細聲說：「我起先沒有看出來……他好像很好，直到他……他好像很好。然後……後來他開始講話了。」她又舐舐嘴唇。「他在亂吹些我們結婚的事。他說，我會變成公主，我們會有錢，許多錢。我——我應該立刻嫁給他，他說，以後我們買個農莊，我們會有……哦，他說的又蠢又野，我聽了之後害怕了，我對他說別做傻瓜，那裡可能有錢來買農莊。他說……」

她聲音期期吶吶地停住了。

我不知道她下面會講些什麼。我說：「啊，他說什麼？」

她的手在燈光下搓絞。「他說以後會有許多錢……等菲力——等菲力——」

「什麽？」

「死了以後，」白絲說後噓了一口震顫的氣息。

我的心開始疾跳，連我的指尖都感覺得到。白絲看着我，表情十分恐怖，她上唇上還有汗珠。

我沙聲說：「說下去。」

「我——我只把他的話告訴你。他喝醉酒——半醒着了。他——」

「嗯，怎麽樣呢？」

「他說華先生答應給他錢——」

「啊？」

「——等菲力死以後。」

「白絲！」

「是，小姐，」白絲說。

沉寂。我看見她前額也有汗水。我双手乾燥而且氷冷。我的手指不自主地拉着被單。血脈在指尖敲擊。這是胡說八道。這是場惡夢，不是眞的，但是我內心中像有一種並不驚奇的思想。惡夢是眞的，我早已知悉，我心中早已存有這個隱藏的念頭。我自責何以愚蠢得以前沒有發覺。我聽見自己安靜地說：「你應該說完了，白絲。菲力……那麽菲力快死了，是吧？還有多久呢？」

「白——白絲說快了。他說快了，因爲波亭先生今天有信來，說他就要回來了。他們不知道爲什麽——他一定是生病了或什麽的；他說他取消了行程，明天晚上就會到，所以他們得立刻下手，白納說的，他說他們以前試過，可是——」

我說：「他們？」

「華先生夫婦和——」

「不，」我說：「不。」

「是，小姐，和勞恩先生。」白絲說。

我當然說：「我不相信。」

她呆呆地望着我。

「我不相信！」我聲音中充滿憤怒。但是她沒有作聲。她如果我和爭辯，我也會堅持下去。然而她只是無奈地聳聳肩。

「白絲，眞的嗎？」

又是聳下肩膀。

「他說的？白納說的？」

「是。」我臉上一定有種表情使她說下去：「他喝酒醉。他說——」

「我知道。說些瘋話，毫無意義。這不可能是眞的！不可能！我知道，白絲，你聽見沒有？不——是——眞——的。」

她不說話，望着別的地方。

我張開嘴，又閉上，房內一片死寂。

我無意形容以後幾分鐘的過程，覺得自己內心中有種事物破碎逝去，不是一種可以在短期間內釋懷的經驗。過了一會，我勉强集中自己的思想，我告訴自己一切必需爲了菲力着想，其他則都是次要的事。

我推開被單。白絲急道：「你要到那裡去？」

我沒回答。我下了床跑向浴室，經過浴室……走進孩子的黑暗臥室……我彎在床前，聽見他的氣息均勻而輕微。當我直起身子時，才感到如釋重負；白絲的話對我居然有這麽大的影響力。那麽，倒底是怎麽一回事？一個恐懼女子對於一番醉話發生離奇的幻想？然而她的話在我心中造成如此嚴重的波動，使我幾乎要排斥對我仁慈的主人與我在一小時之前尚熱愛的人。

我僵直像個夢游者，走回我的臥室，我把鄰接的門虛掩着，我又爬回床上。

「他好嗎？」白絲對我低問。

我點點頭。

「哦，小姐，哦，小姐……」她又在搓絞双手。

最後，我以一種死板得連自己都認不出的聲音說：「我們要把這個事情弄明白，我不是說我相信白納的話，可是——嗯，我希望把它聽完全。他說有個陰謀要殺害菲力。如果眞的如此，我們無需問爲什麽；先生和太太和——的利益顯然可見。」

這些話自然而然地說了出來。它就像演話劇，我已是其中的一個角色。我沒有感覺——沒有恐懼，沒有憂慮，沒有不快。我只是死死地唸出台詞，白絲乃絞弄双手瞪着我看。

我說：「你說他們以前試過。我想你是指的樹林和涼台欄杆的事？」

「嗯——是的。」

「哦。」我記起那天我和菲力由樹林歸來後，華太太蒼白而緊張的神情。還有涼台欄杆的那天晚上；她不是上來拿藥的，而是因爲她忍受不了那份緊張，華華昂坐在大廳中，必定聽見了前院的聲音。我立刻又記起了和他在圖書館談話的兩次情形。我啞聲說：「這可能是眞的。哦，我的天，白絲，可能是眞的。哦，我們來猜猜看。是誰發的槍？白納嗎？」

「不，那是勞恩先生，白納把子彈挖出來的。」

我忘了是在演戲：「我不信！」

「小姐——」

「白納這樣說的嗎？」

「是的。」

「那麽他在說謊，也許是他自己開槍而——」我一看見她的臉色立刻把話嚥住。「對不起。我只是要你把他告訴你的話全部說出來，我——我相信他所說的話大部分是眞的。我只是沒辦法令自己相信——」

「是，小姐，我懂得。」

我看着她。「哦，白絲，你讓我感到不好意思，我自己太過於激動，以致忘了你的想法。我們是同舟共濟

，對嗎？」

她無言地點點頭。

我也漸漸鎮定了下來，我說：「你看，白絲，我們爲了菲力必須堅强起來，因爲時間已經不多了，以後我們再來查個水落石出——看誰有罪。誰沒有罪，目前我們只好假設他們全部有份；不管我們心裡是不是眞的相信。我十分確定華先生和太太有罪——事實上我也知道。我實在該死，以前竟會看不出來，不過世界上有誰會隨便猜疑別人有兇殺的可能呢？那種事只發生在書上，不應該發生在你周圍。當菲力在樹林中差點被人殺死時我就該想到這點。而勞恩……勞恩也在那邊；他自己承認的。白納被派了出去，他一定是後來怕人發現才回去把子彈取出。是，我想得沒錯，華先生知道我會講法國話，我對他大聲喊叫——對樹林裡的兇手，而且一路回家時對菲力說法語，後來是露台上欄杆的事，白絲——我想健身房裡的鞦韆架又是一樁？以後還會有什麽陰謀。」

「是。」

「還有卡地拉克的喇叭聲——也許不是——把菲力呼向死亡？」我聲音顫抖：「我非相信不可嗎？」

「我不懂你在說什麽，小姐，什麽喇叭？白納說過什麽喇叭的事。」

「哦，算了，事情已經過去就算了。我們現在該想想看怎麽辦好？」

我望着我的双手，要集中我的思想。圓型似乎已經成形了，而我又不願過細地審察。事實俱在，我想冷靜地由頭追憶開始；毫不疑心的波亭把菲力送到華莊交給兇手……。

第一步——是立刻設法排移去菲力身邊除了波亭之外最接近的人——是辭退孩子的奶媽。既然一定要有人來代替她，最好是找一個既無家庭又無親友的少女。當她的「學生」發生什麽意外，即使她心有疑慮，也投告無門。所以華太太請倫敦一位朋友替她在孤兒院中介紹一個適當的人選。她不但是孤兒，而且是異國人，她對新的工作，新的國度，新的言語會發生特別的興趣，而忽視了身邊所發生的瑣事。所以她過份强調要一個英國女性。

這個替罪羔羊找到後，再帶到法國去。他們在等待，反正有的是時間。我慢慢地打進了他們的生活圈子，

而且和菲力相處得很親蜜，只不過有時華先生移除不去他對菲力苛刻態度。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我已經住了三個星期了，安定而快樂，不過和我主人之間仍無法消除緊張之情。雖然他們也嘗試過，可是失敗了。第二次機會又等了不少時間，他們早已經知道欄杆鬆了，白納又設法把石頭撬過，然後站在一邊等待這件「意外」的發生。第二件計劃又被我所破壞。如果這兩件事任何一件成功，絕不會有人懷疑它是一場陰謀……而且每個人都有充分的不在現場證據，自然最感關切的人——華萊昂——也不會被蒙上嫌疑；那是一場悲劇，既使有人在後面竊竊私語，然而華莊已入華萊昂的掌握，甚至於可能根本不會有閒話產生……人們都認為華萊昂是個一流的地主；農莊的人們在過去幾年已把他看做東家，現在只不過更名正言順一些而已。

白絲還蜷在我床尾，呆呆地望着我。我說：「白絲，下一步怎樣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你一定得知道，這件事十分重要，想想看，白納說了那麼多，他可能告訴了你。」

「不。我想他自己也可能不知道，我想不會是他。」她停下又哭了。

在我暗黑的心幕上忽然意外地顯出一幕往事。菲力睡熟的頭貼在勞恩肩下，海倫沙聲地說：「菲力怎麼啦？」勞恩奇怪地望了她一眼。「沒事，他睡了。」

我顫抖地問：「白納沒說什麼時候？怎麼下手？」

「沒有，眞的沒有。不過一定很快了，因為波亭先生就回來了。早上收到電報，白納說主人開始着急了。」

「波亭明天就回來了？」我屏息止氣地問：「今天，白絲。已經是今天了，你知道嗎？今天？」

「哦……是的，我知道。現在快一點了，是不是？我不知道波亭先生什麼時候回來。如果今天晚上不回來，也許他要到星期四才會到華莊。」

我靜靜地說：「勞恩先生去巴黎，要星期四回來，白絲，如果電報是早上來的，他可能已經知道了，可是他還是去了，那麼他不會有份，對不對？白納可能錯了。」

她以震驚得發痴亦復固執得懸奮的語調說：「白納說他有份。白納說是他開的槍。」

我如果再爭辯下去，一定只是無用而且殘酷。我說：「好，我們如果想要決定如何保護菲力，必先知道危險是從何方而來的：除非我們能有一點點證據，否則別人也不會相信我們的話，那麼我們就我們所知的再來看一遍。你說那不會是白納？」

她嚥下口水點點頭。她現在已經穩定了些，她的呼吸也不似方才那麼急促，她双手已經不再搓絞，她相當注意地聽着我的話。

我說：「我想我們可以認為目前已經沒有什麼其他陷阱。他們這次必需要確定下來，不能讓機會在作主。何況，同一樣事發生過多『意外』會引起別人的猜測。所以華先生對我警告健身房的鞦韆不牢靠……是，他下午告訴我的，這是他聽說波亭要回來之後的事。他眞好！雖然我確信他和太太——哦，算了！既然白納出去，也就不會有什麼陷阱，華先生自己能做的事情有限。而且從開始，我就覺得他和這件事離得遠遠的。勞恩不在此地，所以應該不會是他。」我雖然很緊張，可是我儘量裝得輕鬆。「剩下的只有太太了，是不是？」

「眞的嗎？」白絲說。

「你是說太太？我不敢確定。但是——」

「他走了，」白絲說。

我望着她，「你說什麼？」

她輕輕聳一下肩。「這是一個很大的地方。」

我背後昇起一道冷氣。「你是說……他可能還在附近……躲了起來。」

她沒有說話，只是點點頭。她痛苦地望着我，眼光又充滿智慧與生動之光。

我幾乎憤怒地問：「但是他走了。一定有人看見他離去。白納說的——哦，沒有證據，對吧？他的車子也去了，我們到後院時看見他走的。」

「是，我也看見他走了。可是他可以回來，」白絲又令我驚訝地說：「所謂不在現場的證據。」

我慢慢地說：「對，我想是的。如果他……在附近……躲起來……不，這太荒唐不經了。」

「嗯，」白絲說：「如果認為是太太下手的，豈不是一樣荒唐？」

「哦，天啊，」我簡直爆炸了起來。「說任何人會幹這種事，都是一樣荒唐。但是我不相信這件事就釘在勞恩先生。不——」她正想開口——「亦不是如你所想的那樣，而是如果他有份，我應當可以看得出來。」

「什麼？」

「如果他也參加殺人，何必又牽上我呢？你知道我們的事吧！」

「人人都知道。」

我苦澀地說：「他們都知道，對不對？哦，他何必呢？這豈不是一件既不必要又危險的舉動嗎？」

「也許，」她不表同意地說：「他只是情不自禁。你非常漂亮，是吧，白汀說當她們在巴黎的時候，她聽說——」

「啊，是的，」我說：「白汀聽了不少話，啊？你是說他追求任何一個見到的美女？你注意到，他父親也是那樣？他似乎有照人心腑的能力。我不以爲然，勞恩並不像他父親，他無需在不必要的事情上浪費時間。如果他參預這件事，那麼把我牽進去將是萬分不智，他不會是……第三個兇手。」

「如果他和他們在一起，他開始——嗯——嗯——」

「和我談戀愛？」

「是，小姐。如果像你所說的，和你談戀愛並不安全，所以先生太太很不高興？」

「我想他們起先不高興，但是後來沒有。我告訴你，下午先生對我非常好。」

「哦，他們本來就是，小姐，白汀說你快走了。大家都知道，他們都在談這件事。如果不是勞恩先生有份，而且不安全，那麼他們何必辭掉你？否則他們對這件事根本不在乎。哦，對不起，小姐，眞對不起。」

「沒關係。如果他們要謀殺孩子，那麼他們決不會計較家庭教師的道德問題。但是，不，白絲。似乎這不太合理，我還是沒有法子相信勞恩先生有份，也許我的想法並不正確。實在這件事太離譜了。他還向我求婚。」

「是，我知道。」

「你知道？

「是，小姐，大家全知道。」

我整整有五分鐘說不出話來。「是嗎？是第二感呢，還是流言。」

「我不懂你的意思，白納告訴白汀，白汀告訴大家。」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她有點不安：「哦，她好久以前已經在說你了。她說你嗯——！」

「啊？」

「她說你去追他，小姐，太太先生知道了很生氣，所以要把你辭去。到昨天她說事情發生了。」

「昨天，你是說舞會之後？」

「對。」

「她說她很清楚？」

「我不知道。她說起來像是千眞萬確，她說——哦，算了。那傢伙不是個好人。」

「是，算了，不談這些。我也受夠了白汀的氣。可是我們想想看，」我有點無奈何地說：「如果大家都談起我們訂婚的事，你想先生和太太也會知道嗎？」

「我想會。」

「可是你說——以前他對我發生興趣的時候，他們很生氣。」

「是。是的。」

「可是我告訴你，那有點不合理。我告訴你，我昨天遇見了華先生——假設他知道的事和別人一樣多——可是他對我非常客氣。他們都沒有叫我去問話，我實在不懂，白絲，我頭都脹了，如果他們知道，而又不在意，那麼勞恩不會有份，對吧？我看見他的時候，華萊昂先生一定已經定下計謀，因爲他已經接到了波亭的電報……」

我聲音轉成低弱無聲，我強嚥下口水，又無意義地再說：「他已經接到了波亭的電報。」

在無言中她移動下身子，床吱吱地響。

我慢慢地說：「以前他和太太生我的氣；我自己也明白，我知道他們想辭退我，但是波亭的電報改變了一切，他們必須立刻定個計劃，而這個計劃中又包括有我，對不對呢？」

「嗯——」

「是，你知道，但是怎麼樣呢？眞的白納沒有說別的話？」

「眞的，」她絕望地說：「別生氣，小姐，我敢說你一定沒有危險。」

「你怎麼知道我是在擔心那點呢？」我幾乎大聲地說：「可是我們必須把它弄清楚，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救助非力，他們會弄個什麼計劃把我也牽進去呢？什麼鬼計劃呢？」

她說：「也許和你沒有關係。也許只是怕非力出事的那天辭去你會令人懷疑，所以他們想再留下你。」

「是，但是婚事——」

「也許他們要使你少開口，即使你心有所懷疑，但是也有所顧忌了。」白絲說。

「哦，天，」我無力地說：「他們眞以爲，如果我懷疑有人會要謀殺孩子，而我會束手旁觀嗎？」

「如果你要嫁給他，大家都知道——」

「那有什麼分別？他們總不會蠢到以爲我會去幫助他？不，胡說！他們決不可能用婚姻來堵住我的嘴。哦，我的天——」

「我不是那個意思，」白絲口音中有種新的語調令我住口。她仍然低聲地說，不過口吻中有令我鎮攝的顫動聲。她說：「大家都知道你和勞恩先生有了婚約，如果非力死了，你有一天會成爲華莊的女主人。」

「你是什麼意思？」我問，我的聲音簡直不像聲音。「你是說電報來了之後，他們的計劃中也有我？那麼他們給我一個謀殺的動機？他們不能再冒險地製造一件意外，而且他們已經找到一隻替罪之手？這是你的意思嗎？」

白絲只簡單地說：「否則他何必向你求婚？」

「眞的爲什麼呢？」我說。

× × × ×

我又去看了一次非力。他睡得很平靜。屋內十分寂靜。我躡足走回臥室伸手拿過睡袍。

白絲說：「都好嗎？」

我正笨拙地穿上睡袍。「是，你知道，如果有什麼事情發生，以今晚最爲可能，現在是不是除了薛太太在家，其餘人全跳舞去了？」

「薛先生沒去，他在陪薛太太。」

「哦？我很信任他們，她生病了，我懷疑他有沒有什麼用。」我怱忙地穿上拖鞋。「你可以陪着非力嗎？把門窗全鎖上。」

「你去那裡？」

「唯一可能做得到的事，幾點了？」

「一點一刻。我——我們很早就離開了。」

「白納跟你一起來了嗎？」

「是，」她不看着我。「我要他帶我回來。他——在我房裡睡覺。」她又低聲說：「眞可怕，他醉酗酗地駕車過那些彎道……」

我沒在聽，我一直在思忖；屋裡除了薛家夫婦，只剩我們和華萊昂和白納，謝上帝後者在蒙頭大睡。我說：「華太太也在舞會？」

「是，現在可能已經離開了，她不會留太久。」

「哦。我現在可不可以到薛東尉房裡去打個電話？他有沒有上鎖？」

「不，先生，但是他半夜上床時，常常把電話撥到主人房裡去。」

我肚中一陣翻動，但是我不去理它。「我可以把它撥回來。怎麼撥呢？」

「右邊有個紅開關，壓下去。可是他可能聽得到，小姐——你倒底想怎麼樣？」

「我只有一件事好做，我們必須救助他。你是說我撥了電話，主人房中鈴聲會響？這樣的話，我不能用它。可是我又不能扔下非力出去。如果你可以的話，你可以到警察局去——」

「警察局？」

「還有誰？我必須把這件事的原本告訴警察。他們可能不相信，至少他們不敢再對菲力不利，今晚或明天波亭來了，便由他照料菲力，然後我——辭職回家去。」

「不！」白絲大聲地喊，立刻她又回手掩住嘴。

「你說什麽？」

「你不能去找警察，你不能告訴任何人！」

「我親愛的姑娘——」

「我告訴你，因爲你對我很好，因爲我歡喜你和菲力。你以前對我非常好，衣服，還有許多別的事。我以爲你已經參加他們的計劃……可是你不能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絕對不行！」

恐懼使她聲音提高，我緊張地說：「小心點，你！別那麽傻！你怎麽會以爲我不會說出去——」

「你不能對他們說起白納！如果你害怕，你走開好了！」

我傻傻地望着她。「走開。」

「如果我們說的話不錯，你可能會被責備做兇手！你可以在早上找個藉口立刻離開！很容易！你可以說你不願意嫁給他，而且你知道你現在不再能以家庭教師的身份留下去。這樣已經夠了，他們不會留住你，他們也不會懷疑你。」

「可是，白絲，閉嘴！你在亂猜！如果那件事是真的，你總不能叫我撒手不管吧？」

「我會照顧他！我會看着他直到波亭先生回來！只有一天時間了！你可以相信我，你知道。如果你碰壞了他們的計劃，使他們找不到頂罪的人，也許他們不會下手！」

「也許，」我冷冷地說：「他們會找你做替身，白絲。」

「他們不敢，白納不會答應的。」

「也許你對。但是我不能看着菲力的生命冒險放在你的「也許」上。你也不懂，白絲，這件事牽涉到的不只是我，而是有個兇手在裡面！我知道你來警告我，我十分感激，但是現在不是單純我的去留問題。我立刻要打電話給警察。」

她臉上死灰，毫無表情地睜大眼睛看着我：「不！不！不！不！」她聲音中帶着神經質。「白納會知道是我告訴你的！還有華先生！我不敢！你不能那樣做！」

「我一定得去打電話。你難道不懂那些都是沒有關係的事嗎？重要的是孩子。」

「我會否認，我否認一切。我發誓他沒有對我說，我也沒對你說這些話。我會說你說謊，我會！我會！」

一刻寂靜後，我由門口走開。

「你會那樣做？」

「是，我發誓我不承認。」

我一時不該說什麽好，過了一會，她眼睛由我身上移開，但是由她面容看來，她並不是說說而已的。我壓下怒氣，告訴自己她一直是生活在華莊的陰影中，何況，白納現在已經願意嫁她爲妻。可憐的白絲，她已經盡了本分，我何能對她多所要求？……

「好，」我說：「我絕不牽連到你和白納身上，過去的事讓他過去，讓我們來面對將來。我告訴警察這是我的疑慮。然後我去找華萊昂告訴他我通知警察的事。那麽這件事便可以圓滿地結束了。」

她瞪着我，有如我是個瘋子。「你——敢？」

我突然看見勞恩抱着菲力的幻景。「是的，」我說：「我敢。」

她開始顫抖，牙齒相撞像是發寒。「你不能。他會猜到是白納——和我。有人會告訴他白納今晚喝酒醉。他會知道的。你不能那樣做。」

「我非這樣做不行！別傻，白絲。你和我一樣清楚，我一定得……」

「不！不！我們可以照顧他！有我們兩個人他一定不會出事。只不過是一天的時間，我們可以注意白納——」

「還有太太？還有華萊昂？還有天知道的什麽別人？」

她幾乎盲然近於瘋狂：「你不能講！如果你不發誓不去告訴警察，我立刻去找白納。他可以阻止你！」

我跨了三步走到床沿抓住她的肩膀。「你不可以那樣做，白絲！你知道你決不能！」

她的肩膀在我掌下似乎很僵硬。她的臉仍蒼白，而貼近我的。我的手掌似乎有除去她神經質的效能。她平靜地說：「如果你告訴警察，他們一定會來看主人，他猜得到你是怎麽發現的。他會笑着加以否認。他們會說你——是的！他們會說你想嫁給勞恩先生，所以舉動有點不正常。然後警察也會大笑，聳肩和主人喝上一杯，走了……」

「很可能，如果這樣可以救菲力一命，我讓人說點醜話有什麽關係？」

「可是你想這件事情過了之後，我會怎麽樣？」白絲問：「還有白納？我母親和我父親和我兄弟一生都在華莊工作，他們很窮，他們什麽都沒有。如果他們被開除了，他們該上那裡去？我們該怎麽辦？」她搖搖頭。「請你——求你照我的話做。我們可以使他安全，那樣最好，小姐，那是最好的辦法。」

我放開她的肩膀。

「好，聽你的。我不會說出去。」我望着她：「可是我對你發誓，如果菲力有什麽三長兩短，我會說出這件事。全法國報紙都會登起華家的事，直到他們得到應得的果報爲止。」

「菲力不會有什麽事。」

「願上帝保佑，去吧，白絲。謝謝你來告訴我。」

她由床上滑下，遲疑地問：「衣服呢？」

我疲倦地說：「留着吧，反正我快走了，我已經用不着它了。」

「小姐——」

「晚安，白絲。」

她隨手關上門，我一人獨坐在陰影之中。

第十四章

斟上酒杯，菲力，

讓我們淺嘗即止。

英國佚名古詩

要確保菲力的安全，現在只有一個可行之法。必須把他移到華萊昂勢力範圍之外的地方躲起來，等救援來到後再回來。

時間已經緊迫得不能再行拖延。華萊昂一定認爲在深室這一廂，在深夜一點半時必定是萬籟俱靜。而僕人們舞罷歸來大概要三點到四點之間。如果要下手，那麽現下正是最佳時機。

我回到床邊，以發抖的手拉下睡袍，我的思想則如無法控制的野馬。我無法思想，我也不願思想；因爲我不願正視某些事實。然而菲力必須離去。這是當務之急，我決定不能使用電話；它可能把我的意思洩露給華萊昂。而且我去廚房白絲也可能在注意，以她目前的情緒，她可能做出可怕的事來，華莊沒有人會幫助我。薛太太生病；薛東已經年邁；而且頭腦也不清楚。我和白絲可以保護菲力，可是我們先得知道危險來自何方……哦，他必須立刻到附近去求助，最好是警察局。我不能讓我對白絲的諾言使我作繭自縛。我把「榮譽」放在「常識」之後，如果我可以救助菲力，我寧願自毀一千次諾言。

我扔下睡袍，當我伸手拿衣服的時候，我聽見走廊上有聲音傳來。

我靜靜地聽，但是我聽不出那是什麽聲音，它像是沉重的嗡嗡之聲，我心中劃過一道電閃般的警告，我立刻伸手把床頭的燈關上，剛好這時菲力臥室的門啓開，我知道那是什麽聲音；那是輪椅。

我像氷凍般地不動站着，一手還在燈開關上。我不知道我還有沒有呼吸。如果隔室傳出一點聲音，我一定會像子彈般地奔入鄰室。但是輪椅沒有動，所以我也靜靜地等待着。

什麽都沒有，隔壁一無動靜，過了一會，菲力的門又靜靜關上，低聲又到了走廊上了。

我不知道爲什麽本能地和衣躺在床上，而且蓋上被，當我臥室的門打開時，我正背對着他。

他沒有進來他只是靜靜地在那裡等候。這幾秒鐘像一年一樣長。我想，如果我翻過身對他大叫，不知道他會怎麽樣？主人偷偷潛進女家庭敎師的臥室，四處燈光亮起，脚步聲……那時你還笑得出來嗎，華先生？想起華萊昂扮演强姦者的角色，不禁令我好笑。然而當我記起華萊昂居然敢於冒險而來時，不禁又膽寒地靜靜躺着

。我的肌肉緊張得居然要開始發抖了。

他走了。門輕輕地關上，我聽見嗡嗡的輪椅向着他的臥室方向而消失。

我下床走到門口仔細地聽着走廊上的動靜，我聽見另外一扇門也輕輕關上。幾秒鐘後，我聽見電梯的低鳴聲。他只是上來查看一下而已。不過他證實了我聽見的故事的正確性。我必須立刻帶非力走，我的精神又鎮靜了下來。我把我的門上了鎖，把帷帳窗帘拉好開上電燈。我迅速地穿好衣服，拿起外衣和鞋子，穿過浴室到非力房裡去。

× × × ×

這是工作中最困難的部份。我把外衣和鞋子放在我作慶祝盛宴的椅子上，然後我看了睡熟的孩子一眼。我走到門口鎖上它。我故意地從容不迫，如果這件事要保證其成功，一定要十分鎮靜。

房裡已經夠亮。長長的窗帘微開，射進的一束光線在地毯上照出一個光圈。我走回去時，什麼東西拌了我一下，它發着亮光地滾了一程。一個玻璃球。今天白絲還沒有打掃過房間。

我推開厚窗帘，把窗門閂上。後面的非力欠動嘆口氣，我停下來回頭望着床上，一隻手還扶在窗子上，另一隻手把窗帘拉好。

一道陰影落在我身上，使我像個傀儡一樣回頭望着窗外，有人由凉台走來，由窗帘縫中瞪着我看。我直直地僵立着，因爲光線把我照得清清楚楚，我不能動彈。我的手像觸電般粘在窗閂上。我直望着離我一尺外的華海倫。

她對我的出現毫不感到驚訝，連我穿好外出的衣服也不表詫奇，她只是伸手推推窗戶。她輕搖一下，又用手摩着玻璃像是要找條路進來似的。她又拉着窗戶的栓柄，不耐地推搖。

我無法拒絕她進來，我注意到她象牙色的睡袍上沒有口袋，双手也是空的。而且如果她是想來陷害非力，她決不會如此地要强行入內；我一邊想該如何向她解釋我在一點半鐘穿着衣服到非力房裡來的理由，一手開了門閂。我儘量自然地說：「晚安，華太太。」

她沒有理會，逕自由我身邊走進房來，她的睡袍在地毯上低響。她站在床頭。在幽暗的房間中，她的身體

在孩子身上投下更暗的影子，她慢慢地伸手摸他的臉。這是個無意義的輕摸，這也是非力的惡夢，以前發生過許多次。

如果她有什麽武器，如果她有什麽不利於非力的行動，無疑我的行動會比她更快，當她的手還放在非力臉上時，我立刻跟了過去。我繞到床上的另一邊，伸手把被單拉到孩子臉上。我在床對面注着她。他沒有動。她縮回手站直身體，不管我對魔王的看法如何，可是我不用怕他太太。我說：「什麽事，太太？你要做什麽？」

她沒答應。她甚至於沒有注意到我的在場。她的態度似乎過份了一點。我說了些氣話，然後憤怒地望着她。

她轉到床邊的小桌子前面。她的手在摸過桌上的物件——一盞燈，一本書，一隻小鐘，裝非力巧克力的杯子，二對玩具兵，一片餅乾……我以爲她要打開電燈，正想向她阻止．但是她的手又移過電燈，輕輕地摸過鐘錶和錫兵，最後停在杯子上。她拿起杯子。

我說：「華太太——」

她轉過頭。她已經把杯子舉起，像是要喝的樣子，她的眼光在杯沿上與我的相遇。她背對着月光，臉上蒼白，眼睛暗黑而沒有表情，當我望着她時，我又開始恐懼起來，因爲我明白了，我身上立刻浮起許多鷄皮疙瘩。

她睜開眼睛像盲人一樣……我又再看着這女人沒有表情的臉容一下，這時孩子呼吸平靜地躺在我們中間。我開始移向床尾。

她靜靜地站着，杯子舉在面前，盯着我方才站着的地方看……「你看，她眼睛開着，但是它的感官已閉……」我望着她，她像月光中的鬼魂。一首首詩忽然在我胸中湧起，有如我心中有具被遺忘了的錄音機。這些詩句的出現令我微感麻木。「你看，她來了！我以生命發誓，她是在熟睡之中……」

華太太也像馬克白斯夫人一樣，心中有一付負擔，使她在夜晚夢游到非力房內。她會不會僞裝出夢游的樣子，故意無視於她的所見？我又記起馬克白斯劇中對於夢游者的描述。馬克白斯夫人講過話。華海倫會不會和

馬克白斯夫人一樣呢？「觀察她，站近一點。」

我抓緊非力床尾的欄杆。如果沒有它，我可能會倒在地上。

我啞聲說：「太太。」

她沒有注意。她正確地把杯子放回原處，轉身要走了。月亮灑在她可愛的睡袍上，然後照在她臉上，她的眼睛像洋娃娃的玻璃眼睛。

我說：「華海倫，告訴我。你預備怎麽殺死非力？」

她已走向窗戶，我跟在她後面。她步態輕盈，然後手拉向窗帘。我一時害怕我錯了，她可能醒着。我看見她拉開窗帘，眼睛仍然沒有表情，而且一直向前注視。她嘆了一口氣。「天知道她想些什麽。」我又禁不住地問：「是不是勞恩幫助你陷害非力？」

她停住，頭微微向我。我在她耳邊急說：「勞恩幫助你嗎？」

她轉過身。沒有說。她走了，帶着她那鎖在夢鄉中的秘密走了。我伸手替她拉開窗帘。

她由我身邊走到凉台處。

但是她告訴我一件事。我立刻轉回身。

「天，天饒恕我們大家。」我彎身站在非力身邊，我手中拿着杯子。

× × × ×

我輕輕搖醒他。我用在一本書上看到的方法，輕按他左耳下方，他很自然地睜開眼睛，躺了一下，才看見在月光中的我。他說話的態度有如繼續未完的談話：「我剛才又做個惡夢。」

「我知道，所以我來了。」

他抬起頭，然後坐起身。「什麽時候了？」

「一點半。」

「你爲什麽還不上床？你到村里跳舞去了嗎？你沒告訴我。」

「沒有。我沒出去。我穿衣服，因爲——」

「你現在不出去？」他聲音忽然轉變，我立刻用手指着嘴唇。

「小聲點，非力。不——哦，是的。因爲我不願留下你一個人，我帶你去。」

「帶我？」

我點點頭，坐在床沿。大眼睛盯着我看，他靜靜地坐着。我不知道他在想什麽。天知道我的聲音是什麽樣子。我知道我的双唇僵硬。我說：「非力。」

「是，小姐。」

「你……好嗎？不——不想睡覺或什麽的？」

「不。」

「很好？」

「是。」

我啞聲說：「你把巧克力喝了？」

他眼睛轉着望望杯子，然後又回望我。他遲疑了一了，「我把它倒了。」

「你什麽？爲什麽？」

「哦……」他猶豫地開口，然後又停住。

「非力，我不會計較。我只是希望知道。是不是味道不好？」

「哦，不是，我不知道。」又是那種眼光。然後他坦白地說出來：「昨天晚上他們把瓶子忘了，我發現了便把它收起來。我沒有告訴你。」

我茫然地說：「瓶子？」

「是，」非力說：「檸檬汁。我把它喝了下去。它比較好吃。」

「但是……我替你煮巧克力的時候，你沒有告訴我。」

「嗯，」非力說：「我不願使你難過。你一向替我煮巧克力……有關係嗎？」

「不，不。哦，非力。」

「什麼事，馬小姐？」

「我覺得很累，」我說：「我昨晚沒睡好，今夜也沒有睡。」

「你不怪我嗎？」

「我不怪你。」

「你今天晚上爲什麼不睡？」

我說：「聽我說，我親愛的。你知道你波亭叔叔明天——不，今天——就要回來了嗎？」

我看見他臉上忽然綻開高興而感激的喜悅笑容。好像船在暴風雨中駛入港了。

非力低聲而興奮地說：「他什麼時候來？他爲什麼回來？誰告訴你的？我們什麼時候可以看見他？」

「所以我來把你叫醒，」我說，似乎這是世間最合理的事：「我想我們必須立刻走。哦——越快越好。」

我畏怯地說，他的眼光使我說不下去。

「你是說我們立刻去梅林別墅？去接我波亭叔叔？」

「是。他還沒到那裡，可是我想——」

非力問：「我萊昂叔叔知道嗎？」

我嚥下口水。「非力，我親愛的，我並不期望你能了解這些，但是我希望你能信任我。你萊昂叔叔——」

「你想把我帶走，」這不是問題，而是句陳述的話。他臉上沒有表情，但是眼光注意，而且呼吸較快。

「是，」我說，不可避免的事令我不安。但是孩子沒再問下去。他自己提出了可怖的答案。

他的哀愁而不感驚奇的聲音說：「我萊昂叔叔很我，我知道。他希望我死去，不是嗎？」

我輕聲說：「非力，我怕他想傷害你。我也很不喜歡你的萊昂叔叔。我想我們最好離開此地，如果你願意相信我的話。」

他毫不猶疑地便把被單拉開，拉着睡衣大領把它脫下。忽然他又停住。「那次我在樹林裡有人對我開鎗，不是意外嗎？」

這個問題使我一時呆住了。自然，現在已經沒有裝假的必要了。「哦，不是意外。這是你的背心。」我說

。

「他想殺死我？」

「是，」我儘量平淡地說。我連忙又加一句。「別怕，非力。」

「我不怕。」他已在穿上襯衫。他穿好後，我才看清他說的是眞話。他堅强得像段鐵絲，長睫毛的黑眼睛——華家的眼睛——開始閃爍發光。「自從我到華莊之後，一直害怕，我不懂爲什麼。我不快樂，我恨我的萊昂叔叔。但是我不懂我爲什麼害怕。現在我懂了，所以我不害怕了。」他坐在我脚邊開始穿上襪子。「我們去告訴波亭叔叔，萊昂叔叔會上斷頭台。」

「非力！」

他望我一眼。「你怎麼啦？兇手上斷頭台。他是個兇手。」

在一瞬間中，他的眼光甚至有點像華萊昂。但是他還是一個孩子，他不懂他所說的話的複雜意義。我說：「他不是的，因爲你還活着。不過我們得趕快了，而且得十分小心。看，這是你的鞋子。不，先別穿上，帶到門外去穿。」

他拿了鞋子站起來轉向我。他又變成個孩子了。他拉着我的手：「我們上那裡去？」

「我對你說過，去找你波亭叔叔。」

「但是他沒回來，我們不能到那裡去。」他猶疑地說：「他們明天一早便會去那裡找我們。」

「我知道，」他的手在我手中顫抖，我把他拉過來擁着他：「但是我們會很安全。我們跟着我們的星辰走，它不會放棄我們。你記得那位英國人傅先生嗎？」

他點點頭。

「他在戴家樹林中有座小屋，他有時在那邊過夜。我知道他今晚會在那裡。因爲在上床前，我看見他屋裡的燈光像顆星星。我們現在到那裡去，他會照料我們，明早會帶我們去你叔叔那裡。我相信一切事情都會順利。」

「好，我可以戴上圍巾嗎？」

「好。你穿上毛衣沒有？好。我們把凉台窗子鎖上。我想……好了，你得輕輕地不要發出聲響。」

我停在門邊，手扶着鎖匙，靜靜地聆聽。菲力像隻鵝一樣倚在我肘邊。他的眼睛在蒼白的臉上顯得特別大，我什麽也聽不見。門外面是黑暗的房屋。華太太一定睡了，白納喝醉了酒，魔王自己在下面等待死亡的消息——但是他是一隻跛足老虎。

我輕輕地推開門，牽着菲力的手躡足走過走廊。我們走過爲我們鳴響的時鐘，走下我溜滑了鞋子的樓梯，沿着牆上掛着帷帳與畫像的廊道……然後走到通向外院與自由的大門。

它上了鎖。這裡一定有可以讓僕人們進出的側門，但是我不敢轉身尋找。大鎖匙輕易地扭開，可是門還沒動。我的手在暗中摸索橫閂，我聽見菲力在身邊呼吸與顫抖的聲音。我躡着足，終於摸到頭頂的木閂把它拉出來。它發出吱咯的聲音。這個聲音似乎在廻廊中囘響個不停。我以抖擻的手推門，注意地聽着輪椅的聲音。但是門仍然不動。我想摸摸看鎖邊是不是還有彈簧鎖，但是我找不到。他隨時可能會出現。無需木閂吱咯聲，他也會知道我們在這裡。這魔王，他一定知道……

「沒關係，」菲力低語：「我帶了電筒。」

他彎腰拉出另一根木閂。門打開了。

我們走入夜晚的空氣中。

第十五章

勇敢的人，
進入可愛的森林。

喬治・米里迪斯：威斯曼森林

我不知道怎麽找傅力克的林中小屋，但是由我窗戶注意到的燈光，它似乎靠近華橋附近一條穿過森林的道路鄰邊。我和菲力只要走過橋，由通路往上爬，再稍轉右邊，一定會到那條路上。我們只要沿着它走，到第一個山背上，便可以看見指引我們向前去的燈光。

說起來容易，但是走起來就漫長而困難了。因爲我們已在華莊西廂窗前的道路上，所以我不敢使用菲力的電筒。

森林中十分黑暗。我的眼睛已經習慣了，我們可以穩重而慢慢地在林中走着而不致摔倒，越走森林越密，地上覆蓋着濃厚的松針與枝幹。菲力摔了一次交，但是我的手拉住了他。有一次我的腿被一枝尖樹幹所刺到，它像劍般地尖利，我痛得叫了起來。菲力毫不抱怨，我自己越離這華莊一碼，我便覺得更安全而快樂。荒山野外充滿松香氣味，在這個秘密而低語的世界中，已沒有恐懼的餘地。而華莊富麗堂皇燈光閃亮却充滿恐怖氣氛。現在，我已經自由了，黑暗在衞護我們。空氣凉爽寂靜而和平。

我的想法沒有錯。我們大概走了二十分鐘斜削的上坡路後，我們到了一條大路上面。它寬約十五碼，然後陡直地降到山脚下去。我覺得它可能以前失過火，也可能開山機開的——不管它是什麽，對我和菲力而言，這裡好走多了。

但是再走過去，我們發現前面是一堆堆砍伐過的短枝幹，不過，至少我們可以拾路而行。我握拳喘氣。菲力乖乖地跟在我身邊，我們又囘身看了一眼華莊，在山谷對面，大厦迎着月光在森林上方發出暈光。華莊傍邊有一線燈光。華萊昂還在等待。

我微抖一下，我的臉又轉向戴家的芬芳山林。我們走上兩邊是松柏的閃着月光的窄谷。

「好嗎，菲力？」

「是，小姐。」

那天晚上如果林中有什麽生物，我們却沒看見。唯一望着我們的眼睛是天上的星星。樹枝上掛着千萬顆露珠，和風時起時輟，地上的落葉也隨着簌簌地響。我自己則過於緊張地囘望遠處華萊昂的燈光一樣，更放輕脚步，瞥視着後方樹林的幢幢暗影。

在月光下沒有新的恐怖等待我們，當我們停下來休息時，除了自己的呼吸之外，沒有別的聲響，要嗎只有

松柏的老年哀嘆，與風拂露珠落的悄聲。

菲力先看見小屋，我自己則一直凝望着左方的森林。當我們走進崗頂時，我開始擔心傅力克的房子會不會躲在森林深處，而我們已經走過了。

然後又當我們停下稍爲緩下氣時，菲力拉拉我的手。

「那裡，」他氣急地說，指對樹牆角邊一個缺口處。

我感激地轉回身，我只看了一眼，忽然感到一陣冷意。

那裡果然是座小屋，它的位置正如我心中所想像的。它小而方正，十分美麗，是用柏木搭起的，周圍有個附欄桿的平台，陡削的屋頂與木板的百頁窗，屋後與兩邊柏樹齊到屋簷，你會覺得這裡白天也需要點燈。但是現在窗上沒有燈亮——那歡迎人的星辰。我拉着孩子的手站定，注視着黑暗的窗戶。

我立刻注意到森林多麼暗黑地圍擁着小屋。我看見我們的斜影如何朦朧地投在路上。夜晚全是低語的聲息。

「他一定睡了，」菲力高興地說。

我幾乎被他嚇了一跳。我控制了擁抱他的欲望。「哦，當然。」我說：「當然，我忘記天快亮了。我希望他被人吵醒不會生氣！走，伯爵先生！」

他這次領頭走到屋前。我滿懷感激地跟在後面。現在我們已經安全了，華莊惡毒的眼光已經離在一哩開外。我又回望一下那冷淡的燈光。它已經像是在遙遠遙遠之外，我再不願回到那裡去了。

我的眼中充滿淚水。眼中閃動了一群游動的星星。我憤怒地用手擦去淚水，又往前看。

華莊的白色大廈現在閃起三點燈光，當我望着它時心中湧起熱流，忽然又是一個窗戶亮了，然後又是一個。我的臥室我的起居室，課室……然後我看見大屋陰影中也閃起兩點光亮，一輛車子向院外開出來。警報已經發出了。天，他們已經知道了，他們沒有等到天亮，他又來查看我們一次，現在全華莊全醒了。我幾乎聽見忽忙的脚步聲，低語聲，輪椅聲，電話聲。明亮的窗戶像俯望山谷的五隻眼睛。我已在想華莊不知會激起如何的混亂時，燈光又一盞盞地熄了，華莊又陷入黑暗之中，現在只剩了樓下一盞燈，和汽車開出來的兩條光線。

我錯了。華莊沒有發出警報。他發現我們走了，證實之後又回到電話邊去。他的走狗已出來尋找我們。但是那是誰？清醒了的白納？勞恩？

我轉身跑進森林暗處，菲力已在輕敲屋門。

半分鐘過去。又是十秒鐘過去。我站在菲力傍邊，想鎮壓住心中的恐懼。再過一會就好了，英國人便會走到門口，把門打開，屋內是溫暖與安全。

林中十分寂靜。我背上感到空氣的涼意。一分鐘；一分半。沒有聲音。他一定睡得很熟。

「我可以再敲嗎？」

「好，菲力，敲重點。」

木門的重響使我神經緊張。它像大鼓聲一樣在林中廻響，有如可以把全森林吵醒。

在敲門聲後隨着的寂靜中，我聽見汽車聲向我們駛來。

小屋裡沒有人聲。

「沒有人在，」孩子的聲音顫抖——他一定十分疲倦了——使我自己也頓不是味道。

「他睡熟了，」我鎮靜地說：「我們看能不能進得去。即使把他吵醒，他也不會在意。」

菲力拔起木閂推門。門出我意料之外地開了。他遲疑地向前走一步，我輕推他向裡面走。汽車在山谷中吼叫，使我心神不安。

「傅先生！」我關上門後低喊：「傅先生！你在嗎？」

周圍仍是寂靜。表示屋中沒有人在。

傅力克對我說過，小屋內只有一間房，屋後還有一間小寮。通向那裡的門是關着的。我們所站的地方正是臥室，起居室與餐廳。

他走了大概沒多久。不但方才在窗前看見此間有燈亮。而且壁爐中還有火，室內有食物的氣味。他一定在此地工作，然後吃了些東西，便去志高旅館去了，床上的被毯摺得好好地放在一角。

這是個很小的房間；牆壁，天花板，地板全是柏木的，更有森林的氣味。一張製作粗劣而結實的桌子，兩

張木椅，一張難看的床，下面有口箱子。一角有張衣櫃，還有個書架上面擺了幾本書。火爐邊有許多另星物件——繩索，皮囊，舊卡幾上裝，一堆工具，另一角有隻木梯，通向一個小方門。

「我們可以留在這裡嗎？」非力帶點猶疑地說。他一定疲倦極了。但是我們到那裡去？我不禁感到驚慌。我望着關着的門與發熱的火爐。

「當然可以，」我對非力說。車子一定開往梅村別墅去了。他們決不會到此地來找我們。我說：「你爬得動那個木梯嗎？」

「那個？當然可以，我們要到那上面去嗎？」

「嗯，」我說：「下面只有一張床，那是傅先生的。他可能等下回來要用。而且我們最好躲到上面去，你以爲如何？如果有人進來，你能安靜得像小老鼠嗎？」

他咬着嘴唇望着我。他點點頭。我想如果這個時候華萊昂進來，我會用双手殺死他。我說：「我們不能留下到過這裡的痕跡。我怕萬一傅先生回來之前有人進來找我們。你鞋子濕了沒有？嗯，是有一點，不是嗎？我也是的。我們把它脫下放在爐邊烤一下，我到閣樓上去看一下。」

閣樓的小門很輕，表示它時常有人使用。我開了之後，把頭和肩膀探在方門上。我打起非力的電筒。我爬上來時，心中一直祈禱希望這地方不要太壞。現在我放心地鬆口氣。這個小閣樓和下面一樣乾淨。它是個堆積間，我看見許多箱筐，幾捆繩索和一堆帆布袋。

我立刻爬下來把這個情形告訴非力。「上面很暖和，」我高興地說：「到爐邊去把鞋子拿起來，再輕掃一下。我拿幾床毯子。我把它交給你。我必須拿着電筒，你先別跑得太遠。」

正如我所希望的，床下箱子中有些多的毯子。我借電筒的微光，把它們拉出來。然後一步一步地爬上梯子。最後我到了閣樓上，用電筒再四照了一遍。果然，上面很乾淨。下面也毫無痕跡，地板乾淨，床舖沒人動過，門關上而沒鎖……

我們關上小方門向前爬——只有中央才可以站直——舖好我們的地舖。烟囪散的熱氣使人感到舒服。毛毯厚而溫暖，小小的黑暗閣樓給了我們一種安全感。

我們分吃了一根巧克力，禱告之後，我們舒適地躺下準備渡過未完的夜晚。非力立刻貼緊我蜷伏着入睡了。我替他把毛毯塞好，靜躺着聽他的呼吸聲，以及包圍我們的無邊寂靜中的千萬種微小的音響。

微風似乎已經停了下來，因爲緊緊圍着我們的森林已經肅靜了。只有偶然而起的低息，它像一聲聲長嘆，由松間傳來。屋內也常常傳來建築物睡眠時的低小聲音；一塊木板的吱咯聲，爐中木炭掉落的聲音，牆壁中老鼠的抓搔聲。我躺在這裡，想屏除去心中的疑慮與憂愁。這天是星期三，再有一天，我就可以放下肩上的重擔，或且把他交到梅村別墅，或是用電話解決我的困難。然後一切全圓滿結束。

而且，早上傅力克可能回到小屋裡來，那麼事情更簡單了。只要有他陪伴，最後的危險全消逝了。現在我必須放心地睡一覺，華萊昂和白納決不會想到來此地找我們，我曾經對勞恩提起過「傅力克」（這個念頭使我立刻清醒起來）。他可能會聯想到這點——不過當然勞恩不會有份。勞恩在巴黎。他和這件事沒有關係。我們在這裡很安全，十分安全……我可以放心地睡一覺……

門閂抬起的聲音在昏沉欲眠的靜寂中像是一響槍聲。

我心中一方面像躲藏的老鼠般驚慌，另一方面又像是看見一盞救命的明燈。當然這是傅力克。決不可能會是別人。也許我睡太久了，現在天已黎明，他回來了。

我抬頭靜聽，但是我沒有採取別的行動。因爲在我的結論沒有證實之前，我認爲我應先按身不動。

我在等待，非力已經睡着了。

我們下面的門非常輕地關上。新來的人走了兩三步又停下來，我聽見他的氣息沉重，好像是趕了程急路似的。我等待着把木塊投入爐中的熟悉聲響，劃火柴聲和開櫥門的聲音，但是除了寂靜與喘氣聲外，沒有別的。其中有片刻時間連呼吸聲都禁住了。

我又想了一會。我知道這不是傅力克。我知道他屏息止氣地在暗中像獵犬般地聆聽，他在聽獵物的聲響。果然，獵犬已經到這裡了。

，然後他又噓口氣呼吸起來。他在地板上走動。

下面傳來放下百頁窗的聲音，劃火柴點燈的聲音。

我又聽見玻璃燈罩罩囘去的聲音，立刻接着是聲低咒，我猜大槪是燈蕊又滅了。過一會火柴聲又響了。天還沒亮，那人自然不是傅力克。低咒聲是用法語講的，我立刻認出他的聲音。那是白納。燈已經燃了起來，我看見閣樓地板縫中傳出來的點點燈光。他已在走動，慢慢地邁着步，這比急步更加嚇人，他的呼吸越來越急，不過立刻它就被控制平復下來……

我發現我在發抖地蜷伏在毛毯之下。白納呼吸急促，不會是因爲方才爬了點山路，而使他執燈的手更加笨拙。那是激動，一種獵犬獨有的伸舌的興奮。他知道我們就在這個地方。

他走到了木梯下面。

× × × × ×

可是他是去開屋後小室的門。我聽見小門打開，和翻看東西的聲音，一個門閂上緊；他把後門關死。他又囘來了。

我咬得双唇發鹹，我双手緊緊地抓着毛毯。我還沒有把白納的事告訴過菲力，我有此必要嗎？如果他醒了，他不會感到害怕……讓他睡吧，親愛的主，讓他睡下去……也許白納不知道有個閣樓，也許他沒有注意到梯子……只要菲力不醒來，我們便不會洩露行藏。……

他由後屋出來後，這次他沒有站定向周圍張望。他兩大步跨向梯子。他抓住梯子時，它發出嘰嘰的聲音。有人很快地走上屋外的洋台。我聽見白納又低咒了一聲。門又打開了。一個陌生的聲音說：「誰？哦，白納，是你。你在這裡搞什麼鬼？」

白納放開梯子時，它又低響幾聲。「嗨，老朱。」他聲音已經相當清醒，不過還有點濃濁而不穩。他似乎相當驚慌而不快。「我可以照樣問你，是嗎？你在這個時候到這裡來做什麼？」

另外一個人關上門走進來。「巡夜，該死的工作。自從上次大火之後，便開始這差事了，老板決定之後，你怎麼向他解釋都不行。所以我這一整夜便在林子裡走來走去。要等到黎明才能休息，我以爲我可以在這裡——」

白納笑着由梯邊走開。「倒霉，朋友。」

「不過，」老朱說：「我白天可以休息一天。來，我把爐火生大點——啊哈，好多了！來，告訴我，你這個時候來做什麼？快五點了，啊？如果你要找英國人，他到老高那裡去過夜。找他做什麼？」

白納的話慢得我可以看見他心中在如何盤算。「不，我不找英國人。」

「不？那什麼事？別告訴我說你要來放火，白納？」老朱笑起來。「來，什麼事？坦白說，否則我告你偷窃。不然便是女人的事，對不對。」

「完全對，」白納說：「今天夜裡華莊發生一件怪事。你聽說過小菲力的家庭教師；那個姓馬的？」

「那個追求勞恩先生的漂亮姑娘？誰不知道她？她怎麼啦？」

「她不見了，她——」

「她不見了又怎麼樣？她怎麼會跑到這個地方來？要找她只有一個地方，朋友，到勞恩先生床上去，不會在英國人這裡。」

「天啊，你可不可以在兩分鐘內別想床？」

「好，」老朱簡單地說。

「好。等我說完了再講。來，抽支烟。」

火柴劃亮了。菸草的氣味由地板上昇起來，我可以顯然地看見這兩個人，有如地板是玻璃做的一樣。爐火照亮他們黑色的臉孔，兩人中懸浮着藍色的烟氣。白納十分謹慎地說：「孩子也不見了。」

「孩子？」

「小菲力。」

停了一會，一長聲口哨聲。「天啊！眞的嗎？」

「見鬼，當然是眞的，兩個人都不見了，剛才太太去看孩子——他身體不好，你知道，她一直替他擔心。她睡不好……她去的時候，他不在房裡，她去找家庭教師，可是她也不見了，一句話，一個字都沒有。我們在華莊由屋頂到地下室；我跟主人兩個，但是一點線索都沒有，他們走了。」

子去？總不會要他幫忙吧！」

「可是爲什麼呢？沒有意思。除非女孩和勞恩先生——」

「你別提他好不好？」白納說：「我告訴過你，她沒有在他床上。還有，如果是的話，她爲什麼要帶個孩子去？總不會要他幫忙吧！」

「是，對。」老朱說：「可是，眞有點莫明其妙，他們會到那裡去，爲什麼？」

「天知道。」白納似乎冷漠地說：「他們可能立刻就會回去。主人一點也不着急，可是太太煩得不得了。它使她生命——她本來心臟就不好——所以主人叫我出來找，我到過多農，可是毫無結果……」他停下來，我聽見他打個呵欠。

我身邊的非刀欠動了一下。他的脚踢到爐邊的鞋子，發出微微擦聲，在寂靜中它就像是雷聲。

但是白納沒有聽見。他又說了下去：「實在這些全是廢話，我不該對你說。不過你在你們土地上抓到了我……」他笑了起來。

「他們怎麼會到這裡來？」

「主人的想法。有人看見過女孩在多農和英國人在一起。我告訴你，這件事是發狂。只有兩個解釋，一個是他們兩個人一起出去夜游；另一個理由是孩子去探險，而女孩發現他不見了，便出去找他。」

老朱有點懷疑。「我看不大像。」

白納又打個呵欠。「不，不行，孩子們是奇怪的東西——和女人差不多奇怪，朋友。他和姓馬的女孩子很好。兩個人曾經在前天晚上舉行過午夜宴會。他們決對走不遠……孩子沒把文件帶着。他們會到那裡去呢？」

「哦，華先生既然不擔心——」老朱猶豫地說。在一陣寂靜中，我聽見爐火嘶嘶聲音和男人換脚的聲音，然後，白納說：「好，我該走了。來嗎？」

老朱沒有正面作答。他帶點緊張地說：「那個姓馬的女孩！……有許多閒話。」

「哦？」白納不感興趣。

「人家說，」老朱遲疑地說：「她和勞恩先生訂了婚。」

「哦，那個，」白納說。停了一刻。「哦，眞的。」

「眞的？她追到他了？」

「如果你要那麼說的話。」

「你說呢？」

「嗯，」白納像在思慮。「我想勞恩先生自己對這件事一定很淸楚。除非他自己感到興趣，再漂亮的姑娘也不能把他拖到花園小路上去。」

「話是這麼說，」老朱說：「不過……」他忽然笑起來。「如果他要娶她——他就是那個意思。」

「他不是傻瓜，」白納說：「她不像他以前的女朋友。傻瓜！」

「你不是說他眞掉進去了？爲了那個小英國女郎？別不懂事，老兄。他想和她睡覺，但是她不肯。」

「也許。那也是結婚的一種手段。……」

「也許她和他睡過覺，現在她手裡有張王牌。一定是這樣，」老朱誇大地說：「我明白。」

「哦！恭喜！」白納似乎心不在焉。「我倒不以爲然。」

當老朱說過這些話的時候，我眞想一刀斫死他。白納又開口了。「哦，我得走了。你走不走？」

——白納……」老朱放低聲音，像是知道我在聽他們說話。他聲音有點不安而難爲情。其效果令我生起雞皮疙瘩。

「啊？」白納不耐地問。

「那女孩——」

「啊？」白納又說。

「你眞知道……她——」老朱停了下來，我聽見他在嚥口水。「她在算計孩子？」

「你講什麼鬼話？」

「我！…是說有許多人在講閒話，有人說她……哦，有野心。」

「野心？誰沒有野心？可是怎麼說她算計孩子？你——」我聽見他停住吸一口氣。他又以非常奇異的聲調說：「你別胡說八道，朋友。」

「老朱有點氣惱。爲什麼？爲什麼她的野心只止於和勞恩先生結婚？有沒有人知道她的來歷呢？她是誰？」

「一個英國孤女——我想是好人家的孩子。我只知道這麼多。」停了一下。「她很喜歡孩子。」

老朱說：「孩子使她不能成爲華莊的女主人。」

更長的沉寂，白納帶有壓抑的笑聲打破了它。「我看你得快點上床去，老兄。夜晚的空氣使你胡思亂想，我得回去了。我敢用十對一打賭，他們已經睡在床上了。我希望主人明早好好駡他們一頓；替我們找了這多麻煩。來——」

老朱固執地說：「你會笑我。你該多聽聽村裡的人的話，我告訴你賈先生怎麼說的。」

「那個老家伙？你別聽那些江湖郎中的——」

「反正——」

白納不耐煩了：「看上天份上，老朱！你總不能說一個女孩子對將來有個計劃，就懷疑她是罪犯吧！啊，我該走了。你上那裡去？」

老朱有點不快。「去沙羅。天快亮了。」

「你說完了？好。我帶你去，你先走，我把燈熄了，把門關上。」

「好。」我聽見老朱走向門口的沉重足音，我身邊的菲力又欠動而喃喃地說了幾句囈語，腳步聲停住了。老朱高聲說：「什麼？」

「什麼？」

「我聽見什麼東西。這裡，要不然——」

白納聲說：「開門，快點。」老朱聽了他的話。新鮮的空氣穿進藍色的香烟與爐烟。「那邊沒什麼，」老朱的聲音像是來自遠方。我想他已到外面窺望着牆後。

白納還在我們下面，他短短地笑。「一隻老鼠，老朱朋友。你今晚在每株樹後都看見一頭老虎，是吧？」他欠身打個呵欠。「我也想睡了，不過，我的床怕沒有你那麼暖和。普通英國人是在什麼時候回來的？」

「很早——如果他早上會回來的話。我不知道。」

「啊，走了。希望華莊的緊張情緒已經過了。爲什麼主人叫我到這裡來，我眞不懂。走，朋友。我熄了燈，把門關上。我馬上來。」

「我等你。」

「嗯？哦，好……哦，對了。爐火沒有關係吧？是……我該想到你急得要上床去，朱朋友。」他走了，他的聲音穿過門戶，菲力在旁邊轉個頭，呼吸輕吹着我的臉。

老朱情緒高興地說，「啊，我的床！我告訴你，老兄……」

門輕輕關上把老朱的話封在外面。我不知道屋外是如何沉寂。沒有一點風吹葉動的聲響。那裡傳來一聲沙啞的斑鳩啼聲。

不久太陽便要上山了。它將是個美麗的白晝。我又回躺在菲力身邊，發抖得有如是在發高熱。

× × × ×

事情突如其來，使我忘了恐懼。他們談話之間，我一直爬在地上，集中意志地聽着他們的每一句話和其中的含意，而我心中雜亂得有如一團亂麻。我一時覺得應當大叫告訴老朱我們就在這裡，因爲他不是華莊的人，他決計會阻擋白納對我們的任何不利行動。可是我立刻又發現老朱在責駡我，而白納却替我辯護，他說的話令我頗感困惑；華萊昂並不惱怒不安；他們知道我喜歡這孩子，我想白納一定不願提起他和白汀向我製造的謠言。怪不得我糊塗了。我錯了嗎？我怎麼可能會錯呢？如果華萊昂有罪，他定知道我和菲力是爲了躲避他而逃亡。如果他有罪，他怎麼會漠不關心，爲什麼白納要替我在老朱面前辯護？而勞恩和這件事無關。天啊，是不是我猜錯了。

但是我內心有些事物令我鎮靜下來。在他們談話中，有種奇異的空氣，似乎白納爲我的辯護口吻和他平常的爲人不同。

我靜靜地躺着，享受着在戴家森林中的幽靜，外面林中有斑鳩的平和叫聲，我身上的血流脈動也轉爲正常。菲力又動了，他說聲「小姐」後，又睡着了。我放心地微笑，如果他早先這麼清楚地叫我，白納一定會聽見的。何況，他正好就站在我們下面，而老朱幾乎是靠近門口……

想到這裡，我忽然坐直身體，我嘴唇乾燥，心幾乎跳出胸膛。

白納一定聽見他了。他當然聽見了。

白納知道我們就在此地。

× × × × ×

對了。決沒有別的解釋可以適合那種奇怪聲調的談話，怪不得我分不清敵友。

白納知道了。但是老朱在場使他不能來找出我們。因爲他要上樓時，被老朱打斷了，使他不能完成搜查。所以他拒絕聽老朱高談濶論，他只希望老朱快快離開使他可以繼續未完的工作。

這也可以說明他爲什麽把華莊的反應避不吐實。不管當時怎麽樣，白納到樹林裡來正是最好的解釋。最簡單安全的事是不要洩露眞相。因爲我正在他頭上，所以他必須小心行事。我在聆聽，他不願打草驚蛇……他還有機會獨自回來查看。

他一定會回來。我一想到這點，便由毛毯下爬起來，小心地爬到小門邊去。我決不能掉以輕心，可能老朱一個人走了，而獵者便等在下面，我平躺在門邊，慢慢慢慢地抬起木門，我望了下去，下面是一個空房間。

我飛回菲力身邊，正當我想伸手搖醒他時，又制止住自己。我跪在他身邊，我的手緊緊地握着，閉上双眼。我不能在恐怖情緒下把他叫醒，我得先控制自己。我必須給我二十秒鐘時間，我默默地自唸數。

他一定會回來。他帶老朱回去後，他準會折回來。他會趕快擺脫老朱，因爲天色即將放曉，他們只剩下這一天時間了。

我沒再想下去；我不願把思想化爲言詞。我覺得一陣無名的懼意傳過全身。他們將如何下手我不敢想像，可是當我蜷伏在這個黑暗中時，似乎任何事都可能發生。我在這裡唸數了大概是我一生中最珍貴的二十秒鐘，而恐怖越來越近，化爲形形色色……魔王在一哩外的窗子中注視着我們，他坐在輪椅上，以一種可怖的雷達在探測我們……我摔脫瘋狂的念頭，但是這個影象持强不去；華萊昂，像個變形而巨大的黑影，不論我們在那裡，他都可以捕捉到我們。我怎麽居然對他有所期望？他決不會對我眷憐。

愚蠢的眼淚流下臉頰。我彎腰搖醒菲力。

第十六

哦山米，山米，你爲什麽沒有證據！

狄肯斯：匹克威克游記

他立刻醒了過來。「小姐？天亮了？」

「是，起來，我們該走了。」

「好。你哭過了，小姐？」

「天，沒有！你怎麽會想到這種事？」

「什麽東西落在我臉上，濕的。」

「露水，親愛的。屋頂漏。好，走了。」

他馬上跳起來，在短時間內我們已下了木梯，菲力在結鞋帶，而我用電筒照着傅力克的小櫥。

「餅乾，」我高興地說：「還有奶油，是——一罐沙丁。我還帶了巧克力和糕餅，多麽豐富，這個人到會照顧自己！他像個會儲存食物的松鼠。」

菲力笑了。雖然窗戶射進的魚灰光線照在他蒼白臉上，不過已不像作夜那麽難看。我自己則活像一個會走路的鬼魂。

「我們把爐火生起來好嗎，小姐？」

「我怕不行。我們最好不要在此地等傅先生。樹林附近人太多。我們該走了。」

「去什麽地方？沙羅，他在那裡嗎？」

「是，我們不去沙羅，我想我們直接去多農。」

「現在？」

「是。」

「不吃早點？」他下巴下垂，大概我自己也一樣。樹裡有罐咖啡，爐子還熱着，我幾乎願意犧牲一切來換杯咖啡。幾乎願意犧牲一切。

我說：「等太陽出來了，我們再找個地方吃早點。來，把這個放在你衣袋裡。」我迅速地望了屋外一眼。「好，走了。我們先看明白外面是不是有人，好不好？你看這邊窗戶……小心點。」

我們謹愼地自窗縫中外望，可是人家可以躲在樹後等候。如果白納帶老朱去沙羅，那麼他沒那麼快回來。不過我仍心懷戒懼地查看樹林間，沒有一點動靜。我們必須冒個險。

但是離開小屋也不是件簡單的事。我手放在門閂上，望着菲力。

「你記得我們走來的那片空地和大路嗎？就在第一排樹後面。我們不可以由那邊走，因爲莊看得見。我們必須由這邊走，從樹林中走到丘頂。路並不遠，懂嗎？」

他點點頭。

「我一開門你就出去。別等我。別望回看。向左轉——那邊——上山去，儘快地跑。別停下來。」

「你呢？」

「我和你一起跑。可是——萬一有什麼事，你不用等我。你過了山，到最近的人家，請他們送你到多農警察局。把經過情形告訴他們，好不好？」

他眼睛張大而發光，他默默地點頭。

一陣衝動驅使我彎腰親了他一下。

「來，小松鼠，」我說。我打開門。「跑！」

× × × × ×

沒有發生任何事情。我們悄悄地溜了出去，而且一路平安地抵達崗頂。我們在那裡休息一會，然後又急步地走了數百碼下坡路到路邊停下來。

我們由個矮叢林中向外探看。路又直又沒有人。對面的濃密樹林已可供給良好的掩護。

我們跑了過去。樹頂上飛起幾隻斑鳩。我們在茂密的樹林中前進，双手不停掃開眼前的樹枝樹葉。樹林中有種淸晨的濕潤寒意，枝葉上滴着水珠。我們立刻全濕透了。但是我們仍然向北方斜坡走去，我希望這條路可以帶我們到多農去。

菲力發現了個洞穴。我當時走在他前面，在把擋路的樹枝推開替他開路，當我拉開一把虎尾棕葉時，露出了大塊岩石。這是像船頭一樣插在半長樹林中的小型懸崖。樹林像條河般地分開向兩邊流去，使這塊苔綠色的崖石獨自迎着蒼空。我可以聽見流泉潺潺之聲。

我說：「注意，菲力，這裡有塊大石頭，由旁邊走。嗯，那邊。」

他順從地由旁邊走，我跟在他後面。

「馬小姐，這裡有個山洞！」

我感謝地說：「還有道泉水。我想我們可以在這裡休息下喝口水，你說好不好？」

菲力說：「早點呢？」

「天，當然。」我忘了匆匆忙忙在逃避白納時所帶出來的食物，現在我也感到饑餓了。。我們立刻吃。

那不是個山洞，只是樹蔭下的一個小乾燥角落，它頗能擋遮灰色的寒意，而且更可以給我們一種安全感。我們默默地吃着，菲力似乎注意地在食物上，我則邊吃邊聽外界的動靜。我沒聽見什麼。樹葉響動聲，泉水聲，露珠下落聲，斑鳩撲翼聲……這些聲音構成了一種安全的寂靜。

太陽已上昇，像火般地在樹梢上燃燒。

× × × × ×

說起來也許愚蠢，不過我幾乎喜愛起這個淸晨來了。太陽有無比的魔力。它把熱與光傾瀉到大地上，在它之前灰色的氷全化爲蒸氣，使枝葉花朶頓時生色。這種魔力令人陶醉，我們並不急着要趕路，我們都很疲倦，由於我們不是沿着道路走，所以白納不可能會追踪而來。在這個美麗的早上，不可能覺得世間有如此陰險的事。惡夢似已成過去。我們已經自由，我們已前往多農，而波亭先生今晚便到了。在太陽光下的樹林，我們的旅程不再是歷險，無寧說是到野外野餐。

我們手牽着手向前走，樹枝中的路也好走多了。這裡的樹比較大，空間也較寬敞，陽光如圓柱般地投射下來。時常有些鴿子自林間飛起直冲藍色的天空。

我們看見前面森林邊緣，陽光更加明朗，古樹林像個懸崖般突然消止。過去是一排幼嫩的白楊樹苗。這其中有七十碼寬的空地。上面是濃密的草地，冬日的黃色中已綻出藍寶石的顏色，在嫩莖上的萌芽又胖又紅。

我們在走過空地前，在樹林邊停了一下。在山邊的黑色岩石間，柔綠顏色流入戴家山谷的谷底。我可以看見那裡有牛群啃草的平地；河流兩邊的楊柳，幾座散處的房屋，一個農莊前有些白點，我想那一定是鷄群。

山邊沒有一個人。樹頂有鳩鴿在飛翔，上下起伏有如在靑天中戲水的海鷗。

也沒有別的動作，我們一同走近可愛的幼樹林。草綠色的枝葉拂刷着我們的手脚，它輕得像羽毛一樣；而且有芳香葡萄的氣味，走到一半，菲力站住喊道：「看！」有隻狐狸像褐色的影子樣投向樹林。快到的時候它停下來向囘看了一眼。陽光照着紅色的毛，背上一束細毛像是黃金，然後它靜靜地跑走了，樹林中又只剩下我們兩個人。

整天早上都維持着愉悅的氣氛。我們的運氣不壞，眞像是神仙故事中的歷險一樣。我們幾乎忘記了此行的黑色與緊張的理由。

近午時，我們到達了我所期望的道路邊。這是斜坡間的一條狹路，它迂迴曲折地在谷上盤旋南去。不過最後一程是些荆叢與枯枝，我們花了不少氣力才走過這段路。

我們的運氣使我們不如以前那麼謹愼。我到了石子路上時，轉身扶菲力下來，這時我身後有金屬響聲與車胎的聲，令我像隻被捕的小鹿。

一架破舊的雷諾車出現在路彎面，它揚起一陣灰塵，它的聲音似乎比應該有的更大些。它乒乓地響了一陣停在我們身邊。司機是個矮胖穿髒藍衣服的人，他載着頂大帽子，對我們仁慈地打個招呼，他一點也不對我們起疑。

他是個寡言的人。他伸着大姆指指着北方。我說：「我們走那邊，先生。」他把大姆指反指南方，「謝謝，先生。」菲力和我便爬上後座和別的乘客坐在一起。裡面有隻牧羊犬，一條裝在袋裡的豬，一群白母鷄和一

個藤箱。農夫前座邊有一大袋洋芋。我尷尬地在牧羊犬聞嗅下說：「你仁慈，先生。」於是雷諾車以相當速度轉個彎向前去。

他帶了我們的兩哩路，然後放下我們，旁邊是條小路。

我向他道謝，他點點頭，用姆指指着農村，然後雷諾車駛了過去。他去的小路是條骯髒的小車道，我們望着它開到一個倉房牆邊，然後我們轉身上路。我們走得相當快，我們怕華莊的消息已經傳到了附近。

山邊的路相當平坦好走。這段乘車使菲力精神好轉不少，他毫無怨言乖乖地跟着我走。我知道他已經很疲倦了，而且我們還有一段路要走……我不知道我們會在前途遇見什麽事。

他一邊走，一邊高興地談着牧羊犬和豬。我失神地聽着，我的眼睛望着泥土道路前方的盡頭。而且我也注意着兩邊可資隱匿的地方。

半哩；三分之二哩；菲力鞋里有塊石頭，我們停下來把它取出。然後我們放慢脚步。一哩，一又四分之一哩，他已經不說話了，而且開始有點落後；我又更加緩慢下來。

我正想離開大路找個地方吃午餐時，忽然聽見另一部車子。這次引擎聲來自北方。它爬得很快，可是比起方才的老雷諾，聲音却小得多了。一輛大車；馬力很强的車子……我不自以爲認得那柔和的器聲，可是我知道那是什麽人。

我喘着氣說：「車子，躱起來，菲力！」

我早已告訴過他該怎麽做。他迅速地離開大路，像一隻小老鼠，我跟在他後面。路邊坡上有三四尺高的矮叢林，裡面有些空地。人躺在裡面不會被人看見。我們躱進去時，卡地拉克離我們只有三百碼外，路正在我們下方筆直前去。他過去時帶起了一團灰塵。我們在高處，所以我看得見他的臉。鐵爪仍貼着我的後背。

日正當中時，除了馬音之外，沒有別的聲響。菲力在我身邊低語：「那是我堂兄勞恩，小姐。」

「是。」

「我以爲他在巴黎。」

「我也是。」

「他——我們不能——他不願幫助我們嗎？」

「我不知道，菲力。」

他帶着童稚的口吻，「可是……那天半夜宴會裡他不是很好嗎？」

一陣沉默。

「是不是，小姐？」

「我——是，菲，是的。」

又是沉默，然後他仍感奇詫地問：「我堂兄勞恩？我堂兄勞恩，也是的？你不相信他，小姐？」

「是，」我無奈地說：「我不相信。」

「爲什麼——」

「別問了，菲力。我不能——」我望着別處緊張地說：「你不明白嗎？我們不能冒任何險。我們必須小心，」我又加下一句，「你明白嗎？」

如果他覺得我的話可異，他可沒表露出來。他像個大人般，伸出手碰着我，羞怯地說：「小姐——」

「我沒有哭，菲力，眞的，別擔心。只不過我是很疲倦，昨夜一晚沒睡，而且肚子也餓了。」我對他强笑一下，擦擦臉，他困惑地望着我。「對不起，親愛的。我實在像個傻女人，好人。」

「我們吃午餐吧，」菲力說。

「好，拿破崙，」我說了把手帕放回去。「可是我們最好再等着弄清楚一下。」

「看他眞的走了沒有？」

「是，」我說：「看他眞走了沒有。」

菲力順從地又躺在樹下，手支着臉望着下方的道路。我仰臥着，太陽光照在我臉上，我閉上眼睛。到現在我還不願面對現實。我願意依照本能的驅使盲目而懦怯地向前去……可是當我躺在低地聆聽他車子的聲音時，我却又往相反的地方想去。以前我一向把他的名字和別人的另眼相看，我現在亦復如是。在本能上我畏懼華萊昂，而且遠避華海倫，而我似乎不管外界證據如何，仍處處爲他辯護。

「因爲你就是那樣的人！你自歉得還不夠嗎，灰姑娘？」我想。我不安地在草上欠動，而在內心深處，我還是在替他說話……

自從華勞恩進入這件事以後的一舉一動，都可能被解釋爲有罪……至少在我記憶中是如此。他不知道華家煞費苦心地要找個不會說法語的家庭敎師；當他知道我竊聽他父親談話時也不覺擔心；當我們在林中被射時似乎大爲吃驚；他對傅力克的問題表示他有個急燥的脾氣；以及使菲力奔向月台的喇叭聲——這些可能都是偶然的事件。白納沒提起它。至於白納坦率地說勞恩在林中射擊的事，我倒覺得那不能算是證據，雖然白納喝了酒醉，他可能仍下意識地不願認自己的罪。然後是舞會……

但是我在想起這點時，我有如在幻境中面對希奇古怪事物的愛麗絲，然而爲了菲力的安全，只好假設菲力有罪。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孩子只有一條生命，我決不能拿他來冒險。勞恩有罪，除非他能證實他自己的無辜。雖然他在這裡，我們不能向他求援。

菲力在耳邊說：「小姐。」

我睜開眼睛，他的臉貼緊着我的。他有害怕的表情。他低說：「後面山頂上有人。他剛由林中走出來。我想那是白納。你想他也有份嗎？」

我點點頭，迅速地把手指伸在唇上，然後小心地抬頭由樹叢空隙間望向後面的山頭。起初我只看見搖擺的樹，後來我找到他了。果然是白納。他在我們上方約二百碼的地方。他貼在一株大樹邊。我無需警告菲力，他早已靜靜地躺下了。白納站着不動，查看着我們這邊的斜坡。他似乎看見了我們……

他迅速地向着我們方向走下來。

我想當一隻兔子臥下等斃時，他心中一定希望這不是死亡，我們已像兩隻靜躺着的兔子。

他才走了一半，我聽見卡拉克回頭的聲音。

我的手緊按着菲力的手。我轉頭望着路上。我肌肉緊張，好像它們已經不聽我的支使了。

我到今天還不知道我當時是不是會向他跑去，我還沒來得及動，就聽見煞車的聲音。車胎摩擦石地後，便停在五十碼外。我看見他也向這邊查看。他又仰頭望着白納。喇叭響了兩聲。白納已經站定了。我看見勞恩抬

起手。白納改變方向向汽車跑去。勞恩對他說了些什麼，白納搖搖頭，又伸手揮指由這裡到戴家森林這帶地方。勞恩側首作勢，白納便繞個圈子上了車。

卡地拉克在我們下方慢慢地駛行。勞恩彎頭點了支香烟。白納向他說個不停。

我轉首望着非力。

過一會我慢慢起身，又伸手拉他。

「來，」我說：「回去找個地方吃午飯。」

我們吃過飯，又進入森林。我們沒有遇到任何人。午後，我們走到一個長滿野忍冬的小平地。我們在這裡終於看見不遠處的藍色雷門湖。

第十七章

爲了你，我將與自己作戰
以證實你的清白……

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第八十八首

我說：「我們先在這裡歇一會。」

非力已在勘察這個隱秘的小谷地。它已處在兩邊森林之中，幽靜而不爲人注意。我們後面是擁簇在山上的樹林，這裡有許多暗黑和蒼白的樹，有一團樺樹赤紅得像是葡萄。這片樹林斜過向多農村。我看見明亮的屋頂和有色的牆壁。我推測它離此約一哩有餘。我看見一個尖塔在閃光，一片柔和的廣場和湖邊的多彩花床。城里也有樹木；中國式的楊柳，迎着藍色湖水的絲松，到處有些宛如白雲般的花朵。

我腳下流過一條小溪，再遠處有根倒地的樺樹，旁邊有許多野玫瑰。

非力拖着我的手，「我很熟悉這個地方。」

「眞的？怎麼會？」

「我到這裡來野餐過。這裡有許多狐狸花。」

「你還記得去多農的路嗎？」

他指着左邊。「這條像石階的路通那邊，底下有個籬笆和條小路。沿着路走可以到個修車廠旁邊和一家有隻沒有尾巴的貓的小店。」

「那是大街嗎？」

他對我皺起眉頭。「我們——嗯……」

「是不是有許多車子和行人？」

「我，不。它有高牆與大樹，人們住在那裡。」

一個住宅區。那麼這還好些。我說：「你知道去梅林別墅的路嗎？」

「當然。有條路，兩邊是花園，它通到湖邊，然後順着走便到了大門，普通我們乘車去。」

「我怕我們不能。哦，眞好，非力。我們就快到了。有你領路——」我對他笑笑——「我們不會走錯路，是吧？以後我再來想想，看記不記得你對我說過梅林別墅的情形。日前，我們還是先休息一下。」

「這裡？」

「對。」

他感激地坐在倒地的樹幹上。「我的腳痛。」

「我知道。」

「你呢？」

「哦，不。可是我昨天晚上沒睡覺，如果我現在不休息，回頭會站着睡着了。」

「像頭馬，」非力說完笑了。

我捻下他的臉，「像頭馬。來、你弄茶，我舖床。」

「英國茶？」

「當然。」

草地很乾，太陽當頂照，空氣十分溫和，我跪在樹幹旁邊，小心地移去兩根枯枝，幾塊小石頭，又把我的大衣鋪上去。菲力睜大眼睛，把傅力克的餅乾分爲兩份，他把我的一份給我，還加上一條巧克力。我們慢慢而默默地吃着。

我說：「菲力。」

「是，小姐？」

「我們就快到多農了。我們實在該到警察局去。」

孩子睜大眼睛，他沒說話。

我說：「我不知附近的英國領事館那裡，否則我們可以到那裡去。我們已不能去日內瓦，你沒有護照。所以只好去找警察。」

他仍沒說話，我在等待。我知道他和我有一樣的想法，到了警察局，我們便必先會見到華萊昂。過一會他問：「我波亭叔叔什麼時候到家？」

「我不知道，他可能已經到了，不過我想我們最好再等晚一點……等天黑了再去。」

一刻休止。「傅先生呢？」

「我不知道。他可能在戴家林子裡，或且他已經回小屋去了。但是——我們不能去等他。」他迅速望我一眼，我立刻說下去。「我們可以到多農去打電話給志高旅館。他們也許會替我們傳話。是，這是個好注意，我們可以試一試。」

他仍然悶聲不響。我有點無奈地望着他。「你想要先去找你叔叔嗎？對不對？」

他點點頭。

「菲力，如果我們去警察局，你便十分安全。我們——我們應當那樣做。他們對你會非常和氣，他們會照顧你，直到你波亭叔叔回來爲止，我們都知道這點。」

「不，不，馬小姐。」

我知道我應當堅持下去。並不是因爲菲力的沉默或是他冰冷的小手。也並非因爲我不敢面對華萊昂……而

我的怒氣已經被疲倦所消融，想起我必須在警察局和他見面，不禁使我勇氣低落。

實際上別有理由。我承認這是一種灰色的自卑之情。我有勇氣面對華萊昂和警察，可是我不敢面對勞恩。我是個笨人；而且爲了我自己的愚蠢，我居然拿孩子的生命冒險……我不願去警察局，我怕勞恩會被牽涉進去。我尚未能證實他……我目前還不能把事情公於警局。我只希望一五一十全部捧給華波亭。我只是個婦人，一個懦怯的人，我還不敢面對自己的思想。

我嘆了一口氣。「好。我們先去梅林別墅。他們一定已經在那邊搜查過了。」

「你怎麼知道？」

「啊？哦，我猜他們一定去過。所以我想你叔叔還沒回來。我們在這裡再休息一會。你把你的巧克力吃完吧。」

「謝謝，」他對我勉強笑笑。「我很睏。」

「好，躺在那裡睡一會。我也要睡。」

「我口渴。」

「我想泉水一定可以喝。它由山上流下來的，讓我們冒個險吧。」

我們喝過泉水，躺在陽光下的大衣上，立刻我們就睡着了。

我無端擔心心情激動睡不着。睡眠像陣烏雲般罩住了我。我一動也不動，直到太陽快下山，樹影橫在我們身上，一陣冷意碰醒了我。

菲力已經醒了，坐在地上，下巴支着双膝，悶悶地望着遠方的屋頂和天邊的晚霞。湖水蒼白得像塊白石。湖那邊的遠處，我們可以看見點點玫瑰野花和瑞士的白雪。

我發抖一下，然後站起來，拉起默默的菲力。「來，」我裁然地說：「你領路，親愛的，我們要出發了。」

他的記憶果然不錯，果然前面是條小徑，然後是鄉村窄路，彎角便是修車間和小店，我們快步走過去，怕

有人認出他來。他不發一語地拉着我的手疲乏地拖着步子。顯然他那脆弱的身體已精疲力竭。我想起前途可能發生的情形，暗自下了一個延長痛苦的決定。

暮色已經罩在村上。我們沿着兩邊是高墻和柳樹的小石路向前走。燈光已上，照着黃昏中的電話線。附近只有少少幾個人。一輛卡車由修車廠開出來，它昏黃的車燈像是獅眼。有輛火車隆隆地駛過。兩個騎自行車的工人悠閒地回家去。一條小巷中傳來無線電的聲音和煎菜的氣味。

非力站住了。他抬頭望着我，他的臉顯得如此纖小蒼白。他說：「由這邊走，小姐。」

我望着右邊一條兩邊爬滿長春籐墻壁的小路。它狹窄而沒有燈光，二十碼外便隱入暗影之中。一莖長春籐由墻上垂下，它的黑葉子像金屬般地響着。

路對面傳來一陣笑聲，一個女人高興地尖叫。咖啡館的門開了一下，裡面衝出燈光與美味的食物氣息。孩子緊抓住我的手。他一聲不響。

呀，多大的誘惑啊！

我轉過身去。兩分鐘後我們坐在爐邊的一張小桌後，一個高瘦的男人圍着布裙，他在旁邊等待我們吩咐要什麼食物。

× × × × ×

到今天爲止，我還活生生地記得當時我們所吃東西的氣息與滋味。先是湯，二十四小時以來，這還是第一口吃到熱東西……那是奶油萵苣湯，裝在噴氣的褐色陶碗中，旁邊有個耳柄，萵苣浮沉在黃白色的奶油湯上，桌上還擺着一盤新烤麵包和一方牛油。

非力像渴魚遇水一樣。他像狼吞虎嚥一樣，我的疲倦需要吃點固體東西，於是我吃客牛排。它送來時，表面還是油滴滴地，它的褐色汁水滲在旁邊的洋菇，蕃茄和小塊腰花之間……當牛排下肚後，我感到精神健旺，我似乎可以單拳匹馬地對付華莊全夥人。侍者過來時，我大加讚美，他那憂鬱的臉容似乎開朗了一些。

「還要什麼嗎，小姐？乳酪？水果？」

我望眼非力，他渴睡地搖搖頭。我笑了，「我的小弟弟快睡着了。不，不用乳酪了；先生。不過，要杯咖

啡。」我拿出口袋的錢包，「還要杯茶，謝謝你。」

他把桌子清理乾爭，轉身走了。我說：「先生，你可以給我幾個打電話的銅板嗎？」

「當然。」他接過我給他的錢，過一會他端來杯子，並且在我桌前放了一堆銅板。

非力眨眨眼，「這些做什麼？」

我望着他。我們的華伯爵先生以前當然沒打過公用電話。我低聲向他解釋如何把銅板丟到公用電話的槽洞裡去。

「我來丟好不好？」伯爵先生說，他似乎活潑了一些。

「今晚不行，以後吧。這次讓我來。」我站了起來。

「你到那裡去？」他沒站起來，但是他的聲音有點緊張。

「到酒吧後面那個角上去，看見沒有？那裡有架電話。我在咖啡冷以前就回來。你坐在這裡喝茶，別多看那些人。你裝出時常來這裡的樣子，好不好？」

「他們不會注意。」

他們只是還沒有注意而已。這個小咖啡店中另外只有一些在玩牌的工人。和一個油頭粉面的青年和一個少女在低語。如果有人偶然望上我們一眼，他也對我們不會有所疑慮。矮肥的女主人坐在櫃台後面，當我走過桌子向她而去時，她對我笑笑。這裡決不會有人尋找一個褐色灰眼睛的少女帶一個小伯爵一起出奔。

我們不但運氣不壞，我想，而且我們被人認出的可能性已非常之微……

一個玩牌工人抬頭看着我，他用手撞撞隔壁的人說了什麼話。後者也抬頭看我，他的眼光使我恐懼。雖然我有合理的想法，可是我的心仍然猛跳一下，我盡量使我的態度自然，我轉身靠着墻壁等電話接通。我由眼角看見第二個人說了些什麼又笑一笑。我放心多了，這兩個人沒有想到和小伯爵私逃相關連的專上去。

「老高旅館，」耳邊一個聲音說。

我立刻集中注意，我的思想轉向沙羅村的小客舍。

「我想和傅先生說話。」

「誰？」

「傅先生，戴家樹村的英國人。」我說話的聲音很輕，無線電的聲音使我的話不至於爲別人聽見。」

過了一會，聲音又說：「不，他不在。什麼人要找他？」

「他今晚會不會來？」

「說不定，」是不是我焦急的聲音使他起了疑心？「他沒講。你再半個鐘頭打來看……請問你是什麼人？」

我說：「謝謝你，我等下再打。對不起——」

聲音比較高粗，「你在那裡打電話來？」

猜疑。華莊的消息應該傳到老高旅館了。如果我掛上，只會讓他們輕易地得到結論，再半小時……

我以愉悅的聲音說：「由艾文村打來的。不要麻煩了，我等下再打來。謝謝。」

我乘他還沒問出另一個問題之前便把電話掛上了。

我站在那裡發呆了一會。我咬着嘴唇。我並無再打電話的意思，我也放棄了找傅力克的念頭。如果他知道我找她，又假設他聽見了沙羅村的傳說，一定會知道我亟需他的幫助，而且可能立刻出發去艾文村找我。

我知道傅力克一定十分願意幫助我。然而我現在必需別再想這個。我知道即使見到了波亭，事情怕還是沒辦法解決。我以前從來沒有如現在一樣需要朋友——即使他無能爲力，只要他在我面前也會給我許多安慰。

我回到桌邊，放了三塊糖在咖啡中。我又看了那些玩牌的人一眼。

他們在重新下注，而且意志集中在牌上。我靜靜地付了賬，對女店主和侍者點點頭道個晚安便牽了菲力走出咖啡館。

第十八章

如果你要離開我，請勿在山窮水盡時，
當其他悲哀憂愁已無情地侵襲，
而請在攻擊開始之時……

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第九十首

梅林別墅便座落在雷門湖邊。這是一長排巨大的房屋中之一——幾乎可以稱爲一幢莊屋——正好以湖爲界，由鎮市走去，是一條長約二百呎狹路。大多數房子都有個大花園，而且周圍都是樹林，它有高牆與大門與道路相隔。

我們到梅林別墅時天已黑暗。大門關着，我們停在外面，裡面拴着條沉重的鐵鍊。一隻狗發出低沉的吠聲。

「那是白寶，」菲力低語。

「它認識你嗎？」

「不，我不知道。我很怕它。」

這時門房打開，裡面的光線照在樹上，使大門這邊顯得更暗，一個女人喊了些什麼。吠聲轉而爲低吟，門又關上了。

我說：「還有路嗎？」

「可以從湖邊進去，花園一直到湖邊，那裡有間船屋。可是我不知道到湖邊去的路。」

「我們來找。」

「我們還要再走？」他覺得很驚，疲訝倦的淚水泣然欲滴。

「只是找條路上湖邊去，我們不能在白寶和那個太太身邊過去，你知道她是什麼太太嗎？」

「胡。」

「好，除非你願意去找她！」

「不。」

我說：「你會安全的，非力。」

「她會打電話給我萊昂叔叔。」

「當然。」

「我勞恩堂兄會來嗎？」

「可能。」

他望着我。「我情願等我波亭叔叔回來。你說我們可以等他。」

「好，我們等好了。」

「你願意等我的波亭叔叔嗎？」

「是的。」

「那麼，」非力說，他嚥口口水，「也許我們可以立刻找到那條路？」

果然，我們在梅林別墅隔壁第三幢房子邊找到了。一條才可通人的小徑，過去是一堆矮叢林，我們小心地鑽過去，看見樹林中的幽暗大屋。沒有狗吠聲。我們走了一段彎路，果然到了大樹間的湖邊。

今晚天上沒有月亮與星星。

水上有層附著的薄霧，它像黑玻璃上罩的一層輕紗，水上有絲絲縷縷的長條水氣，它伸出緩慢的手指拂抹着湖岸的陸地。湖水在我們身邊空洞地擊觸着沙石，我們彎着身體向花園後潛行進去。夜晚並不冷，但是湖水給空氣中加了一絲寒意，霧氣的輕紗拂過我們時，它的濕潮令我顫抖。

「那就是船屋，」非力低語：「我知道鑰匙在什麼地方。我們要進去嗎？」

船屋是個小小的方形兩層建築。它當然是在水上，屋基架在石堤上。這裡的湖岸十分窄狹，由這一碼寬的砂石地帶上去，便是斜向梅林別墅的樹林陡坡。船屋的後牆幾乎便靠着湖岸，榕樹的樹枝垂在屋頂上。霧氣與

黑暗使我看不清楚，不過它有一種荒廢的感覺。樹林和水聲似乎與想像中的頗有區別。

我說：「我想到花園裡看看屋子。我們只要知道他是否已經回來了。你先留在船屋裡好不好？你可以把門鎖上，我們定個信號——」

「不，」非力說。

「好。那麼我們一齊去花園裡。不過你得特別小心。」

「胡太太是個聾子，」非力說。

「可能，但是白寶不是的。來，親愛的。」

山坡又陡又滑。上去一點是一片有大樹和粗草的地帶。我們輕悄悄地由一株樹下爬到另一株樹下；春草又軟又濕，這裡還有三色堇的香味。低垂的柳枝在我們身上拂拭。我們走過一層柳林後，站定了。我們幾乎已到了屋前。柳樹林外是條幽徑；再過去便是屋外的平台，它大概離我們只有三十碼，我們附近有個發光的小池。我看見像有一具雕像彎在它上面。

我牽着非力輕輕爬到雕像後面，那裡有些低垂在水面的楊柳。我把樹枝拂開望着大屋，窗戶沒有一扇是亮着的，但是門前有盞燈照着車道。我們看不見門，不過由燈光中可以看見一部石路和邊上的杜鵑花。上面霧氣比湖邊要淡些，但是燈光却像寒霜般照在樹葉上。

我輕問：「平台上的窗戶，是誰的房間？」

「客廳，從來沒有用過。我叔叔的書房在樓上，最後的窗戶，裡面沒燈。」

我抬起頭。「我怕他還沒有回來。」

「我們要進去嗎？」

我想了一會：「後門在那裡？」

「在旁邊，在門房附近。」

「在白寶附近？那麼不行。我不知道有沒有窗子還看着。前面那邊還有燈……不，非力，我想我們再等一會，你看怎麼樣？」

「好，我——一輛車子！」

他幾乎痛苦地抓着我的手。車路離我們右邊有二十來碼。一輛車子駛過來，它迅速地減慢速度。煞車聲傳來，一聲摜門聲，脚步聲，門鈴聲，過一會，在狗吠聲中我們聽見大門鐵鍊解開，胡太太趕去開門了。

菲力抓緊我的手，「我叔叔！」

一個男人的聲音遙不可辨。

「不，」我倒吸一口氣。「是勞恩。」

小手在我掌中頓了一下。我聽見管家以聾子特有的高聲說：「不，先生。沒有，先生，還沒有一點踪跡嗎？」

他說：「沒有。你眞知道他們沒到這裡來嗎？他們一定會到這裡來。後門鎖了沒有？」

「沒有，先生，我窗口看得見。沒人來過。廳門也沒有，我決不會錯。」

「窗戶呢？」

「鎖上了，先生。」

「沒有電話？什麼都沒有？」

「沒有，先生。」

一陣沉默。我似乎聽見自己的心跳聲。

「好吧，」他說：「我去看一下。把大門開着，我想白納就快到了。」

又是攝人心魄的沉寂。車子發動了慢慢駛進來，車燈照過了尖葉的杜鵑。他停在門口走下來，我聽見他跑上台階，關上大門。狗還在低吼。門房轉頭喊了一聲，然後又四周俱靜。

我覺得冰冷的小手在手中扭絞。孩子臉上十分緊張。我低下頭。我說：「躲去雕像後面，他可能用燈光照射。」

我還沒說完，小客廳的窗戶大放光明，燈光越過平台照在草地旁邊。我們仍在陰影之內。我們緊張地在雕像後等待，那是個裸體的男童像，它彎着腰在自我出神……

一間房間開了燈又暗了。我們注意着他查過一間間房間。後來只有平台上的窗戶還亮着。最後只剩下那裡的燈光。他開了長長的落地窗戶走出洋台，他站了一兩分鐘望着黑暗中。我用手輕按着菲力的頭，使光暈不會照到他臉上。我們蹲了下去。我臉頰碰着像座的石頭。它光滑涼爽而且有苔蘚的氣味，我不敢抬頭看勞恩，我望着他影子的尖端。

忽然它不見了。這時我聽見另一輛車子很快的由大路駛來。燈光掃過大門。小客廳的窗戶又暗了，我抬頭等待，我的耳朵緊張。

脚步走過碎石地的聲音。勞恩的聲音還在平台上，他說：「白納？」

「先生嗎？」新來者立刻繞過屋角。我聽見勞恩走下台階。他急促地說：「有消息嗎？」

「沒有，先生，不過——」

我聽見勞恩低聲咀咒。「你回小屋去了沒有？」

「去過了。可是他們不在。不過，我敢斷定他們一定到過那裡——」

「當然。英國人昨夜半晚離開的。他們一定會去找他，他在那裡你找出來沒有？」

「他還沒回去。他到督塞鎮過去的一個農莊裡去赴會，現在還沒有回來。不過，我想告訴你，我剛剛打過電話，他們說她打電話去找過他，打去老高旅館。她——」

「她打電話給他？」他說：「什麼時候？」

「三四十分鐘之前。」

「哦，」我聽見他噓口氣。「她在那裡打的？那個笨瓜問了沒有？」

「問了的，先生。他們由老朱那裡聽到些流言，你知道，而且——」

「她在那裡？」

「艾文村。他們說——」

「半小時之前？」

「三刻鐘左右。決不會更早。」

「那麽英國人還沒聽見什麽，他一定還在農莊，那麽她不會和他在一起。」

他忽然轉回身，白納跟在他後面。他們聲音漸漸遠去，不過我還聽見他粗聲說：「立刻駕車到艾文村去。我坐我的。我們立刻去。你聽見沒有？去找他們。」

白納說了些什麽辯護的話，我聽見勞恩又叫咒他。他們繞過屋角後，聲音便聽不見了。過一會，卡地拉克的引擎發動，車燈在道路上劃一個圈子。狗又吠叫了幾聲。胡太太走出屋，第二輛汽車又發動了。我聽見白納對她說話，她以過高的聲音答：「你說他十二點鐘到。最晚十二點。」

白納也走了。我由冷冷的石座上抬起頭擁着菲力。我等了一會。

菲力聲音中帶着興奮的口吻說：「他十二點鐘回來。你聽見了嗎？」

「是。現在大概九點了。還要等三個小時。他們去艾文村追我們了。」

「他由平台下來，一定有有扇窗戶還開着，我們進去好不好？」

我遲疑了一下。「不，還有三個多鐘頭，我們還是小心爲上。我們到船屋裡去，把門鎖上。」

× × × ×

船屋的外表看上去比方才還要糟糕。菲力跑到後面，過一會拿來把鑰匙，他臉上有得意的表情。

「好，」我說：「你帶路。」

他小心地走上通船屋的梯子。梯子很滑，上面長滿些青苔。他低頭在門上，我聽見鑰匙轉動的聲音。門便呀地開了，門內黑暗中吹出一股冷氣。

「逃難了，」我做出愉快的聲調說，然後打亮手電筒。

謝天謝地，艙房里是乾的。不過只有這一點好處。它像是個小黑箱子，裡面塞滿了夏日游樂的東西。我後來才發現海港的一條水泥碼頭在夏日嬉水時可以做爲良好的遮陽處所。艙房裡有七八月用的陽傘，帆布椅，桌子和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我又找到個壓扁了的橡皮鴨子，在這寒冷的四月中，這塊墊子倒令人安慰不少。

向岸邊的牆下開個小窗。我拉過一張帆布椅，放在窗前，以擋住手電筒的亮光。然後我把門鎖上。

菲力悶悶地說：「到十二點鐘之前，我們要做些什麽呢？」

「沒棋子，」我說：「睡覺好了。我想你應該可以睡得着。你一定很疲倦了。這裡又沒什麽事吵你，你可以好好睡一下。」

「不，」他有點猶豫地說：「我要睡在船裡。」不過他聲調已經輕鬆多了。

「小白菜，船不在這裡。而且船裡太濕，上來，」我用電筒指着那一堆東西。「那裡好些，也許我們可以找些——」

「這裡。」菲力跑過我身邊在物件堆裡拉出一件橡皮雨衣的東西。

「什麽——」我說。

「船。」

「哦，哦，我明白了 是橡皮小划子嗎？」我以前還沒見過。他點點頭把寶貝舖在空着的半邊地板上。「你吹。這是橡皮管。你吹了氣，就變成一艘船。我要睡在裡面。」

我很高興他能找到一些事情可以消磨時間。

「爲什麽不呢？」我說：「至少它是個好墊子。而且，有點灰又有什麽關係？」

「那不是墊子，那是船。」他又在破舊堆裡翻找。

「你做什麽？」我望着他問。

「你把它吹起來，」他說。

「親愛的，如果你以爲我們兩個人可以——！」

「用這個，」他在和什麽沉重的東西在掙扎。我由他手中接過來。

「這是什麽？」

「打氣筒，很容易，我來教你。」他已經跳到黃東西旁邊把打筒連在橡皮管上。我不忍使他洩氣，可是……

……立刻扁扁的東西在地板上浮了起來。菲力忙着踩脚踏。好像這東西眞會變成船……

誠然。立刻菲力漲紅着臉抬頭驕傲地望着我，我對他加以稱讚，又自願把那些馬，鴨子，皮球全吹了起來

最後，我們一同蓋着我的大衣暖和地躺在船身中，準備最後兩三個小時過去。

頂的聲音；屋下是水波拍岸，訴出一個空虛黑暗的世界……比起昨夜的閣樓，這裡是舒服多了。何況這裡還沒有白納。

可是我們度日如年。夜十分安靜，空氣中仍有薄霧。我聽見偶然有些水珠由樹上滴下，和風吹樹枝拂拂屋

但是這裡很冷，菲力身體好像夠暖和的，他背貼着我的身體，而且我用手擁着他。無論如何，他立刻睡着了。我慢慢覺得冷意滲入骨內，它先侵襲我的背，然後傳遍全身，我的血液似乎都冷了。我感到麻木，可是又不敢動彈以免驚醒菲力。他實在忍受得夠多了。讓他在救援未到之前睡上一覺。

於是我看了別墅一眼，盡量不再想別的事。

那個像皮球驚醒了我們，方才灌滿氣後，我們把它放在一堆東西頂上，它忽然滾了下來，又反彈地跳了幾下。我猛然坐了起來，幾乎大喊出聲。菲力驚嚇地說：「什麼事？」

我笨拙地拿過手電筒。「皮球，菲力，別怕，我們看看時間……哦，十二點差一刻。」我望着他，「你冷嗎？」

他點點頭。

「我們出去好不好？別墅裡還是沒有燈光，我們去試試平台窗子，還有幾分鐘……」

霧又濃了些，我們電筒的小光像發白。它照在樹間像一朵白雲，但是在房屋附近的草場上，它成了一束蒼白的光暈。

前門的燈還亮着。當霧氣加濃時，它似乎也收縮了一些。這裡看不見有別的光線。

我們悄悄地超過草坪，登上平台的台階，長長的落地窗微開着，我們走了進去。

× × × × ×

小客廳很大，在電筒光下它顯得更闊敞。微小的光束照出周圍曚曈的家俱，發光的鏡上，被長窗吹入的微風搖動的吊燈。貧弱的光線好像更加强了陰影，而且使房間更退進暗影中去。它有悲哀腐舊與乾燥如灰塵般的氣味。

我們一走進去就在窗邊猶豫不前。

我低語：「我們到你波亭叔叔房裡去。那裡一定已經準備好了，對吧？房裡可能還有爐火。而且裡面可能有電話吧？」

他點點頭，快步地走進小客廳在前面領路。他的動作有點僵硬，有如在做個惡夢。他推開一個通向大廳的重門，他既不左顧又不右盼，便一直溜向暗黑的角落，我在後面跟着。

大廳是方形的，天花板很多，我只模糊地看見大樓梯。磚頭空洞地發出我們急步的回聲。沒有別的聲音。我們跑上樓去。菲力左轉走進寬大的廊道，最後停在一扇門前。

「這是波亭叔叔的書房，」他低說後，伸手扭開門柄。

房裡實在相當暖和，我們像迎向磁鐵的小針一樣，走過地氈到大壁爐前，我們緊緊地互相擁抱着，我用電筒照着四周，一邊說：「那扇門通什麼地方？」

「另一間客廳，比較大，現在已經不用了。」

我走過去把門推開。電筒的光又移行在鬼影般的家俱上。它像樓下的客廳一樣，裡面還罩着冬季的蓋布，更有股霉味，牆上有些灰塵，更像死去飛蛾的翼翅。天花板上又傳來熟悉的吊燈搖愰的聲音。

我躡足走過去拉開一個可能是沙發上的布罩往底下摸索……「菲力，」我輕叫。

他像個弱小的精靈般出現在我身邊，他有點發抖。我正經地說：「我想也許沒有這個必要，不過每個戰士都應當在事前準備好撤退的方向。如果我們還必需躲起來，我想這裡是個好地方。在布罩下，它像個帳蓬，懂嗎？你躺在下面不會有人找得到。」

他懂了，他不語地點點頭，我望了他一眼又把沙發蓋起來，跟着他走回書房。我立刻把身後的門拉上。

我看看手錶。十二點差五分。由窗戶可以望見車道，沒有一輛車的影子。我轉回波亭桌前，拿起電話。

第十九章

哦，叔叔，原來是你。

莎士比亞：哈謨雷特。

一個男人的聲音：「老高旅館。」

至少，這不是方才那個令人不愉快而猜疑的聲音。不過作進一步的防範總是與事無害的。現在還有五分鐘就十二點了。可是萬一！

我立刻輕鬆地說：「吉勞？是你嗎，親愛的？這是歌蘭。」

他茫然地說：「歌蘭？」

「是，是，我是安西村的歌蘭。你忘了嗎？你自己叫我——」

頗感興趣的聲音。「小姐，且慢。你倒底要找什麼人？」

「我——不是吉勞？哦天！我多笨！」我假裝出緊張的低笑。「對不起，先生。可能——他睡了嗎？如果你可以替我叫他……」

他十分有耐性。「當然。十分高興。可是歌蘭小姐，是那個吉勞？羅吉勞？」

「不，不。我告訴你。傅先生，英國人。他在嗎？他告訴我——」

「是，他在這裡。放心吧，歌蘭小姐。他還沒睡，我就去找他。」我聽見他一邊走一邊大笑，無疑，傅力克的奇遇將成爲旅館裡的笑料……

非力移到我身邊，在前門大燈的微光中他的臉又小又白，眼睛睜大，我向他做個鬼臉，他笑了。

傅力克的聲音到我耳邊，他困惑而懷疑。「傅力克，請問你是誰？」

「如果我使你難堪，請原諒我，」我說：「可是我非找到你不行，而且這是最好的辦法。馬琳黛。」

「哦，是你。酒保說是個小娘們。我簡直想不出——什麼事？你在那裡？你好嗎？孩子——」

「天哪！別人聽得見你的話嗎？」

「什麼？哦，是，我想他們聽得見。我想他們不懂英國話。」

「不過，還是不要冒險。我本來不敢打電話給你，怕太不安全，可是……我需要幫助，我想——」

他低聲說：「當然。我由本地人的傳說中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急得不得了——希望你能和我聯絡。我——我十分擔心——眞的。你在這裡只有一個人。怎麼回事？我該怎麼辦？」

我感激地說：「哦，力克……你聽着，我現在不能解釋，說起來話太長了。你別擔心，我們現在安全了，我們兩個人，我想事情再過幾分鐘就過去了。可是……如果你能來一躺，我實在不勝感激，現在沒有危險了，但是可能……還有事我不願意再單獨地面對他們。現在太晚了，我不知道——」

「告訴我你在那裡，」傅力克說：「我就來，我有吉普車。在艾文村嗎？」

「不，不，那麼他們告訴你我打過電話？」

「是，我剛由艾文村來。」

「哦，力克！不！」

「哦，」他理智地說：「我以爲你在那裡。我對於這件事本來一點不知道。我在小屋裡呆到很晚，我在工作，今天我打算和幾個人到南方農莊裡去，我們起得很早。回來的時候，他們說你由艾文村打電話來過，這時我已經聽說過那些故事了；我打電話去艾文村咖啡館查，但是他們記不得看見你。於是我便駕吉普車去——」

「你在那裡看見華勞恩了嗎？」

「我不認識他，」傅力克說；「他也在找你嗎？」

「是。」

「哦，我以爲你可能——我是說，有人講——」他停下考慮一會。

我說：「不管你聽到些什麼話，都不是眞的。」

「哦，好，」傅力克高興地說：「告訴我你在那裡，我立刻就到。」

「我們在多農，在梅林別野，華波亭家，他是弟弟——」

「我知道，你見到他了？」

「他還沒有回來，隨時可能來。我們在等他。等——等我們見面了，我再告訴你我們不能去找警察的理由。不過目前，你什麼都別說好不好？來嗎？」

「當然。再說一遍那地方的名字。」

「梅林別墅，誰都知道。在湖邊，知道嗎？」

「是，謝謝你……」

好。」

「是，我馬上出發。」傅力克說完掛上電話。

× × × ×

我還沒有把電話掛上，車子由路上開來。我們一起站在黑暗窗戶的窗帘後，望着車燈。它放慢速度，在門口換了排擋。它的燈光掃過霧氣，掠過書房的天花板。

菲力緊緊地抓住我的手。我自己也在發抖。

他不安地說：「他來了。」

「哦，是，菲力。」

他奇怪地說：「你也害怕嗎？」

「是，很害怕。」

「我不知道。」

「我很高興。」

車子停了下來。車燈熄滅，然後馬達也停了。一隻脚踩在地上，車門摜上了。脚步沉重而迅速地走向大門。我們聽見門柄扭轉身。然後聲音到了屋內。大門打開，磚上的足音……

他來了。事情已經過去了。

我發抖地說．「他回來了，」便走向門口。

我還沒考慮到我該向他說些什麼。可能他已經知道了這個消息。也可能他對我一無所知。我不在乎，他來了，我可以把事情交給他。

我跑過舖着地氈的廊道，下了可愛的彎曲樓階。

大廳的電燈沒開。前門虛掩着。外面的門燈，在地上投下一道黃金般的影子。我看見外面的霧氣中有輛車子發出閃亮。新來者站在門內，一隻手抬起來，像是要打開電燈，他是個魁梧的男子，他靜靜地站着聆聽。

在厚厚的地毯上，我的脚音不比鬼魂更大。我到了樓梯中央遲疑一下，一支手扶着欄桿。我慢慢地走下去。

他看見我，抬起頭來。

「你果然在這裡，」他說。

完了，我好像被子彈擊中了一樣。我除抓住欄桿，似木頭在吱吱地響。一時我想轉身跑走，但是我提不起脚。

我以難以辨認的聲音說：「勞恩？」

「是。」隨着他的聲音，開關打開了——大吊燈流下數千發亮的水晶。它照着我的眼睛，使我眼睛張不開。我舉手又放下，瞇着眼睛看着站在大廳對面的他。我完全把菲力忘諸腦後。我也忘了華波亭和由沙羅趕來的傅力克。我只知道下面這個人抬頭望着我。他的手還在開關上。

他放下手，關了身後的門。他很白，眼光硬得像塊石頭，他臉上有我從未見過的線條。他看上去極像華萊昂。

他說：「他在嗎？菲力？」他聲音平靜鎮定，可是我也看見了他壓制着的怒氣。

這個問題已經由菲力本身回答了，他已經跟着我到了樓廊上。他站在那裡。他堂兄發問時，他一定動了一下，因爲他影子的移動，使勞恩立刻驚覺地抬起頭。我隨着他的眼光看見了菲力。

然後勞恩立刻走動了。他四大步便到樓梯下，兩級一步地跑上來。他猛然向上跑，使我無法稍作理智的考慮，我幾乎昏了頭，我記不得當時是如何放了欄桿跑下階梯到他面前去。

我尖叫：「快跑，菲力！」然後伸手狂亂地想阻擋住他。

但是我的手沒有碰到他。他死樣地站定。他双手垂在兩側。我又向後退，直到倚靠着圓弧的扶手。我如果沒有支持怕會站不住。他沒有望向菲力，他只望着我，我別過頭去。

我聽見後面廊道上有扇門輕輕地關上。

勞恩也聽見了。他抬起頭，然後又望囘我。

「我懂了，」他說。

我也一樣。方才疲倦與緊張使我愚蠢地阻擋着他。現在我又看着他的臉，那是混合一種痛苦驕傲與憤怒的表情，我自己又退囘了灰姑娘的卑賤世界，我的愛之船已由我的不智與惡毒的双手所摧毀；我說不出話，但是我哭了——既非絕望又非悲哀，只是默默地讓眼淚流下双頰，我的臉因哭泣而醜陋。

他沒有動。他十分平靜地說：「我早上到華莊的時候，我父親對我說你走了，他以爲你是去找我求助。我告訴他你沒來找我，你以爲我去巴黎要星期四才囘來，但是我星期二晚上離開寓所，你不可能知道我在什麼地方。後來我才知道你根本沒有去找我。」他的聲調仍無表情。「我猜你所以沒有打電話給我只有一個原因。當我……問我父親時，他否認對你有任何傷害。我不相信他。」

他停了下來。我沒有望着他。我伸手擦去臉上縱橫的淚水。但是眼淚仍不停地向下流。

「我當時告訴他，我要娶你，如果你發生了什麼事，或則是孩子有個三長兩短，我將親手殺死他——我的親生父親。」

這時我才轉眼看他。「勞恩……」可是我沒有聲音，我說不出話。

他慢慢地回答我的臉上疑問。「是，我相信我當時說的是眞話。」

× × × × ×

我們兩個人都沒有聽見另一輛車子駛來，大廳的門打開，進來了兩個人——一個男人，一個女人——我們都吃驚地轉過身去。女人是海倫；男人我則不認識，不過我想他一定是華波亭。他也是一付華家人的樣子，和華萊昂比較起來，年青而文雅一些。他十分仁慈，他對海倫說了些什麼，聲音也很悅耳，然而我也看見那種鎮靜而能幹的態度。謝上帝！

他和華太太都沒有看見樓梯上的我們，這時胡太太一定看見了車燈，由後面趕出來迎接。

「先生——歡迎！我還在擔心，霧這麼大——哦！」她停下來，双手做出恐懼的樣子。「天，太太——她

病了？什麼事？當然！當然！眞可怕！那邊有什麼消息嗎？」

她說了這些話，我才注意到海倫好像需要支持地由華波亭擁着。吊燈無情的光使她臉色蒼灰得像個老婦。管家又驚慌地說下去。

「小孩——還沒聽見什麼消息？怪不得太太不安心……太太上樓去……上面已生好爐火……喝點什麼……要櫻桃酒吧？」

華波亭打斷她的話，「勞恩先生在這裡嗎？」

「還沒有來，先生。他晚上來過一次，便又去文文村了。他說他十二點以前回來看你。後來——」

「他的車子在外面。」

勞恩這時幾乎懶懶地動了下。他說：「晚安，我的叔叔。」

胡太太抬頭看見他像被雷擊了一樣。華波亭轉過身，眉毛上揚。海倫說：「勞恩！」她口吻中和我方才一樣地帶着懼色。她搖搖擺擺，使華波亭必需更用力地扶着她。她又看見勞恩後面倚着欄桿的我，不由尖叫起來：「馬小姐！」

胡太太聽見後，也跟着喊：「哦天！那是她！就在這裡！勞恩先生——」

波亭說：「好了，去吧。」

她關上門後，這裡一片寂靜。他又轉身望着我們，他毫無表情地打量我一下，然後有禮地點點頭。他問勞恩：「你找到他們了？」

「是，我找到他們了。」

「菲力呢？」

「在這裡。」

海倫啞聲說：「沒事嗎？」

勞恩十分冷淡地說：「是，海倫，沒事。他和馬小姐在一起。」

她低下頭去，輕嘆了一聲。華波亭說：「我想我們可以靜靜地把這件事弄淸楚，到書房去。海倫你可以走

上樓嗎？」

沒有人看我，也沒有人對我說話。我像個影子，一個鬼魂，一個被狂風吹下來的落葉。我的故事已經過了。我現在沒有事了。我甚至於沒有機會對波亭解釋。我但願我已經死了。

海倫和波亭慢慢地走上樓。勞恩由我身邊走過向樓廊上去。我默默地跟在他後面。我已經停止哭泣，可是臉上還是斑斑淚痕，我感到十分疲倦。我發現自已像個老婦人般地沿着扶手向上拖。

勞恩打開了書房的門，打開電燈。他已在等待，我沒有望着他。我低頭由他身邊走過，一直走向通客廳的門。

我把門推開。

我乏力地說：「菲力，好了，菲力，你可以出來了。」我遲疑一下，因爲我知道勞恩已經走來站在我後面。我又說：「你已經安全了。你的波亭叔叔在這裡。」

× × × × ×

由於某些理由——也許毫無理由——他們都跟進客廳，忽略了書房裡比較溫暖。華波亭已經取下沙發罩，坐在那裡，菲力在他臂彎中。華海倫坐在對面一個金邊椅子裡，有人已拉下布罩，扔在她的腳邊。

電燈亮後，這裡似乎比以前更陰森。大吊燈由成百個尖稜處流出冷氷氷的光線。它照在屍布般的罩上，也照着勞恩站着的大理石壁爐。勞恩一手支在架上，我以前也看見他這樣站在華莊。

我盡量坐得距他們很遠。在房間頂端有架鋼琴，那是演奏用的豪華式的。我默默退到那邊，背着鋼琴坐在鋼琴前的長櫈上。我的手抓着椅沿，全身感到麻木而疲倦。談話已經是他們的事，等他們談完，便可以讓我走了，我抬頭望着死寂而美麗長形房間的那一頭。他們像是離我百萬哩遠。

波亭低聲地對菲力說話，然後他抬頭對勞恩靜靜地說：「你也許可以猜得到，海倫駕車到日內瓦接我的飛機。她對我說起：：：一個相當奇怪的故事。」

勞恩已在拿出一支香烟。他低着頭說：「你最好告訴我。最近對這奇怪的故事聽了幾種不同的說法。我實

在弄糊塗了。我想知海倫想說的是那一種。」

她發出一點低聲，波亭閉緊嘴唇。「親愛的勞恩——」

「看，」勞恩說：「這件事的發展已遠超過你的禮貌——與長輩的責任。只要我們說出眞話，這件事會好多了。」他憤怒地望着海倫。「你知道，你的損失可能已經不小。你應當知道，今天早上我父親已經相當坦白地對我說過，我想他現在又可能否認，但是我懷疑否認對他對你是否有用。我不知道他派你去日內瓦說些什麼，海倫，不過事情已經過去了。你可以收起你的——態度。這裡沒有外人，這件事也沒有證人，所以你需要我波亭叔叔的幫助，以避免一堆閒話。你何不坦白呢？」

她沒有回答，她只好像沒有骨頭一樣地坐着。

他沒有表情地看了她一下。然後聳聳肩轉向華波亭。「哦，」他說：「旣然海倫不願說，那麼讓我來開始好了。」

波亭望望他們兩個，忽然也變得疲倦起來。「很好，」他說：「講吧。星期二早上你打電話到雅典給我，說你很替菲力擔心，你說起一些意外，而且堅持說菲力可能有危險。你也說起一些關於菲力女教師的話，但是不怎麼淸楚。今晚海倫也含糊不清地提起她。我想問題在於這位女教師，因爲海倫想對我解釋一些頗爲驚人的發展。老實說，我也弄糊塗了。我也很累。希望你能簡單扼要點。」

勞恩說：「你可以先忘了菲力的女教師。」（那是指我——「菲力的女教師」。他連看都不看我一眼，他也在萬里之外。）他繼續說：「她除了意外之外，這件事和她一點沒有關係。故事始終都在我父親身上。所以我說這件事出人意料。事實可以以一句話說明：你的哥哥——我的父親——在他妻子的協助之下——在過去想謀害菲力。」

我聽見海倫像是呻吟了一聲，我看見孩子在波亭臂彎中轉頭望着她。我聽見自已以我不認識的冷淡聲調說：「菲力才九歲。他已經過了一段可怕的時間，他一定又累又餓。我建議你們讓我帶他下去交給廚房裡可靠的人。」

他們好像聽見屍布說話一樣，驚跳了一下。然後華波亭說：「當然他應當下去，可是我希望你能留在這裡

，如果你願意的話，請拉玲，勞恩。」

勞恩望我一眼，可是我看不出他的寓意。他拉了拉玲索。

我們安靜地等待，不久門開開，站在外面的不是胡太天，而是個有可親臉容的年老僕人。

「老江，」波亭說：「你帶菲力少爺到樓下去看看有什麼好吃的東西沒有。叫胡太太或珍妮替他準備一間……房間，我隔壁的小穿衣室。菲力，和老江一起去。他會照顧你。」

菲力微笑地跳了起來。灰髮老人也對他笑笑。「來，」他說着伸出一隻手。菲力連望也不後望一眼便跑了過去。門在他們身後閉上。

波亭又轉向勞恩。我看得出，但是不知道他如何能控制着他的臉容與双手。他的聲音並不十分穩定，但是雅好柔和如前。他說：「好，勞恩，你可以再說下去了。不過我勸你把事實講出來。你……他是我哥哥，你要記得。」

「也是我父親，」勞恩大聲頂他一句。他忽然把烟灰往壁爐中一敲。「至於我，事實雖然不多，不過我可以全告訴你，我也只在今天早上才眞正瞭解這件事。」——他抬起眼睛望了我一眼。

他停了一下又繼續下去。

他說：「我無需告訴你這件事的背景；我的父親如果沒有菲力的出世，便可能繼承得華莊。他曾經在此地住了一生，而且特別自他發生意外之後，便深深地愛上此地。在他長兄沒有結婚之前，他心裡想華莊一定非他莫屬，所以他毫不遲疑地把他自己白風山莊的收入全部轉到華莊來。自從我十九歲之後，便一直替他管理白風山莊，我知道那裡在早年是一日比一日發達。我時常和我父親有所爭執……何況，華莊也可能是我的，我和他一樣不知道，居然埃廸伯父會生個兒子出來。」

波亭說：「我知道，可是萊昂不聽我的話。」

「哦，」勞恩說：「伯父結了婚，生下了菲力，我不想告訴你我父親對於那件事的反應……而埃廸也讓他繼續在華莊住下去，不過，最顯然的反應是白風的收入不再投向華莊，所以我可以修理幾年來的破壞。」他像是微微一笑。「可是……去年埃廸伯父去世了。」

他望着波亭，「可是白風的錢又得送去華莊。」

老人稍微動了一下，「那麼快？」

勞恩又笑了笑，那不是美好的微笑。「我很高興你有這麼快的理解力。是的。你在當時一定已經想到應當如何處理菲力。這孩子還要六年才有繼承權。機會一定會有的。」

波亭毫不客氣地說：「還是先說你的事吧。」

「是。爲了省時間起見，我不知道你是否曉得在此時此地，我父親承認他有謀害菲力的企圖。」沉默了一下，華波亭說：「很好。我接受你的話。他對什麼人承認的呢？」

勞恩歪歪嘴。「對我，你滿意了吧，我的叔叔，這不過是件家務事。」

「嗯——」華波亭在椅上移動一下。「而我去希臘把菲力交給他。」

「是，我對白風山莊的事，並不願意多加猜測。人總不能，」勞恩冷靜地說：「假設自己的父親會是個兇手。我只是困惑而憤怒——憤怒得使我跑到山脚下再跑上山，使我自己不再想別的事。我後來又把精力消耗在划船上。四月初我到華莊去看看菲力究竟日子過得怎麼樣，我不能說我知道有什麼事不對勁；我告訴你，人不能對自己的家人太過懷疑，可是……我終於到華莊去『探測』。事情好像沒有什麼不對。我聽說菲力有個新家庭教師，我懷疑……」他又督視了我一眼。「華莊不是個適宜孩子們住的房子。然後，那二天，有件可能是致命的意外。」

他繼續以冷靜平勻的聲調告訴華波亭，關於樹林中被射的事。華波亭驚嘆一聲。華海倫望着地板在椅上欠動，她沒有發出聲音，可是我看見她的指甲重重地捏着金絲的椅臂。勞恩也看着她，不過他臉上仍無表情。

「到那時候，」他說：「我還沒起疑心。爲什麼要呢？我事後深深地自責，不過，當時我的確沒有想到別的。」他把烟蒂扔進爐中，又疲倦地像在自言自語：「也許我有點懷疑；我不知道。我想我克服了自己的疑心。」

他看着他的叔叔，「你明白嗎？」

「是，」華波亭沉重地說：「是。」

「我想你應當明白，」勞恩說：「一個難題，是不是？」他又拿出另一支香烟。

波亭說：「可是你的疑心使你立刻回去？又是復活節？」

勞恩注意地把烟點起。「使我回去的並不完全是疑心。我而且也沒打算採取什麼行動，直到復活節舞會——我打電話給你的那天晚上，馬小姐告訴我又發生了一件意外——西邊陽台欄桿的一塊石頭忽然鬆了，還好她注意到了，而把什麼東西擋在前面，才免得菲力掉在下面的鐵刺上。」

這句話說完使華波亭回頭望我一眼。他臉上的表情使我詫異，我不知道華海倫在日內瓦回來時對他說了些什麼話。由他臉上看來，他對我並不怎麼相信。當勞恩又談起午夜宴會時，波亭的表情加深——好像華波亭由華海倫身上得到一個完全不同的印象。「那天晚上，海倫也相當奇怪，」勞恩說：「她好像很害怕，然後是馬小姐所說的惡夢……但是使我害怕的是第二件意外。我立刻在凌晨打電話給你，還好我找到了你。我認為這是最好的辦法，我們一起來……使他恢復理智。我想，你如果要再離去，你可能把孩子交給我。而我不願因為這件事而驚動當局。所以我向你求救。」他給他叔叔一個毫無喜氣的笑容。「即使警察知道了，我父親手上還握有一張王牌，因為根本沒什麼事發生。他並沒有犯任何明顯的罪，我想如果你打電報來說要回家，他可能會放棄他的計劃。」他十分疲倦地說。

又是一刻沉默。華波亭望着海倫，勞恩又說：「說起來有點奇怪，我應該相信他可能會做出謀殺的事……果然是的。我告訴你，這件事不大容易令人相信。如果早上他對我說的話可以作憑——」他停下來聳聳肩。「嗯，我請你回來。我盡量壓制下我心中的不安，我知道馬小姐可以依賴。我罵自己是個傻瓜。我不願在第二天早上離開華莊，不過我接到巴黎打來的一個電話，而且非去不行。這和我替白鳳山莊設法的錢有些關係。而且我要見的那個人下午就要離開巴黎，我必須和他見面，所以我去了。我本來想在巴黎留到星期四下午，然後回來和你見面，再陪你上華莊去。可是我離開華莊後，心裡越來越擔心，我越走得遠，似乎對他看得越清楚。我首次明白不可能的事也有實現的可能，那裡實在有危險——而且已近在眉睫。我找些藉口——我忘了是什麼——問了幾個問題。他告訴我你的電話，而且他似乎很高興能看見你一切都很正常，當我走的時候，我還不知道這是否庸人自擾。」他抽了一口烟。「可是……嗯，那天晚上我不能忍受了，我打電話給飛機場，而且運氣不壞，夜班機還有一個座位。我把車子留在日內瓦，我駕車回華莊。早上我很早便到了，發現馬小姐和菲力失蹤了。」

他彈彈烟灰。「海倫，你去接我叔叔時，倒底對他怎麼說的？」

她仍不開口。她已轉頭，臉頰貼在椅臂上。她似乎根本不在聽。她臉色死灰，只有她的指頭還在抓着下面的金絲。

波亭開口了，他神色不安，我確信那個故事一定牽涉到我。「事情並不十分明白。我想——」

我說：「好。我把事情告訴你。星期二晚上我發現了華先生的計劃。白納喝酒醉後告訴白絲，白絲是一個女佣人。她又告訴我。我必需帶菲力離開。我——我又不知道該去那裡。我們躲了很久，然後到這裡來等你。如此而已。」

我感到勞恩已在看着我。我們之間是空寬而敵意的房間。我不說下去。我必須先把一些事告訴他。

波亭轉向勞恩。「說下去。你回去發現他們失踪了。我想這時你去責問萊昂的？」

「是，」他聲音中帶有新的意味，它使我在椅子上移挪位置往別處望去。我不想看他的臉色，雖然天知道他面孔上不會有什麼表情。他說：「這兩個人的出走——可能有許多不同的猜測；可是對我說來只有一件理由；就是馬小姐已經得到一些證據，知道菲力處境危險，只好帶他走使他免於傷害。我十分自責不讓自己的猜疑在心中生根，於是我去責問我父親。」

「啊？」

勞恩說：「這不是一次愉快的會談，我單刀直入開門見山。他起先一口否認——你知道他的為人——他的話使我相信我是個笨伯，但是琳——馬小姐的出走事實俱在，我繼續追問，最後他只好改變話意。他當時建議，如果關係到菲力的命運，馬小姐也不會毫無利益。」他彈下烟灰，一點也不理我。

波亭說：「你是什麼意思？」

勞恩沒有答應，我簡單地說：「華先生有理由相信我愛上了勞恩先生。」

我看見華波亭眉毛上揚。他的反應幾乎和華萊昂一樣快。他說：「那麼你對除去菲力也有利益了？一個非常有遠見的女士。你對這——建議的反應如何。勞恩？」

「它荒唐得連我生氣都生不起來。我笑了。我告訴他，他只看見了目前的事實。兩方都有利益，但是這件事太嚴重——換言之，我希望使馬小姐成爲我妻子，如果她和菲力受到什麽傷害，他只好向警察去解釋了。」

華波亭看看勞恩和我一眼，然後下望他的双手。室內沉靜了好一會，顯然勞恩前面一段話使他印象頗深。他又問：「後來呢？」

勞恩以十分冷硬粗糙的聲音說：「我斷然加以拒絕，他又改變主意，建議讓我參加一份。是，很大一份。他指出我和我妻子將因爲菲力的死得到極大利益。他想我決不會加以拒絕，他想我也可以說服她，我的妻子，來共同實行他的計劃。然後我們一同來說服你，讓你放心地回希臘去，其後我們再慢慢地來處理菲力。我們也可以編造些故事，說琳黛和我一同私奔——用純粹是男女私慾來瞞過這件事。他又叫我對別人說是我找到琳黛，讓人家深信她是跑去找我。」

「哦？」

這是件十分可怖的事，但是萊昂的兒子和他兄弟都不表驚訝。悲戚，是的；可怕，也許；驚訝，決不。

勞恩說：「我說得並不夠多。我沒辦法說，否則我會對他動手。我只說我們大家都不能傷害菲力，而且我們最好別再胡說八道，快點設法把他們兩個人找到。否則流傳出去的謠言會使他無法脫身。我想可能琳黛會設法和巴黎的我聯絡，但是沒人打電話來。我還告訴管家怕琳黛以後打電話來。我確信她會打電話給我，我懷疑我父親對我說謊；兩個人並沒跑走而發生了什麽事——哦，現在不用提這些了。一當白納進來——你認識這個人嗎——我就知道我錯了。他顯然是出去找他們。他看見我好像很驚訝，我立刻對他說明爲了他，最好快點把兩個人找到。我想他們到戴家林子去找那個英國人——我發現琳黛認識他，我很高興他至少在這一帶還有一個朋友。我打電話去沙維村老高旅館，他時常在那裡睡覺，可是他已經走了，他要到晚飯時間才會回來。我叫白納到英國人放東西的小屋去找，他說他去過了，他們不在那裡。他還說到過些別的地方，我又派他出去，並且叫他回來向我報告……哦，這些事現在都已經沒有意義了。他知道不能把眞相告訴我。他走了以後，我又十分坦白地告訴我父親，即使這兩個人遭遇任何意外，我也要殺死他。後來我又駕車出來。」他聲音忽然疲倦地下降。「我的話說完了。」

我靜靜地坐着下望我的双脚，完了。

有一兩件事十分淸楚：第一，華萊昂不知道最近傳言中的我的訂婚事情；第二，勞恩還不知道最後的毒藥計劃，而且也不知道華萊昂沒有要傷害我的意思；白納是在他們談話時進去的，華萊昂本來要他殺死我們的，當時一定示意叫他取消原來計劃並且和勞恩合作。昨夜在村中，我們倒底是否十分危險，我不知道，不過早上勞恩回來後，我們就安全了。因爲勞恩回來，所以沒有派狗來追踪。因爲勞恩，所以危險隨夜晚而過，我仍然靜靜地坐着，看着我的脚。

沉寂延長下去。我聽見燈架搖動發出鬼瑟般的聲音。我又看看坐在長長死寂房間壁爐邊的幾個人。

她十分安靜地坐着，但是這種安靜幾乎沒了氣息。一朵僵硬的美麗花朵。她似乎身上已經沒有骨架支撐。她淡色的眼睛睜得很大；她痛苦地由勞恩臉上掃向波亭，現在她已無需多說話，一切全寫在她臉上，甚至我覺得她有一種恐怖的釋擔表情。

門打開，菲力走了進來，他双手十分小必地捧一碗熱湯，他端來給我。「這碗給你。你一定也餓壞了。」

我說：「哦，菲力……」但是我的聲音可恥地硬塞住了。不過他沒注意到我。他在看着安靜癱瘓在椅中的海倫。他遲疑地說：「海倫嬸嬸，你也要點嗎？」

這句話立刻生效。她開始哭了，低聲的乾號令人聽了十分難過。

我傾身吻着菲力的臉，立刻說：「謝謝，親愛的，海倫嬸嬸不舒服。你先去吧。晚安，好好睡一覺。」

他詫異地望一眼，順從地走出去。

海倫沒有用手撫着臉，她靠在椅上無淚地哭泣，華波亭現在和她一樣蒼白，無奈地看着她，用不穩的手拉出條手帕擦擦嘴唇。過了一會，他把椅子移到她身邊，輕輕地拍着她的一隻手。他在她呻吟聲中低語了些什麽，但是他的安慰一點也沒有效用。

勞恩離他們兩人較遠地站着，臉上仍是沒有一點表情。他不望我。

我本來想開口對他說幾句話，可是這時海倫終於開口了。她聲音無力而且顫抖。

她說：「是眞的，他說的話是眞的，波亭。他叫萊昂告訴他……當時眞難堪……可怕……他沒權……」

她忽然轉向他，另一隻手也緊緊握着他的手。「但是你明白了這件事我很高興，波亭。你會救助我們，是吧？你會把這件事保守秘密？你不會再追究下去？不能告訴警察！你聽了勞恩的話——這是家務事；是，是，家務事；白納不敢說，勞恩不會說，他怎麼會呢？萊昂是他父親，對吧？」她搖搖他的手臂，她聲氣急促地說下去：「你不能讓事情傳出去，你知道，你不能傷害萊昂，你和勞恩；沒人受傷……：孩子和女郎都很安全。勞恩，別那付樣子。你知道，她馬的女孩愛你；她會閉上嘴巴，而且——」

「海倫，好了；」華波亭大聲說。他掙脫了手臂向旁邊走去。他望着她，好像他以前沒見過她一樣。「你說那些是眞的？你知道？你？」

她又沉坐在椅子裡。她強嚥下她的飲泣，貼着椅背來回搖頭。「是，是，是，他說的全是眞的。只有你可以幫助，一切全是眞的，我承認。他的臉容一定使她有所警覺。「我——我不是懷人，波亭，你知道。我不願傷害非力，可是：：爲了萊昂。我是爲了萊昂才這樣做的。」她看見他冷冰冰的眼光。大聲說：「你也知道，這樣做華莊才可能是他的。難道不該嗎？那裡是他的家，你明白。哦，你自己也這麼說過！他和別人不一樣。你知道，他和普通人一樣。華莊應當是他的。他的！由華莊被趕出去他會受不了！」

華波亭很感到不安。「我不知道萊昂對你的特別要求會怎麼想，海倫。目前還談不上這個問題。我們所討論的事更嚴重。意圖謀殺一個孩子。」

「是，是，我知道。那是錯的，我承認。但是沒有實現，對不對？現在沒有傷害到任何人！所以無需再追究了！哦，你必須和萊昂談一談，我知道，你也願意讓他留在華莊，是吧？他沒有理由不能住；人們在講閒話，但是只要你和我們站在一起，不用把眞相公開，他們再幾天就會忘記掉。我知道你不會講出去！你明白萊昂的想法；你願讓他保有華莊，啊？他早該和你談談——我也對他說過，而不要採取這種手段。我相信你一定能諒解他，你會吧，啊？我們可以想別的辦法，你來安排，好不好？」

他想說話，立刻又嚥下去。過一會他冷靜地說：「現在不用再談下去了。說這些沒用，海倫——」

「哦，你發誓不告訴警察！」

「我不能答應你任何事。我只能說，我們來設法一個最好最安當的解決辦法。」

她好像沒在聽他說法。她心中發生了什麼事使她無法停止，她失去控制；她的嘴唇和手全在發抖。她由心中流瀉出一些懇求的聲音。

「叫他囘白風會要他的命！我們的錢全在華莊，我們照顧華莊，你不能說我們沒盡力；每個銅板都投到房產裡去；你不能說他是個壞監護人！」

「是，」波亭說。

她沒有聽出他的嘲譏口吻。她思想那麼單純，可以看見她何以會違反更佳理智而聽從華萊昂的意志。她又哭着說：「爲了萊昂，他爲什麼不能得到點東西，華莊是他的；你知道：埃廸無權這樣對待他；一孩子不應該生出來！」

勞恩忽然說，他像是把聲音抖了出來。「上帝可憐你，海倫，你的思想也很像他了。」

這句話使她停止下來。她立刻轉頭望着他，我看不見她的眼睛，但是我看見她的手緊緊地抓住椅臂。她聲音低下而急促，「你，」她說：「你一向恨他，是不是？」

他沒有回答，他又拿出一支香烟，費了點力氣才把它點燃。

「他是你的父親，」她說：「難道你不在乎嗎？你忍心覩他毀滅？難道他是你父親，對你一點也沒有意義嗎？」

勞恩沒開口。由他臉色看來，他也沒在聽她的話。

忽然她用手重重地搥打椅臂。她對他大叫：「天譴你，你想處你自己父親於死刑嗎？」方才僅餘的一些控制力全已消逝無餘，她聲音高得歇斯地里。「你站在這裡管他叫兇手；你什麼都有，而他是可憐的跛子，他除了南方那點破屋之外別無所有：你責罵他，你高談是非，兇手與警察，如果你是他，誰知道你會怎麼樣？你想想看、如果有一天你的車撞在彎道上呢？是，你們兩個：她還會望着你嗎？你斷了背骨，她會不會像我愛他那樣照顧你許多年？哦，你們不會！」她停下來，吐出長長的顫戰的氣息。「哦，天啊，他是個好人，十個你也比不上他，華勞恩！你不知道……哦，親愛的上帝，你怎麼會知道呢……？」

她把手撫着臉痛哭了起來。

忽然這場面令我受不了。我不屬於這裡，我立刻站了起來。

這時，門重重地被踢開，傅力克像隻怒熊般衝了進來。

第八輛馬車

第二十章

一了百了。

白朗寧：後

「你是什麼人？」勞恩說。

因爲他講的是法語，傅力克一點也不去理會他。他站在門內，呼吸急喘，他很魁梧，完全是英國人的樣子，雜亂的金髮，非常鎮定。他不理會我，眼光停在我身上。

「琳黛？怎麽回事？你好嗎？」

我哭笑不得地說：「哦，力克！」我端着湯向他跑過去。

他沒把我擁在他懷中，只是抓住了我。但是他不注意地把我拉開，湯沒全潑在他外衣上，却把地上寶貴的地毯弄髒了。

「來，別慌，」他說：「你眞的沒事嗎？」

「是，沒有事。」

波亭已經驚訝地站了起來，但是海倫好像一點也不理會這個陌生人。她放聲痛哭，哭聲破壞了這間美麗房間的安靜氣氛。波亭停了一下，無奈地由陌生人身上又回望着她。勞恩不動地說：「是那個英國人，我對你提起過他。」

我看見傅力克對哭聲皺眉頭，可是他靜靜地站着，下巴危險地下垂，「他們傷了你？」

「哦，沒有。不是他們，力克，事情已經過了，眞的。」

「有事要我做的嗎？」

「沒有，不過……請帶我離開此地。」

我聽見波亭在後面的無奈的語調說：「海倫，親愛的，別這個樣子。這樣沒有好處，毫無好處。你這樣會生病的，海倫！」

傅力克說：「好，我們立刻走。」他用手擁着我的肩膀，把我推向門口。「走吧。」

我看見華波亭向我走來半步。「馬小姐——」

可是海倫哭泣地拉着他的衣袖，她這絕望的手勢使我心碎。

我說：「我受不了，力克。等一等。」

我把半空了的湯塞進他手中，走回到華太太身邊，波亭讓開，我跪在金椅旁邊。勞恩已在我身邊，我沒有看他，他也動都不動。她的手還掩着臉。哭泣已經比方才平息了些。我輕把她的手腕拉下來，握在我手中。

我說：「太太，別再哭了。等你舒服點後，我們可以平心靜氣地再來討論這件事。這樣沒好處，只會加重你的病。」然後轉向華波亭，「你看不出她已經不能控制自己嗎？這樣下去有什麽意思。她不知道她在說些什麽，她應該上床去……太太，事情總有解決的辦法，你知道。別再哭了。」

嗚咽聲壓在她咽喉里。她用那浮腫蒼白的眼睛望着我。美麗的容緻已全消失。纖秀的臉頰下陷而灰色，嘴吧因爲哭泣而鬆懈。我說：「這件事所流的眼淚已經夠多了，太太。別再憂愁了，你不會有什麽事的。事情已經過去了。來，這是我的手帕……哦，你的手好冷！我不懂爲什麽書房裡有火，却偏偏你們要坐到這裡來，你最近本來就不舒服，是吧？我們到那邊去，叫老江煮點咖啡來好不好？你能站起來吧？讓我扶你……」

她僵硬而緩慢地站起來。我扶她走進書房。她順從地走，像是在夢游一樣。大家默默不開口地跟在後面。她還無聲地在我手帕後哭泣。我扶她到爐邊椅子上坐下，又跪在她身邊的地毯上。

我不知道我還該對她說些什麽，不過哭聲已經停了，她靜靜地靠在椅背上望着我。她很疲倦，像是感到昏暈。她忽然像夢游者一樣用平坦的聲調說：「我喜歡你，馬小姐。我從開始就喜歡你。」

我柔聲說：「我知道。現在別擔心了。我們送你回去，然後——」

「那些意外不能怪你，你明白，我們不會怪你。我們開始時沒有想到要你負責任。」

「是。」

「萊昂也喜歡你。他說你很勇敢。他是那麼說的：『她是個勇敢的小鬼，如果非把她收拾掉，實在可惜。』」

勞恩非常安靜地在她身後說：「他是什麼意思？」

華太太沒有理他。她似乎只注意到我和她自己。她握住我的手用蒼白的眼睛看着我，以單調的聲音說：「他是前一兩天說的。第二次意外發生後，我們本來想辭退你，你知道。他說你太清醒，你一定會懷疑我們。你給我們辭退的藉口時；我們本來很高興。你以爲我生氣了，是不是？」

「是，太太。」

「我們立刻接到電報。我們必須立刻下手。村裡已傳說着你和勞恩的事，萊昂說這件事以後可能有利用價值。」

我聽見勞恩在我身後吸口氣像要開口。我立刻先阻止他，「是，太太，我知道。白汀傳的話，對吧？好，別再去想它了。」

「她不知道我們的意思，」華太太說：「但是她不喜歡你。她一開始就不喜歡你。那些事全是她告訴我們的。她的目的只希望我們把你辭退。她以爲我覺得你愚蠢而輕心。那是唯一的藉口。那事使我們想起用毒藥，你知道，那是獨一的理由，我們並不是想陷害你，馬小姐。這件事我們也希望使它像是意外。它在葡萄糖里，你明白。毒藥放在你每天替他冲巧克力的葡萄糖裡。」

「太太——」

「幸而罐裡所有已經不多，我們把藥片處的藍色洗去，然後把它磨成粉，滲和在糖裡。藥可能太濃些。它可能有點苦。他沒喝下去，是不是？」

「沒有，不過是因爲別的原凶，」我着急地轉向華波亭，他已倚在桌邊站着。「我可以替你叫杯咖啡嗎，華太太？我想——」

「我們想不出更好的辦法，」海倫說：「我們要使它像一次意外。如果他喝下去死了，人家不會認爲他是被謀害的。那些藥丸有糖衣，醫生可能以爲他把它當作糖果。孩子們時常這樣。我們準備把糖全剝光，然後在他床邊放一兩藥丸。它放在你壁爐架的小瓶裡，他可能找到拿來吃下去。你不會有責任。他們會以爲你忘了給薛太太。萊昂說這樣人們不會怪你的。」

勞恩在我後面問：「你在說些什麼，海倫？」

她以那死灰而夢游者般的眼光望着他。她好像忘了她在說些什麼。她機械地回答：「毒藥。那不是個好計劃，但是我們只想得到這麼個像意外樣的主意，但是他沒喝下去。事情過去了，她這麼說。我只是對她解釋我們無意傷害她。我喜歡她。」

我立刻說：「太太，你太激動了。你不知道你自己在說些什麼。現在我們先喝點咖啡，然後送你回去。」

勞恩在對面說：「如果事情怪到馬小姐身上怎麼辦？如果有人懷疑是謀殺呢？你已經公開了——她和我，把菲力除去我們有共同的利益。」

她沒說話只抬頭看着他。

「我父親是不是說這流言以後有利用的價值？」

我聽見波亭想開口，可是勞恩打斷了他。「星期二晚上，海倫……誰發現菲力不見了？」

「萊昂，他整夜沒睡。我們要去把葡萄糖倒掉——」

「是的。他發現菲力走了，然後呢？」

「他以爲他生病了，去找馬小姐，馬小姐房裡沒燈。她也走了。」

「他找不到他們，然後呢？」

「他派白納去找他們。」

勞恩說：「有什麼指示嗎？」

她沒有說話，在他有力問題的搥擊下，她似乎又復活了一半。她眼光謹慎，緊張地向他眨眼。

「什麼指示，海倫？」

她仍不回答，她已無需回答。她的體軀像一堆溶了的蠟燭油，波亭粗聲說：「夠了，勞恩。」

「是，」勞恩說：「我想是夠了。」

他走出房，門在身後關上。

一時沒人動彈。然後海倫站了起來，把我一把推開，使我跌在地氈上。

她站在那裡，双手下垂。她說：「萊昂。他要殺死萊昂。」然後她昏倒在我身邊。

我不去理她。我記得我站起來，站在她身邊像個笨人望着關着的門，我記起波亭向前走，大喊：「勞恩！回來，你這傻東西；」但是外面傳來門戶摜上的聲音，他轉身低叫一聲，便轉向電話，他剛碰到它，忽然它響了起來。

我立刻走出去，到了那樓上，奔向樓梯口，我後面有脚步聲，傳力克抓住我的手臂。「琳黛，琳黛。你到那裡去？別管這些事。你無能爲力的。」

外面汽車引擎響了起來。一扇門重重關上。卡地拉克開動了，停了一下，換了排擋向寂靜中衝去。

我掙脫傳力克的掌握，跑下樓階，我過了大廳，和大門掙扎……傳力克由我身後把門推開。門燈照着黑暗圓形的車路和後面在霧氣中的樹牆……一輛大黑車……一輛破吉普……卡地拉克排氣的味道還懸在空中。

我跑了出去。

傳力克抓住我的手。「天，琳黛——」

「我們得阻止他！我們一定要阻止他！」

「可是——」

「你不懂嗎？他要去殺死萊昂。他說他要殺死他，你不懂嗎？」

他還抓住我。「可是你有什麼法子？你在這骯髒事裡已經牽涉得太多了。讓我帶你走，你沒有辦法。你說事情已經結束了。他們自相殘殺關你什麼事？」

「哦，天，關我什麼事？力克——」我拉着他的手，「力克，你必須幫助。我——我不會開車，力克，請你，請你——」

夜色，含霧的樹，黃色的孤燈，都成了包圍着我的恐怖的一部分，我的血在耳邊脈動……

他低聲說：「好，走吧，」他的手擁了我一下。然後他打開吉普車門。

我震顫地說：「不，那一部。」我跑到大戴姆勒車前，把門打開。這是華莊的車子，華太太一定是駕着它去機場接華波亭。

傳力克跟着走來，他聲音有點猶疑。「我們可以嗎？」

「它比較快。鑰匙在上面，哦，力克，快點！」

「好。」

我們出發了。我們的車輪滾過車道上的同一條圓圈。我們的車燈照亮了樹林，小屋，楊柳與低泣的霧氣，……我們小心過了大門，上了路又向右轉。

沿着多霧而狹窄的路，急轉向左，然後在有回聲的兩堵牆中向上爬。過去是一連串急彎的曲折道路，我們到了鎮市街道上，現在我們到了高地上，那裡沒有一點霧。我們又轉過一條寬濶的車路，兩邊柳樹上掛着街燈……向右急轉，到了空曠的市場區，地上還有些枯扁的栗葉。我們右轉到燈光較暗的馬路上，加快速度。傍邊的馬栗樹一株株閃向後去，越去越遠……

我們出了小鎮。車燈打在前面，引擎有力地響着，而且十分穩定。

前面的路分了叉。一個路程由燈光中跳出來。

我們左轉向華莊而去。

我想，傳力克和勞恩是一樣優良的司機，可是勞恩不但先出發，而且他的車也要快些，更加上他對此地的路比較熟悉。過一會，我希望這些長處對他沒有幫助，因爲我們一出多農，又遇見了大霧。灰霧由湖上昇起，傳遍了所有附近的低處，起初我們並不在意，但是慢慢地像有一隻白手來掩遮眼睛，使人看不見前面的道路。

但是我發現傳力克並沒有讓車子慢下來，他一定也爲了工作關係，時常來往這條路上，他可能比勞恩更熟悉這條路。因爲勞恩大多是來往在白風山莊與巴黎之間。我們可能還趕得上他……

我蜷伏在傳力克座位邊望着移動的雲霧。

傅力克說：「倒底是怎麼回事，琳黛？」

「你是什麼意思？哦——我忘了你聽不懂法國話。」我緊張地笑笑，「對不起，力克，我——我今天晚上的頭腦不清。我還沒向你道謝，我使你糊裡糊塗地衝進了這件事。我——我十分抱歉。眞的。」

「不要想它了。不過你先把情形告訴我一下。」

我於是從頭說起——並不十分詳細，由於恐懼與疲倦使我時講時停。夜晚在我們身邊像夢幻一般地劃過去。路像是在我們身後消失於白霧之中，樹由我們旁邊閃向虛無，霧雲在游移，飛舞，像一片片風中的枯葉。車後的紅燈像劍般刺進我眼睛。

我沙聲說：「那裡，力克。看，那裡。」

他沒回答，我知道他已經看見了。然後使人盲目的白色又遮蓋住了它。過了一片晴朗的黑暗，又是另一團白雲，不過現在比較稀疏些。

車子又增加速度。飛奔的紅燈還在那裡，它約離我們有三百碼。它的速度似乎不很快。我們迅速地接近它。二百碼，一百五十碼……距離在縮短。我們很快地追了上去。太快了。

「那是一輛卡車，」傅力克說完把脚抬起來。

我們到它後面時，按喇叭請它讓我們通過。

這是架大怪物，在法國時常可以看見，它駛在任何路上都嫌太高太寬。而這輛車子似乎無意讓路，它自顧自地向前駛去，連一吋路都不願讓開。

我不知道我們跟了有多久。好像有一年。我坐在那裡抓住手掌心乾着急，我咬着嘴唇心中恨憎着那輛大卡車。它裝着沙石，由裂縫中漏撒在地上，有人在左邊擋板上畫怪人相。到今天我還記得它下角的車牌：九二〇－DE七五……我視而不見地瞪着它看，心中想着卡地拉克已向前急駛，想起萊昂和勞恩會面的可怖情景，以及圖書室中即將發生的慘劇……

我又說：「力克……」

「如果那輛卡車過得去，」傅力克鎮定地說：「我們也可以。注意？」

他口氣中沒有一點不耐之感。他轉向左方，閃閃車燈，又等了一會。卡車仍在蹣跚前行。當我們上坡時，卡車又更慢了下來。它佔着路中央，我們只好按下性子又跟了一會。

我們排隊地登上山坡。我咽喉出發一聲暗泣，我用手背緊緊地按着牙齒。

卡車越來越慢，它是用最低擋在駕駛。我們終於爬上了山頂。

山頂的樹林在車燈中出現。它在我們面前聳立着。它們灰色的暈影一度而爲金亮。山崗那邊也傳來光亮的車燈。卡車停在山頂轉向左邊等待對面駛來的車子。

我們的燈亮了一下，又暗了下來，什麼東西在我背上打了一下，戴姆勒車像射向空隙的魚雷般猛衝出去。燈光碰到燈光令人目眩。然後我們向右急轉，剛好擦着卡車的前擋板而過。我聽見喇叭聲和人的叫喊聲，但是我們已經衝下山坡了。

「哦，天，可愛的車子，」傅力克對車子說後，向我笑了笑。我正在咬着手背，可是他仍然氣定神閒。他又輕聲說：「車子馬力大確實不壞，……」

路又向上去，然後霧氣消失了，傅力克的脚重重地踩下油門，我的眼睛吃力地看着前面黑暗中的路和樹林，想找到一盞車燈。

等到我們繞過彎道，到了降往華橋的路時，看見半哩前面有車燈在彎曲小道上來回盤旋。我一定發出了什麼聲音，因爲傅力克望了我一眼說：「別怕，我親愛的，他們會把事情談妥，是吧？」但是他的語言中也沒有信心，我也一樣。

我看見車燈消失在大厦明亮的窗戶下。我們兩個人都看見到了勞恩的臉。力克加速地衝下最後一個山頭。下面的霧又有一個人高，車子只好慢下來，轉了個彎到橋邊。他忽然煞住車子。

我氣急地問：「怎麼啦？」

「車子可以通過兩部車子嗎？」

「彎道？不行，可是—」

他對前面點點頭。我跟着他的眼光，說：「哦，親愛的主，」一輛車子由車道下疾駛下來。他轉過彎，以危險的速度駛來……

「你上那裡去？」傅力克大聲問。

我正在開車門。「有一條路由橋邊穿過樹林……石級……我想可以——」

他伸手抓住我的手。「別傻。我如果比你先到，會傷你的心。坐好。」

「可是，力克——」

「親愛的小姐，我懂你的意思。但是沒有別的辦法。」他聲仍然鎮定。「看，他快下來了，坐好。」

我發抖得無法控制。「當然。這件事——跟你沒有關係，是不是？」

他眼光柔和。「對你有關係？眞有嗎？」

我沒有說話。下來的車繞過最後一彎，它的車光落在橋上。橋上仍是夜晚的霧氣。

力克低聲說：「對不起，琳黛。」

車子在霧中過橋，它停下來換了排擋又向路上駛了過去。傅力克的手動了一下，戴姆勒又跳向橋上，霧氣飛向兩側，像驅逐艦頭分開的水花。

過一會，我看見了燈光明亮迎着夜色的華莊。我懂得傅力克的寓言。空中樓閣，灰姑娘的夢——全是一夜美夢。「火炬下的盛宴，音樂，游戲，九輛馬車在等待！」

不是爲了你的，琳黛我的姑娘，你還是回到北倫敦去吧。

戴姆勒車向上爬過了最後一彎，到了大門內的車道上。它猛然停在卡地拉克轎車邊。路上還有一部車子和另一輛像貨車般的長車，可是我沒空去注意它們。我們的車輪還沒有全停下，我已推開車門，蹣跚地跑上通向大門的石階。

薛東在大廳中。他走向前來，當他看見我時，我聽見他說：「哦，馬小姐——」但是我當沒有他這個人一樣，跑了過去，走向通圖書室的長長走廊。

門微開着，裡面有光亮射出來，我走到門口時，我的勇氣像破杯中的酒一樣全漏得乾乾淨淨。我的手死死

地放在門上。

房裡沒有一點聲音。

我輕輕推開門，向屋內走了三步，然後站住，房內有好幾個人，可是我只看見其中的兩個。

華勞恩背對着門站着，他低頭看着他父親。

華萊昂還是第一次不坐在輪椅上。他前傾跌在地上。他身體笨拙地躺着。他的頭轉向一邊，臉貼在地毯上。他的臉很光滑，已經上面混雜着善與惡的線條，而現在什麽都沒有了。

由我站着的地方，可以看見他額角上的一個黑洞。

如果不是傅力克抱着我，我已經昏倒在地上了。他抱起我，默默地走出圖書室。

第九輛馬車

第二十一章

你看，星辰靜靜地亮照。

約翰•韋伯斯特：莫菲女公爵

……溫暖，流水的聲音，杜鵑的香味……有人在輕拍我的手。可是這裡沒有音樂聲，對我說話的人也不是富里蒙。也不是等着要把我拉到月光下走廊去的勞恩……

傅力克說：「來，琳黛，把這個喝了。」

液體燃燒着我的舌頭，使我喘不過氣地咳嗽了一下。我睜開眼睛。

我睡在小客廳壁爐前的沙發上。火是新生的。蒼白的火舌舐着新加的木頭。我昏沉沉地望着它。我以前從來沒有昏過，但是回憶令我驚心動魄，我又把發抖的手遮住眼睛。小客廳仍然在身邊旋轉，光線太亮，而且焦點不能集中。

「喝完它，」傅力克說。

我聽從他的話。這藥的味道真可怕，不過它下肚後使我恢復生氣，過一會，我的眼睛頭腦都能聽我的支使了，還有我的回憶。

「你現在感覺到怎麼樣？」傅力克說。

我無力地說：「哦，好，好了。對不起，力克。我實在不中用。」

他由我手上接過杯子放在壁爐架上，然後他坐在沙發上，在我身邊。「我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不中用，對不對？」

我痴痴地瞪着他。當然，他對這件事毫無關係。我由心中把話語拉了出來。「他們……把他帶走了？」

「還沒有。」

「力克，我要……去看他，看他一下都行。我一定要去。」

我聽見他的不滿。「可是，親愛的琳黛——」

「他什麼時候走？」

「我不知道。警察還在忙着。救護車等在外面。」

我低吸一口氣，立刻轉過頭。「救護車？他受傷了？怎麼回事？」我坐起來抓住他的手臂。我的頭已昏了起來。在迷糊中我看見傅力克有點驚訝的眼睛。我聽見他說：「可是琳黛，你不是知道了嗎？我以為你知道，他已經死了。」

我緊緊拉着他的衣袖。他手輕輕拍着我的手說：「他自殺了，在勞恩和你到達以前便自殺了。」

「哦，」我愚蠢地高聲說：「萊昂，萊昂自殺了。救護車是為了萊昂的。」

「為什麼——還有誰呢？」「誰呢？」我說完又哭了起來。

我聽見自己低哭起來。

傅力克又要我喝了些藥水。拍拍我的手。

「我以為你知道當時的情形，」他說：「我想你是看見了華先生的樣子才昏了過去……門房對我說過這件事。我以為你也聽見了，想不到你昏了這麼久。」

「我——我聽見你們說話。但是聽不清你們說些什麼。我好像是在做夢……人來人去的。」

他擁着我。「可憐的孩子。好些了嗎？」

我點點頭。「來，告訴我。薛東怎麼說的？」

「他名叫薛東？謝謝上帝他是英國人！哦，他對我說，十一點多的時候，他去圖書室看看爐火，發現他死在地上，和你方才看見的完全一樣。沒人聽見槍聲。他打電話給警察和醫生，然後又打到梅村別墅，但是那邊的電話沒人接。」

「那可能是菲力和我進屋以前的事。」

「哦？他們後來又打了兩次，但是接不通。可能第一次是我們在通電話，最後他們找到了波亭先生。那大概是我們離開時的電話，波亭也來了。他大概馬上便會到這裡。」

「如果他會開吉普的話。」

「哦，謀殺，」傅力克說：「想不到會是這種事。」

我說：「眞的是自殺嗎？」

「當然。槍在他手裡，還有一封信。」

「信？華萊昂留了封信？」

「是。警察拿去了。薛東沒看，不過由警察的問話裡，他猜到裡面說些什麽。他承認以前兩次企圖謀殺菲力，他的幫兇只有白納，沒有別的人。他說華勞恩和華太太全不知情。他沒有提起最後毒藥的事——我想那件事可能牽連到華太太。他只說白納一定把什麽話洩露給你，你一驚之下，便帶着菲力跑了。你不用擔心了。」

「嗯，」我緘默了一下，「除非他問我，我決不自動提供任何事件、不管華太太做些什麽事，我都不願加重華太太的負擔。他死了，你知道，而她還要活下去。太陽下山了，而月亮還得繼續。我想是不是華萊昂有意開脫她，而把白納拉起來……可能他無法替白納隱瞞。白納完了。」

「不，」傅力克說：「當白納發現你們走了，而華勞恩出去追踪，他想華萊昂失敗了，他答應白納的錢財也落了空。於是他見風轉舵，投向華勞恩一邊。他出去找你和菲力。最後——三四個小時以前——他來向華萊昂勒索，想撈到一筆款子。」

「勒索？」

「是，信上這麽說。他威脅說要去報告警方。這大概是華萊昂自殺的最大理由。我是說，勒索是沒有終止的，對吧？」

我慢慢地說：「你說的話可能很對。我奇怪是他爲什麽不等着看勞恩和波亭的反應後再作決定。何況，他們全是一家人。不過仔細想來……即使勞恩和波亭同意爲了菲力爲了家人把這事隱瞞起來——華萊昂結果如何

呢？波亭可能會加壓力堅持要萊昂離開華莊。即使他允許萊昂住下去，波亭也會緊緊地管住錢袋；勞恩也可能不再讓萊昂由白風山莊拿錢……再六年，華萊昂不走也不行了，我們——包括菲力——全知道他的爲人與行爲……最後，是可惡的白納向他勒索。是，我們也可以替當時的華萊昂設想，他已毫無前途。他也不是個會安於被勒索的人；他早晚是死路一條，我敢這麽說。我奇怪的是他爲什麽不先殺死白納，也可能白納已經防到這一步，他在體力上佔着優勢。白納倒底怎麽了？萊昂殺死他了？」

「沒有，他不見了。我想他一定跑走了。」

我說：「是，可憐的小白絲。」

「誰？」

「哦，一個小人物。一個在這件案子中受創最重的小人物。你知道，力克，我不知道我對華萊昂自殺的猜測對不對……我覺得還有一部事在他心裡。我自以爲相當瞭解他，他失敗了。不過他日後會怎麽樣，他是個不肯接受失敗的人，他——他可以說是有自大狂。他把自己看得太重……一切事都和他有關係……他要別人一直注意他，力克。我想，他以爲他可以隨心所欲地對付任何人。他不願屈居任何人之下，自殺，遺書……是，華萊昂便是這麽個人。」我疲倦地仰在椅背。「不管他是什麽理由，這却是最後的結束，對不對？哦，力克，我非常疲倦。」

他焦急地說：「你好嗎？再喝點白蘭地好不好？」

「不，謝謝。就會好的。」

「你要走吧？我們——」

「走？走到那裡去？」

他抓抓頭髮。「我——是，我沒想到這一點。他們沒在梅村別墅舖起紅毡，啊？他們不該感謝你嗎？」

「他們知道的。」

「你不願留在這裡吧？」

「我有什麽辦法？等波亭先生來了，他會付錢給我，送我囘家。」

「你要回去？」

「是，」我對他笑笑。「你知道像我們這種小人物是身不由主的。力克，我不能掉頭就走。我想我只好先留下來。警察可能還有話要問我。我現在想去看看白絲，再下來等他們。」

「有人來了，」傅力克說：「他們果然來了。」

我一定還是在半昏迷狀態中，因爲我雖然還記得警官的模樣，可是我忘了我們談些什麽。我知道，當華萊昂死後，恐懼的僕人們早已告訴他們關於我和菲力的逃亡和其他許多傳說，但是自殺的信件，和華波亭通的電話，以及和勞恩的談話，都使他們對我發生懷疑。雖然警官對我十分和氣仁慈，可是我言不由衷地回答他的話，而且眼睛一直緊張地看着門口有沒有人走過去。

警官離開後，華波亭到了華莊，我看見他們由走廊向圖書室走去。波亭仍然疲倦而蒼白，不過他十分鎮定。我相信當他震驚之餘，也會覺得這個消息使人如釋重負。

我想起海倫，又想到白絲。我站起來想去找她時，薛東端了咖啡走進來。他答覆我的問題，說警察對她十分和氣，而且派車送她到村裡母親身邊去。我猜就是我們在彎道上遇到的那輛車子。對白絲已無能爲力，只希望她有日會忘了白納，我疲倦地坐下，薛東替我斟上咖啡，他又問起我菲力的情形，然後走了出去。這時波亭走了進來。

傅力克尷尬地站起來，我把咖啡杯放在地上，想站起來，可是波亭立刻說：「不，不用。」他又用英語說：「請先別走。」

我開始說：「華先生，我實在抱歉——」

但是他用手勢打斷我的話，走到沙發前，彎身握着我的双手。我還不知道他打算做什麽，他已低頭吻着它。

「這是爲了菲力的，」他說：「我們似乎欠你的太多了，馬小姐，我衷心地向你道謝，而且請你原諒我方才在梅村別墅對你不禮貌的態度。」

我怯怯地說：「你還有別的事？」我想告訴他，不用理會我，叫他去料理別的事情和他們家裡的悲劇，但是我說不出話，只好讓他再說些道謝的話。我盡量不望着門口，不想着勞恩的聲音。

我忽然發現他已經在談起了將來的事。

「……目前，你可以和我們一起住在梅林別墅，馬小姐，我希望雖然你經過這麽一次可怕的遭遇，仍然願意和我們同住一時？」

我望了他一會。我想他一定自己的悲哀而忘了勞恩對我所作的坦白。我說：「我不知道——目前——」

「我明白，我無權向你作此要求。你十分疲倦，孩子。等過後你再考慮吧。」

走廊上有奇怪的緩慢拖曳聲。我知道是華萊昂離開華莊了。我望着自己的双手。

波亭鎮定地說：「在目前情況下，如果你不願留在這裡，那麽梅林別墅永遠歡迎你。」

「哦，謝謝你，我願意去。」

「那麽我們找人送你去——」

他望了傅力克一眼，傅力克立刻說：「當然。」他又吶吶地說：「我說，我很對不住用了你的車子。我們想——我們有急事。十分抱歉。」

「不要緊。」波亭說：「你們一定想是來阻止一件悲劇——比現在的更可悲。」他又望眼門口。「你們一定了解我的意思，我是說……嗯……這不能完全算是悲劇。」又望了一眼傅力克，這次有點笑容。「你的車子——就在外面。晚安。」

他走了出去。我失神地端起咖啡杯子，可是這東西已經冷了。我又把它放下。壁爐中一塊木頭劈拍響了一聲。外面走廊上沒有一點動靜。我看看掛鐘。它已經停了。

「琳黛，」傅力克說。他過來坐在我身邊。他伸手握住我氷冷的手，安全而文雅的手，穩定而易感的手。

「琳黛，」他說了，又停下來淸聲嗓子。

我醒了過來。我坐直身體，說：「力克，我很難爲情向你道謝。我不知道今晚如果沒有你，我會怎麽樣。我在這裡只有你這麽一個朋友。」

「這是使用友誼的特權，」傅力克說。他放開我的手。停了一下，他又說：「如果你要和菲力在一起，我

們還可以再見，是不是？」

「我不想留下。」

「不想？」

「嗯。」

「哦，」他站起來對我微笑。「我現在可以用吉普車送你去梅林別墅嗎？」

「不，謝謝，力克，我想——再等一下。」

「好。我該說再見了。你走之前你會告訴我吧？」

「當然。晚安，還有……力克，多謝了。」

他一走出去，我幾乎立刻忘了他。有人由圖書館走出來。我聽得見波亭的聲音，和勞恩在輕聲說話。他們一同沿着走廊過來。

我心跳得發痛。我迅速站起來走向門口。波亭在講着海倫的事。我靠在牆邊，不願讓他們看見我。

「……一個孤兒院，」波亭說：「我留她和馮醫生在一起。他會看顧她。」然後又談起一筆年金的事，「遠離華莊，巴黎或坎尼斯。」最後他們走遠去，我只彷彿聽見什麽「她的心臟，」和，「不太久……」

他們到了大廳。波亭在道晚安。我輕輕走出廊道站在那裡猶疑不定。我等華波亭離開他。我的昏暈令我發抖，華萊昂和海倫已成爲過去，現在不再有恐怖的騷擾，但是我自己還有一個鬼魂存在。

現在，勞恩在發問。薛東的聲音幾乎不可辨清。聲音像是「去了」。勞恩又嚴聲些問，這次薛東的聲音比較清楚，「是，先生。幾分鐘之前。」

我聽見勞恩冷冷地說：「我知道了，謝謝你。晚安，薛東。」

現在我才明白他在問些什麽。我忘了波亭和薛東的在場，開始向走廊跑去。我高喊：「勞恩！」

但是我的聲音被前門摜響所掩蓋。

我到大廳時，聽見馬達發動了。薛東奇詫他在說：「哦，馬小姐。我以爲你和傅先生一起走了。」我沒答應他，急急奔過大廳，推開門跑到黑暗的戶外。

卡地拉克已經駛動了。我到台階下時它已離開屋前。我又高叫，可是他沒聽見——車子越開越快。我絕望地向前跑。

我離他還有二十碼時，它已輕盈地開上彎道的第一彎後，看不見了。

如果我停下來想一想，我就不會這麽鹵莽了。但是我這時已沒有考慮的餘地。我只知道我心中有話必須說出來，否則我會晝夜難安。在心靈上，不只是我一個人需要治療，我毫不猶豫地跑下橫截彎道的小徑。

這是一條直下華莊的陡削小路，我帶非力走過許多次這條路。它保持得很好，台階寬濶而安全，不過它可能滑脚，在黑暗中走這條路可能是自殺。

我不管，由於某種偶然的機會，我口袋中懷着非力的手電筒，我憑它的幽暗光線，我急促地走下山坡，脚跟後好像有許多鬼魂在追趕。

在左邊的長長第一節彎道上，卡地拉克的車燈遠離我而去，引擎的聲音很小。我不顧樹林荆棘拚命由林中穿過。

當然，這走不可能的事，他轉了第一道彎後，車燈轉向北方，使樹影像一面網子般絆住我的脚。

小路蜿蜒得像隻蛇，森林不斷地在改變光亮像使置身於夢境。他又轉彎遠去時，我看見下面是十呎左右平滑的一段台階，我也沒考慮這些台階石頭的邊緣是否尖銳，使仰身滑了下去，我在車燈還沒轉開前利用了這寶貴的七秒鐘。

彎道的第三臂最長。我站起身扶着路邊的欄杆，每步踏着三階地跑下去；欄杆磨得使我的手掌發痛，但是我也顧不得那麽多。一枝樹枝打在我臉上，使我一時看不見路，但是我仍然急忙前奔；我轉過一塊大石頭後，車子又朝北，這邊又是光影交雜。我喘氣得很厲害，心跳比車聲還要高些，我嘴唇在喃喃地禱告。「求求你，求求！」這些話像個車輛般不停地在我腦中旋廻不停。

我沒有進步。他再繞兩個彎便到了華橋，過了華橋他便遠去了，我沒打小路下去，我由林中最近的方向走。再一次下坡便到了石地，下面便是華橋。我在石路上緊緊地粒着一株櫸樹幹。霧氣繚繞在河上，卡地拉克滑上了最後一道轉彎。

跳下石地，我想我膝蓋上一定受了傷，但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摔了一交，我拉着一枝矮樹支持自己，這時我聽見卡地拉克煞車的尖叫。

我後來才知道是有什麼東西由路上奔過。我想它可能是攔住我們車子使勞恩吻我的那隻動物。無論如何，它使車子就擱了可貴的幾秒鐘。

我跳到路上時，剛好他繞過最後一彎。

我跑到橋上，霧氣在腰下廻繞。它是白色，當眩目的光線照來時，它轉而成爲金色。

我用双手遮住双眼站在那裡動也不動。

煞車與車輪停止聲。我睜開眼睛。霧中的車子離我不到三碼遠。車燈已滅，現在又是可感激的黑暗。車側小燈前，霧像沉浮的烟。我不穩地踴躅了三步，伸出一手扶住它。我靠着他喘息。小小的祈禱它還在打轉，「求求你，求求……」不過，現在已和方才語調不同了。

他下車向我走來，他站在車頭，在昏暗已中，他似乎顯得更高些。

我勉强地說：「我在……等，我要……見你一面。」

他說：「他們說你走了。」他毫無感情地說：「你這小笨瓜，我可能會壓死你。」

我的呼吸慢慢平靜下來。不過我的脚似乎還不是我的。我無力地靠着汽車。我說：「我來向你抱歉，勞恩。要對一個被你認爲是兇手的人道歉，很不容易……但是我來了，我不該那麼想。」

他戴着手套，現在正把它扯下來。他沒開口。

我憂愁地說：「我不是要替自己找藉口。我知道你不會原諒我。也許以前沒那段事……倒可能更好些。我只希望你能諒解一點。我眞不知道該怎麼向你解釋。」

「你不用解釋。我懂。」

「我想你不會明白，有人坦率地告訴我你也在裡面，白納對白絲說的。他對她說，樹林的槍是你開的。我起先不肯相信。我不能相信。但是……我已無法證明你沒有份。除了——除了我對你的感情之外。」

我停下來眨眨眼睛看他的表情。他似乎在很遠的地方。

我說：「我不勉强你相信。勞恩，可是我是和你在一邊奮鬪。一向如此。自從星期二夜上之後，我實在像在地獄里煎熬一樣。有人控告你，而我愚蠢而悲哀……是，並且我連我自己都不能相信了……哦，我不願浪費你的時間。你也受夠了，你希望和這件事以及我作個結束，不過我——我必須在你離開之前告訴你。實在是因爲我不敢冒險，勞恩！你明白吧，啊？告訴我你明白了。」

他已拉下手套。他聲音非常平淡，「你有一次曾經準備冒險。」

「我自己，是的，但是這次是非力，我對他負有責任。他——他只有我一個人，而且我不能讓可怕的事發生。」

「什麼？」

「而我只有你一個人，」我說。

又是沉默。他靜靜地站着。不知是因爲霧的關係，抑或是他心不在焉，使他顯得如此孤獨？我突然想起，他一向在我心中便是如此；一個遠離世人獨立的影像。我也第一次想起，我這才知道他是如何的一個人——他不是個風流浪漫的王子或是老虎……他是勞恩，一個非常孤單的人，一個在父親影子中生長的青年，一個要努力避免小小產地於破滅的人……也許他失敗過，但是……他永遠孤獨。在寂寞與危險中，我不能理解他和我的相同之處。

我輕說：「勞恩，對不起。我現在不應該來麻煩你。對於你的父親，除了遺憾之外，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他說：「你以爲我要殺死他？」

「不，勞恩。」

他停了一下以奇特的聲調說：「我想你會瞭解。」

「我想我會，」我頓了一下。「即使在過去二十四小時——雖然世界瘋狂了，價值顚倒了——我仍然深深地相信，你還是你，那就夠了。勞恩，我要告訴你，然後我要離開這裡。我以前一直愛你，而且現在也愛你。」

他還是沒動，我轉身背對着華莊。我說：「我要離開你了，晚安。」

「你到那裡去？」

「有人會送我去梅林別墅，你叔叔波亭請我到那邊去住。我——我不願再留在華莊。」

「上車。我送你去。」他見我猶豫不決，又說：「來，上車。你以及我要去那裡？」

「我不知道，離開此地。」

「我要去梅林別墅找你。」

我不動也不說話。我的心又痛苦地猛跳。

「琳黛。」我所熟悉的聲音。

「啊？」

「進來。」

我上了車。門關上時，霧在旋轉消散。他上車坐在我旁邊。車裡面很黑暗。他就在我身邊。

我在發抖。他沒來碰我，我清下嗓子，說出心中想說的話。「你這輛車子是那裡來的？路勒牌的？」

「埃廸的。琳黛，你是不是打算在梅林別墅和菲力住一些日子？」

「我不知道。我還沒想到將來的事。我很喜歡他。不過——」

勞恩說：「他會很孤單，即使有波亭叔叔陪他。我們一同把他帶去白風莊屋去好不好？」

我喘不過氣地說：「勞恩，勞恩，我不知道——」我停住了。我把發抖的手伸向臉上。

「怎麼了，甜心？」

我十分謙卑地在双手後說：「你說你還……還要我？」

我聽他迅速地吐口氣。他沒有回答。他忽然轉向我把我拉過去，他很用力。當時我們所說的話都是留待以後回憶的，我們又談了許久。

過後，我們談笑風生時，他聲音中也有了笑意。「你還是沒有讓我說出來，親愛的。你覺得現在該是我明說的時候了吧？」

「你說什麼？你要明說什麼？」

「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

「哦。」

「是的。」

「我願意冒險，」我說。

立刻我們的車子穿過薄霧朝華橋北方而去。

（全文完）